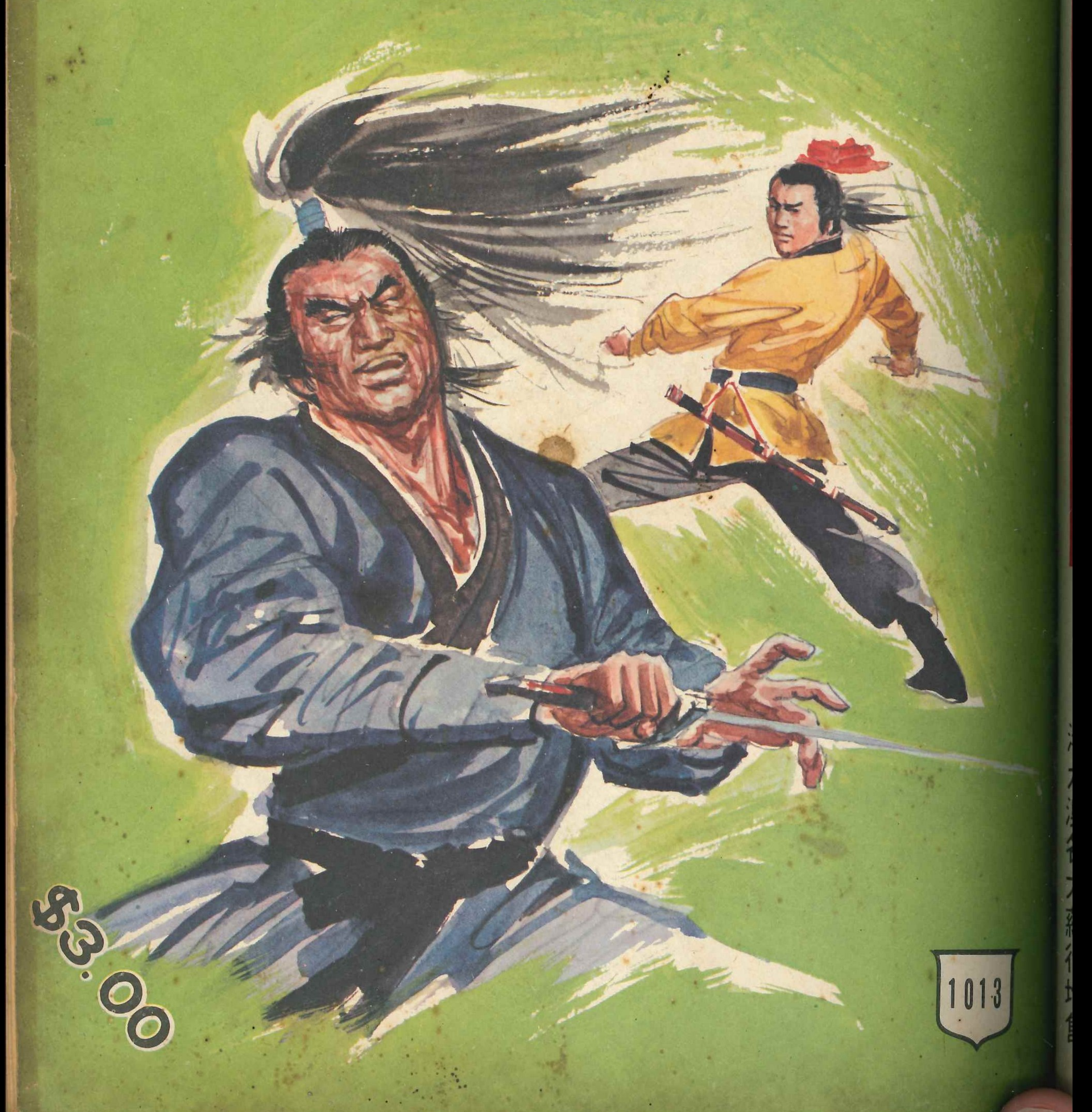
武俠世界

劍客的末路(新穎脫俗俠情故事)秦紅·新著

俠客與劍客有分別嗎？

有！最大的不同之點是：俠客的武功不一定很高，却很受人尊敬，而劍客的武功通常都很高，却不一定受人尊敬………



編者話 以文筆秀麗流暢、描述細膩見稱的東南亞名武俠小說作家秦紅先生，今期又特別爲本刊撰寫一部充滿哀艷、倫理、俠情、哲理氣氛于一爐的金牌巨型大故事：「劍客的末路」刊出。是篇內容情節深省人心，警世惕常，字字珠璣，句句眞理，令你感動，心弦震撼，賺人熱淚，嘆惜不已……故事中的舒伯雄由於自幼性嗜逞强，所練劍法，出類拔萃，驚世駭俗，招人嫉忌，成名以來，屢接戰約，百赴百勝，鄉梓同閭深恐他因而導致麻煩，驅之出族。舒伯雄流浪江湖七年後，念妻憶子，崔護重返，但……？各位讀者切勿錯過本文的刋出，編者敢以保証令你閱讀之餘，出人意表

** ** **

我們早於數月前，因徇讀者所需，要求加厚篇幅，增强內容，情非得已，調整售價，彌補虧損。期間中，本刋已拚盡全力，廣聘名家，本着「取之讀者．貢獻讀者」宗旨，質量兼顧，名家作品，傾巢而出，毫不濫竽充數，敬希讀者繼續熱烈捧塲！

下期巨型故事是伴霞樓主的仗劍走江湖之「情劍劫」，該故事先後刋出以來，深獲好評如潮……

督印人：羅　威
主　編：羅　斌
執行編輯：鄭　重

出版者：武俠世界出版社
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
電話：四八八二六一（十線）
營業部：香港干諾道西179－180號
長嘉大厦十一樓
電話：四七四三四零
承印者：環球印刷所

BOXING MAGAZINE
5-13 NEW ST. 3RD FL.
HONG KONG

定閱價目

港九連郵：半年港幣	$ 72.00
一年港幣	$143.00
澳門·台灣：半年港幣	$ 77.00
一年港幣	$153.00
外埠連郵：半年港幣	$ 90.00
一年港幣	$180.00

半年（26期）一年（52期）

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
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
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

台灣總經銷：環怡出版社
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　電話：5110086

發行所：雨辰書報社
門市部：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　電話3319150
批發部：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　電話3811897
定閱連郵：一年52期NT.$1100 半年26期NT.$555
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

封面設計：培新
內文配圖：子成

武俠世界

第1013期

1959年3月創刊

逢星期一出版

·每册港幣三元·

H.K.$3.00

Printed in Hong Kong

中華偉人畫像

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



曾國藩（清仁宗嘉慶十六年－穆宗同治十一年，西元一八一一－一八七二）

曾國藩，字滌生，湖南湘鄉人。家世業農。其為學篤實，兼漢宋之長，講理學惟務躬行，不矜朱陸門戶，論攷據重在制度損益，以經世之學為歸，是真知尼山教義者。咸豐初，洪楊軍起，國藩奉旨辦團練於長沙，以儒生為骨幹，以樸實農民為下層，訓練湘軍，爲以保衛家鄉，保衛孔孟聖道而戰鬭。既克金陵，封一等毅勇侯，為文臣第一。國藩平生，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，疆臣閫帥，幾遍海內，皆能不負所知。時稱聖相，殊為近代唯一之學者政治家，亦古聖道統之傳達人。

李符桐敬撰　廖禎祥拜書

型俠義傳奇故事

劍客的末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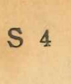
秦紅・文
子成・圖

懲頑自衛　奈不諒於閭閻

一把劍。
一匹瘦馬。
一捲舖蓋。
他走在夕陽下。
夕陽無限好？
不，他最怕看到了夕陽，因爲夕陽很快就會西沉，黑夜很快又將降臨，當夜之魔翼從四面八方圍攏過來的時候，他又要備嚐孤立與寂寞的痛苦。
以前，他不怕孤立，不怕寂寞，可是現在他怕了，因爲他已經跑了好幾年，已經太累了。
他決定回家去。
可是，現在距離家鄉還有兩天的路程，還要忍受兩天的孤立和寂寞……
抬目往前一看——
「唔，前面的路邊有酒帘在飄動！對了，那是二痲子的酒店，今夜就在他的酒店裏住宿吧！」

×　×　×

二痲子的這爿酒店，規模並不大，而且很簡陋，又坐落在荒郊上，可是生意挺不錯，主要原因是他的酒店剛好坐落在「前不着村，後不着店」的地方，因此凡是路過此地的人，大都會進入他的酒店打尖，喝幾杯老酒。
現在，酒店中就有四個人在喝酒。
他們，個個生相粗獷驃悍，而且還佩帶着武器，分明是武林道上的豪雄。
二痲子正在忙着送酒端菜，眼角瞥見有個人在門口下馬，就隨口招呼道：「大爺，您請裏邊坐，小店有好酒好菜……」
等到他將酒菜擺上了桌子，轉身向外迎出之際，突然渾身一震，驚得呆住了。
來人跨入了酒店，疲倦的面上擠出一絲微笑，說道：「二痲子，生意好吧？」
二痲子簡直傻了眼，失聲道：「你……你是……舒爺？」
來人點了點頭，在一個座頭上坐了下來。
二痲子好像面對一條大蟲，呆了半晌後，才移步慢慢挨過去，面上堆出討好的笑容道：「舒爺，幾年不見了，你……」
來人取下包袱放在桌上，透了口氣道：「給我來些吃的，酒也來一些。」
二痲子諾諾連聲，就急急轉去張羅酒菜了。
當酒菜來了「舒爺」的桌子後，圍坐在靠裏邊那一桌的四個武林人物把二痲子叫過去，其中一個年輕人壓低聲音問道：「那傢伙是……」
二痲子以更低的聲音回答道：「舒伯雄！」
年輕人眸子一亮道：「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？」
二痲子點點頭，向他附耳道：「他殺了很多人，這幾年一直在逃亡！」
年輕人很興奮，站了起來。
同桌一個中年人連忙按住他肩頭，要他坐下，表情嚴肅地說道：「小雷，你坐下！」
小雷笑道：「怎麼呢？」
那中年人瞪了他一眼道：「坐下！」
小雷不肯坐下，咧嘴悍笑道：「我一直希望有這個機會，現在機會來了，怎可錯過？」
那中年人又瞪了他一眼，低聲道：「不可以，你活得不耐煩了是不是？」
小雷推掉他按在自己肩上的手，摸摸腰上的懸劍，不理同桌四人的勸阻，舉步向那舒伯雄走過去。
舒伯雄埋頭吃喝，好像未發覺有人來到了自己的座頭跟前。
小雷含笑道：「舒伯雄？」
舒伯雄繼續飲食，未予理會。
小雷聲調一沉道：「你是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？」
舒伯雄點點頭，沒有開口。
小雷道：「聽說你的劍快如閃電，對方的劍才拔出一半，你的劍就已刺中對方了？」
舒伯雄淡淡答道：「沒有那樣快，以訛傳訛罷了。」
小雷嘿嘿一笑道：「你不用謙虛，人人都知道這是事實，要不然也不會有那麼多人找你挑戰了！」
舒伯雄輕「唔」一聲，一直吃個不停，似乎不希望有任何衝突發生。
小雷眉毛一揚道：「舒伯雄，我自覺拔劍速度也不慢，咱們切磋幾招如何？」
舒伯雄搖搖頭。
小雷冷笑道：「你怕了？」
舒伯雄點點頭。
小雷突然縱聲大笑，道：「你們看，名滿天下的江湖第一快劍，原來是個胆小如鼠的人！」
他的同伴聽了大吃一驚，那中年人立刻開口斥責道：「小雷，你瘋了，快些回來！」
小雷很狂妄而倔强，聳聳肩笑道：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，今天難得在此碰上，正是我雷小龍出名的大好機會，你們要是害怕，就坐在那裏別動，我打一隻老虎給你們瞧瞧！」
說到這裏，身形微挫，馬步一沉，握住劍柄，目注舒伯雄沉聲道：「舒伯雄，你站起來呀！」
舒伯雄沒有站起來，依然只顧吃食，只淡淡說道：「年輕人，你爲甚麼不回桌去喝你的老酒？」
小雷瞇着眼睛道：「我要領教領教你的閃電劍法！」
舒伯雄搖搖頭道：「對不起，我已很久不再接受挑戰了。」
小雷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舒伯雄道：「累。」
小雷冷笑道：「不見得吧！我聽說你每次與人動手都不超過三招就勝了，甚至往往第一招就將對手劈了。」
舒伯雄緩緩道：「我每次與人動手或殺了人，都是出於自衛，非不得已，絕不殺人。」
小雷道：「這一點我相信。」
舒伯雄道：「那你又何必逼我動手，增加我的痛苦呢？」
小雷道：「因爲你是江湖第一快劍，擊敗了你，可使我一舉成名！」
舒伯雄輕輕一嘆道：「年輕人，你錯了，人怕出名豬怕肥，人一旦出了名，煩惱就會隨之而生，使你後悔莫及。」
小雷嘴角盪起一片冷笑，野野地道：「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樣，人死留名，虎死留皮！」
舒伯雄喝了一口酒，又舉箸吃菜，一邊吃一邊道：「回桌去吧，你這麼年輕，不能辜負了父母養育你的辛勞……」
小雷一哼道：「少廢話，今天我一定要見識見識你的閃電劍法！」
舒伯雄搖搖頭道：「我不會跟你動手的。」
小雷目湧兇光，表情强悍地道：「你跟我不動手，我却有辦法逼你動手！」
舒伯雄不再理睬。
小雷右手緊握劍柄，整個人好像拉得滿滿的弓弦，尖叫道：「舒伯雄，你是歪種麼？」
這話一出口，空氣突現緊張，二痲子和那三個武林人臉色一陣蒼白，都以爲這下舒伯雄一定按捺不住了。
豈知舒伯雄却是一副充耳不聞之態，絲毫不被他所激怒。
這種情形，變成小雷按捺不住了，他反被舒伯雄的相應不理所激怒，突然厲吼道：「接招！」
驀然間，從劍鞘裏冲出一道耀眼的銀虹！
「啊！」
那三個武林人緊張得站立起來。
就在這一瞬間，他們看見空中血光迸濺，接着看見一隻手掌和一把長劍落到地



上，再看見小雷叭達一聲摔倒在地！

最後，他們看見舒伯雄在收劍入鞘——沒有人看見他拔劍，現在只看見他在收劍！

小雷的右手，整個手掌沒有了，鮮血如噴泉飛射，他趕緊用左手緊緊握住右腕，止住流血，却掩不住心中的恐慌，發出了一聲顫慄的悲呼。

他的三個同伴急忙一齊上前，一個解下腰帶緊緊綁住他的右腕，一個檢起他的手掌和長劍，另一個將他挽扶起來。

「快走！」

他們三人都沒有勇氣替小雷報仇，扶着小雷急急忙忙往外走去。

舒伯雄冷冷道：「站住！」

三人渾身一震，剎住了脚步，一臉恐懼之色。

舒伯雄道：「付過酒帳沒有？」

其中一人連忙掏出一錠銀子抛在桌上，三人隨即扶着小雷出門而去。

舒些雄嘆了口氣，喝下一杯酒，這才說道：「二麻子，眞是抱歉，把你的店弄髒了。」

二麻子直到此刻才如夢初醒，忙道：「不要緊，拭一拭就乾淨了。」

他入內拿出一塊濕抹布，擦拭着濺在桌椅上和地面上的血跡，一面說道：「舒爺，您還是快走吧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怎麼呢？」

二麻子說道：「雷氏五虎，你聽說過吧？」

舒伯雄點點頭道：「聽說過，據說他們『雷氏五虎』在鄂西名氣很大，是令人談虎色變的人物——那年輕人與『雷氏五虎』是何關係？」

二麻子道：「那年輕人叫雷小龍，是五虎老大雷如鳴的獨子。」

舒伯雄又嘆氣道：「這麼說，我又惹上麻煩了。」

二麻子道：「雷如鳴對他這個兒子視如寶貝，現在你砍斷了他的手掌，等於毀了他的一生，這比殺了雷如鳴本人還要嚴重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另外那三人呢？」

二麻子道：「他們是雷小龍的朋友，剛才舒爺來到了之前，小的從他們談話中得知，他父親雷如鳴和他四叔雷如鈞五叔雷如霆也都到了蜀東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他們來蜀東何爲？」

二麻子道：「小的不知——舒爺，你還是快走吧！等下他父親和兩個叔叔要是趕到了，麻煩可就大啦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好，我馬上就走。」

他掏出銀子放在桌上，將包袱掛到肩上，站起問道：「最近劍鎭有沒有發生甚麼大事？」

二麻子道：「小的沒聽說。」

舒伯雄帶着感傷的口吻道：「離開那裏已七八年了，對我來說，七八年好像七八十年……」

二麻子道：「舒爺要回鎭上去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是的。」

二麻子問道：「岳老爺子肯讓你回去嗎？」

舒伯雄說道：「我有妻兒在鎭上，他如不讓我在鎭上留下，總得讓我將妻兒帶走。」

話聲一頓，又道：「我希望他能讓我留下，我一直沒做錯任何事情……」

他移步走出酒店，跨上坐騎，向二麻子擺擺手，即策騎上路，絕塵而去。

二麻子目送他漸漸遠去的背影，不覺搖頭嘆息道：「這個人眞可憐，誰叫他要練成那樣舉世無敵的閃電劍法呢！」

× × ×

夜之魔翼已籠罩整個大地。

舒伯雄在距酒店約十幾里路的佛光寺借宿，在該寺一間客房歇了下來。

以前，寺廟或道觀他的心目中不佔重要地位，他覺得出家人的與世無爭實在太可笑，人生在世豈可一輩子心如止水默默無聞，而應該有一段燦爛的日子才算不虛爲人，可是最近幾年的看法不同了，他反而開始羡慕出家人的生活，覺得他們才是懂得享受人生的樂趣，因此他開始喜歡在寺廟或道觀借宿，圖一個晚上的安寧。

但是今天晚上，他所借宿的這座佛光寺並未能給他以安寧，因爲主持本寺的老和尚居然也認得他！

「阿彌陀佛，施主可是『江湖第一快劍』舒伯雄？」

舒伯雄呆了，說道：「老禪師認得在下？」

老和尚頷首微笑道：「是的，很久以前，貧僧曾在劍鎭做過法事，見過施主殺死一個去劍鎭向你挑戰的人。」

舒伯雄「哦」了一聲，苦笑道：「那種事情，經常在發生，直到現在也還在發生……」

老和尚含笑道：「舒施主，你似乎改變了不少。」

「變得怎樣？」

「昔日的雄心喪失了，銳氣也已沒有了。」

「哦。」

「不過，施主現在看來比以前更成熟更沉着。」

「嗯，也許在下比以前懂得一些人生道理，只可惜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已百年身，舒伯雄永遠是舒伯雄，想改也改不了，想逃也逃不掉！」

「施主此言怎解？」

「以前，在下渴望成名，常常找高手比劃，後來在下成名了，贏得了『江湖第一快劍』的稱號，但是從那以後，在下反成了被人挑戰的對象，有時候不殺人都不行，逼得我走投無路……」

「聽說施主被逐出了劍鎭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是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在下殺人太多，雖然那都不是在下的本意，但是岳老爺子認爲在下鋒芒太露，會爲劍鎭帶來麻煩，就迫令在下離開劍鎭，浪迹天涯。」

「這些年來，施主在江湖上吃了不少苦頭？」

「這倒沒有，在下只是覺得太累，希望回家歇歇，看看妻兒，最近幾年，在下盡量在逃避挑戰，自覺已漸漸爲人淡忘，也許岳老爺子會准許在下回鎭居住。」

老和尚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樹高千丈，葉落歸根，施主對人生的看法有了改變，

此乃可喜可賀之事。」

舒伯雄嘆道：「在下要不是有妻兒之累，眞想出家當和尚，像你老禪師一樣，過清淨無爲的日子。」

老和尚哈哈一笑道：「施主此言差矣！出家人不一定能解脫苦惱，一個人之是否能解脫苦惱，全看他的本性及處世因應之道；貧僧以爲，人只要有一顆善良的心，平時多多行善，不作傷天害理的事，則雖遭拂逆，亦可釋然於懷，所謂仰不愧俯不怍是也。」

「老禪師所言甚是。」

「剛才施主說殺人非出於本意，此點非常重要，像施主這樣的人，整年在江湖上行俠仗義，難免會遇上一些桀驚不馴之徒，你不殺他，他要殺你，因此你雖殺人，仍可心安。」

舒伯雄失笑道：「老禪師這種看法，只怕不會爲其他佛門中人所贊同吧？」

老和尚笑道：「是的，貧僧的看法較爲大胆，但是却不迂腐。」

舒伯雄舒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道理是不錯的，但老禪師太高估在下了！」

老和尚道：「怎麼說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實際情形是：在下根本不是俠士，因爲在下從未行俠仗義過。」

「哦，你不是一位俠士？」

「是的，在下只是個武夫，只是個膚淺的人，在下唯一與人不同的就是練成了一身劍術而已！」

「何不利用你的劍術去行俠仗義，鋤强濟弱，伸張正義？」

「沒有機會。」

「怎說沒有機會？」

「自從在下成了名後，先是一直忙着接受別人的挑戰，然後是躲避別人的挑戰與尋仇，天天東躲西藏，根本沒有機會做一樁自已想做的事！」

「爲甚麼要逃避別人的挑戰？」

「太累了。」

「施主，你一再表示太累，可是貧僧倒看不出你有一點累的樣子。」

「我心太累。」

「何以有此感覺？」

「剛才在下說過了，在下天天在接受別人的挑戰，沒有機會幹一件自已想幹的事，我的生活完全被人所左右，成了一個行屍走肉的人。」

「施主說得太嚴重了。」

「是眞的！」

「請恕貧僧出言無狀，施主可能不是太累，而是……」

「甚麼？」

「愛惜羽毛！」

「奇怪……」

「奇怪麼？」

「是的，別人可以有這種想法，你老禪師怎麼也會有這種想法呢？」

「貧僧這種想法並無錯誤，一般練武之人在成了名之後，大都愛惜羽毛，怕被人擊敗！」

舒伯雄默默的注視着他，漸漸發覺眼前這個老和尚並不是一個有「深度」而可與「談禪」者，當下不再反駁，只淡淡一笑道：「也許是吧。」

老和尚目中突現一絲銳芒，微笑道：「貧僧以爲，身爲一個練武之人，是不能逃避別人的挑戰的，武林本是一塊競爭之地，優勝劣敗，强存弱亡，乃是武林之定律，你成了名後，如不接受別人的挑戰，那你就不是眞正的强者了。」

舒伯雄笑笑不語，心中很希望他趕快告辭，好讓自已鬆弛鬆弛，上床睡覺。

老和尚却很健談，以咄咄相逼的口吻道：「施主以爲然否？」

舒伯雄只得耐着性子答道：「是的，不過老禪師一定不知道在下自成名後接受了多少人的挑戰……」

「多少？」

「眞正的武林高手有三百多位，自以爲是高手的有上千之多。」

「因此你煩了？」

「是的，煩透了！」

「不對，施主還是要繼續接受挑戰，直到……」

「被人擊敗或被人殺死爲止？」

「不錯！」

「老禪師，你的口氣眞像一個武林人物。」

「貧僧本來就是。」

舒伯雄呆住，呆望對方半晌，忽然覺得很厭煩，道：「對不起，在下趕路疲倦，想歇息了。」

老和尚微微一笑道：「等與貧僧切磋幾招之後，再歇息吧！」

舒伯雄眉頭一皺道：「怎麼回事，老禪師也要向我挑戰？」

老和尚神色一正，點點頭道：「是的！貧僧等待這一天，已經等了七八年了！」

舒伯雄正色道：「老禪師，請勿忘記你是一位與世無爭的出家人。」

老和尚道：「貧僧的確與世無爭，但是貧僧酷愛練武，至今已有三十寒暑，一直很少與高手較量，如今難得遇上施主這樣的高手，咱們難道不可在毫無恩怨和意氣之下切磋幾招麼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切磋二字，只是一句好聽的話，一動上手，彼此都想取勝，因而難免傷了和氣，甚至造成傷亡。」

老和尚說道：「不會，咱們以點到爲止。」

舒伯雄搖頭道：「有許多人在動手之前，也是這麼說，但是動手之後，却招招狠辣，恨不得立刻將在下劈於劍下，在下爲求保命，結果總是……唉，算了吧，老禪師，我不想再與人動手了！」

老和尚却不肯罷休，站了起來，道：「這樣好了，施主若眞不肯與貧僧動手過招，那麼咱們彼此各施展幾項功夫，看看誰高明！」

他不容舒伯雄表示意見，便往外跨出，說道：「施主請到寺後來吧！」

舒伯雄一聽是各自施展劍法，覺得可以接受，於是取劍跟了出去。

兩人一起來到寺後一片竹林邊上。

今夜，月光皎潔，明亮如晝，而且涼風習習，眞是較技論劍的好時光！

老和尚手上握着一柄青鋼劍，在南面的竹林邊上站好，笑問道：「施主有意見沒有？」

舒仍雄道：「沒有，只要不過招，在下全聽老禪師吩咐。」

言下之意是：你怎麼施爲，我跟着你怎麼施爲！

老和尚目光閃了閃，陡地橫跨一步，手中長劍「呼！」的橫掃出去。

他身右的一排竹子應聲而倒，竹子斷口平整，表皮沒有一點破裂，砍得漂亮極了！

「呼！」

又一劍自竹子的根部反掃過去。

於是，七八截長約一尺的竹筒就滾在地上——這不是在施展功夫，而是他需要這些竹筒。

不過，雖然這兩劍平平無奇，却已顯示出他功力非凡，確有一身神奇的劍術！

舒伯雄笑道：「老禪師果然不凡。」

老和尚道：「施主莫誤會，貧僧是要用這些竹筒來練劍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知道，但行家一出手，便知有沒有，老禪師這兩劍已足够令人折服矣！」

老和尚用劍將其中三截竹筒撥到舒伯雄脚下，道：「貧僧先獻醜，請將這三截竹筒拋上空中好麼？」

舒伯雄點點頭，拿起三節竹筒，用力向上一拋，竹筒就直飛上八九丈空中。

老和尚身形微挫，目注那三截竹筒落下距離地面約三丈高之際，突然縱身疾起，空中長劍連揮，似電光閃動了幾下，隨即勢盡飄落下來。

竹筒亦同時落到地上，但已變成了六截，而且每一截都一樣長短，斷口也一樣平整！

空中發劍，而能在一瞬間斬斷三截竹筒，而且使六截竹筒長短一樣，這份能耐，確實武林罕見，足以驚世駭俗了。

舒伯雄拍手喝彩道：「好劍法，老禪師這三劍使得太高明了！」

老和尚面有得色，口中謙虛道：「施主過獎了，貧僧只是拋磚引玉罷了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說實話，老禪師這份技藝，一般武林高手亦難望項背呢。」

老和尚笑笑道：「現在看施主的表演了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在下微末之技，只怕難及老禪師之萬一，要是練不好，還望老禪師不要見笑才好。」

老和尚道：「施主太客氣了，貧僧知道施主一身劍術神奇絕倫，必然超過貧僧多多。」

他俯身拿起三截竹筒，又道：「請準備，貧僧要拋上去了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請。」

老和尚一看他已蓄式以待，於是用力將竹筒拋上空中，飛上七八丈高。

舒伯雄不等竹筒向下掉，就使出「一鶴冲天」追了上去，爬高四丈有奇，手中長劍亦如電光石火連續揮動了幾下，然後身如一片樹葉，輕飄飄的落到地上。

竹筒先他而落在地上！

老和尚一見之下，面色大變，驚呆住了。

原來，落到地上的竹筒竟不止六截，而有九截之多！

而且，九截一樣長短，斷口也一樣平整！

這就是說：舒伯雄比老禪師多發了三劍，因此竹筒才變成九截，多發三劍，如是站在地上，可說沒甚麼了不起，但是在空中就大大的不相同了，在空中劈出三劍與劈出六劍，其身手之差別是不可以道里計的！

此所以老和尚爲之呆若木鷄，好像挨了一記耳光，滿面通紅，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舒伯雄怕他難堪，不敢有一絲得意之色，他納劍入鞘，向他拱手一揖，轉身便擬入寺去。

老和尚這才開口道：「等一下。」

舒伯雄停步，說道：「老禪師，剛才你自己說的，這是切磋，毫無恩怨，沒有任何意氣！」

老和尚道：「貧僧知道，施主的劍法，貧僧望塵莫及，輸得心服口服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那麼……」

老和尚道：「劍法，貧僧甘拜下風，但是貧僧不揣冒昧，還想在施主面前獻醜一門功夫。」

舒伯雄說道：「希望這是最後一項較技。」

老和尚道：「好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不論誰勝誰負，都不要放在心上。」

老和尚道：「當然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請。」

老和尚把長劍放在地上，走到一顆岩石前，伸手摸摸岩石的表面，說道：「這顆岩石長滿青苔，實在難看……」

話聲中，岩石竟像一塊朽木似的，在他手掌輕拂之下，一層一層的剝落，碎成粉末！

舒伯雄讚賞道：「老禪師好厲害的掌力！」

老和尚道：「施主莫要誇獎，雕虫小技，只怕又要貽笑方家了。」

舒伯雄走了過去，也在那岩石上摸了兩下，然後蹲下身子，把嘴湊近岩石，向岩石吹起氣來。

刹那間，怪事出現了。

那顆岩石在他吹氣之下，石粉陣陣飛揚！

老和尚又呆了。

舒伯雄站起來，說道：「咱們回裏面去吧！」

老和尚面上浮起一抹苦笑，長嘆一聲道：「貧僧實在沒有想到，施主除了劍術之外，還有如此神奇的掌力，這下貧僧五體投地矣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好了，在下可以回寺睡覺了吧？」

驀地，從竹林裏傳出一個冷冰冰的聲音，接口道：「今夜你不用想睡覺了！」

舒伯雄雙眉一下緊緊鎖在一起，心情煩透地道：「老禪師，你看，在下連睡覺都不成，這種日子怎不叫人難過呢！」

老和尚面色一變，循聲望去，喝道：「甚麼人？」

「我！」

隨着話聲，一個老人從竹林中走了出來！

不，不止一個，另有二人隨後跟出，看他們的面貌和身材，分明是同胞兄弟。

老和尚很驚訝，問道：「三位施主貴姓大名，從何而來，有何指教？」

爲首的老人一面孔的冷峻之色，答道：「老禪師別慌，不是衝着你來的！」

舒伯雄嘆道：「雷如鳴？」

老人道：「不錯！」

舒伯雄一掃二人道：「雷如鈞，雷如霆？」

另二人點點頭。

舒伯雄情知無法善了，便向老和尚說道：「老禪師請站開一邊，在下又要接受挑戰了。」

雷氏五虎的老大雷如鳴冷笑一聲道：「不是挑戰，而是報仇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都成，反正在下自知免不了，不過話可要說明白，今日在二廝子的酒店裏，在下實在是被迫出手——」

雷如鳴厲聲道：「住口！」

舒伯雄住口，等他說下去。

雷如鳴面上跳動着，神情憤怒到了極點，咬牙切齒道：「姓舒的，你一定瞎了眼，以致沒有看出他只是個少年人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在下看出來了，所以拒絕了他的挑戰，甚至他駡在下是歪種，在下都不動怒。」

雷如鳴怒冲冲道：「可是你砍斷了他一隻手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是他先拔劍的，在下發覺他的劍相當快，要是不砍斷他的手，他一定會殺了在下，所以只好出手了！」

雷如鳴目中幾乎要射出火花來，道：「你知道麼，他是老夫的獨子，你毀了他的一生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但却救了他的命。」

雷如鳴的眼珠子瞪得更大，暴聲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令郎仗着你這位名氣大的父親，自以爲是個天下無敵的高手，所以狂妄跋扈，全不知收斂謙虛，這樣目空一切的年輕人，總有一天要出事，現在我砍去了他一隻手，今後他不能練武了，也不會再去找人挑戰了，你將安安穩穩的保有這個兒子，這不等於是我救了他一條命麼？」

這話，對他這個「歷盡滄桑」的人來說，是肺腑之言，可是在雷氏三兄弟聽來，却是刺耳的譏笑。

老么雷如霆聽了這一席話，一言不發，撤下背上的一對短戟，飄身欺上，振戟便刺！

舒伯雄閃身避開，大聲道：「姓雷的，你們講不講理呀！」

雷如霆一招落空，肝火更旺，暴吼一聲，身形倏然一旋，左手短戟「呼」的向他下盤猛掃，右手短戟同時向上冲起，攻擊他心口，兩招迸發，奇快而潑辣！

舒伯雄倒縱數尺，沉住氣道：「雷如霆，你成名不易，何必如此大動肝火？」

雷如霆緊躡而上，雙戟似狂風暴雨，連續攻向他的致命要害！

老和尚看見舒伯雄只躲避而不還手，不禁脫口道：「舒施主，你還手呀！」

舒伯雄還手了。

但見劍光一閃，雷如霆攻勢頓時一挫，右手已一片殷紅！

原來，他的大拇指斷了。

斷指落在地上，短戟也落在地上！

雷如鳴和雷如鈞一見老么受傷，大吃一驚，兩人互望一眼，隨即縱身撲出，左右夾攻而上。

老大使的是一柄長劍，老四使的是一柄九環金刀，兩人挾恨出手，一上來便展開凌厲無比的攻勢，似乎恨不得立刻將舒伯雄剁成肉醬。

舒伯雄一味閃避着，身法極之靈活巧妙。

但雷氏兄弟並非庸手，絕招綿綿而出，而且默契甚佳，漸漸已逼得舒伯雄險象環生了。

老和尚又替他着急，大聲道：「舒施主，你爲甚麼不還手呀？」

舒伯雄還是不還手，忽然身形一個扭閃，似蝦子倒彈，倏地暴退尋丈，沉聲道：「雷如鳴，你們一定要逼我動手才舒服麼？」

雷如鳴發出一聲雷吼道：「不錯，你只管出手，老夫今天跟你拚上了！」

話聲中，仗劍猛撲上前，又是絕招連施，瘋狂的猛攻上去。

老四雷如鈞又從另一邊攻上，兄弟倆再度聯手，攻勢較前更爲兇猛。

舒伯雄又被攻得險象環生，心中急了，突然長嘯一聲，劍光冲鞘而出，連續閃動了三下——

激戰突告停止！

舒伯雄拖劍躍退。

雷如鳴和雷如鈞以不同的姿式站在原地，神情一片嚴厲。

舒伯雄納劍歸鞘，聳了聳肩，說道：「老禪師，你看我是愛惜羽毛或是太累了呢？」

雷如鳴和雷如鈞忽然身形一幌，同時向前倒下，兩個身體交叉疊在一起。

血，從他們的腰間流出，在地上蔓延開來。

雷如霆顫呼道：「大哥，四哥！」

他顧不得斷指之痛，撲上兩個哥哥的身上，悲憤欲絕的大呼大叫。

但是雷如鳴和雷如鈞已無一點知覺，他們永遠沒有知覺了。

老和尚合十誦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善哉，善哉——舒施主，你的苦惱，貧僧現在已能了解了。」

舒伯雄說道：「在下可以回房去歇息麼？」

老和尚頷首道：「當然可以，施主的確應該好好歇歇了。」

× × ×

次日黃昏，舒伯雄騎馬入劍鎮。

劍鎮，地在大劍溪畔，有四百多戶人家，人口兩千多，街上有客棧和商店，與一般鎮甸沒有兩樣。

但是，這座劍鎮與一般鎮甸絕對不一樣，住在鎮上的兩千多居民是一家人。

是個大家族麼？

也不是，鎮上居民並不同一姓，百家姓中就佔了四十多個。

他們是「抱劍山莊」的後裔。

百多年前，這大劍溪畔住着一位以劍術稱雄天下的「抱劍老人司徒晟」，他在此地建造「抱劍山莊」，廣收門徒，起初門徒約有百餘人，後來再傳徒孫三百多個，由於大劍溪環境優美，就有許多門徒在

此長住下來，終於繁衍而形成一個小小的鎮集。

抱劍老人司徒晟謝世之後，抱劍山莊的聲譽仍然維持不落，主要原因有三：

一是大徒弟岳浩領導有方。

二是抱劍老人傳下來的劍術，當世無匹。

三是擇徒極嚴，根骨與品行並重，缺一不收。

如今，鎮上的居民並非人人都練武功，但是所有的居民都很守莊主岳浩定下的規矩，大家和睦相處，友善與淳樸更勝於其他地方。

進入劍鎮的外地人，根本看不見一點好勇鬥狠的樣子，甚至看不見一個帶劍的人。

但是，人人都知道這座劍鎮是當今執武林牛耳的地方，是一塊武林聖地！

舒伯雄是「抱劍山莊」的第四代弟子，但是他在劍術上的成就却是百多年來最出類拔萃的一個，不但凌駕同輩師兄弟，甚至凌駕師輩人物，而成爲一個名滿天下的劍客。

由於鋒芒太露，有違劍鎮之風，岳老爺子不得不命令他離開，把「麻煩」逐出劍鎮之外。

一幌，七八年過去了。

回首前塵，他深感汗顏，因爲七八年前臨別劍鎮之時，岳老爺子鼓勵他努力做一位俠士，他自己也有此抱負，豈知事與願違，七八年後的今天，他仍然只是個劍客，而不是一位俠士。

俠士與劍客有差別麼?

有，而且差別太大了。

俠士的武功不一定很高，却受人敬重，劍客的武功很高，却只能叫人害怕。

俠士有理想有抱負，胸懷磊落，氣壯山河，而劍客只逞匹夫之勇，往往是心虛的！

現在，舒伯雄進入劍鎮，心就虛虛的，幾乎不敢抬頭見人。

他走到那裏，那裏就有人對他駐足而觀，投之以驚詫的眼光。

鎮上居民大半都還認得他，都對他之突然返回劍鎮而大感意外。

有人望着他的背影竊竊私議：「這個殺手怎麼回到劍鎮上來了？」

舒伯雄來到鎮上唯一的客棧門口下馬，將馬拴好，走了進去。

這家客棧名叫「劍閣」，是供外地人到此住宿而開設的，掌櫃的名叫笑彌勒。

他不是和尚，但有笑彌勒的身材，而且經常笑口常開，對人們永遠是嘻嘻哈哈的！

他正在櫃後撥着算盤，聽得有步聲進入，立刻抬頭笑道：「客官請進，打尖還是——」

話到一半，就已目瞪口呆，好像見了鬼一般！

舒伯雄靠上櫃台，笑道：「徐叔，您還是這麼胖，一點沒有變啊。」

笑彌勒兩眼瞪得像死魚眼，道：「伯雄，你甚麼時候回來的？」

舒伯雄笑道：「現在。」

笑彌勒驚說道：「剛到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是的。」

笑彌勒道：「回來幹麼？」

舒伯雄說道：「一定有事才可以回來嗎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這個……岳老爺子知不知道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等下他就會知道。」

笑彌勒道：「未經他同意，你怎可回來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家在這裏，難道不能回來看看？」

笑彌勒嘆了口氣，搖搖頭道：「七八年了，你在江湖上的名氣越來越响亮，前幾天都有人到鎮上來打聽你的行踪呢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這是我的錯麼？」

笑彌勒又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你應該先去看看岳老爺子。」

舒伯雄問道：「他老人家很好吧。」

笑彌勒道：「很好，一直都是那個樣子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如果他老人家願意見我，我當然該去看他，你替我問問如何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你不敢去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怕他生氣。」

笑彌勒道：「他對你其實沒有甚麼，只是你經常闖禍，使他很頭痛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沒有闖禍，每次都是別人找上來的，他們逼得我無法不起而應戰。」

笑彌勒道：「你劍術太高了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這也不是我的錯。」

笑彌勒沉默下來。

舒伯雄問道：「她怎麼樣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誰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的妻子。」

笑彌勒搖頭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舒伯雄面色一變，道：「她不在這裏了？」

笑彌勒支吾道：「我不知道……」

舒伯雄拉住他的手，神情激動起來，道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笑彌勒又支吾道：「她……她不想見你……」

舒伯雄詫異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笑彌勒說道：「因你帶給她很大的困擾……」

舒伯雄目露精芒道：「怎麼說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有不少人笑她嫁了一個殺手。」

舒伯雄一拳重重的擊上櫃台，憤怒地道：「我不是殺手！」

笑彌勒忙道：「別動火，我知道你不是，他們那樣說，主要原因是對你了解不清楚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他們可以說我是個劍客，絕不能說我是殺手！」

笑彌勒點點頭。

舒伯雄冷靜下來，問道：「她也認爲我是殺手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人言是可畏的，你一定知道曾參殺人的故事。」

舒伯雄嘆了口氣道：「我最大的罪惡是我比人聰明，練劍的領悟力比人强，如此而已。」

笑彌勒點頭道：「確是如此，有許多人妒嫉你的成就，想殺你而成名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她在哪裏？」

笑彌勒苦笑道：「你去問岳老爺子好麼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那麼，你告訴我，她好不好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還好，只是……你當然想像得到，她的日子過得並不快樂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兒子呢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他今年九歲了，樣子很像你，很活潑可愛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你見過他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見過。」

舒伯雄色喜道：「這麼說，他們母子還住在這鎮上了！」

笑彌勒道：「伯雄，就我所知，她好像不願再見到你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是她的丈夫呀！」

笑彌勒道：「她心如止水，只想撫養兒子長大，希望兒子將來長大以後……」

舒伯雄道：「怎樣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做個普普通通的人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這一點我贊成。」

笑彌勒道：「那麼，你爲甚麼不做個普普通通的人呢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想做，可是人家不讓我做。」

笑彌勒默然有頃，問道：「你打算在此停留多久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不知道，我想見見妻兒，要是岳老爺子不讓我留下，我想……我想把他們母子帶走。」

笑彌勒說道：「我給你一間客房，如何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以前的家沒有了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沒有了，她把房子讓給了別人，帶着你兒子……」

舒伯雄心慌道：「她眞的已經不在鎮上？」

笑彌勒笑了笑道：「你還是去問岳老爺子吧，我不便說甚麼——你要不要一間客房？」

舒伯雄略一思索，點頭道：「好，我去把舖蓋拿進來。」

轉身正擬出去，忽見一個青年走了進來，這個青年腰懸一劍，神色有異。

舒伯雄一看就知道麻煩又來了。

經驗告訴他，這個青年是來找他挑戰的，對方面上那種表情，他看得太多太多了。

不過，他不希望在這鎮上發生任何事情，當下假裝不知，低着頭走出去。

青年擋住了他的去路，悍笑道：「舒伯雄？」

舒伯雄停步，抬頭看他，道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

青年道：「二十一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跟誰練劍？」

青年道：「牛二爺」

舒伯雄說道：「那麼，我就是你的師叔。」

青年道：「不，你已被逐出劍鎮，早已不是劍鎮的人了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叫甚麼？」

青年道：「潘正達！」

舒伯雄笑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你是潘樹城的兒子，我離開劍鎮時，你還只是個十二、三歲的孩子。」

青年道：「現在我長大了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二十一歲是個危險的年齡，這個年紀最是暴躁，天下都不放在眼裏，我以前也有這個毛病，如今才知道錯了。」

青年眉毛一豎道：「你在教訓我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不，我只是提供你一個寶貴的人生經驗。」

青年冷笑道：「殺手的經驗，敬謝不敏！」

舒伯雄心頭冒火，但仍若無其事的笑道：「小孩子不懂事，不要亂說……」

說着，舉步欲出。

潘正達雙臂一張，嘿嘿笑道：「不要走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不走，我只是把舖蓋拿進來。」

潘正達道：「等下再拿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你要幹甚麼？」

潘正達道：「領教你的劍術。」

笑彌勒慌了，連忙自櫃後走出，說道：「正達，你吃錯了藥不成？不要胡鬧，快回家去！」

潘正達聳聳肩道：「徐叔公，他已不是我們劍鎮的人了，我爲甚麼不能向他挑戰。」

笑彌勒喝道：「胡說，快回家去！」

潘正達陰沉一笑道：「徐叔公，有一件事情，你也許沒有想到……」

笑彌勒道：「甚麼事？」

潘正達道：「江湖上有許多人都說我們劍鎮出了一個殺手，又有不少人想除去這個殺手，既然如此，我們爲甚麼不自己動手，清理門下敗類？」

笑彌勒慍聲道：「你年紀輕輕懂個甚麼，眞要清理門戶也輪不到你！」

潘正達拍拍腰上的劍道：「我有這個能耐！上次岳老爺子看我練劍之後，說我成就甚高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！」

笑彌勒指着外面道：「你快出去，否則我要告訴老爺子去了！」

潘正達不再理他，目光回注到舒伯雄的面上，悍笑一聲道：「舒伯雄，你準備着，我要出手了！」

舒伯雄解下懸劍，往地上一扔。

潘正達一怔道：「這是幹甚麼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不跟你動手。」

潘正達怒道：「你瞧不起我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不，雖然你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，但是我不能做出對不起令尊的事，我與令尊是同輩師兄弟。」

潘正達面色一沉道：「舒伯雄，我要說幾次你才明白，你已經不是我們劍鎮的人！」

舒伯雄往一旁走去。

「看劍！」

潘正達大喝聲中，劍已出鞘，一道劍光如電掠向舒伯雄的肩膀！

果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出劍眞快！

但是，這一劍却走了空招，不僅此也，就在他一劍揮空之際，他的腹部已「砰」的中了重重的一拳，身子一弓，倒飛出數尺，撞上桌子，撞斷了一支桌脚，桌子倒下，打中了他的頭！

他敏捷的跳起，頓如一頭被激怒的野獸，雙目發赤，怒不可遏的就要再度撲上

去。

舒伯雄戟指他厲聲道：「你敢再胡鬧，我就一掌劈了你！」

這一喝叱，神情嚴厲，氣勢磅礴，頓時將潘正達的「野性」壓制下去了。

他恨恨的瞪了舒伯雄一眼，道：「你等着，咱們後會有期！」

說畢，大步走了出去。

舒伯雄黯然低頭，嘆道：「看情形，我連想回家都不行了，在我認爲可以避難的家鄉裏，居然也有人向我挑戰！」

笑彌勒道：「不要介意，他年輕不懂事。」

舒伯雄苦然一笑道：「我絕不怪他，我只是替他担心，他的確是個難得的練武之材，可是……我彷彿從他眼中看到了當年的我，這太可怕了！」

笑彌勒道：「岳老爺子來了！」

岳老爺子，如今的「抱劍山莊」莊主，此刻跨入了「劍閣」客棧！

他是個八十多歲的老人，髮鬚已成銀白色，但步履仍甚穩健，毫無老態龍鍾之相。

舒伯雄跪了下去，磕頭道：「伯雄叩見老爺子。」

岳老爺子不威不怒，神色平靜地道：「起來。」

舒伯雄站立起來。

岳老爺子打量他一遍，問道：「這些年日子過得不好麼？」

舒伯雄恭敬的答道：「弟子還好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四十歲不到，怎麼變得這樣蒼老了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弟子身在江海之上，心居魏闕之下，安能不老。」

岳老爺子似有感觸，輕喟一聲道：「這次回來幹甚麼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樹高千丈，葉落歸根，弟子已身心皆疲，希望您老人家體恤，讓弟子回鎭居住。」

岳老爺子負手踱步，一會之後，才開口道：「伯雄，老夫知道你不是個爲非作歹的人，可是你的名氣太大了，以你目前在武林中的名望，只有當年祖師爺才能相比……」

「祖師爺」者，卽抱劍老人司徒晟。

岳老爺子接着道：「按說，你有此登峯造極的成就，應該是劍鎭的光榮，可是你開始就走錯了一步，你殺的人多了一些，你在別人的心目中已不是一個俠士，而只是個劍手，武夫。」

舒伯雄低頭不語。

岳老爺子又道：「老夫這樣說，你心中也許不服，你也許會反駁說別人不給你做爲俠士的機會……對的，你是有些委屈，可是這已毫無辦法，老夫若留你下來，不但劍鎭永無寧日，而且會帶壞本鎭的青少年——譬如剛才那個潘正達，他如果不是見到你，也不會勾起好勝之心……」

舒伯雄仍低頭默默無言。

岳老爺子長嘆一聲道：「所以，爲了劍鎭，你還是必須離開！」

舒伯雄慼然道：「弟子已走投無路了，不論走到那裏，只要被人認出，就有人向弟子挑戰，就連佛光寺那位老和尚都見獵心喜！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但是你如回鎭居住，本鎭百年來的淳樸之風必將蕩然無存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弟子可否見見妻兒？」

岳老爺子答道：「見面，徒增感傷而已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弟子打算帶他們母子離開，找個窮鄉僻壤隱居下來。」

岳老爺子嘆道：「她曾經明白的向老夫表示過，她不想再見到你，她與你的夫妻關係已名存而實亡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她是不是改嫁了？」

岳老爺子搖頭道：「沒有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她對弟子只不過有些誤解，聽信別人的謠言，以爲弟子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，其實，這是可以解釋清楚的。」

岳老爺子想了想，道：「也罷，你暫時在此歇下，老夫去跟她說說看，如果她願意見你，老夫絕無橫加阻擾之理。」

舒伯雄躬身道：「謝老爺子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不過，她要是不願見你，你就得走，知道麼？」

舒伯雄點點頭。

岳老爺子走了出去。

父子重逢　相見竟不相識

大劍溪上游，距劍鎭僅有一里的地方，有一片梅花林，此地景色十分優美。

梅花林附近，有一座小小的山坡，山坡上有一棟茅屋，看上去宛如名山隱士。

茅屋裏住着一對母子。

女的三十來歲，姿色清麗，氣質嫻雅，她現在正在井邊汲水。

兒子才九歲，眉目清秀，骨格高尙，他正以樹枝當劍，在屋前的空地上舞掄，一招一式，進退有矩，蠻有那麼回事的！

婦人汲得一桶水，轉到屋前的花圃，正要潑水澆花，一眼瞥見兒子在練功夫，不禁臉色一沉道：「安兒，你在幹麼？」

那孩子嚇了一跳，趕忙扔掉樹枝，陪笑道：「娘，我在趕走蚊子嘛。」

婦人走出花圃，到了孩子跟前，寒着臉道：「蚊子在哪裏？」

孩子一擺手道：「飛走了嘛！」

婦人一眼不瞬的看着兒子，問道：「是誰敎你的？」

孩子裝佯道：「娘，您說甚麼呀？」

婦人嚴厲地道：「你再不實說，娘就打你一頓！」

孩子慌了，說道：「娘，我說便了，沒有人敎我，是我在鎭上看人練劍，偷偷學來的。」

婦人怒道：「娘以前跟你怎麼說？」

孩子低下了頭，委委屈屈地道：「娘，練劍有甚麼不好呀？」

婦人道：「記得娘告訴你，你爹是怎麼死的麼？」

孩子抿抿嘴道：「我要替爹報仇！」

婦人罵道：「報你個鬼，下次你再這樣說，看娘不打扁了你才怪！」

孩子頑強地道：「娘，爹被人殺死了，我是爹的兒子，應該替他報仇呀！」

婦人氣得跺足，道：「胡說，你爹要是不練武功，也不會被人殺死，那是咎由自取，怪不了別人！」

孩子反駁道：「鎭上有那麼多人練武功，他們爲甚麼沒被人殺死？」

婦人瞪着眼睛喝道：「你不聽娘的話了？」

孩子道：「我聽啊，我甚麼都聽娘的，就只替爹報仇這事，我一定要做到！」

婦人忽然掩面哭泣起來。

孩子見娘哭了，有些不好意思，扯扯母親的衣角道：「娘，您別哭，我今年才九歲，還早得很嘛！」

婦人哭道：「你不聽娘的話，娘就一直哭下去！」

孩子大聲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我聽娘的話便了，不要再哭啦！」

婦人這才停止哭泣，拭去眼淚道：「你是男子漢大丈夫，說話可要算數。」

孩子道：「是啦！是啦！」

婦人破涕爲笑道：「這才是娘的乖兒子，你今天寫幾個字了？」

孩子道：「寫了一百個——咦，娘，您快看，有個人騎馬到我們家來了！」

他看到的騎者即是劍鎭的岳老爺子，他騎着一匹棗紅駿馬，正向山坡上馳來。

婦人微驚道：「那是岳老爺子！奇怪，他來幹甚麼呢？」

孩子高興道：「一定是來看我的，前些日子我在鎭上遇見他，他摸我的頭，說好久沒來我們家玩了，說要來我們家看看哩！」

俄頃，岳老爺子已到茅屋外面，下馬笑道：「舒龍安，你好吧？」

孩子行了一禮道：「不好，我娘不准我練劍，看見我練劍就哭。」

岳老爺子啞然失笑，轉對婦人道：「妳最近很少到鎭上去？」

婦人檢衽一福道：「是的，沒事，不想出門。」

岳老爺子看看花圃的花，道：「牡丹花又快要開了吧？」

婦人答道：「是的，下個月，花就會開了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到了花開時節，老夫會派個人來帮妳的忙，就像往年那樣。」

婦人道：「謝謝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舒龍安，我要跟妳娘談談，你進屋裏去好麼？」

舒龍安道：「不要緊，你們說的話，我一定聽得懂的！」

岳老爺子笑道：「我知道你聽得懂，所以才要你進屋去。」

舒龍安道：「不要我聽？」

岳老爺子點頭道：「不錯，有些話小孩子不能聽。」

舒龍安對岳老爺子倒是乖順得很，聽了立卽轉身入屋去了。

婦人心知岳老爺子有重要的事情要說，而且「料定」他要說甚麼，這時便先下手爲強，道：「老爺子，不論您說甚麼，妾身都不答應！」

岳老爺子一怔，說道：「妳已經知道了？」

婦人道：「是的！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不考慮考慮？」

婦人堅定地道：「不！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爲甚麼呢？」

婦人道：「妾身只要他讀書，不要他練武，也許您老人家會說這孩子根骨奇佳，是練武的好材料，但是妾身已下定決心，絕對不要他練武！」

岳老爺子不覺笑了起來。

婦人一怔道：「怎麼呢？」

岳老爺子笑道：「妳誤會了，老夫此來，是另有一事要告訴妳。」

婦人臉上一紅道：「哦，甚麼事？」

岳老爺子低聲道：「他回來了！」

剎那間，婦人臉色由紅轉白，好像聽到大禍臨頭似的，嘴唇抖動了起來，道：「眞……眞的？」

岳老爺子點點頭。

婦人惶聲道：「他不知道我住在這裏吧？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婦人透了口氣道：「這樣，妾身就放心了，您看他會不會找到這地方來？」

岳老爺子沒有回答，只是看着她。

婦人臉又發紅，垂下了螓首，以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道：「他怎樣？」

「嗯？」

「他好麼？」

「還好，只是蒼老了些。」

「他回來幹麼？」

「看你們母子。」

「這……不必了，妾身不想再見到他了。」

「就老夫知道，在他離開劍鎭之前，你們夫婦的感情一直很不錯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麼……」

「老爺子，您是知道的，他是個殺手，他殺了很多人，妾身每一想到他的行爲，就感到無比的羞愧，爲了不讓我的兒子步其後塵——」

「妳錯了，妳用『殺手』來批評他是不公平的，他充其量只是個劍客或武夫，絕不是殺手。」

「可是他殺了很多人。」

「在江湖上行走，殺人有時是免不了的，他的劍術名噪天下，找他挑戰的武林高手太多，有人想擊敗他，更有人想殺死他，在那種情況下，妳叫他怎麼辦呢？」

「他根本不該去闖江湖，不該去博取那虛名！」

「妳是說，他應該老死在劍鎭上？」

「不，妾身是說，他不該那樣好勇鬥狠。」

「老夫年輕的時候，一度也是如此，後來就不會了，正像他現在一樣，他現在也變了。」

「他不會改變的。」

「不，雖然仍有人找他挑戰，但他確實改變了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樣。」

「妾身這幾年日子過得很好，心境也很平靜，不希望再有煩惱……」

「他想帶你們母子離開此地，去別處隱居。」

「不。」

「至少，妳該見見他吧？」

「還是不見的好。」

「浪子回頭金不換，妳爲甚麼不給他一個機會？」

「我們若見面重聚，其結果是我兒子長大了也將變成殺手，我絕不要我兒子變

成殺手！」

「他不是殺手。」

「他是！」

「那麼，讓他見見兒子如何？」

「不成！」

「他見不到你們母子，只怕不肯離去呢。」

「您老人家可以命令他離去。」

「是的，不過老夫實在不忍心讓他失望，他本來不是個壞人，爲甚麼要對他這樣殘酷呢？」

婦人道：「請您老人家代妾身轉告他一句話：爲了我們的孩子的將來，請他離開吧！」

岳老爺子見她意志堅定，長嘆一聲，點點頭道：「好，老夫回去了。」

他跨上坐騎，撥馬欲行。

婦人道：「還有，不要告訴他妾身住在這裏，好麼？」

岳老爺子點頭道：「好，還有沒有別的話？」

婦人想了想，幽幽一嘆道：「請他珍重。」

岳老爺子一抖馬索，向山坡下馳去……

× × ×

舒伯雄在房中喝酒。

酒，眞是一樣奇妙的東西，不論你是高興還是悲傷，是憤怒還是恐慌，它都能給人慰藉與滿足。

舒伯雄現在的心情很複雜，有高興也有惶恐，陷於患得患失之中，因此他需要喝酒，他一杯一杯的灌下去，心中一直在焦灼的唸着：「他們母子應該快到了！老爺子已經去了這麼久……眞該死，我怎麼忘了買些禮物回來？我應該買些禮物回來送給我的妻子和我的兒子才對呀！」

終於，房外傳來了脚步聲！

他緊張的站立起來，心怦怦狂跳，激動極了！

闊別了七八年的愛妻愛子，現在只等房門一開，就可見到了！

房門被推開了。

出現在他眼前的人，不是愛妻愛子，也不是岳老爺子，而是一個中年人！

這個中年人的一張臉好像是木頭雕刻的，沒有一點人情味，一對眼睛所射出的精芒，又像兩把刀子一般，叫人看了打心底冒起一股寒意！

舒伯雄呆了呆，連忙拱手一揖道：「原來是潘師兄，久違了。」

中年人冷冷一笑道：「舒伯雄，我眞沒想到你欺負外人還不過癮，今天一回來就欺負到我兒子的頭上來！」

原來，此人就是潘樹城，潘正達的父親！

舒伯雄道：「潘師兄誤會了，小弟沒有欺負令郎。」

潘樹城滿面怒容，喝道：「那不是欺負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不是，那是教訓。」

潘樹城勃然震怒道：「你憑甚麼教訓我兒子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是他的師叔，我看見他那樣目無尊長，對長輩狂妄無禮，只好教訓他一下，這對他是有用的，希望師兄不要生氣。」

潘樹城指着他罵道：「舒伯雄，你是甚麼東西，你也配教訓我兒子麼？」

舒伯雄耐着性子道：「師兄不要動怒，是非曲直，徐叔可以告訴你。」

潘樹城雙目怒瞪道：「不必！像你這種人，到處逞強，到處闖禍，你是個甚麼人物，我清楚得很！」

舒伯雄皺眉一嘆，坐下繼續喝酒。

他很煩！很煩！很煩！

潘樹城却覺得他的態度太狂傲，怒火更旺，又戟指他喝道：「出來！你這個殺手，咱們到外面去幹一幹看！」

舒伯雄目光一抬，沉聲道：「潘師兄，小弟只不過揍了你兒子一拳罷了，你要是不服，可去告訴老爺子，請他來評評理，犯不着在此大吼大叫！」

潘樹城暴怒道：「不必勞動他老人家，咱們兩個到外面去解決！」

舒伯雄搖頭道：「不，兄弟鬩牆，會被外人笑掉大牙。」

潘樹城道：「你欺負晚輩，就不怕被人笑掉大牙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說過了，那不是欺負，而是教訓。」

潘樹城道：「放屁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師兄，你聽小弟一言，你那個兒子是可造之材，但如不好好管教，將來有一天會像小弟一樣，弄得痛苦不堪！」

潘樹城根本不把他的話聽入耳，突然拔劍出鞘，滿面殺氣道：「小子，你只敢欺負小的，不敢跟老的動手？」

舒伯雄嘆道：「除了動手之外，難道沒有其他辦法麼？」

潘樹城冷笑道：「不動手亦可，只須當衆向我跪下賠罪！」

舒伯雄沉默了片刻，忽然站起道：「好的，小弟遵命便了。」

潘樹城納劍歸鞘，往外走去。

舒伯雄跟了出去。

走到「劍閣」外面，正在招待客人的笑彌勒一見舒伯雄跟着潘樹城從裏面走出，不禁嚇了一跳，連忙上前問道：「伯雄，怎麼回事呀？」

舒伯雄淡淡一笑道：「沒甚麼，潘師兄指責小弟欺負他的兒子，要小弟當衆向他下跪賠罪，如此而已。」

笑彌勒聽了，立刻轉對潘樹城道：「樹城，你弄錯了，是你兒子一直逼着他動手，他不理睬，你兒子就拔劍攻擊，他才被迫打了你兒子一拳，如今你竟要他當衆向你下跪賠罪，你這老子是怎麼當的？」

潘樹城不理，大步走了出去。

笑彌勒拉住了舒伯雄，說道：「伯雄，別理他，沒有這個道理！」

舒伯雄苦笑道：「不要緊，他是我的師兄，我向他下跪賠罪也算不了甚麼。」

笑彌勒道：「不，他兒子目無尊長，該是他向你賠罪，不是你向他賠罪！」

舒伯雄嘆道：「徐叔，不要攔着我，我實在太累了，只要能在劍鎭留下，甚麼樣的苦我都能忍受。」

他掙脫了笑彌勒的手，舉步出棧，只見潘樹城已站在街上等候；敢情潘樹城進入客棧找他算帳的事已有不少人知道，故此刻街上已站着幾十個人，等着要看熱鬧

呢！

舒伯雄已經下定了決心，因此雖見有許多人在場，並不在意，當即走到潘樹城跟前，跪了下去。

對於任何一個武林人來說，這都是一種奇恥大辱，但是他却認爲倘能因此使鎭上的居民對他改變看法，使岳爺子同意讓自己留下來與妻子重聚，那麼這個侮辱也就算不了甚麼了。

潘樹城冷笑道：「舒伯雄，你知錯了麼？」

舒伯雄低着頭道：「小弟知錯了。」

「誰錯了？」

笑彌勒突然排衆而入，沉聲道：「伯雄，你起來，你一點都沒錯！」

潘樹城面容一沉道：「徐叔，你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麼？」

笑彌勒指着他喝斥道：「潘樹城，你太過份了！你縱容兒子以下犯上，不自行管教也就罷了，却還要逼伯雄向你下跪！剛才的衝突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是你兒子無理取鬧逼着伯雄比劍的，伯雄不理他，還把劍扔在地上，你兒子居然還拔劍向他攻擊，他爲了自衞才打了你兒子一拳，你說！這到底是誰錯了呢？」

潘樹城面色變得很難看，道：「徐叔，你爲何不去照顧你的客棧，這裏沒你的事！」

笑彌勒大笑道：「我知道你瞧不起我這個叔叔，可是今天我拚着老命也要把是非曲直弄明白，你要是看不順眼，只管出手！」

看見舒伯雄還跪在地上，便伸手去拉他，說道：「伯雄，你是怎麼了？要退讓也不是這個樣子！」

舒伯雄不肯起立，道：「徐叔，這件事你不要管好麼？我不該惹潘師兄生氣，向他下跪賠罪是應該的。」

笑彌勒憤怒地道：「不，你沒有錯，我不管你在外面的行爲怎樣，今天你一點都沒錯，你犯不着這麼委屈求全！」

說着，又要拉他起來。

就在這時，一陣馬蹄聲由遠而近，有人叫道：「岳老爺子來了！」

潘樹城面色微變，道：「舒伯雄，你起來吧！」

笑彌勒本要拉舒伯雄起來，這時却反將他按住，說道：「好了，老爺子來了，你跪着別動，請老爺子來評評理！」

舒伯雄本來不想起來，這時却反而自動起來了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徐叔，這是一件小事，別在他老人家面前提起。」

笑彌勒叫道：「不行！我一定要說，這不是一件小事，本鎭要是是非不分，黑白不明，那裏還能受天下武林所敬重！」

舒伯雄轉對潘樹城拱手道：「潘師兄肯原諒小弟的過失，小弟萬分感激，現在請潘師兄先回家去，改日小弟當再登門謝罪。」

潘樹城正怕被岳老爺子撞見，聞言冷哼一聲，趁機下台，轉頭便擬離去。

笑彌勒大叫道：「潘樹城，你不要走，我要請老爺子評判是非！」

潘樹城自知理屈，原想溜掉，聽了笑彌勒這句話，已無法老着臉皮走掉，只得回轉身子冷笑道：「好，評理就評理，我兒子從來不會與人動過手，而他則是江湖上出了名的殺手，老爺子不會不知道！」

說話之間，岳老爺子已在人羣外下馬，他見圍着那麼多人，知道出了事故，當即上前問道：「甚麼事情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老爺子，您來遲了一步，剛才舒伯雄向潘樹城下跪賠罪呢！」

岳老爺子已知潘正達向舒伯雄尋釁之事，只是不知道詳細的情形，聞言目光一凝，盯住潘樹城問道：「樹城，是怎麼回事？」

潘樹城拱手答道：「老爺子，事情是這樣的，正達年紀輕不懂事，容或對他有些不禮貌，他也不該對正達下重手……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那孩子受傷了？」

潘樹城道：「剛才肚子痛了一陣。」

岳老爺子轉望舒伯雄，以「不可藥救」的表情看着他，道：「伯雄，看樣子你的毛病總是改不了。」

舒伯雄低頭道：「弟子一時魯莽，已向潘師兄下跪賠罪了。」

笑彌勒嚷道：「老爺子，剛才的事情，我從頭到尾看得清清楚楚，伯雄沒一點點的錯！」

岳老爺子一哦道：「沒錯麼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是的，事情是這樣發生的……」

當下，將發生衝突的經過情形，詳細說了一遍。

岳老爺子聽完之後，面無表情，平靜地道：「樹城，去把你兒子帶來。」

潘樹城應了一聲，就去了。

不久，他將兒子潘正達帶到，喝令兒子在岳老爺子跟前跪下，岳老爺子冷冷的道：「起來，不必跪着，老夫掌理劍鎭四十多年，除非犯下彌天大罪，從不叫人跪着。」

潘樹城滿面通紅。

岳老爺子道：「正達，你把經過情形說一遍給老夫聽聽。」

潘正達吞吞吐吐道：「是……是這樣的，這個人聲名狼藉，早已不是我們劍鎭之人，今天他突然回來，弟子怕他將本鎭風氣帶壞，所以……所以……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這件事應該由誰來決定？」

潘正達低頭道：「當然該……該由老爺子您來決定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既然該由老夫來決定，你爲甚麼要擅自作主？」

潘正達惶恐道：「弟子知罪了。」

岳老爺子轉對潘樹城問道：「樹城，在你找舒伯雄興師問罪之前，你是否不知道衝突是你兒子引發的？」

潘樹城紅着臉道：「這……弟子沒……沒問清楚……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你爲甚麼不先問清楚呢？」

潘樹城無言以對。

岳老爺子道：「剛才笑彌勒已將所見情形告訴你了，你爲甚麼還要迫他向你下跪賠罪？」

潘樹城恨不得鑽入地下去。

岳老爺子道：「笑彌勒雖然限於天賦，沒有在劍術上續下苦功，可是他畢竟也是你的師叔輩，你爲甚麼罵他狗拿耗子多

管閒事？」

潘樹城頭垂得更低。

岳爺子道：「你知道老夫的爲人，如果你對老夫的指責不服，可以提出辯護，說得有理，老夫絕對接受，而且可以向你賠不是。」

潘樹城惶聲道：「弟子知錯了，請老爺子處罰便是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笑彌勒！」

笑彌勒拱手道：「老爺子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你曾熟讀本鎭家法，對此該有何適當處罰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以下犯上，重則逐出門牆，輕則畫地爲牢，囚禁三日！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這是重還是輕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輕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那麼你畫地爲牢！」

笑彌勒應了一聲，就在潘樹城父子所站立的脚下畫了兩個圓圈。

畫地爲牢，是上古的刑法之一，此種刑法早已不實用，但在劍鎭仍可行得通，凡是被罰入「地牢」之人，從無一人逃跑過，因爲一旦逃跑，就永遠不是劍鎭的居民了。

潘家父子就在「地牢」上站着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岳老爺子移步向客棧走去，道：「伯雄，你到裏面來，老夫有話跟你說。」

舒伯雄忽然跪下道：「老爺子，請聽弟子一言。」

岳老爺子住足道：「怎麼呢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請原諒潘師兄父子的小過錯，罰輕一點好麼？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有理由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沒有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既無理由，如何可以從輕發落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弟子不希望與任何人結怨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此事與你無關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有無關係，都請接受弟子的要求，好麼？」

岳老爺子沉吟有頃，道：「笑彌勒，還能再輕一些麼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可以，三日改爲三個時辰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好吧，就改爲三個時辰——伯雄，你進來！」

舒伯雄起身跟上去。

× × ×

客房中，一燈如豆。

燈光很黯淡很黯淡！

舒伯雄垂頭喪氣的坐着，心情像燈光一樣黯淡！

岳老爺子與他相對默坐良久，才嘆了口氣道：「她意志很堅定，老夫沒有辦法說服她……」

舒伯雄感到全身發冷，悲聲道：「甚麼原因使她對弟子如此深惡痛絕呢？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你錯了，她對你並不深惡痛絕，甚至從其神色言語上可以看出她還很關心你。」

舒伯雄困惑道：「那爲甚麼不讓我回家不跟我見面呢？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一句話，她對你有誤會，她認爲你是殺手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她竟然連您老人家的話都不肯相信？」

岳老爺子說道：「衆口鑠金，老夫長年蟄居劍鎭，她當然不肯接受老夫的勸解了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您看這怎麼辦？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她目前心如止水，一心只望把兒子養大成爲一個完美的人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她對弟子的看法是錯誤的，不能爲這個錯誤而失去一生幸福。」

岳老爺子太息。

舒伯雄懇求道：「老爺子請告訴弟子她的住處，讓弟子去跟她談談好麼？」

岳老爺子搖頭道：「她要求老夫不要告訴你，老夫答應她了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可是，您老明明知道弟子不是一個殺手，爲甚麼……」

岳老爺子苦笑道：「你知道，她是個善良的女子，她需要的是平靜無波的生活，以前你經常往外跑，再加上江湖上對你的謠傳相當多，就如本鎭居民對你也有相當的誤解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要她一下對你完全改變過來是不可能的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那麼，弟子該怎麼辦？如何才能贏取她對弟子改變看法？」

岳老爺子搖搖頭道：「老夫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了。」

舒伯雄抿抿嘴唇道：「弟子一定要跟她見面，不見她一面，絕不離開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如果是老夫命令你離開呢？」

舒伯雄一怔道：「老爺子，您……」

岳老爺子輕嘆一聲道：「伯雄，雖然老夫知道你不是一個爲非作歹之人，但是老夫也知道你不是一個俠客，不管你不能成爲俠客的原因是甚麼，你畢竟不是一個俠客，你只是個武功高強的人，一個武功高強的普通人！」

話聲一頓，繼道：「過去，你給小鎭帶回不少麻煩，如今你的名氣如日中天，如果你回鎭居住，仍然會帶給本鎭無窮的麻煩，所以你還是委屈一點，離開這裏的好！」

舒伯雄默然半响，道：「弟子原亦不敢奢望老爺子會讓弟子回鎭居住，可是她冉愛蘭是我的妻子，舒龍安是我的親生骨肉，我爲甚麼不能將他們母子帶走呢？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你當然有權將他們母子帶走，問題是她不願意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只要讓弟子見到她，弟子會說服她的。」

岳老爺子站了起來，道：「老夫不能告訴你她住在何處，但你如能找到她而又能說服她的話，你只管把她帶走。」

他移步出房，在門口丟下一句話：「明早辰牌時分，你必須離開本鎭！」

× × ×

舒伯雄痛苦的抱着頭，抓扯着頭髮，感到精神已崩潰，感到要發狂了。

他萬料不到會有這種情形，他滿懷希望的回到劍鎭，原以爲自己的妻子一定願意跟自己走，絕未料到自己的妻子對自己的誤解竟比外人更深！

七八年浪迹江湖，現在他帶着一顆受創的心回來，原以爲妻子會給予自己慰藉，會將自己受創的心縫補起來，現在希望

完全幻滅了！

明天一早，自己又得浪迹天涯，投入那無情的煉爐之中。

爲甚麼？

只因爲我的劍術高於別人，就要受到這樣不公平的待遇？

他越想越氣，幾乎要失聲痛哭。

這時候，笑彌勒端着一盤食物走了進來，他將食物擺上桌子，說道：「她也不肯見你麼？」

舒伯雄點點頭。

笑彌勒說道：「她是個性情溫柔的女子，今天你突然回鎭，等於在她原已平靜的心湖上投下一顆石頭，使她一時不知所措……」

舒伯雄抬頭道：「你的意思是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過幾天，她的想法也許會改變，或者當她確知你不是一個殺手的時候，她也許願意與你重聚的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可是老爺子命令我明早離開！」

笑彌勒道：「那你就離開好了，你只要走出劍鎭即可，不一定要遠離此地。」

舒伯雄一想不錯，希望復燃，道：「好主意，你能不能告訴我她住在哪裏？」

笑彌勒搖頭道：「不能，老爺子早下過命令，任何人都不可透露她的住處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這是她的要求，她已經告訴你的兒子，說你已經死了。」

舒伯雄拉住他的手，懇切地道：「你偷偷告訴我，我絕不說出去，好麼？」

笑彌勒又搖頭道：「不可以，我們鎭上不能有說謊的人，你可以自己去找，運氣好的話，也許能够找到她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好，我自己去找！」

說畢，起身往外走去。

笑彌勒忙道：「別急，別急，吃過飯再去吧！」

舒伯雄走了。

× × ×

天已大亮。

笑彌勒餵飽了舒伯雄的馬，抬頭看看天色，喃喃自語道：「快交辰牌了，他怎麼還沒回來？」

幾十年來，岳老爺子的話沒有人敢不服從，昨天入夜時分，岳老爺子要舒伯雄在今早辰牌時分離開本鎭，現在快交辰牌了，舒伯雄却還沒回到客棧，因此他很担心舒伯雄超過時限。

舒伯雄沒有回來，却有客人上門——兩個布商騎馬來到「劍閣」門口下馬，他們的馬背上各有一大包布匹，笑彌勒迎上去，打拱笑道：「二位是賣布的？」

這兩個賣布的年紀都在四十左右，身子一高一矮，肌肉都很結實，他們看出笑彌勒是客棧裏的人，那高個子的便點頭笑道：「是的，你是掌櫃？」

笑彌勒笑嘻嘻道：「是的，二位要不要先到裏面歇一歇？」

高個子的道：「正要歇歇，我們天未亮就動身，趕了幾十里路才到這裏呢。」

他們取下那兩包布匹，放在客棧門側，即走入客棧，揀了個座頭坐下來。

笑彌勒沖了一壺熱茶端上去，笑問道：「要吃些甚麼？」

高個子的道：「有牛肉，切一盤來，另外來一壺大麯。」

笑彌勒應聲而去，未幾一大盤牛肉和一壺大麯都上了桌，那矮個子的拉住他笑道：「掌櫃的，聽說你們這劍鎭的人個個都是劍術高手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沒有，只有一些人練過，也都是爲了強身防身罷了。」

矮個子的道：「在武林中的地位，放眼當今天下，沒有一門一派所能望其項背呢。」

笑彌勒笑道：「太誇張了，其實沒這麼回事。」

高個子的一邊倒酒一邊笑問道：「掌櫃的，你是否也練過劍術？」

笑彌勒搖頭道：「沒有，像我這麼個開客棧的，練劍術幹甚麼呀？」

高個子的道：「據我所知，劍鎭上的兩千多居民，有一半以上都是劍術高手，只是他們平時都深藏不露，各安其業。」

笑彌勒笑笑未答。

高個子的又道：「在江湖上行走的著名劍客，也大都是出自劍鎭門下，其中最厲害的是『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』。」

矮個子的接口道：「對了，我也聽說有這麼一個人——掌櫃的，他此刻在不在鎭上。」

笑彌勒搖頭道：「不在，我們岳老爺子早在七八年前就將他逐出劍鎭了。」

高個子的問道：「一直沒回來過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沒有。」

矮個子的喝了一口酒，接着問道：「掌櫃的，你知道『鬼劍厲壽伯』這個人沒有？」

笑彌勒點頭道：「聽說過，據說他的劍術已練到爐火純青的境界，北五省數他爲第一。」

矮個子的道：「鬼劍厲壽伯如與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碰上，不知誰勝誰負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不知道——二位還要些甚麼？」

矮個子的道：「不要了，我們喝幾杯，就到街上去賣布。」

笑彌勒拱手道：「那麼，恕在下失陪了。」

他告退進入裏面，由客棧後門溜出，轉到街上，拉住一個鎭上居民道：「快去禀告老爺子，說有兩個布商打扮的中年人到了鎭上，其中一人可能就是『鬼劍厲壽伯』！」

那人聞言嚇了一跳，瞪眼道：「甚麼『鬼劍厲壽伯』到了鎭上？在那裏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在我客棧喝酒。」

那人驚問道：「他來幹甚麼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可能是來找舒伯雄挑戰的，你快去禀告老爺子，請他派人留意舒伯雄的行踪，如見他回鎭，不要他到我客棧來——快去……」

那人應了一聲，拔步飛奔而去。

笑彌勒仍由後門回到客棧裏面，正要走去櫃台，那高個子的向他招手道：「掌櫃的，請過來一下。」

笑彌勒走過去，陪着笑臉道：「客官何有吩咐？」

高個子的道：「麻煩你一件事。」

笑彌勒拱手道：「客官請說。」

高個子的道：「去告訴舒伯雄，就說『鬼劍厲壽伯』在此等他！」

笑彌勒不料他這樣快就表明身份，不禁一呆道：「誰是『鬼劍厲壽伯』？」

高個子的衝他咧口一笑道：「我！」

笑彌勒怔怔的望着他，道：「你……你不是賣布的？」

高個子的皮笑肉不笑的答道：「本來我想賣布賺些小錢，可是由於你們劍鎮的人不誠實，我很不喜歡，所以只好單刀直入！」

笑彌勒道：「這話怎麼說？」

鬼劍厲壽伯道：「剛才我去馬廐看過，舒伯雄的馬在那裏！」

笑彌勒道：「你弄錯了，舒伯雄真的不在鎮上。」

鬼劍厲壽伯冷冷一笑道：「我追踪他已有數月之久，昨天，我查出他曾在二廝子的酒店殺傷雷如鳴的兒子雷小龍，昨晚他借宿於佛光寺，又殺了追踪而至的雷如鳴和雷如鈞，次日即往劍鎮而來，要是我計算不錯，昨天黃昏，他到了此處！」

笑彌勒聽他這麼說，知道瞞不住了，便說道：「你找他幹麼？」

鬼劍厲壽伯喝下一杯酒，答道：「有許多人很好奇，想知道我和他究竟誰較高明，我也覺得有弄個明白的必要。」

笑彌勒道：「如果你想得『第一』的話，我相信他會給你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他對虛名已看淡了。」

「那又怎樣？」

「他會向你服輸，但不會接受你的挑戰。」

「笑話，我不要他認輸，只要與他較量較量！」

「他真的已不接受別人的挑戰了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因爲他太累，他已接受過一千多人的挑戰，煩透了！」

「我也接受過不少人的挑戰，可是我一點都不煩！」

「爲了這件事，他失去了愛妻愛子的歡心，他現在只想化絢爛爲平凡，做個普普通通的人。」

「這是不可能的事，身爲武林高手，就必須接受人的挑戰。」

「厲爺，我求求你，不要找他挑戰，好麼？」

「不，我一定要向他挑戰，沒有一個結果，我絕不走——你去請他出來吧！」

「他已不在客棧，昨夜就走了。」

「別說謊，他的馬還在馬廐裏！」

「他去找他的妻兒。」

「那麼，他一定還會回來，我就在此等他！」

「厲爺，他現在很痛苦，請不要增加他的痛苦——」

「少嚕嗦！」

笑彌勒覺得自己無能爲力了，正要退下，一眼瞥見岳老爺子在兩個兒子的陪同下進入客棧，連忙上前迎接道：「老爺子，您來了。」

岳老爺子看看鬼劍厲壽伯和那個矮個子的，神色平靜的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

笑彌勒一指厲壽伯道：「這位是名震北方武林的厲壽伯，要找舒伯雄挑戰。」

鬼劍厲壽伯站起道：「岳老爺子？」

岳老爺子點點頭。

鬼劍厲壽伯抱拳一禮道：「厲壽伯有幸拜謁，這廂有禮！」

岳老爺子拱手還禮道：「厲壯士免禮，還有那位大名如何稱呼？」

矮個子起身施禮道：「在下魏貴！」

岳老爺子微笑道：「原來是名滿關外的『無影人魏貴』魏大俠，幸會了。」

無影人魏貴笑了笑道：「不敢，岳老爺子乃武林聖者，在下有緣拜見，至感榮幸。」

岳老爺子走了過去，客氣地道：「二位請坐，我們談談。」

三人坐下之後，岳老爺子含笑問道：「二位大駕光臨敝鎮，不悉有何指教？」

鬼劍厲壽伯雖然狂妄跋扈，對這位劍鎮掌門人却不敢無禮，聞言欠身道：「不敢，晚輩聞說舒伯雄返回劍鎮，故特來一會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找他比劍？」

厲壽伯答道：「是的，但老爺子請勿誤會，在下與舒兄全無過節，只因慕其劍術，希望與他切磋幾招敬領教益而已。」

岳老爺子微笑道：「厲壯士在北方武林久享盛名，老夫早有風聞，以厲壯士之高超技藝，何必再找人挑戰，作無意義之爭逐？」

厲壽伯笑道：「老爺子太誇獎我了，晚輩在劍術一道上雖略有小成，怎及舒兄之萬一，只因晚輩酷好劍術，爲欲能更上一層樓，故想找舒兄請教，這完全是對武術一種崇敬與追求，與爭逐名利無關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武藝一道，博大精深，浩瀚如海，一個人窮其一生精力，也只能在某一門功夫上有成就，以厲壯士目前之造詣，放眼天下已難有敵手，能練到這個程度已可告慰，若欲再求天下第一，那就太不切實際了，要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，又所謂强中更有强中手，一山還有一山高，你認爲舒伯雄的劍術天下無敵，但其實天下盡多藏龍臥虎奇人異士，能勝過他的人未必沒有呢！」

厲壽伯點頭道：「老爺子所言甚是，但晚輩並無稱雄天下的野心，只想向高手請益，希望能略有寸進罷了，區區心意，尚望老爺子成全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厲壯士有沒有想到，當你一旦擊敗舒伯雄之後，你就成了人人希望打倒的對象，其苦惱是無法以言語來形容的，舒伯雄這些年來就備嚐其苦而後悔莫及。」

厲壽伯道：「晚輩的看法不一樣，晚輩視武藝爲一門學問，對它懷着莫大的崇敬之心，不論是誰練成了超人技藝，就應摒棄門戶及守成之念，毫無隱私的接受別人的挑戰，這是對武藝的一種尊敬！」

岳老爺子笑道：「厲壯士一定要找舒伯雄一決高下麼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是的，只爲武藝，毫無私慾！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也罷，此事老夫不再勸阻，但仍得舒伯雄人同意才行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轉對笑彌勒道：「你去叫他出來，辰牌將至，他也該走了。」

笑彌勒道：「回老爺子，舒伯雄昨晚離開客棧，現在還沒回來呢。」

岳老爺子目光一注道：「噢，他去了何處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去尋找他的妻子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你告訴他冉愛蘭的住處了？」

笑彌勒忙答道：「沒有，他曾要求弟子告訴他，弟子不允，他就決定自己去找了。」

岳爺子面容一嚴道：「老夫命令他今早辰牌時分離開本鎮，他竟敢違抗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他應該不敢違抗，大概等一會就會回來了。」

× × ×

舒伯雄在哪裏呢？

他在大劍溪上游的山林間徘徊，距離其妻的茅屋只有半里之遠！

可是，他却沒有發現梅花林的茅屋。

昨夜，他在劍鎮的東面和南面尋找，踏遍兩處地方都沒有找到，到了天亮的時候，他才轉到劍鎮的北面，也就是他現在徘徊的地方。

他曾經計算過，昨天岳老爺子答應他去請冉愛蘭，要求她回心轉意，一去一來，所費時間不過半個時辰，因此他推斷妻子所住之處，距離劍鎮不會太遠，自己之所以沒有找到，是因爲找錯了方向而已。

現在，他到了大劍溪的上游，心中已斷定妻子必在這北面一帶，使他感到心慌的是：岳老爺子命令他辰牌時分離開劍鎮，此刻距時限已只剩下兩刻時，沒有時間再尋找了。

望着溪水潺潺，他百感交集，嘆了口氣，喃喃自語道：「且先回鎮去吧，回去把坐騎和包袱帶走，找個地方安頓下來，再來尋找！」

主意一定，縱身撲向劍鎮。

但才飛掠出數丈，他突然刹住了前進的身形，驚喜的望着對面一處溪畔。

在十幾丈外的溪畔上，有個孩子手握一支樹枝，在那裏聚精會神的練着劍術！

那孩子年約八九歲，眉目清秀，樣子很聰明，他一看就覺得很可能是自己的兒子舒龍安！

不錯，這孩子正是舒龍安，他一大早就偷偷溜到溪畔來練武，因爲在他的小心靈中已深植着爲父報仇的念頭，是以儘管母親反對，他還是要練。

舒伯雄駐足而觀，發現他的招式錯誤百出，心中覺得好笑，當下舉步走過去。

舒龍安一見出現了一個陌生人，有些怯畏，停止練武，呆呆望着他。

舒伯雄含笑道：「小弟，你練得眞不錯，是誰教你的呀？」

舒龍安聽他稱讚，心中高興，答道：「沒有人教我，是我自己琢磨着練的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你是劍鎮的人？」

舒龍安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不過以前是的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

舒龍安道：「不告訴你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舒龍安道：「因爲我不認識你嘛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就因爲我們彼此不認識，所以我才問你的姓名啊！」

舒龍安一想不錯，便道：「那麼，你先說，你叫甚麼姓名？」

舒伯雄正容道：「是我先問你，你要先回答，這是禮貌！」

舒龍安道：「我娘告訴我說，不可以隨便與人通名道姓……」

舒伯雄道：「對，但要看情形而定，譬如你見對方不像是個好人，當然就不要回答，但如覺得對方不像個壞人，就不妨回答。」

舒龍安道：「可是我看不出你是好人還是壞人啊！」

舒伯雄笑道：「我是好人。」

舒龍安嗤之以鼻地說道：「這是你自己說的，我憑甚麼要相信你？」

雄伯舒心中大樂，笑道：「現在請你告訴我，你叫甚麼姓名好麼？」

舒龍安想了想，搖頭道：「不要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舒龍安道：「我不想認識你！」

舒伯雄又笑道：「那麼，讓我猜一猜好麼？」

舒龍安一怔道：「你猜得着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也許。」

舒龍安道：「好，你猜猜看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你姓舒，名叫龍安，對不對？」

舒龍安道：「不對！」

舒伯雄大感意外，也大爲失望，道：「哦，你不是舒龍安……那麼你認識舒龍安麼？」

舒龍安道：「不認識——我要回家去了，不跟你說話了！」

說畢，轉頭便跑。

舒伯雄怔怔的看着他跑遠，直到不見，不禁又喃喃自語道：「我兒子舒龍安，他今年也有這麼大了吧！」

× × ×

辰牌時分。

岳老爺子站起來，一臉嚴峻的向笑彌勒說道：「他如回來，叫他來見老夫！」

笑彌勒唯唯應着。

岳老爺子沒有再與座上的鬼劍厲壽伯和無影人魏貴說一句話，就舉步向外面走去。

走到門口，正好看見舒伯雄從外面跨了進來，兩人差點撞個滿懷。

舒伯雄連忙退下一步，深施一禮道：「老爺子，您在這裏？」

岳老爺子停下，望着他冷冷問道：「找到了沒有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沒有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昨天老夫跟你怎麼說的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弟子沒有忘記，馬上就結帳離鎮。」

岳老爺子一指厲壽伯道：「那位厲壯士要找你比劃，你是接受或拒絕都與本鎮無關，但不准你在本鎮接受挑戰！」

舒伯雄呆了，看看厲、魏二人，道：「他們是……」

笑彌勒道：「伯雄，這位是名震北方武林鬼劍厲壽伯，他要與你較量劍術！」

鬼劍厲壽伯站立起來，抱拳笑道：「卽是區區在下，舒兄你好！」

舒伯雄一聽對方竟是鬼劍厲壽伯，面

色微變，又呆望對方半晌，才開口道：「原來是厲兄，大名如雷貫耳，幸會！」

厲壽伯向他走過去，笑道：「有許多武林朋友都想知道你我二人到底誰較强，我也覺得咱們應該切磋一下，不知舒兄以爲如何？」

舒伯雄搖搖頭道：「抱歉，在下巳不接受挑戰！」

說着，走向櫃台，一面說道：「徐叔，我要走了，把帳算一下吧！」

笑彌勒應着進入櫃後，拿過算盤撥起來。

舒伯雄道：「我去房裏收拾一下。」說着，便要進入裏面客房去。

厲壽伯道：「等一下，舒兄！」

舒伯雄停住脚步，頭也不回一下，道：「我巳說得明明白白了。」

厲壽伯嘿嘿笑道：「可是，據我所知，你在二廠子的酒店裏，以及在佛光寺那天晚上，你都會接受他們的挑戰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那是被逼。」

厲壽伯道：「我不想相逼，不過舒兄若拒我於千里之外，那……」

舒伯雄嘆道：「我不是你的對手，算了吧！」

厲壽伯道：「不要客氣，我只想跟你切磋一下，別無他意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不接受！」

厲壽伯道：「你非接受不可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你要逼我動手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那太强横，我不會那樣做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那麼……」

厲壽伯道：「我會一直跟着你，直到你答應跟我切磋爲止！」

舒伯雄回頭看他，道：「厲壽伯，你本是個赫赫有名的人物，怎麼要起無賴來了？」

厲壽伯哈哈笑道：「與你比劍，乃是我厲壽伯多年的願望，這是我對高深武藝的追求，不達目的，絕不終止！」

舒伯雄想了一下，道：「好，後天日出之時，咱們在劍閣見面！」

厲壽伯抱拳道：「一言爲定！」

轉身再向岳老爺子行了一禮，就與無影人魏貴走出客棧，提起那兩包布匹，上馬而去。

舒伯雄回房收拾停當，回到櫃台結了帳，見岳老爺子已不在客棧，便向笑彌勒說道：「徐叔請代我向老爺子告辭，就說我絕不會給劍鎭帶來任何麻煩，永遠不會了！」

笑彌勒神色凝重的問道：「你眞要接受鬼劍厲壽伯的挑戰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你看我推得掉麼？」

笑彌勒嘆道：「厲壽伯是個非常可怕的對手，你要多做準備，這個人你不能輸給他，輸了對劍鎭的名望有損。」

舒伯雄苦笑道：「不對，我巳非劍鎭之人！」

笑彌勒道：「誰說的，老爺子從來就沒說過你不是劍鎭的人，他只因你鋒芒太露，會帶給本鎭許多麻煩，因此要你委屈一點，離開本鎭而已。」

舒伯雄搖搖頭，說道：「我不會再帶給本鎭任何麻煩，絕對不會了！」

他提着包袱向外走去，走到門口，駐足又道：「對了，徐叔，如果可以的話，請去通知我兒子，我希望後天能在劍閣見他一面。」

× × ×

舒龍安一路飛奔回家，大叫道：「娘！我剛才在溪邊遇見了一個奇怪的人！」

冉愛蘭正在張羅早膳，聞言臉色一變道：「你去溪邊幹麼？」

舒龍安道：「去捕魚嘛。」

冉愛蘭注目問道：「你遇見了甚麼人呢？」

舒龍安道：「一個大男人，他竟知道我叫舒龍安，您看怪不怪？」

冉愛蘭緊張起來，急問道：「他是甚麼模樣？」

舒龍安回答道：「大概有三十多歲樣子。」

冉愛蘭道：「眉毛是不是很濃？」

舒龍安道：「正是！」

冉愛蘭道：「眼睛是丹鳳眼？」

舒龍安道：「甚麼叫丹鳳眼？」

冉愛蘭道：「就跟你一樣。」

舒龍安回想了一下，點頭道：「對呀，他的眼睛跟我一樣！」

冉愛蘭更加慌張道：「他有沒有跟上來？」

舒龍安道：「沒有。」

冉愛蘭道：「他跟你說些甚麼？」

「他問我是不是劍鎭的人？」

「你怎麼回答？」

「我說以前是，現在不是了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他問我姓名，我不告訴他，他說要猜一猜，嘿！眞厲害，一猜就猜着了！」

「你承認是舒龍安？」

「沒有，我怕他是爹的仇人，要來找我們母子報仇，所以就回稱我不是舒龍安，然後趕快跑回來。」

冉愛蘭走出門側，向外張望了幾眼，不見有人過來，便回對兒子道：「安兒，你快吃飯，等下娘帶你去城裏玩一玩。」

說罷，入房去了。

舒龍安聽說要去城裏玩，自是很高興，立刻端飯吃了起來。

不一會，冉愛蘭提着兩個包袱走出，說道：「快吃，咱們要走了。」

舒龍安覺得奇怪，問道：「娘，那人是不是爹生前的仇家？」

冉愛蘭臉色沉重地道：「是！」

舒龍安接着問道：「爹是不是被他殺死的？」

冉愛蘭道：「這個……唉，你年紀還小，不懂事，不要追問好麼？」

舒龍安放下碗筷，專注的問道：「他是誰？」

冉愛蘭不善扯謊，一時答不上話，又道：「聽娘的話，你年紀還小，不要過問大人的事。」

舒龍安面露憤慨道：「娘，我一定要知道他是誰，您一定要告訴我！」

冉愛蘭只好胡扯道：「他姓吳，名無忌，是個劍客，你爹生前殺了他弟弟，他想找你爹報仇時，你爹却已過世，他便揚言要找我們母子算帳……」

她停頓了一下，纔道：「所以，我們

母子必須趕快離開此地，知道麼！」

舒龍安道：「他的弟弟一定是個大壞蛋，所以爹才殺死他，是不？」

冉愛蘭輕嘆一聲道：「安兒，娘巳經告訴過你好幾次了，殺人總是不對的，不管被殺者品行如何可惡——」

舒龍安立刻反駁道：「不對啊！娘，要是有一個壞人無惡不作，當他又要殺害人命時，旁人難道不能殺他救人麼？」

冉愛蘭臉色一沉道：「如果有那種事情發生，應該把他抓去交給官府發落，而不應該殺死他！」

舒龍安道：「要是他不肯就逮，而且又要殺死阻擾他的人時，不殺死他也不行啊！」

冉愛蘭不悅道：「安兒，你的口氣簡直跟你老子一樣，一個鼻孔出氣，存心氣死娘不成？」

舒龍安不敢再說甚麼，站起一抹嘴巴，道：「這就走麼？」

冉愛蘭道：「是的。」

舒龍安說道：「屋後那一窩小鷄怎麼辦？」

冉愛蘭道：「不要管牠，快走吧！」

她拉起兒子的手就要往外走，不料才一移動脚步，門口巳出現一個人！

這人，是潘樹城！

冉愛蘭嚇了一跳，待看清是鎭上的潘樹城，臉色便冷下來了，道：「樹城哥，你來幹麼？」

潘樹城笑嘻嘻道：「來見妳呀！」

冉愛蘭滿面不高興道：「樹城哥，我話巳說清楚，你再這樣糾纏不休，我只好告訴老爺子去了！」

潘樹城着急地道：「別生氣，妳聽我說，我對妳是一片誠意，絕對不是鬧着玩的！」

冉愛蘭冷冷道：「請回鎭上去吧！」

潘樹城搓手道：「唉唉，本來嘛，妳與伯雄師弟要是恩愛如故，我也不敢提出這個要求，可是我知道妳對伯雄師弟巳恩斷義絕，而我則是中年喪偶——」

冉愛蘭怒道：「潘樹城，請你放尊重一點，別再胡說八道了！」

潘樹城說道：「這麼說，妳對他還不死——」

冉愛蘭喝道：「住口！」

她怕兒子得悉父親尚在人間，是以喝住潘樹城，不讓他繼續說下去。

潘樹城有些老羞成怒了，道：「怪了，妳幹麼對我這麼兇？要知道我不是找不到女人，只因我看妳年紀輕輕就守活寡，實在太可憐，所以——」

冉愛蘭大怒，指着外面清叱道：「你給我滾出去！」

潘樹城冷笑一聲道：「要是不呢？」

「要是不，我便把你踢出去！」

突然，屋外有個陌生人的聲音，接腔說了這麼冷冷的一句話！

潘樹城吃了一驚，倏地轉身喝道：「甚麼人！」

「我！」

兩個人站在屋前的空地上！

一個是鬼劍厲壽伯！

一個是無影人魏貴！

說話的，是鬼劍厲壽伯，他雙手抱胸，面含笑容，又道：「一個大男人欺負弱小婦孺，似乎是一種可恥的行爲吧？」

潘樹城面色一變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

厲壽伯笑道：「我們剛從劍鎭過來，你若是劍鎭上的人，應該知道我是誰！」

潘樹城巳聽說鬼劍厲壽伯和無影人魏貴要找舒伯雄比劍之事，聞言嘿嘿一笑道：「原來是厲壽伯，你到這裏來幹麼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隨便走走，剛剛走到這兒，看見一個不要臉的男人在欺凌一個婦女，因此過來看看。」

潘樹城怒道：「你說話客氣一點，這不是你可以撒野的地方！」

厲壽伯哈哈笑道：「你的意思是：這地方只有你才能撒野？」

潘樹城眉毛一揚，悍笑一聲道：「姓厲的，你在江湖上頗有名氣，在別處也許可以逞逞强，可是你若想在此逞能，那你就大錯特錯了！」

厲壽伯笑道：「是麼？若是我想在此逞逞能，誰能制止我？」

潘樹城道：「我！」

厲壽伯仰天大笑道：「好極了，現在我想逞逞能，請你來制止我好麼？」

潘樹城走了過去，冷冷一笑道：「厲壽伯，你可知道我是誰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我只知道你大概是住在劍鎭上的人，對不對？」

潘樹城道：「我是舒伯雄的師兄！」

厲壽伯面上現出「見獵心喜」的表情，笑道：「舒伯雄的師兄多得很，只不知有沒有舒伯雄那份能耐！」

潘樹城道：「要試試麼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正想領教！」

潘樹城身上未帶武器，他見屋外牆壁下放着一條木棍，當即過去拿起，在手上掂了掂，覺得還稱手，乃轉身正對厲壽伯，說道：「你拔劍吧！」

厲壽伯笑道：「你沒帶劍來？」

潘樹城一抬木棍道：「這就是劍！」

厲壽伯又哈哈笑道：「這樣看來，你在劍術上的造詣必也不俗，只不知有沒有舒伯雄那樣快？」

潘樹城說道：「一試便知，你拔劍便是！」

厲壽伯抱胸的雙手垂了下去，含笑道：「你出招，越快越好！」

潘樹城見他不拔劍，一副輕敵的態度，不禁怒氣狂湧，大喝一聲，揮棍掃了出去。

果然不慢，木棍去勢如電，倏然掃到了厲壽伯的右腰上——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但見厲壽伯身形半轉，以左腰迎上他的木棍，但就在木棍快要擊中其腰之際，只聽「卡察！」一响，木棍頓然一斷爲二，一半掉在地上！

原來，厲壽伯轉動身形之時，劍巳出鞘五寸，而潘樹城的木棍剛好擊中那出鞘的五寸劍口，木棍就這樣一斷爲二了。

「拍！」

厲壽伯拔出的五寸的長劍再度推入鞘中，哈哈一笑道：「領教了！」

潘樹城不禁面紅耳赤，厲聲道：「再接這一招試試！」

手中半截木棍向前一遞，撞向厲壽伯的小腹丹田，用力極强！

厲壽伯身形再轉，又將劍拔出五寸長，迎上撞過來的木棍——

一聲木裂輕響，半截木棍從中一剖爲二，裂成了兩片，就如剖竹一般！

潘樹城趁機左手暴探，駢伸二指，搶點他的雙目，出招極是陰毒。

厲壽伯上身仰處，腰間驀然冲起一道銀虹，似天上閃電，一閃即沒！

次瞬間，空中爆開一片血雨！

潘樹城「哎呀」地叫了一聲，頓足縱退一丈七八，面色一片慘白，全身發抖起來。

他的左手斷了，手腕落在厲壽伯的跟前，鮮血正從手掌斷口如泉噴射出來！

冉愛蘭嚇得呆了。

厲壽伯掏出一條汗巾，拭去濺在劍上的血點，然後納劍入鞘，笑了笑道：「現在試過了，敢情不過如此，眞是浪費了我的力氣！」

潘樹城顫聲道：「姓厲的，你有種別走！」

他以右手緊握左手，阻住流血，隨即縱身疾去，向劍鎮方向奔了回去。

厲壽伯揚聲道：「我沒空在這裏等你，不過後天我會在劍閣與舒伯雄比劍，你若要報仇，可去那裏找我！」

潘樹城遠去不見了。

無影人魏貴神色凝重地道：「這樣一來，岳老爺子可能要出面了呢！」

厲壽伯笑道：「不會，依我看，經此一來，他沒臉再在劍鎮居住，很可能回去打點行裝，就此離開。」

他說完這話，回望冉愛蘭笑問道：「妳是舒伯雄的妻子？」

冉愛蘭驚懼的點點頭，道：「你……你們是誰？」

厲壽伯含笑道：「別怕，我不會欺負婦孺，尤其妳是舒伯雄的妻子，我對妳只有尊敬。」

冉愛蘭臉上仍掛着驚疑，再問道：「你是誰？到此何爲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我叫厲壽伯，這位是我的朋友魏貴，我們剛從劍鎮那邊過來，無意間走到這裏，剛好看見那無賴對妳糾纏不休，因此出手管一管，倒叫嫂夫人受驚了。」

說畢，拱手一揖。

冉愛蘭見他態度客氣，這才稍稍放心，襝衽一福道：「多蒙壯士援手，妾身感激不盡。」

厲壽伯道：「嫂夫人不必客氣，剛才在下在劍鎮時，曾見到——」

冉愛蘭急道：「厲壯士別說了！」

厲壽伯一怔道：「怎麼呢？」

冉愛蘭向他使了個眼色，然後輕嘆道：「拙夫亡巳多年，妾身現在無所奢求，只希望把這個兒子養大，教他把書唸好於願足矣！」

厲壽伯起初有些摸不着頭腦，後來才省悟她不欲讓兒子知道他父親還活着，不覺啞然道：「嫂夫人，妳這樣做對麼？」

冉愛蘭點點頭，表情很堅定。

厲壽伯見她手上提着包袱，問道：「要走？」

冉愛蘭又點點頭。

厲壽伯道：「何處去？」

冉愛蘭道：「帶小兒去城裏走走。」

厲壽伯知她在躲避舒伯雄，不禁搖搖頭道：「不對！不對！嫂夫人妳聽我說，不管他行爲如何——」

冉愛蘭截口道：「厲壯士請勿多言，要是沒有甚麼事，妾身這就要走了！」

厲壽伯沉吟半晌，道：「在下護送你們母子去如何？」

冉愛蘭道：「謝謝，不必了。」

厲壽伯舉目望望屋內，問道：「這地方只有你們母子兩人住着？」

冉愛蘭道：「是的。」

厲壽伯說道：「妳走了後，由誰來看家？」

冉愛蘭道：「不用人看家，此地向無宵小，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。」

厲壽伯笑道：「妳走了後，在下二人可否在妳屋裏歇一歇？」

冉愛蘭問道：「多久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最長半日便走。」

冉愛蘭想了想，點頭道：「好的，二位如尚未進食，厨下還有一些食物，妾身不能招待兩位，十分失禮。」

厲壽伯躬身一禮道：「那裏，在下二人巳在鎮上用過膳，只想在此歇歇，待會便走。」

冉愛蘭道：「二位請方便，妾身要走了。」

她一手牽着兒子舒龍安，一手拎着包袱，低首走出茅屋，往東而去。

厲壽伯目送她和其子走遠之後，以難以置信的神情道：「這女人眞奇怪，她丈夫沒有死，爲甚麼要騙她兒子說巳死了？舒伯雄並不是爲非作歹的人，她既然嫁給了他，現在爲甚麼又要躲避他？」

魏貴笑道：「很簡單，她對丈夫有誤會，認爲舒伯雄是個好勇鬥狠的殺手，不希望兒子步其父之後塵。」

厲壽伯太息道：「難怪舒伯雄不想再接受人家的挑戰，他的妻子對他都有這麼深的成見，也够他沮喪了。」

魏貴道：「她住的這間茅屋，距劍鎮近在咫尺，爲甚麼舒伯雄會找不到她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他是昨天才回到劍鎮的，岳老爺子又限他在今日辰牌時分離開，倉卒之間，才找不到這地方，也許等下就會找到此處。」

魏貴說道：「那你正好可在此與他交手。」

厲壽伯道：「不，他說後天在劍閣比劃，現在不必逼他動手。」

魏貴道：「他爲了尋找妻兒，只怕沒心情跟你比劃呢。」

厲壽伯道：「他既然定下時間和地點，就一定不會爽約，怕只怕他因心情不好，影响了他的技藝。」

魏貴道：「這對你豈非有利？」

厲壽伯正色道：「不，如果他不能發揮其原有的劍術造詣，那我勝了他又有甚麼意義！」

他目光一閃，忽然一拍手道：「有了，我有辦法提高舒伯雄的情緒！」

魏貴道：「你想怎樣？」

厲壽伯笑道：「舒伯雄如知其妻兒的下落，你想他會怎樣？」

魏貴道：「當然很高興。」

厲壽伯道：「對，所以我就讓他高興高興，這樣他在跟我比劃時，才能打出水準，而在那種情況之下，我勝了他才有意思！」

魏貴道：「你確有獲勝的把握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有！」

魏貴道：「那麼，咱們就必須暗中跟踪她了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對，咱們跟上去！」

家破人離　妻兒生死成謎

厲、魏二人離開茅屋不到一刻時，江湖第一快劍巳乘騎來到茅屋門口。

他急急下馬，興奮的奔入茅屋內，大叫道：「愛蘭！愛蘭！」

他巳知妻兒居住在這茅屋中？

不，這只是他的判斷，今早他在溪邊遇見舒龍安，雖然舒龍安未予承認，但他越想越相信那孩子是自己的兒子，因此現在找到了這間茅屋，他就斷定這必是妻兒所居住之處了。

等到進入屋中，一看各種傢具及物品，更使他確定無疑，因爲他還認得那些東西，都是他當年離開劍鎮之前所有的。

「愛蘭！愛蘭！安兒！安兒！你們在那裏？」

他推開兩間睡房，一看房中無人，便一直跑入後面灶房，發現一切並無異狀，爐灶且有餘溫，乃推開厨房後門，跑到屋後，舉目四望，大聲喊叫道：「愛蘭，安兒！你們躲在那裏？」

沒有！

沒有愛妻愛子的踪影，也聽不到他們的回答！

他知道妻子不願與自己見面，但是他不相信她會這麼絕情，自己既然巳回到家了，好歹也得出來與自己見一見，何況自己與她並未離異，自己在離開劍鎮之前，與她還是一對恩愛夫妻呢！

「愛蘭！愛蘭！妳出來吧！不要躲着了，即使妳不願與我重聚，也請出來和我見一見面啊！」

他在屋前屋後奔跑搜索，一邊找一邊呼叫，其聲响澈滿山遍野。

然而，尋遍了附近所有可能藏身之處，他失望了，迷茫了，仰望藍天白雲，眼淚幾乎要掉下來，而喃喃自語道：「不，愛蘭，妳不能這種對待我，我離開妳是逼不得巳的，我絕對不是個殺手，妳爲甚麼要躲避我？妳沒有理由躲避我啊！」

離家七載，在江湖上流浪了無數個寂寞的日子，他都能默默的忍受，主要原因是他精神上還有個寄託，這個寄託就是自己有個家庭，有個愛妻，還有個兒子，每當他感到寂寞時，只要想想妻兒，他就會覺得好過一些。

可是現在，這個唯一能帶給他溫暖的家竟然起了變化，竟然瀕臨破滅。

這是爲甚麼？

難道說自己是個作惡多端的人，巳爲天下人所唾棄了？

「不，我沒有！愛蘭，別人不相信我猶有可說，妳却不能對我有此誤會，妳應該是最了解我的人啊！」

懷着一顆破碎的心，他回到茅屋中，感到像患了一場大病，全身虛弱無力，精神也似要崩潰了。

「愛蘭！愛蘭！」

忽然，屋外有人在叫喚。

是個男人的聲音！

舒伯雄突然心頭一動，暗忖道：「他是誰？對了，莫非她巳有了別的男人，因此變心了？」

他從椅子裏站了起來。

心中湧起一股無名怒火，也湧起一股殺機！

「愛蘭，我是徐叔，妳在家麼？」

原來是笑彌勒！

笑彌勒一邊叫着，一邊走了進來。

當他一眼瞥見舒伯雄時，不禁神色一呆，道：「哦，你找到了？」

舒伯雄問道：「徐叔，你到這裏來幹麼？」

笑彌勒微詫道：「你不是要我來通知你兒子，你說後天在劍閣與厲壽伯決鬥時，希望見到他麼？」

舒伯雄「哦」了一聲，點點頭道：「是的，對不起，我忘了。」

笑彌勒四下張望一眼道：「他們母子呢？」

舒伯雄嗒然若喪地道：「走了！」

笑彌勒驚訝道：「走了？」

舒伯雄苦笑道：「他們不在屋內，也不在附近，想是不願見我，匆匆走了！」

笑彌勒有點困惑，問道：「你都找過了？」

舒伯雄點頭道：「是的，我叫喚他們的聲音，一里外都可以聽得到！」

笑彌勒道：「這麼說……」

舒伯雄長嘆一聲道：「徐叔，你說這是爲甚麼？她是不是有了別的男人？」

笑彌勒搖頭道：「不要瞎猜，她是個很守婦道的女人，據我所知，你不在的時候，她幾乎不與任何一個男人說話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可是，七年前，我離家的時候，她對我還很好，她還對我說：『伯雄，不要難過，別人不了解你，我最了解你，不論怎樣，我都是你的妻子，我會等着你回來的。』——現在我回來了，她却不願見我，這是爲甚麼？」

笑彌勒也不禁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也許，這七年之中，她聽到了不少有關你的謠言，因此對你有了誤會……」

舒伯雄道：「她在遷來此處之前，可曾離開過劍鎮？」

笑彌勒搖頭道：「沒有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那麼，她所聽到的謠言，會是誰告訴她的呢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伯雄，你不必追究此事，即使有人對你說了一些不實的話，那也是無心的，因爲你在江湖上的名氣太大了，自然而然，你成了別人茶餘飯後談話的對象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他們怎麼說我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主要還是說你是個殺手，只知道匹夫之勇……」

舒伯雄道：「徐叔你以爲我是麼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我一人不相信，又有甚麼用！」

舒伯雄一字一咬牙道：「在我離家的七年中，從未主動與人動手，我一直在躲

避，到了躲避不了和被逼得沒辦法的時候，才起而應戰，如果說我有過錯，那麼我的過錯是不願被人殺死！」

笑彌勒道：「由於你不願被人殺死，所以你每戰都勝了，因此你的名氣更大，而到了婦孺皆知的地步。」

他輕嘆一聲，又道：「到了這個時候，有關你的事情，不免就繪聲繪色，終至以訛傳訛，這也就是成名之累了，你該懂的。」

舒伯雄坐了下去，痛苦的抱着頭，抓着頭髮，說道：「我該怎麼辦？我該怎麼辦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別急，慢慢想辦法，現在你必須放開心胸，準備後天與鬼劍厲壽伯一決勝負。」

舒伯雄惱怒已極，道：「徐叔，剛才老爺子怎麼與厲壽伯說的？」

笑彌勒道：「他勸厲壽伯打消向你挑戰的念頭，但是厲壽伯說出的一番道理，使他沒有理由反駁。」

「厲壽伯怎麼說？」

「他說他與你毫無過節，其所以要向你挑戰，完全是對武藝的一種追求與崇拜而已。」

「哼，他只不過想擊敗我，成為武林第一劍客罷了！」

「這當然也是他的目的之一，你是『江湖第一快劍』，他若能擊敗你，就可取你的地位而代之了。」

「唉，這個人目前的想法，就跟我十多年前的想法一樣……」

「是的，武林之中，像這樣的人多得很，他們拚命的追求名位，一直到死亡為止。」

「而我，我的遭遇却比任何人不幸，先是不見容於劍鎮，現在連妻子都棄我而去！」

「這是因為你是『江湖第一快劍』之故，成就愈高，名氣愈大，所付出的代價也就最多。」

「徐叔，老爺子同意厲壽伯向我挑戰麼？」

「最後，他見厲壽伯執意要向你挑戰，就說這是你的事，要他直接找你談，不過不准在劍鎮進行。」

「你認為我該接受他的挑戰？」

「現在不是該不該的問題，而是你已無法拒絕。」

「對了，徐叔，事情就是這樣，每次我總是被逼得不能不應戰，你說這是我的錯麼？」

「唉……」

「厲壽伯是個很可怕的對手，如果我擊敗了他，其後果是我的名氣更加响亮，大家對我的議論也就更多，而我也就永遠要被人誤解了！」

「是的，這很不幸，不過厲壽伯不同於其他人，如果你不接受挑戰，或者如果你敗在他的劍下，這對劍鎮的聲譽……」

「徐叔，這是你個人的看法？」

「我想有不少人都有這種看法。」

「好了，這豈非太可笑？過去由於我的名氣大，經常有人找我挑戰，劍鎮上的人就認為我會給劍鎮帶來麻煩，因此將我逐出劍鎮，現在你們又認為我不能拒絕厲壽伯的挑戰，更不能敗給了他，這是甚麼道理呢？」

「這……」

笑彌勒無言以對，他抓了抓頭，苦笑道：「也許，當初老爺子將你逐出劍鎮是個錯誤，不過你必須原諒他，因為他不希望劍鎮變成一處刀光劍影的地方。」

舒伯雄悲憤地道：「可是到了今天，我仍然得不到支持，我再度被逐出劍鎮，而且沒有人肯幫助我與妻兒團聚！」

笑彌勒道：「沒有麼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沒有！」

笑彌勒道：「老爺子絕無存心拆散你們夫婦的道理吧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可是，昨天我回到鎮上時，如果他立刻告訴我他們母子住在這裏，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。」

笑彌勒聳聳肩道：「不要怪老爺子，現在我問你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

舒伯雄說道：「我在此等他們母子回來。」

笑彌勒道：「後天之約呢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會去。」

笑彌勒道：「那麼，我回鎮上去，請老爺子派人找尋他們母子，你安心在此等待吧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不，不要再去煩他老人家了，我自己會去找尋。」

笑彌勒道：「他們母子離此他去，行踪不明，我總得稟告老爺子。」

舒伯雄默然。

笑彌勒道：「你需要甚麼東西麼？」

舒伯雄搖搖頭。

笑彌勒道：「那麼，我回鎮上去了——但容我再說一句：你必須重視後天的比劍，你既然已走到這地步，就必須硬着頭皮接受厲壽伯的挑戰，並且我認為你可以敗給任何人，却絕對不能敗給厲壽伯！」

舒伯雄低頭不語。

笑彌勒走了出去。

但走出茅屋幾步，忽又轉回屋內，一張臉變成了鐵青色，憤怒地道：「伯雄，你殺了他們母子？」

舒伯雄嚇了一跳，抬頭愕然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

笑彌勒怒聲道：「你是不是殺了他們母子？」

舒伯雄跳了起來，震駭欲絕道：「這話從何說起！你看到了甚麼！」

笑彌勒一指屋外說道：「外面有一灘血！」

舒伯雄拔步衝了出去，目光一掃屋外的空地上，果然發現地上有一灘鮮血，不禁驚得呆住了。

剛才，他找到此處時，由於急着入屋與愛妻和愛子見面，沒有注意其他，以致未發現地上的血，這時一見之下，心中的震驚，幾乎使他驚昏過去，因為他的想法與笑彌勒一樣，認為這必然是愛妻愛子的血！

是誰殺了他們母子？

對了，必是雷氏五虎的老么雷如霆下的毒手！

我殺了他兩個哥哥雷如鳴和雷如鈞，所以他也殺了我的妻兒洩恨，天啊！

他全身發抖，面色慘白，不禁悲呼道：「愛蘭！安兒！你們死得好慘！這是我害了你們……這是我造的孽……」



他一下跌坐地上，抱頭痛哭起來。

笑彌勒看到這種情形，心知自己誤會了，但是他絕未想到地上的血是潘樹城留下的，而認為必是冉愛蘭和舒龍安被人殺害了，他覺得這是慘絕人寰的悲劇，雙眉為之皺成了一團，長嘆一聲道：「我明白了，必是你的仇家跟踪你回到劍鎮，他自知非你之敵，因此殺了他們母子！」

他舉目四望，又道：「但他們母子的屍體呢？」

舒伯雄大哭道：「這是我惹的禍！這是我惹來的禍！我該死，我對不起他們母子！」

說着，拔劍便要抹脖子！

笑彌勒眼明手快，大喝一聲「且慢！」，飛脚踢出，正中劍身，將長劍踢出老遠，沉聲道：「別忙，他們母子說不定沒有死！」

舒伯雄情緒激動萬分，淚流滿面，顫聲道：「是那個雷如霆！一定是那個雷如霆！」

笑彌勒怔道：「雷氏五虎的老么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不錯，一定是他！」

他霍地跳起，神情凜烈已極，道：「徐叔，後天之約替我改期，我去找他！」

他跑去檢回長劍，跳上自己的坐騎，縱馬便走，絕塵而去了。

× × ×

鄂西大峽口，是一處小地方，但是這個小地方却很有名，因為這地方有一座「五虎莊」。

「五虎莊」便是「雷氏五虎」的家，他們五兄弟各有一身絕藝，在江湖上有很大的名氣，因此提起「五虎莊」，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。

老大雷如鳴和老四雷如鈞死在舒伯雄劍下的噩耗尚未傳到「五虎莊」來，因此這一天「五虎莊」還很平靜，老二雷如嘯和老三雷如吟正在莊中督導子弟練武……

忽然，一個青年氣急敗壞的奔入練武塲，大叫道：「爹！爹！有個人闖進我們莊中來了！」

雷如嘯面色微變，連忙問道：「甚麼人？」

青年好像受到很大的驚嚇，聲音都走調了，結結巴巴地道：「不知道，那……那傢伙好厲害，一出手就……就打倒了我們兩個人！」

雷如嘯怒道：「你怎麼了，嚇成這個樣子麼？」

原來，青年是他的兒子雷小虎，他聽了父親的喝斥，才竭力鎮靜下來，道：「爹，那人眞的很厲害，劉總管才一出手，就被對方摔出老遠呢！」

老三雷如吟走了過來，問道：「那人多大年紀，因何闖入本莊？」

雷小虎道：「那傢伙三十多歲，手上拿着一口長劍，說要見五叔，劉總管因稱五叔不在，他就要闖莊，劉總管命姚、蘇二師兄阻攔，誰知一個照面就被那傢伙以重手法打倒在地……」

雷如嘯冷哼一聲道：「如吟，我們出去看看——」

一言未了，面上突現冷笑！

因為，他已看見那人正向練武塲走了過來！

來者，正是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。

他從大劍溪兼程疾趕，一天一夜沒歇息，今天趕到了五虎莊，滿身風塵，雙目發赤，令人一見就知他是懷着滿腔怒火！

雷如嘯看了三弟雷如吟一眼，目詢他是否認識來人，看見他微微搖頭，便舉步向舒伯雄迎上去，抱拳道：「這位朋友貴姓大名，硬闖敝莊有何指教？」

舒伯雄刹住了脚步，寒着臉問道：「雷如霆還沒回莊？」

雷如嘯道：「你說的是我們老么麼？他有事前往蜀東，可能過幾天才會返莊，朋友可否先亮個萬兒？並請說明找他的原因好麼？」

舒伯雄冷冷道：「在下舒伯雄！」

雷如嘯和雷如吟聽了大吃一驚，同時失聲道：「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？」

舒伯雄點頭道：「不錯！」

雷氏昆仲呆住了。

他們想不通老么為何會惹上了這個可怕的人物，但從舒伯雄憤怒的表情上看，他們知道情況必定非常嚴重，雷如嘯暗暗抽了口冷氣，才又抱拳道：「原來是舒大俠，不知舍弟怎樣得罪了舒大俠，竟使舒大俠如此大動肝火？」

舒伯雄到了此時，已知雷如霆確實尚未回莊，因為他若已回莊，雷如嘯和雷如吟一知大哥和四弟慘死，必然不會對自己如此客氣，當下冷笑一聲道：「也罷，我先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，你們雷氏五虎的老大和老四已死在我劍下！」

此語一出，雷如嘯兄弟面色遽變，以

難以置信的驚駭眼光瞪視着他，不約而同的吐出顫慄的聲音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殺了你們老大雷如鳴和老四雷如鈞！」

雷如嘯的面部起了扭曲，目中幾乎要冒出火來，暴聲道：「舒伯雄，你不是在開玩笑吧！」

舒伯雄冷冷道：「不是，事情的起因是你們老大的兒子雷小龍找我挑戰，我不理他，他却拔劍向我攻擊，我只好砍斷了他一隻手，後來你們老大、老四和老五找我算帳，他們非要殺死我不可，我只好殺了他們兩人！」

說到這裏，面色一沉，又道：「而你們老么不敢與我動手，却去殺害我的妻子和兒子，今天我來取他的老命！」

雷如吟厲聲道：「舒伯雄，你說的這些，都是眞的麼？」

舒伯雄點頭道：「不錯！」

雷如吟大喝道：「好小子，你欺人太甚！」

轉對在場的門下道：「取我刀來！」

他的門下很快就將一口九環金刀捧到，他接過九環金刀，很激動的向雷如嘯道：「二哥，你說呢？」

雷如嘯滿面殺氣，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沒的說，咱們拚了！」

他也從門下接過了一支長戟，準備幹了。

舒伯雄冷冷一笑道：「寃有頭，債有主，今天我來貴莊，只要雷如霆的命，你們若要與我動手——」

「少廢話！」

雷如吟大吼一聲，欺步上前，九環金刀猛力一掄，如電橫掃而出，攻向舒伯雄的腰部！

舒伯雄正欲拔劍之際，忽聞身後有人大叫道：「五叔回來了！五叔回來了！」

五叔，即是老么雷如霆。

舒伯雄一聽此言，便往後縱退數尺，冷笑道：「正主兒到了，還是先讓他上場吧！」

雷如吟舉目一望，看見老么雷如霆駕着一輛馬車一直向練武場開過來，便未繼續出手，他也覺得應該先和老么見面問個明白，才好動手。

雷如霆駕車直衝入練武場，在大家面前停住，他一見舒伯雄在場，登時怒氣狂湧，大吼道：「舒伯雄，你來得正好，今天咱們在此拚個死活！」

一跳下車，拔劍便要撲上去。

雷如嘯喝道：「五弟且住！」

雷如霆叫道：「二哥，這小子殺了我們大哥和四哥，你說這個仇該不該報？」

雷如嘯沉容道：「你先說說是怎麼回事！」

雷如霆悲憤地道：「小龍年輕氣盛，在酒館裏遇上這小子，就要向這小子挑戰，這小子全不念小龍年輕不懂事，竟然斷了小龍一隻手掌，我和大哥四哥便去找他理論，這小子自恃藝高，盛氣凌人，我們大哥和四哥忍無可忍，就和他打了起來，結果……結果……」

說到此，眼淚奪眶而出。

雷如嘯看了馬車一眼，問道：「車內是大哥和四哥的遺體？」

雷如霆道：「是的！」

雷如嘯道：「小龍呢？」

雷如霆道：「見他娘去了。」

雷如嘯道：「老么，舒伯雄說你殺了他的妻兒，有這回事麼？」

雷如霆一怔道：「我……殺了他的妻兒？這話從何說起？」

雷如嘯一指舒伯雄道：「他是這麼說的！」

雷如霆對舒伯雄怒喝道：「小子，你殺了我大哥和四哥，現在又來含血噴人，我跟你拚了！」

說着，又要撲上去。

雷如嘯道：「慢着，說清楚再來！」

他推開了老么雷如霆，向舒伯雄沉容一笑道：「舒伯雄，你也說清楚一點——你親眼看見我們老么殺死了你的妻兒？」

舒伯雄咬牙切齒道：「我要是看見了，還會讓他活着回到此處？」

雷如嘯道：「你未親眼目覩，憑甚麼斷定是我們老么下的手？」

舒伯雄怒吼道：「除他之外，沒有別人！」

雷如嘯回對雷如霆道：「五弟，你若殺了他妻兒，只管說出來，不必隱瞞！」

雷如霆道：「二哥，我眞的沒有殺死他的妻兒，我連他妻兒長的甚麼模樣都不知道呢！」

雷如嘯道：「他殺了我們大哥和四弟，你如殺死他妻兒，也是應該的。」

雷如霆神情激憤地道：「不錯，我若知他妻兒在何處，說不定我會以牙還牙，可是我眞的沒有呀！」

雷如嘯回望舒伯雄，以冷峻的口氣道：「舒伯雄，你能舉出證據來麼？」

舒伯雄冷笑道：「我曾經得罪過不少人，可是那都是他們向我挑戰遭到敗績，我不相信他們之中會有人懷恨到要殺死我的妻兒。只有你們老么，由於你們老大和老四死在我劍下，他恨火難消，便去殺害我妻兒！」

雷如嘯道：「這就是證據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不錯！」

雷如嘯面上抽搐了幾下，以無比憤怒的口氣遠：「舒伯雄，我聽說你雖是個武夫，可是一向還肯講道理，現在你沒有證據，只憑自己的武斷，竟要誣陷我五弟，你眞的以爲我們雷氏兄弟好欺負麼？」

舒伯雄的確是個肯講道理的人，他開始覺得自己可能弄錯了，但此時此地，他已騎虎難下，故仍強硬地道：「我從不欺負人，我只要爲妻兒報仇！」

雷如嘯道：「我們雷氏兄弟雖然技不如人，可是我們從不作卑鄙下流之事，這是江湖朋友皆知的事情，你不妨去尋找證據，一旦證明你妻兒是我們老么殺的，再來報仇還來得及！」

舒伯雄聽他說得句句有道理，原來的滿腔怒火消失了，便道：「好，既然他不承認，我就去找出證據來！」

說罷，轉身欲行。

雷如嘯冷然道：「且慢，我話還沒說完呢！」

舒伯雄回過身子，等他說下去。

雷如嘯道：「你妻兒遇害之事，我們等你找出證據再來解決，但是你殺死我大

哥和四弟之事，現在就可以來解決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殺死他們，是因爲他們要殺死我，我爲了自衞保命而殺死他們，你說這檔事該怎麼解決呢？」

雷如嘯道：「論理，雙方搏鬥必有一敗，我大哥和四弟死在你劍下，那是技不如人，怨不得誰，但是我們身爲他的兄弟，對此却不能緘默，因此不論誰是誰非，今天我們要爲已死的兄弟報仇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這是應該的，但你沒有考慮到後果？」

雷如嘯凜然道：「死而無怨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你一定聽說過我殺了不少人，那都是因爲對方逼得我沒有了退路，我才被迫出手的，今天你們如與我動手，我可能還會殺人，因爲我不願被人殺死——你了解我的意思麼？」

雷如嘯說道：「了解，你出手不用客氣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一定要打？」

雷如嘯道：「一定要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好，請出招便了。」

雷如嘯一頓手中長戟，神情嚴肅地道：「如吟，如霆！」

雷如吟和雷如霆一躬身道：「二哥請吩咐！」

雷如嘯仰望天空，目中含淚，道：「我們五兄弟在江湖上雖然小有名氣，但絕對不是甚麼出類拔萃的高人，這一點你們想來也明白……」

兩兄弟表情凝重的聽着，沒有開口。

雷如嘯接着道：「勝敗既是兵家常事，死亡也是武林人經常面臨的途徑，大哥和四弟之死，便是這種情形，怨不得別人，但是手足情深，我身爲老二，却不能不爲大哥和四弟報仇……」

雷如吟激動地道：「二哥！」

雷如嘯擺手阻止他說下去，沉聲道：「我的意思是：報仇是應該的，但不必意氣用事，我們五兄弟不能都爲此而死，總得留下兩人來支撑這個家，所以我若戰死，你們不得再動手！」

雷如吟說道：「二哥，咱們聯手幹掉他！」

雷如嘯嚴厲地說道：「不成，此事由我一人來解決，你們若不聽話，我死不瞑目！」

雷如吟傷心的掉下眼淚，道：「二哥，人爭一口氣，佛爭一爐香，萬一二哥有不測，我們偸生在世又有甚麼意思？」

雷如嘯厲聲道：「錯了！我剛才已說得明明白白，勝敗乃兵家常事，死亡也是武林人經常要走的路，江湖上天天都有人殺人，天天都有人被殺，別人可以被殺，我們爲甚麼不能？」

雷如吟低頭不語。

雷如嘯一字一字道：「我話已交代明白，你們若果不聽，就不是我們雷家的子孫！」

說完這話，他一抬長戟，面對舒伯雄，準備衝刺，喝道：「舒伯雄，接招！」

話聲未了，飄身直進，長戟猛吐，全力刺出！

舒伯雄閃身錯開一步，長劍一聲龍吟，脫鞘而出，點向對方手腕。

他以拔劍快速聞名於世，但這一次他拔劍並不快，因爲他殺人的勇氣沒有了。

他只是打算將對方制服，然後立刻走路。

但雷如嘯的心情却完全不一樣，他悲痛大哥和四弟之死，已決心拚老命殺死舒伯雄，至少要與舒伯雄同歸於盡，故出手毫不留情，一招走空，立時變招再攻，長戟一舞，突以柄端撞向舒伯雄胸口！

舒伯雄見他只攻不守，一副奮不顧身豁出老命的氣勢，心中暗暗叫苦。

因爲，碰上這樣「視死如歸」的對手，他想制服對方的機會就不多，而殺死對方的機會却很大。

令他苦惱的即在此，他不想殺死對方，他已殺死了對方的兩個兄弟，雖說那錯不在己，但自己說甚麼也不能再殺人了。

就在他心存猶豫之間，雷如嘯又連續攻出了七八招，由於他只攻不守，打着與舒伯雄同歸於盡的決心，是以攻勢凌厲，銳不可當，舒伯雄被迫得步步後退，一時竟不知如何應付。

雷如嘯得勢不饒人，長戟刺、挑、掃、劈，絕招綿綿而出，他的功力異常深厚，再加上心懷憤恨，故每一出手均挾着雷霆萬鈞之力，又攻得舒伯雄大感招架困難，險象環生……

打了幾十招後，舒伯雄由於用劍招架封擋的關係，一條右臂已被震得有些痲痺了，他覺得再這樣下去，自己可能會死在對方的長戟之下，但是他却找不到可以制服對方而又能自保的機會，他可能輕易的使對方受傷，但由於對方奮不顧身的打法，即使殺傷了對方，自己也難免爲對方的長戟所擊中，這是他所不願意的事，他自覺沒有理由把命賠在這裏。

怎麼辦呢？

唯一的辦法就是使出絕招，一劍殺死對方！

可是，他實在不想殺死對方，他已殺了對方兩個兄弟，再將對方殺死，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過去的。

正猶豫間，雷如嘯突然口發一聲焦雷般的暴吼，長戟勢如狂風暴雨，似乎打定主意要將舒伯雄立斃戟下了！

舒伯雄奮力舉劍封擋。

驀然一聲金鐵交鳴，舒伯雄的長劍竟被雷如嘯的長戟震得飛上空中！

雷如嘯雙目發赤，厲叱道：「小子納命來！」

一戟如石破天驚，猛砸而下！

但長戟砸下時，却發現舒伯雄已不在眼前，竟在一瞬間消失無踪了！

雷如嘯方自一怔，突覺一隻手掌抓中了自己的肩井穴，旋聞舒伯雄在身後道：「雷老二，夠了吧？」

如是一般較技，至此雷如嘯已不得不承認敗北，但這却不是一般較技，而是生死之鬥，雷如嘯當然不肯就此罷手，只見他怒吼一聲，手中長戟猛然倒撞而出，決心與舒伯雄來個兩敗俱傷！

舒伯雄本可乘抓中他肩井穴時，運出內家眞力使他受傷，使他無力再戰，但他却希望能「圓滿」收場，故未這樣做，但不料雷如嘯却不領情，待發覺雷如嘯拖戟倒撞過來，欲待閃避已然太遲了。

百忙中，他奮力一扭腰幹，同時抓住

對方肩井穴的手掌奮力扣下！

「砰！」

「哼！」

舒伯雄沒有完全閃開，被長戟的柄端撞中了左邊腰部，撞得他險些摔倒地上。

而雷如嘯在他五指奮力一扣之下，頓時全身力氣盡失，當場跌坐了下去。

雷如吟和雷如霆一見此情，都忘了雷如嘯的嚴囑，兄弟倆大喝一聲，一齊飛撲而上——

「住手！」

忽然，遠處傳來了一聲喝叱，這一聲喝叱有如獅子吼，震得在場之人耳鼓嗡嗡作響！

衆人一齊擺頭循聲望去，但見兩個人似鷹隼般飛入練武場，其中一個身法之輕靈快速，世所罕見。

有人在叫道：「是劍鎭的岳老爺子來了？」

不錯，來者是岳老爺子！

另一人是笑彌勒。

舒伯雄一見岳老爺子趕到，便鬆手放開雷如嘯，頓足躍退。

雷如嘯却乘他鬆手之際，就地猛然一掄長戟，反手掃了出去。

舒伯雄跳起避過。

雷如嘯起身趕上一步，長戟再舉，以力劈華山之式，使盡全力劈下去。

岳老爺子叫道：「雷大俠請住手！」

雷如嘯第二招仍未劈中舒伯雄，他想乘舒伯雄赤手空拳之時，痛下殺手，但聽了岳老爺子的喝止，已不好意思再出手，乃收戟而立，向岳老爺子微一躬身道：「岳老仙駕光臨敝莊，不知有何教誨？」

岳老爺子見場上並無傷亡，面有欣色，拱手答道：「不敢，老夫是專程來爲你們化解的，不知雷大俠意下如何？」

雷如嘯冷笑道：「家兄及舍弟慘死在他劍下，岳老有何善策還我公道？」

岳老爺子沒有立刻回答他的話，轉對舒伯雄說道：「伯雄，你太孟浪了，只看到一灘血，就認定是雷氏昆仲殺了你妻兒麼？」

舒伯雄恭聲道：「弟子已發現錯誤，這一架不是爲妻兒的遇害而打的，而是他雷如嘯要爲其兄弟報仇而打的。」

岳老爺子說道：「在你妻子那裏所發現的血，已有了答案，那血是潘樹城所流的。」

舒伯雄一呆道：「是潘師兄的血？那是怎麼回事？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那天，笑彌勒回鎭告訴老夫所見情形時，接着有人來向老夫報告，說潘樹城被人砍斷了一隻手，已與其子匆匆離鎭他去……」

舒伯雄面色變得難看，道：「潘師兄去拙荊所住的茅舍幹麼？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有人告訴老夫，說潘樹城對你妻子有意，希望娶她爲妻——」

舒伯雄心中大怒，冷笑道：「我還沒死，也沒與拙荊離異，他怎麼會想娶拙荊爲妻呢？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潘樹城的妻子於前年病亡，他中年喪偶，難免寂寞，可能他認爲你妻子對你已恩斷義絕，因此動此非份之想。」

舒伯雄目中迸射出憤怒的光芒，問道：「拙荊對此又如何呢？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你妻子是個很守婦道的女人，她當然不會答應他的要求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那麼，他是怎麼被砍斷一隻手的？拙荊可是不諳武事呀？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他是怎麼被人砍斷一隻手，老夫尚未查出，但據老夫推測，必是潘樹城在向你妻子糾纏之際，剛好有人從那裏經過，那人看見潘樹城對你妻子無禮，因此與潘樹城動上了手，後來潘樹城不敵，被那人砍斷一隻手，此所以潘樹城無顏再在鎭上居住，匆匆打點行裝，帶着兒子走了。」

話聲一頓，繼道：「笑彌勒說你要來五虎莊，老夫恐你鑄下大錯，故立刻與他趕來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那麼，拙荊與小兒龍安呢？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不知道，老夫與笑彌勒離鎭之前，已下令鎭上弟子分頭去尋找，大概回鎭之時，就會有消息的。」

舒伯雄冷冷一笑，道：「我知道了，那人絕不是路過該處的，而是與拙荊早有了——」

岳老爺子臉色一沉道：「你住口！」

舒伯雄心火熊熊，一哼道：「若非如此，他們母子怎麼不見了呢？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你妻子絕不是那種女子，在眞相未明之前，不准你胡說！」

舒伯雄忽然感到索然無趣，感到心灰意冷，說道：「算了，此事不必再提了，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來時各自飛，但是舒龍安是我的親生骨肉，我一定要找他回來！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你妻子絕對沒有別的男人，絕對沒有！」

舒伯雄苦笑道：「七年之前，我離開劍鎭的時候，她對我情濃如蜜，七年之後，我回來了，她却不願與我見面，這裏面難道沒有原因麼？」

岳老爺子沉聲道：「你錯了，她不願見你，是因爲她對你有了誤會，絕不是變心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老爺子，我們談談別的吧？」

岳老爺子凝視他好一會，才轉對雷如嘯說道：「雷大俠，關於令兄及令弟之死，老夫尚不大清楚，到底其錯在誰？」

雷如嘯冷冷道：「不論其錯在誰，我大哥和四弟已死亡却是事實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舒伯雄雖是劍鎭門下，但老夫並不袒護他，如確是他的錯，老夫會命令他還給雷大俠一個公道的。」

雷如嘯道：「如果他沒有錯呢？」

岳老爺子說道：「那麼，老夫希望雙方到此爲止，再戰下去只會造成更多的傷亡。」

雷如嘯默然！

岳老爺子道：「我輩身爲武林人，猶如沙場爭戰之士，不是殺人便是被人所殺，這是不可避免之事，要是看不開，繼續作無休止的仇殺，除了帶給雙方更大的痛苦之外，會有甚麼呢？」

雷如嘯長嘆一聲道：「岳老爺子所言甚是，只是兄弟慘死，我們豈能緘默？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老夫命他向賢昆仲跪下賠罪如何？」

雷如嘯沉默良久，搖搖頭道：「不必，岳老把他帶走便了，但總有一天，雷某人仍要向他討教，不是他死便是我亡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這樣也好，雷大俠肯看老夫薄面放過今天，老夫十分感謝。」

語畢，拱手一揖。

這一揖，是非同小可的一揖，因爲他岳老爺子是劍鎭的掌門人，由於劍鎭是武林人心目中的武林聖地，他岳老爺子地位之崇高，在武林是無出其右的，放眼天下無人有資格受他一拜，因此他這一揖，可說給了雷如嘯很大的面子。

雷如嘯眼淚奪眶而出，還了一禮。

岳老爺子回對舒伯雄說道：「把劍檢起來，跟老夫走！」

一場干戈，就此暫時結束。

岳老爺子、笑彌勒和舒伯雄三人三騎，走出了五虎莊，遄返劍鎭。

路上，笑彌勒告訴舒伯雄道：「今天是你與鬼劍厲壽伯比劍的日子，老爺子知道你無法趕到劍閣去赴約，就派個人去劍閣通知厲壽伯改期，至於改在那一天，要等返回劍鎭才知道。」

舒伯雄輕唔一聲，沒說甚麼。

笑彌勒又道：「此外，老爺子巳派了十多個人四出尋找你的妻兒，相信咱們回到鎭上時，也會有他的母子的消息，潘樹城爲何人所傷，亦可眞相大白了。」

舒伯雄仍然不言語。

岳老爺子冷哼一聲道：「伯雄，你是不是對老夫很不滿吧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弟子豈敢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老夫不讓你在劍鎭住下，理由巳告訴你好幾次，由於你劍術太强，找你挑戰的人太多，如你住在鎭上，必會帶給劍鎭許多麻煩，也會影响劍鎭的風氣，你師祖在世之日，一再告誡劍鎭要永遠保有淳厚之風，不准與人爭强鬥勝，這一點你應該很了解才對吧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是，弟子了解，弟子不了解的是拙荊冉愛蘭爲何要拒我於千里之外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她住在鎭上時，聽到不少有關你的謠言，鎭上的人對她難免有些歧視，使她感到自卑，這便是她對你態度轉變的主因，她覺得自己嫁錯了人，因自己的丈夫是個『殺手』而深感羞愧，因此決心犧牲自己，全力教育兒子，使他長大之後，成爲一個品行完善的人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當大家對我有許多誤解與批評的時候，爲甚麼沒有一人替我說話呢？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老夫也曾勸她勿聽信謠言，但是她聽到的謠言太多了，使她不得不相信……」

舒伯雄道：「這是導因，而促使她變心的最大原因，只怕是她有了男人吧？」

岳老爺子以肯定的口吻道：「沒有，絕對沒有，你有這種想法，對她是個莫大的侮辱，你的妻子絕對不是那種不守婦道的女人。」

舒伯雄苦笑一下道：「發現那灘血時，血尚未乾，而他們母子却不見了，這難道不能表示他們母子跟着那男人走了？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她不願與你見面，必是帶着兒子暫避他處，絕不可能與別的男人走的。」

舒伯雄沉默了一會，才又說道：「人各有志，她如不願與我重聚，我不勉强，但舒龍安是我的兒子，我有權要回來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這一切，都等回到大劍溪見到她時再說吧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老爺子，你是否同意弟子與鬼劍厲壽伯比劃？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這是你自己的事，你自己去做決定好了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那麼，萬一弟子有辱劍鎭名氣，還望老爺子原諒。」

笑彌勒接口道：「依我看，厲壽伯雖然可怕，仍然差你一籌，你應該可以勝他的。」

舒伯雄苦笑不語。

× × ×

兩天之後，三人回到了劍鎭。

岳老爺子剛在廳上坐下，總管司馬湘即入廳拜見，這位總管是劍鎭僅次於岳老爺子的第二號人物，鎭上大小事情，都由他執行處理，如岳老爺子不在鎭上，便由他代理掌門之職，故權位極大。

岳老爺子喝了幾口茶之後，才問道：「事情辦得怎麼樣了？」

司馬湘答道：「鬼劍厲壽伯對伯雄之不能如約赴會甚表失望，不過他巳同意改期，舒伯雄回來之後，另訂日期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他人在何處？」

司馬湘道：「在劍閣城裏的福賓客棧等候，他希望伯雄回來時，即刻派人去跟他定下日期。」

岳老爺子又問道：「那天去的人多不多？」

司馬湘道：「不少，有一百多人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有沒有發生事情？」

司馬湘道：「沒有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他們對伯雄之不能如約赴會，有何表示？」

司馬湘道：「有少數人認爲伯雄畏怯不敢應戰。」

岳老爺子冷笑道：「哼，江湖上就有這許多好事而無聊之人，這些人不辨是非與黑白，只會信口雌黃，眞是可恨。」

他接着問道：「冉女士母子有沒有尋着？」

司馬湘搖頭道：「沒有，派出的十多人尋遍了她所有可能去的地方，結果都沒找到她。」

岳老爺子皺眉頭道：「奇怪，她會到甚麼地方去呢？」

司馬湘道：「潘樹城父子亦無下落，不知跑到那裏去了。」

岳老爺子沉思良久，才道：「冉女士母子乃文弱之身，他們不可能遠走他鄉，可能躲在城裏的甚麼地方，她有個舅舅住在城裏是不是？」

司馬湘道：「是的，但她不在那裏，去找的人曾入宅搜過，確實沒有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她舅舅可能將她安置在別處親友家中，這樣就不容易找到了她了。」

司馬湘道：「正是啊。」

岳老爺子道：「關於潘樹城爲何人所

傷，也沒有一點綫索？」
司馬湘道：「沒有。」
笑彌勒接口問道：「會不會是鬼劍厲壽伯？」
司馬湘道：「他沒有說，我們也不便問，這畢竟是不光彩之事……」
舒伯雄開口道：「司馬總管，請你派個人去通知厲壽伯，就說本月十五日日出之時，在劍門關上見面。」
司馬湘道：「這還有十天的時間，爲甚麼要訂這樣遠的日期。」
舒伯雄道：「日期訂遠一些，許多想趕來觀戰的人才不會錯過。」
岳老爺子道：「你這是何意？」
舒伯雄道：「讓更多的人有機會觀戰，如此而已。」
司馬湘道：「這樣也好，你可乘此四出找一找妻兒，等找到了他們母子，再與厲壽伯比劃好些。」
舒伯雄搖頭道：「不，我不想找他們了。」
他站了起來，又道：「這幾天之內，我會待在茅舍，如有事，可派人去茅舍通知我。」
說罷，向三人分別施禮告別。
回到茅舍，屋內一切情況如常，沒有被移動過的樣子，屋後的幾隻大鷄和一窩小鷄居然還活着，母鷄正帶着小鷄在菜園裏覓食……
舒伯雄徹底將房中的東西檢視一遍，只找到當年自己所穿用的衣物，並無別的男人的東西，這使他心中稍稍寬慰，但是他仍然認定妻子是跟「那個男人」走了，每思及此，他不禁怒火中燒而忍不住想縱火把茅舍燒個乾乾淨淨。
但他沒有這樣做，他反而去廚房生火，淘米下鍋，燒飯來吃。
吃過飯後，將剩飯拿去餵鷄。
看見菜園已長滿雜草，他就去拔草，然後挑水澆菜，再後整理屋外，把屋裏屋外整理得整齊而乾淨……
這些拉拉雜雜的事情，他認爲這是屬於女人的事，他以前從來也未做過，但現在他開始對這事情產生興趣，他一邊做家務，一邊輕吟着陶淵明的「歸去來辭」：
「歸去來兮，田園將蕪胡不歸，既自以心爲形役，奚惆悵而獨悲，悟已往之不諫，知來者之可追，實迷途其未遠，覺今是而昨非……」
他做了決定，不管妻兒回不回來，這茅舍將是自己下半輩子的住處，屋前屋後的大片野地，將是自己要開墾的地方。
第二天，他脫下一身勁裝，光着上半身，戴上一頂竹笠，荷起一把鐵鋤，便去屋前那一片野地上開墾起來。
晌午時分，一個騎士從大劍溪上游馳過來。
這人，是無影人魏貴！
舒伯雄聽見馬蹄聲馳近，抬頭看了一眼，隨即又低頭去翻土。
無影人魏貴馳至他跟前停住，開口道：「喂，漢子，你住這裏？」
舒伯雄頭也不抬，繼續揮鋤翻土，只輕「嗯」一聲，做爲回答。
無影人魏貴道：「奇怪，此處原只住着一對母子——你是不是從劍鎮來的？」
舒伯雄道：「嗯。」
魏貴道：「那麼，告訴我，你們岳老爺子回來了沒有？」
舒伯雄道：「回來了。」
魏貴道：「舒伯雄呢？」
舒伯雄道：「他也回來了！」
魏貴道：「他在哪裏？」
舒伯雄停止翻土，挺起腰幹，抬起了頭，微微一笑道：「他在這裏！」
魏貴大大一怔，失聲道：「你——怎麼回事？」
舒伯雄摘下頭上的竹笠，當扇子搧動着，道：「有何不對？」
魏貴驚詫道：「你在幹甚麼？」
舒伯雄道：「翻土啊。」
「翻土幹麼？」
「播種。」
「你……」
「這麼大片土地讓它荒蕪，未免太可惜了，我把土翻鬆，打算種落花生，這片土地適合種落花生，你覺得如何？」
「你……你是舒伯雄沒錯吧？」
「沒錯呀！」
「那麼，你這是跟誰開玩笑？」
「沒有，我不跟任何人開玩笑，開墾荒地，播種農作物，這是正正當當的事，誰說是開玩笑呢！」
「可是，你是一代劍客呀！」
「劍客也是人，農人也是人，並無分別，都要吃五穀才能活下去，對不對？」
「你不是去五虎莊了？」
「是去了。」
「結果呢？」
「結果我回來了。」
「你打垮了雷氏五虎？」
「沒有，他們一點事都沒有！」
「你輸了？」
「也沒有。」
「那是怎麼回事呀？」
「雷氏五虎的老二很通情達理，他知道人活在世上絕非爲了爭鬥……」
「那麼，你去五虎莊幹麼？」
「我妻兒失踪，以爲是五虎莊幹的事，所以去問一問。」
「結果如何？」
「結果發現他們與我的妻兒失踪無關——對了，厲壽伯怎麼沒跟你一齊來？」
「他在劍閣等你，爲了想了解你的情況，囑我來此看看——你既已回來，爲何不立刻趕去劍閣赴約？」
「別急，我們是昨天回來的，我已請老爺子派人去劍閣通知厲壽伯，鐵定本月十五日日出之時，在劍門關與他相會。」
「爲甚麼還要延後這麼多天？」
「這樣，希望去觀戰的各地武林朋友才有機會在會期之前趕到那裏，我希望觀戰的人愈多愈好！」
「已派人去通知他了？」
「是的。」
「唔，如此亦佳，你們這一戰關係重大，將決定誰才是當今最了不起的劍客，故確實是應該讓更多的武林朋友有機會觀戰。」
「我可以問你一件事麼？」
「請問。」
「砍斷潘樹城一隻手的人，是不是厲

壽伯？」
「是。」
舒伯雄心中一熱，急問道：「那是怎麼回事？」
魏貴道：「那天我們離開劍鎮，無意間經過此處，發現潘樹城正在向一個婦人糾纏不休，厲壽伯看不順眼，上來責問，兩人就起了衝突，結果厲壽伯砍斷了他一隻手。」
舒伯雄又急問道：「後來呢？」
魏貴道：「潘樹城負傷離去之後，我和厲壽伯也隨後走了。」
舒伯雄道：「他們母子呢？」
魏貴道：「當時那女士手上拎着包袱，好像要出門他去，不過我們不知道他們母子後來走了沒有。」
舒伯雄道：「你們知道那女人是誰的妻子麼？」
魏貴道：「不知道，我們沒問，她也沒說。」
舒伯雄道：「她是我妻子！」
魏貴佯驚道：「哦，她是你妻子……」
舒伯雄凝視着他，以有力的聲調道：
「你們當眞不知她去了何處？」
魏貴道：「確實不知道，我們若知她是你的妻子，就會趕去劍鎮通知你，因爲我們知道你正在找她。」
舒伯雄道：「你說的都是事實？」
魏貴說道：「當然，我沒有說謊的必要。」
舒伯雄道：「他們母子失踪之後，岳老爺子曾派出十多人四出尋找，結果都得不到一點消息，他們母子不可能這樣遠走高飛，所以我覺得很奇怪！」
魏貴道：「我們與你沒有過節，厲壽伯要向你挑戰也無一點私人恩怨，我們沒有理由刦持你的妻兒。」
舒伯雄道：「但願如此，否則就太卑鄙了。」
魏貴道：「我們現在住宿在劍閣城中的福賓客棧，你要不要去那裏看看？」
舒伯雄道：「不必了。」
魏貴道：「那麼，我這就去通知厲壽伯，你有沒有話要我轉告？」
舒伯雄道：「沒有。」
回答了這句話之後，他又揮鋤掘起土來。
魏貴愈看愈覺得奇怪，不禁笑着道：
「舒伯雄，你現在看起來一點也不像個劍客。」
舒伯雄漫聲道：「是的，我現在是個農人，明年春季請到這裏來吃花生吧。」
魏貴道：「十五日之約，你不會再爽約吧？」
舒伯雄一邊掘土一邊答道：「萬一我在十五日之前死了，我才會爽約！」

× × ×

日出而作。
日入而息。
一連七天的辛勤開墾，屋前屋後的兩大片土地已完全開墾出來。
十三日下午，他從城裏買回幾包落花生的種子，立刻開始播種，一直忙到月亮上升，才播種完畢。
他覺得很高興，就去屋後井邊洗澡。
正在沖洗身子，忽聽屋門口有人叫道：「伯雄！伯雄！」
舒伯雄聽出是總管司馬湘的聲音，便大聲答道：「我在這裏！」
總管司馬湘繞過茅舍，來到屋後井邊，看見舒伯雄在洗澡，便在一旁下馬，道：「你還沒動身？」
舒伯雄回答道：「是的，今天才十三日。」
司馬湘道：「由此動身，要走一天一夜的路才能到達劍門關，你應該提早動身才是。」
舒伯雄道：「不妨，來得及的。」
司馬湘道：「你打算何時動身？」
舒伯雄道：「等下便走。」
司馬湘道：「老爺子要我陪你去，等下咱們一起動身好了。」
舒伯雄一怔道：「爲何要總管陪我去呢？」
司馬湘道：「因爲你與厲壽伯這一戰關係重大，前往觀戰的人必然很多，老爺子要我照顧你。」
舒伯雄道：「我可以拒絕麼？」
司馬湘感到不解，道：「拒絕？」
舒伯雄道：「如果可以拒絕，總管便請回鎮。」
司馬湘道：「這是爲甚麼？」
舒伯雄道：「因爲這是我個人的事，我不想拖累劍鎮。」
司馬湘道：「這不算拖累，老爺子只要我從旁照顧你，給你精神上的支持。」
舒伯雄道：「請回覆老爺子，說弟子很感激他老人家的好意，只是我與厲壽伯之會，是我個人的事，勝敗生死，都與劍鎮無關，不必了。」
司馬湘沒想他會如此堅拒，不禁愕然道：「伯雄，你畢竟還是劍鎮的人呀！」
舒伯雄道：「不錯，我是劍鎮的人，但過去十年，我在江湖上的所作所爲都由我一人負責，老爺子從來沒有支持過我，也從來沒有干涉過我，這一次我也希望如此，我不要外人認爲我是代表劍鎮出戰厲壽伯！」
司馬湘有些爲難，道：「伯雄，你心裏是不是懷着怨恨？」
舒伯雄道：「沒有！絕對沒有，老爺子沒有虧待我，劍鎮也沒有虧待我，我只是不想拖累劍鎮，因爲……因爲……」
司馬湘道：「因爲甚麼？」
舒伯雄道：「因爲我可能會落敗，可能會死在厲壽伯的劍下！」
司馬湘驚訝道：「你沒有把握？」
舒伯雄答道：「是的，我沒有一點把握。」
司馬湘搖搖頭，道：「不，你不致於輸給他的，自你成名以來，你沒有敗過一場，你擊敗的武林高手比他還多，依我推測，厲壽伯根本不是你的對手，你要有信心才對！」
舒伯雄苦笑道：「自古以來有幾個常勝將軍？瓦罐不離井邊破，將軍難免陣上亡啊！」
司馬湘道：「不，你一定能夠擊敗他，厲壽伯只是爲人狂妄，目空一切，若論劍術，還差你一大截呢！」
舒伯雄正容道：「總管請勿作如此想，我再聲明一次，這次之戰，勝敗是我個

人的事！」

　司馬湘道：「別忘了你出身劍鎮！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我沒有忘記，但為甚麼以前不關心我的勝敗，這次才關心呢？」

　司馬湘說道：「因為對手是鬼劍厲壽伯！」

　舒伯雄一笑道：「這樣說來，劍鎮跟其他門派並無分別，仍然重視聲譽啊。」

　司馬湘道：「當然！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過去十年我在江湖上每戰必勝，何以反受指責，甚至把我逐出劍鎮？視我如禍根？譏評我是殺手？」

　司馬湘道：「那是外人講的。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可是劍鎮却相信了，否則怎麼會把我逐出劍鎮呢？」

　司馬湘為之語塞，啞然半晌才含怒道：「伯雄，你不承認是劍鎮的弟子了？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劍鎮對我的栽培，我永遠不會忘記，只是我已改變了對人生的看法，從今以後，我再也不是劍客或殺手，我要做個農人——你看！」

　他指着屋後開墾的一大片土地，接下道：「我化了七天工夫開墾了這塊土地，今天已經播了種——我這個改變，想來沒有錯吧？」

　司馬湘看了看那片土地，面上不禁流露出驚佩之色，點點頭道：「很好，可是你必須接受最後的一次挑戰，並全力擊敗對方。」

　舒伯雄聳聳肩道：「我說過了，這是我個人的事，千萬勿為我之落敗而使劍鎮的聲譽一落千丈！」

　司馬湘道：「你……不會故意讓厲壽伯殺死你吧？」

　舒伯雄搖頭道：「不會，螻蟻尚且貪生，人豈不怕死，總管怎會有此猜疑？」

　司馬湘道：「老爺子說，因你妻子避不見面，使你傷心已極，萬念俱灰……」

　舒伯雄笑道：「不錯，她使我很傷心，可是我現在不再傷心了，我要繼續活下去，否則我為甚麼要開墾這兩塊荒地？」

　司馬湘覺得他說的不錯，不禁欣慰地道：「好，你既然不要我去，我就不去，我預祝你力克強敵，勝利歸來！」

　舒伯雄笑了笑，將身子抹乾淨，穿上放在一邊的一套衣褲，然後說道：「我這就動身，預計明天入夜抵達劍門關，在當地歇息一個晚上，次日便可赴約。」

　司馬湘見他穿的是一身農裝，啞然笑道：「你就穿這身衣服去？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是呀！」

　司馬湘道：「這樣打扮，不大像一個劍客。」

　舒伯雄低頭看看自己的衣服笑道：「這套衣服，是七年前拙荊為我縫製的，前天我在箱底找到，今天就把它穿起來。」

　司馬湘道：「她希望你做個農人？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是的，那時我覺得她的想法很可笑，現在才覺得大有道理。」

　他說到這裏，抬頭望望夜空，道：「希望下一場雨，這樣種子才會很快發芽，我估計如風調雨順，一切順利的話，明年初即可收成，大約可得一萬斤的花生，可賣得三百両銀子的！」

　說畢，戴上竹笠，走入屋內取了一些隨身攜帶之物，然後去屋前涼棚下牽出了馬，上馬走了。

劍上揚名　終歸喪身劍下

　天尚未亮，劍門關上已經聚滿了人，約有四、五百人之多。

　這些人都是武林道中的英雄豪傑，雖然良莠不齊，但今天出現在這劍門關上，却都懷着同一目的：要看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和鬼劍厲壽伯的比劍。

　此次的比劍，是近幾十年來最轟動的武林的一件事，因為舒伯雄是「江湖第一快劍」，十年來打遍天下無敵手，當然是個挺厲害的人物，而鬼劍厲壽伯雖然崛起較遲，却也擊敗過許多武林高手，自成名至今，尚未敗過一場，有人甚至說他的劍法比舒伯雄更快更詭奇，所以毫無疑問也是個可怕的人物。

　這兩人現在要一決高下了。

　這正是武林人最感興趣的事，所以凡是聽到消息的，莫不趕來劍門關，要看一場武林罕見的決鬥。

　天，快要亮了。

　只要太陽從東方天邊探出頭，即是舒伯雄和厲壽伯開始比劍的時候了。

　比劍的場所，是在劍門關上的一片平原上。

　四、五百個人圍坐在地上，圍成一個很大的圓圈，足够決鬥雙方施展身手。

　忽然，東方天邊出現了一點亮光，似夜空上的星星，射出小小的光芒。

　「太陽出來了！」

　「太陽出來了！」

　日出之時，即是比劍之時。

　就在這時候，有個人走入人圍之中，在場上背向朝陽站住！

　他，正是鬼劍厲壽伯！

　他一手握劍，態度很堅定有力，雖然舒伯雄還不見人影，他整個人似已充滿了強猛的銳氣！

　「舒伯雄呢？」

　「舒伯雄怎麼還沒來？」

　有人開始竊竊私議，引頸張望，希望趕快見到「江湖第一快劍」入場。

　但舒伯雄沒有出現。

　朝陽很快就由小小的一點變成令人刺目的萬道光芒，然後由雲中露了臉——天終於亮了！

　舒伯雄還是沒有現身。

　觀戰衆人漸感不耐，議論紛紛，懷疑舒伯雄又像上次那樣爽約了。

　鬼劍厲壽伯一直靜靜的站在場上，閉目等待着，他似乎很有把握，認定舒伯雄一定會到。

　過了一會後，鬼劍厲壽伯顯然也等得有些不耐煩了，突然雙目一睜，射出懾人心魄的精芒，掃視全場一遍，開聲道：「諸位，在下今天向諸位保證，絕不叫諸位像上次那樣失望而返，今天舒伯雄若是不來，在下就要直赴劍鎮，諸位有興趣的話，可隨在下前往一觀！」

　衆人鼓掌叫好。

　這時，一個原坐在人羣前的農夫，忽然站起來舉步走入場上。

　大家看得一呆。

　這個莊稼漢子，他進入決鬥場幹麼？想與厲壽伯較量一下？

　哼，一定是活得不耐煩了！

　可是，正當大家在這樣想的時候，那個農夫已揭下竹笠，向厲壽伯深深地一拱手。

　厲壽伯為之目瞪口呆，脫口道：「舒伯雄，是你？」

　舒伯雄點頭道：「是的，讓厲兄久候，十分抱歉。」

　他沒有帶劍，手上只有那頂竹笠，態度很和氣，就像一個平平庸庸的莊稼漢一樣！

　以這樣的打扮來赴約，不僅使厲壽伯大感意外，圍在場邊的四、五百個武林人也個個瞪目結舌，弄不清楚舒伯雄在要甚麼把戲。

　見過與不曾見過舒伯雄的人，都覺得非常奇怪，想不到他為何空手而至，而且是一身農夫的裝束！

　厲壽伯很詫異的打量他一遍，道：「舒伯雄，你為何這身打扮？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這身打扮有何不對？」

　厲壽伯道：「你的打扮看起來像個農人。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是，我現在是個農人，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已經死掉了。」

　厲壽伯一怔道：「這話甚麼意思？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我想向大家說幾句話，你不反對吧？」

　厲壽伯疑惑的看了他片刻，才點頭道：「好，你有話請說！」

　舒伯雄便向四下的觀衆拱拱手，說道：「諸位，本人自出道迄今，大約接受了一千多次的挑戰，其中有五十多次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殺死了對方，所謂不得已，就是說我當時不將對方殺死，便將死在對方的刀劍之下。可是，就因為我殺死了不少人，就因為我每戰必勝，所以有人說我嗜殺，說我是個殺手，這些抨擊使我被逐出了劍鎮，使我的妻兒離我而去……」

　他停頓了一下，接着道：「現在，我覺得煩透了，覺得在這種情況之下活着實在沒意思，因此今天我正式向諸位宣佈，從現在起，我不再接受任何人的挑戰，寧死也不！」

　掃視衆人一眼，最後以無比堅定的語氣道：「你們之中如有人想殺我成名只管上來動手，我絕不還手，也絕不懷恨！」

　大家聽了他這些話，面面相覷，大感意外。

　舒伯雄回對厲壽伯，一個字一個字道：「包括你在內！」

　厲壽伯呆了呆道：「你不接受我的挑戰？」

　舒伯雄點頭道：「是！」

　厲壽伯面上漸漸現出惱怒之色，說道：「你是不是忘記了？今日之會，是你同意的呢！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不錯，是我同意的，不過我是同意來此與你見面，並未說過要與你比劍。」

　厲壽伯冷笑道：「如果你不打算與我比劍，來此何為？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藉此機會向武林宣佈我的決定。」

　厲壽伯很生氣，道：「你這是在開我的玩笑，是在戲弄我！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不敢，如果你有此想法，任憑處置便了。」

　厲壽伯瞪視着他，沉聲道：「舒伯雄，你的雄風與豪氣那裏去了？」

　舒伯雄淡淡答道：「消失了。」

　厲壽伯一哼道：「你不怕人恥笑？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農人不與人比劍，怎麼會被人恥笑呢！」

　厲壽伯道：「算了吧，舒伯雄，你已是個名滿天下的劍客，想退出武林是萬萬不可能了，還是接受我的挑戰，好好的幹一場吧！」

　舒伯雄搖頭道：「我意已決，萬人難移。」

　厲壽伯道：「如果我逼你出手呢？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你逼逼看。」

　厲壽伯「嗆」然拔劍出鞘，一劍向他心口疾刺過去，喚道：「接招！」

　舒伯雄不接，直立不動。

　厲壽伯長劍一直遞到他心口，見他毫無還手之意，只得把劍撤回，怒罵道：「舒伯雄，你是個沒種的東西，你怕敗在我劍下，所以才不敢與我動手。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死都不怕，何怕敗？」

　厲壽伯厲聲道：「你不動手，我怎能殺死你？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可以的，我已聲明在先，死而無怨。」

　厲壽伯目光一閃，忽然嘿嘿冷笑道：「舒伯雄，眞的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再接受挑戰麼？」

　舒伯雄點頭道：「對。」

　厲壽伯道：「你必是因為妻兒失踪，是以無心接受挑戰，要是我告訴你……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告訴我甚麼？」

　厲壽伯道：「我知道你妻兒在何處，我告訴你，你願不願意接受挑戰？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你刼持了我妻兒？」

　厲壽伯道：「沒有。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要不，你怎麼知道我妻兒的下落？」

　厲壽伯道：「我的朋友魏貴已告訴了你，我曾對你妻子施以援手，砍斷了潘樹城一隻手，對不對？」

　舒伯雄點點頭道：「那件事，我很感激。」

　厲壽伯道：「之後，我們發現你妻兒要出門遠行，由於我知道你正在找他們母子，因此就暗中尾隨，終於得知其落脚之處，要是你接受我的挑戰，我就告訴你他們母子的去處，如何？」

　舒伯雄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魏大俠何在？」

　「我在這裏！」

　無影人魏貴應聲從場邊走了過來。

　舒伯雄轉對他笑問道：「魏大俠，那天我問你知不知那位女士是何人的妻子，你如何回答我？」

　魏貴面上一紅，道：「我……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請回答。」

　魏貴看了厲壽伯一眼，聳聳肩道：「那天我說了謊，我說不知道。」

　舒伯雄道：「你為甚麼要說謊？」

　魏貴道：「因為……因為……！」

舒伯雄一躬身道：「好了，謝謝魏大俠的回答，你請下去吧。」

魏貴帶着一臉尷尬退了下去。

舒伯雄回望厲壽伯說道：「厲大俠，請聽我勸告，不要做無意義的爭逐，何況你已是名震天下的大劍客，一個人到了像你現在這種名望與地位，應該沒有甚麼遺憾，應該再無所追求了。」

厲壽伯嘿嘿一笑道：「可是，你是『江湖第一快劍』，我不是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所謂『江湖第一快劍』，只不過是江湖朋友對我的恭維，其實誰能證明我眞是『第一快劍』呢？厲大俠行道江湖有年，應知强中自有强中手，江湖之上，不乏藏龍臥虎呀！」

厲壽伯道：「可是你從未敗過，這證明你確是江湖第一快劍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不，那只能說我運氣好，或者是說眞正的高手不與我一般見識而已。」

厲壽伯道：「得了，這些話現在都不必再說，現在我鄭重的告訴你，我確實知道你妻兒的去處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就算你確實知道，我也不感興趣了。」

厲壽伯道：「你不想與他們母子團聚了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想，但她既不願見我，我也無意勉强她，一切順其自然可也。」

厲壽伯本以爲自己可憑「這一招」逼他動手比劃，現在聽他這麼一說，不禁爲之氣結，嘿然道：「舒伯雄，你睜開眼睛看看，今天有四、五百人到此觀戰，當着這麼多人的面前，你好意思退縮麼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農人不在乎這些。」

厲壽伯怒道：「你是劍鎭的人，要是你不敢與我比劃，對劍鎭的榮譽，是個嚴重的打擊，我想，岳老爺子也不會原諒你吧？」

舒伯雄說道：「他老人家不會責備一個決心洗心革面退出武林的人，絕對不會的。」

此語甫落，忽有一人從人叢裏飛入場上，大聲道：「伯雄，我命令你接受他的挑戰！」

來人是劍鎭的總管司馬湘！敢情他未與舒伯雄同行，仍自行趕到劍門關來了。

厲壽伯未見過司馬湘，不知他是誰，聽他以長者的語氣對舒伯雄說話，不禁一怔道：「這位是……」

舒伯雄道：「劍鎭總管。」

厲壽伯雖未見過，却聽過司馬湘的大名，聞言便向司馬湘行了一禮道：「原來是司馬總管，大名如雷貫耳，幸會了。」

司馬湘點頭還禮，道：「厲大俠別客氣，司馬湘只不過是個管家罷了！」

他接着轉對舒伯雄，嚴峻地道：「伯雄，你必須接受他的挑戰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總管請勿逼我，我已宣佈退出武林，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已經死了！」

司馬湘含怒道：「胡說，別人找你挑戰，你都接受了，爲甚麼就堅拒厲大俠的挑戰，你就算對此已深惡痛絕，就算決心不再與人動手，這最後一次也要免爲其難的接受下來！」

舒伯雄搖頭道：「不，沒有最後一次了。」

司馬湘逼視着他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舒伯雄突然激動的大聲道：「因爲我怕死，怕被人擊敗！你們憑甚麼要逼我送死？難道你們才是人，我就不是人麼？」

司馬湘不料他竟敢如此頂撞，一時氣得臉色都變了，大怒道：「伯雄，你是劍鎭門下，你既然練了劍鎭的武功，就得聽命於劍鎭！」

舒伯雄以更堅定的語氣道：「我不聽，你以門規處罰我好了！」

司馬湘怒不可遏，戟指他喝道：「好，從今天起，我們劍鎭沒你這個門下！」

語畢，大袖一拂，掉頭而去。

舒伯雄神色很平靜，心情也很平靜，因爲被師門逐出門牆，在他來說已不是一件嚴重的事，甚至可說是精神上的一種解脫。

厲壽伯却完全不了解他的心境，看見司馬湘拂袖而去，甚不以爲然，即向他說道：「舒伯雄，你看，只因爲你不肯接受我的挑戰，竟招致被逐出師門，其實就算你對接受挑戰已興趣缺缺，畢竟你已接受過一千多次的挑戰，今天又何在乎這最後一次呢？」

「對呀！」

「打呀！」

「快動手啊！」

觀衆忽然鼓噪起來。

厲壽伯長劍一橫，立開門戶，悍笑道：「來吧，舒伯雄，如果你不打，今後你就別想再在江湖上混了！」

舒伯雄宛如廟裏的菩薩，動都沒動一下，淡淡道：「我話已說清楚了，從今天起，你也別想逼我動手──我要走了。」

厲壽伯大喝道：「站住！」

舒伯雄停步，却不回頭，以平靜的聲音道：「還有話要說麼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我說我知道你妻兒的去處，你不相信麼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姑妄聽之，姑妄信之亦可，那麼你告訴我他們在那裏好了。」

厲壽伯道：「我告訴你，你肯不肯接受我的挑戰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的妻子就因恨我經常與人搏殺，所以才離開我的……」一邊說，一邊移步走去。

厲壽伯又喝道：「慢着！」

舒伯雄再停步。

厲壽伯道：「如果你妻子答應你與我比劃呢？」

舒伯雄搖搖頭道：「不可能。」舉步再行。

厲壽伯跟上去道：「如果可能呢？」

舒伯雄不再答話，一直向場外走去。

「看劍！」

厲壽伯突然搶前一步，振劍向他背心疾刺過去！

舒伯雄好像是個聾子，毫無反應，繼續走出，既未閃避，也無還手之意。

厲壽伯的長劍刺中了他的背心，但只是淺淺的刺入，也就是只用劍尖刺傷了他的皮肉。

血，流出來了！

但舒伯雄毫未動怒，只淡淡說道：「如果你不想殺死我，我可要走了。」

厲壽伯氣得頓足，吼叫道：「舒伯雄，你是個歪種，是個懦夫！」

舒伯雄恍如未聞，一直走出人羣而離去。

觀衆大聲呼叫，對舒伯雄譏笑，有的還學着厲壽伯罵他歪種，懦夫……

無影人魏貴靠近厲壽伯身邊，低聲道：「你爲甚麼不告訴他實情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不成，我怎麼能當着衆人面前告訴他我刧持了他的妻兒？」

× × ×

冉愛蘭母子在哪裏呢？

他們住在一間地窖中。

這間地窖頗爲寬大，原爲儲存穀物之用，現在成了他們母子的容身之處。

地窖的門在一道石梯之上，比刻緊緊的關閉着。

舒龍安推了好幾次，都沒有推開，便向母親抗議道：「娘，叫他們開門，我要出去！」

冉愛蘭坐在一張木板床上，臉上透着憂慮，道：「安兒，出去幹甚麼呢？」

舒龍安道：「我要出去，我不要被人關在這裏！」

冉愛蘭安慰道：「別急，咱們在這裏沒有甚麼不好，不怕你爹的仇家找到咱們母子，是不？」

舒龍安道：「不，娘，您難道還看不出來，那兩個人是壞蛋，他們誘騙咱們母子到此，一定沒安着好心腸！」

冉愛蘭竭力表現鎭靜，道：「怎麼會呢？你不要瞎猜，他們是一番好意啊！」

舒龍安嚷着道：「不對，咱們到這裏來已經兩天了，他們一直把門鎖着，分明把咱們當作囚犯看待，怎麼還說是一番好意？」

冉愛蘭道：「那天，潘樹城找娘糾纏不休，他後來砍斷潘樹城一隻手，由此看來，他應該是個好人……」

舒龍安道：「我看不是，他們和我們非親非故，爲甚麼要這樣關心我們母子，我看……說不定他們才是爹的仇人！」

冉愛蘭低下了頭，幽幽一嘆道：「安兒，你不要多疑……」

舒龍安走到母親身邊坐下，道：「娘，您老實告訴我好麼？」

冉愛蘭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告訴你甚麼？」

舒龍安道：「我爹其實沒有死，他還活得好好的，對不對？」

冉愛蘭忙道：「不，他死了！」

舒龍安以困惑的眼光望着她，道：「娘，您爲甚麼要騙我？」

冉愛蘭道：「娘沒有騙你呀！」

舒龍安凝目而視，大聲道：「娘！那天，我在溪邊見到的那個人，他是不是我爹？」

冉愛蘭有些心慌意亂，瞪了他一眼道：「你爹早就死了！」

舒龍安道：「沒有，我爹沒有死，是您不想和他見面，對不對？」

冉愛蘭生氣道：「安兒，你再胡說，娘可要生氣了！」

舒龍安忽然掉下眼淚，道：「我本來有個父親，您爲甚不讓我們父子見面？難道我爹做錯了甚麼不可原諒的事，使您這樣傷心、生氣？」

冉愛蘭看見兒子流淚，不禁也哭了起來。

她一把將他摟入懷中，哽咽着道：「安兒，你不要再追問了，好麼！娘是爲了你好……」

舒龍安道：「娘若是不告訴我，我……我就不吃飯，直到餓死！」

剛說到吃飯，地窖門忽然開了，一個彪形大漢端着一盤食物走進來。

他把食物放上一張桌子之後，隨即走上石梯，要出去了。

舒龍安一跳下床，叫道：「站住！」

那彪形大漢呆了呆，回頭笑道：「小弟，你幹麼這麼兇？」

舒龍安跑上石梯道：「我要出去！」說着，奪門欲出。

冉愛蘭驚叫道：「不成，安兒！」

那彪形大漢一把抓住舒龍安的小手臂，吃吃笑道：「是啊，小弟，你出去幹麼？快去吃飯吧，別叫你娘生氣！」

一面說，一面將舒龍安推下去。

舒龍安拚命反抗，大叫道：「我不要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去找我爹！」

但是，不論他怎帶掙扎反抗，還是掙不脫那彪形大漢有力的手掌。

舒龍安被彪形大漢像提小鷄一樣地提了起來，走下石梯，把他放在地上，笑道：「小小年紀，就這麼不聽話，你有多少斤兩呀！」

冉愛蘭上前拉住兒子，不讓他再胡鬧，道：「這位大哥，那位厲大俠呢？」

彪形大漢道：「他有事出去了。」

冉愛蘭道：「何時回來？」

彪形大漢道：「不知道，說不定等下就可回來，也說不定永遠不回來。」

冉愛蘭臉色一變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彪形大漢道：「妳還不知道？」

冉愛蘭道：「我不知道，他沒有告訴我呀！」

彪形大漢道：「那麼，我告訴妳好了，他去劍門關與妳丈夫比劍！」

冉愛蘭呆住了。

舒龍安却高興的叫起來，道：「好了，娘，您不能再騙我了吧？」

冉愛蘭呆了好半晌，才問道：「我丈夫……知不知道我們母子在此？」

彪形大漢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冉愛蘭臉色蒼白，顫聲地道：「這麼說……」

彪形大漢咧嘴一笑道：「放心，厲大俠對你們母子絕無惡意，他只是怕妳丈夫不肯接受他的挑戰，故此預佈這一着棋罷了！」

冉愛蘭道：「甚麼意思？」

彪形大漢道：「如果妳丈夫肯接受挑戰，不論勝負，事後厲大俠都會放你們母子回去，但如果妳丈夫不接受挑戰，那麼厲大俠就要……」

說到此，嘿嘿一笑，走上石梯，跨出地窖門，將門關上，下鎖，走了。

冉愛蘭神情惶然，呆立如木鷄。

舒龍安興奮的問道：「娘，爹一定會打贏，對不對？」

冉愛蘭彷如未聞，仍在發呆發痴。

舒龍安扯了扯母親的手，道：「娘，您怎麼啦？」

冉愛蘭這才回過神來，轉回床邊坐下，低頭直嘆氣，道：「爲甚麼，爲甚麼有這麼多人要找他挑戰？」

舒龍安眉飛色舞道：「這自然是因爲爹的武功高强，天下無敵之故嘛！」

冉愛蘭罵道：「你閉嘴！」

舒龍安一怔道：「不是麼？」

冉愛蘭指着他罵道：「你跟你爹一樣，都是一丘之貉，無藥可救！」

舒龍安道：「娘，您別生氣，我若見到爹，請他今後不再離開您就是了。」

冉愛蘭掩臉輕泣，道：「他早就無藥可救了，幾乎每一天，每一個月都在與人厮殺，他的心目中除了劍之外，早巳沒有別的了。」

舒龍安道：「那裏，爹心目中一定有娘，他只是……只是……唉，總之，爹回家時，我請他對娘做個合理解釋就是了！」

冉愛蘭噗哧一笑，罵道：「甚麼合理的解釋？他是一頭蠻牛，他只會與人鬥劍，不管我們母子的死活，我恨死他了！」

舒龍安見母親破涕爲笑，便爬上她腿上坐下，笑問道：「告訴我好麼？」

「告訴你甚麼？」

「爹離家的時候，我才三歲，甚麼都不懂，他是怎麼離家的？」

「唉……」

「不要嘆氣，您快說呀！」

「唉，事到如今，娘也只好告訴你了，你爹劍術很厲害，他的劍就像閃電一樣的快，天下無人能敵，有人稱呼他爲『江湖第一快劍』——」

「比老爺子還厲害麼？」

「當然了，老爺子年紀太大了，那裏是他的對手，他在十年前出了名後，至今沒有敗過一場，凡是找他挑戰的，都敗在他的劍下。」

「好啊！」

「你閉嘴！」

「是，我閉嘴，您快說下去！」

「就因爲他天下無敵，所以找他挑戰的人也愈來愈多，而他也不知收斂，不但把對手一個個擊敗，還常把對手殺死！」

「不，娘，爹不會故意殺人，必是對手——」

「閉嘴！」

「是。」

「七年前，他一度回到劍鎮，豈知挑戰者接踵而至，老爺子很生氣，就命他離開劍鎮，他離開之後，仍不肯稍斂鋒芒，仍然不斷的與人鬥劍，死在他劍下的人也愈來愈多，簡直成了一個武夫、殺手！」

「不，娘，爹是身不由——」

「住口，你再替他辯護的話，娘就不說了！」

「是，我不說，我不打岔。」

「安兒，你要知道，自從『抱劍老人』創建劍鎮之後，全鎮一直保持着善良淳樸之風，從無一人如此耀武揚威，他們認爲在江湖上耀武揚威是可恥的行爲，殺人就更不可原諒了，因此當他們不斷的聽說你爹在外殺人的消息之後，不但對你爹大起反感，就連娘也一起恨上了，他們常常諷刺娘，用輕蔑的眼光看娘，好像娘犯了滔天大罪似的……」

「這不是娘的錯呀！」

「雖不是娘的錯，却是你爹的錯，鎮上也有不少人練得一身高强的劍術，可是他們都規規矩矩的呆在鎮上，只有你爹神氣活現，愛出風頭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就因鎮上的人看不起娘，娘才生爹的氣，才搬出劍鎮，是不？」

「是呀！」

「娘，您認爲行俠仗義不好？」

「他若是懂得行俠仗義鋤强扶弱倒也罷了，可是自他成名之後，他從未幹過一件可以歌頌的事，每次與人厮殺，都只爲爭强鬥勝！」

「也許……」

「你又替他說話了！」

「是，我不說，可是……像這次厲大俠找爹挑戰，爹該怎麼辦？」

「不要接受呀！」

「但厲大俠一定要打呢？」

「逃避呀！」

「若是逃避不了呢？」

「胡說，要逃避就一定逃避得了！」

「當爹知道我們母子落在厲大俠的手中時，爹還是要逃避麼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不，娘，別說爹是劍客，就算他是個普通人，當他知道他的妻兒被人——」

「住口，你就會强辯！」

「好，我不再替爹說話，現在我們母子被他關禁在這裏，我們怎麼辦？」

「厲大俠會釋放我們走的！」

「要是他不肯呢？」

「他一定肯！」

舒龍安往床上一倒，不再說話了。

冉愛蘭推推他道：「起來吃飯！」

舒龍安搖頭表示不吃。

冉愛蘭再拉他一把道：「你快起來吃飯呀！」

舒龍安道：「不吃！」

冉愛蘭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舒龍安道：「不吃就是不吃嘛！」

冉愛蘭生氣道：「安兒，你要氣死娘是不是？」

舒龍安道：「我吃不下，別人都有爹，唯獨我沒有，叫我怎麼吃得下呢！」

冉愛蘭聽到這話，不覺掉下淚來。

舒龍安道：「娘，您又哭了。」

冉愛蘭掩面悲切道：「娘命苦，嫁了個丈夫跟別人不一樣，生了個兒子也跟別人不一樣……」

舒龍安一骨碌翻起身子，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我吃便啦！」

母子倆在桌前相對坐下，正要吃飯的時候，地窖的門忽又開了，鬼劍厲壽伯走了進來。

舒龍安一見到他，面色大變，衝口道：「你……沒有死？」

厲壽伯微笑道：「你巳經知道了？」

舒龍安驚駭的叫道：「你和我爹比劍，你回來了，那麼我爹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面色一陣蒼白！

冉愛蘭也是臉色大變，顫慄道：「他……他死了麼？」

厲壽伯笑道：「嘿，看來妳還很關心他啊！」

冉愛蘭焦急地道：「快說，他怎麼樣了？」

厲壽伯故意賣關子，聳聳肩道：「我和妳丈夫在劍門關上比劍，如今我無恙而返，妳應該猜想得到其結果才對。」

冉愛蘭面無血色，目凝虛空，發呆起來。

舒龍安悲憤欲絕，大吼道：「你殺死了我爹，是不是？」

厲壽伯含笑道：「是的話，你要報仇麼？」

舒龍安拿起桌上的一個碗摔了過去，跟着發狂似的撲上去，拳打脚踼起來。

厲壽伯讓他踼打了幾下，才一掌將他撥開，喝道：「你還早得很，二十年之後再來吧！」

「我跟你拚了！」

舒龍安又撲上前，抓着他的手腕，張口便咬，兇得像一頭小老虎！

厲壽伯被他咬痛了，一巴掌將他打倒在地，怒叱道：「小鬼，你再撒野，老子一劍把你宰了！」

冉愛蘭慌忙上前抱住兒子，道：「安兒，你不能……你不能亂來。」

舒龍安奮力掙扎，叫道：「娘，您放手，我要替爹報仇，我要替爹報仇！」

冉愛蘭却死命緊抱着他不肯放，哀聲道：「安兒，你年紀太小，不可亂來！」

厲壽伯哈哈笑道：「嫂夫人，妳丈夫以前每戰必勝，妳却怪他這個那個，如今聽說他死了，又傷心欲絕，現在妳總該明白自己的丈夫殺人總比被人殺死好吧？」

冉愛蘭抱着兒子垂淚，沒有開口。厲壽伯笑道：「不過，我實告訴妳，妳丈夫並沒有被我殺死，他還活得好好的！」

冉愛蘭一怔，抬目望他，問道：「眞的？」

厲壽伯點頭道：「不錯。」

舒龍安心中大喜，一怔一怔的望着他，道：「這麼說，我爹只是打敗了你，而沒有將你殺傷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不是。」

舒龍安微驚道：「要不然，你打敗了我爹？」

厲壽伯搖頭道：「也不是。」

舒龍安道：「到底是怎麼回事呀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實際情形是我們沒有動手，你爹不肯與我比劃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他說『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』巳死了，今後的舒伯雄是個澈頭澈尾的農人，寧死也不與任何人比劃。」

「寧死也不肯？」

舒龍安立刻轉對母親說道：「娘，妳聽，爹巳經改變了，妳不會再生他的氣了吧？」

冉愛蘭輕哼一聲道：「別信他的鬼話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過不了多久，他就會故態復萌的！」

厲壽伯道：「這回他好像是下定了決心，因爲劍鎮的司馬總管曾命令他與我比劃，他仍然不肯，司馬總管一氣之下，就當衆宣佈將他逐出門牆。而我，爲了要逼他出手，曾發劍刺傷了他的背部，他還是不肯動手，所以——」

舒龍安跳了起來道：「甚麼？你把我爹刺傷了？」

厲壽伯笑了笑道：「別慌，那只是皮毛之傷，就像被小刀刺了一下那樣輕！」

舒龍安急問道：「後來呢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不論我怎麼罵他，他還是不肯接受挑戰，就那樣的走了。」

舒龍安道：「去了何處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回家去了。」

舒龍安道：「回那個家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當然是你們母子居住的那個家，你還不知道，你爹化了幾天工夫將屋前屋後的兩塊荒地開墾完成，並播種了落花生，他說他的落花生明年初即可收成了呢。」

舒龍安大爲高興，又轉對母親道：「娘，妳聽，爹眞的改變了！」

冉愛蘭嗤之以鼻，道：「那一定是騙人的，我才不上他的當！」

舒龍安皺眉頭道：「娘，妳怎麼這樣不相信爹，難道他是窮兇極惡之人麼？」

冉愛蘭默然。

舒龍安回對厲壽伯說道：「你快替我們準備一輛馬車，我們要回家與我爹團聚了。」

厲壽伯笑道：「令堂肯麼？」

舒龍安道：「當然肯了。」

厲壽伯道：「就算令堂肯回去，還有一個人不肯放人哩！」

舒龍安一怔道：「誰？」

厲壽伯微笑道：「我！」

舒龍安色變道：「甚麼意思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我要與你爹比劃，等我和他比過了，我才會放你們母子回去。」

舒龍安怒道：「豈有此理，是我爹不肯與你比劃的，干我們母子甚麼事？」

厲壽伯笑道：「我控制着你們母子，他才肯與我比劃！」

舒龍安道：「我爹現在還不知道你把我們母子關在這裏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是的，我不便當衆告訴他我刼持了你們母子，只告訴他我知道你們母子的下落，如果他願意接受挑戰，我便告訴他你們母子在那裏，但他不相信，一口拒絕了。」

舒龍安道：「如今你打算囚禁我們母子，直到我爹答應與你比劃爲止？」

厲壽伯點頭道：「不錯。」

他從懷中取出一支炭筆和一張白箋，往桌上一放，接着道：「爲了使令尊相信你們母子在我手中，現在你立刻動筆寫一封信，告訴令尊你們目前的處境，相信令尊看了信後，一定願意與我比劃，這樣你們才有機會離開這間地窖。」

舒龍安回對母親問道：「娘，可以寫麼？」

冉愛蘭道：「不可以！」

舒龍安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冉愛蘭臉容一正道：「如果你爹眞的下定決心退出武林，不再與任何人較量，那麼我們母子就該支持他，不要再叫他與人動手！」

舒龍安道：「可是，這樣一來，我們母子就不能離此回家與爹團聚了呀！」

冉愛蘭堅決地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們母

子死不了的！」

舒龍安道：「可是——」

冉愛蘭截口道：「安兒，別說了，娘心意已決，無論如何不能寫信！」

舒龍安無可奈何的回對厲壽伯苦笑道：「聽到沒有？你的打算落空了！」

厲壽伯冷冷一笑道：「我厲壽伯爲了與令尊比劃，已準備了好幾年，不管怎麼樣，我非要與令尊比劃不可，你不寫信，我還有別的辦法。」

舒龍安道：「甚麼辦法？」

厲壽伯沒有回答，而在地窖中來回踱步，作沉思之狀。

舒龍安忽然笑道：「你與我爹沒有仇恨，量你也不敢對我們母子怎樣，我看你有甚麼辦法！」

厲壽伯踱來踱去，於接近冉愛蘭身邊之際，突然一探手，從她髮上奪下了一支玉簪！

冉愛蘭大驚道：「厲大俠，你這是幹甚麼？」

厲壽伯一跳上了石梯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有了這支玉簪，妳丈夫一定會相信你們母子在我手中！」

舒龍安大怒道：「惡賊，竟敢對我娘無禮！」

拔步追了上去。

厲壽伯行動如風，一閃便到門外，「砰」然關上地窖門。

舒龍安奔上石梯，用力猛撞，可惜力氣有限，任憑他使盡吃奶之力，也撞不開門……

× × ×

舒伯雄默默的坐在一家小館子裏吃飯，雖然一口一口在吃着，但誰都看得出他神不守舍，心事重重。

此刻，他心情有愉快的一面，也有憂愁的一面，他感到愉快的是：自己終於成功的拒絕了鬼劍厲壽伯的挑戰，在那麼多人面前推掉了一場挑戰，等於使所有打算找自己挑戰的人死了心，今後大概再不會有人找自己挑戰了。

而憂愁的一面是：自己的妻兒究竟在那裏？厲壽伯說知道他們母子的下落，如果其言屬實，那麼自己該怎麼辦呢？

這個問題，他已想了老半天，仍然不知該怎麼辦才好，因爲他知道如不接受厲壽伯的挑戰，他是不會說出他們母子的下落的……

厲壽伯是赫赫有名的劍客，他會說謊麼？

應該不會。

那麼，自己要不要去找他呢？

不能！自己好不容易拒絕了他的挑戰，況且他已說得很明白，自己若不與他比劃，他必不肯說出他們母子的去處……

算了，愛蘭遲早會聽到自己堅拒挑戰之事，那時她可能回心轉意，帶着安兒返回大劍溪，我還是回家去等待的好！

打定了這主意之後，他喝下了最後一杯酒，便叫店小二過來算帳。

店小二道：「一共是兩錢。」

舒伯雄伸手入懷掏錢之時，意外的却從身後伸過一隻手，「拍」的一聲，一支玉簪放到桌上，同時聽得身後一人說道：「我請客！」

舒伯雄一愣，看着那支玉簪，心弦震動起來，道：「這是拙荊的東西！」

鬼劍厲壽伯轉到他面前，在他對面坐下，含笑道：「你還認得啊！」

舒伯雄寒着臉道：「這是我以前買給她的。」

鬼劍厲壽伯道：「我把它拿來給你看，你大概了解了吧？」

舒伯雄目光如刀的盯着他，道：「你把他們母子怎麼樣了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你們母子很好，我沒有傷害他們，也沒虧待他們，只不過……」

他眉毛一揚，繼道：「行動稍爲不自由罷了！」

舒伯雄憤怒已極，道：「姓厲的，你不覺得這樣做太卑鄙麼？」

厲壽伯哈哈笑道：「不算太卑鄙，因爲我還沒有開始虐待他們！」

舒伯雄握拳透爪，大有忍不住而動武之勢，但於瞪視對方一會之後，忽又軟化下來，長嘆一聲道：「告訴你，我不會跟你動手的！」

厲壽伯陰沉一笑道：「即使你妻兒受盡折磨，也不跟我動手？」

舒伯雄點頭道：「不錯。」

厲壽伯道：「這樣的話，你妻兒會對你大失所望呢！」

舒伯雄說道：「不會，我妻最痛恨我與人爭鬥。」

厲壽伯說道：「這回你如與我動手，就不是單純的爭鬥了，而是爲了救你的妻兒！」

語聲微頓，又道：「即使是一個文弱書生，當他聽到妻兒被人刦持時，他也不會這樣無動於衷吧？」

舒伯雄沉默不語。

厲壽伯道：「昨天，我發現你的妻子對你的看法已有改變；尤其是你兒子，他對你很崇敬，如果讓他知道他的父親是個懦夫，恐怕他會傷心死了。」

舒伯雄仍然沉默不語。

厲壽伯道：「你快做個決定吧！」

舒伯雄依然不說話，低頭在沉思。

厲壽伯站了起來，道：「好吧，既然你連妻兒都不要了，我對你就眞的莫可奈何啦！」

語畢，移步向外走去。

舒伯雄突然道：「厲壽伯！」

厲壽伯一刹脚步，慢慢轉回身子道：「怎樣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此去西行十餘里處，有一條白沙河，你知道吧？」

厲壽伯點頭道：「知道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如果我同意與你比劃，你能不能把他們母子帶到現場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可以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甚麼時候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明天日落之前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好，明天日落之前，我在白沙河西岸等你！」

厲壽伯大喜道：「一言爲定！」

× × ×

第二天下午，舒伯雄乘騎來到白沙河西岸。

這地方荒無人烟，一天到晚難得見到一個人，倒是白沙河的水流氣勢雄渾，滾

滾東去，令人一見之下，不禁憶起蘇軾的「赤壁懷古」：「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……」

舒伯雄在河邊下馬，揀了一塊平坦的巨石坐下來。

他手上有一條木棒，它有腕臂之粗大，長約三尺餘，剛好是一把劍的長度。

但這條木棒太粗大，握在手上不稱手，因此他從懷裏抽出一把匕首，開始削木製劍……

日頭已漸偏西。

鬼劍厲壽伯尚未到達。

他從容揮刀削木，約莫半個時辰後，一支木劍業已削成，拿起舞掄了幾下，覺得滿意，便將匕首收起，閉目養起神來。

從外表看來，他很鎮靜沉着，但其實他的心情亂得很，因爲今天這一戰，是他自從出道以來最不平凡的一戰——這一戰的對手是名氣如日中天的鬼劍厲壽伯！這一戰的觀戰者是自己的妻子和兒子！

對手很可怕，這倒不要緊，但自己若在妻兒面前被殺死……

他不敢再往下想，他現在只是希望自己能够獲勝，能够快快樂樂的帶着妻兒回家。

日已將落，雲霞滿天。

終於，他聽到了一陣轔轔車聲，睜目循聲望去，已見從西方駛來了一輛馬車。

駕車的是無影人魏貴。

鬼劍厲壽伯乘馬走在前面。

不問可知，車中載着的人是冉愛蘭和舒龍安！

舒伯雄心中很興奮，站了起來。

鬼劍厲壽伯領着馬車來到河畔，在距離舒伯雄約百步之處舉手示意魏貴停車，然後遙遙對着舒伯雄大聲道：「舒伯雄，你的妻兒在車上！」

舒伯雄舉步走過去時，舒龍安已從車內跳出，飛也似的奔過來，但奔到舒伯雄面前，忽然有些羞怯，停步看着這位思念已久的父親，一時竟有些不知所措。

舒伯雄微笑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舒龍安想起那天在溪邊相見的情形，不禁臉上發紅，吶吶的答道：「我……我是舒龍安啊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你知不知道我是誰？」

舒龍安道：「你是我父親啊！」

舒伯雄一笑道：「既知我是你父親，爲什麼站着發怔？」

舒龍安見他笑得親切，這才大叫一聲：「爹！」投入父親的懷抱中。

父子倆熱烈的擁抱了一會後，舒伯雄才托起他的小臉龐笑問道：他們對待你們母子好麼？」

舒龍安道：「還不錯，吃得很好，就是把我和娘關在一間地窖中，悶死啦！」

舒伯雄看見妻子已下車，已拉着兒子走過去，笑道：「愛蘭！」

冉愛蘭冷冷道：「你答應與他比劍，對不對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對。」

冉愛蘭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舒伯雄一指厲壽伯道：「因爲他說的一句話很有道理，即使是一個文弱書生，當他的妻兒被人刦持時，他也不該無動於衷。」

冉愛蘭道：「你只要再堅持幾天，他就一定會釋放我們母子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別生氣，愛蘭，也許過了今天，妳連想再見我一面的機會都不會有了。」

冉愛蘭臉色一變，問道：「這話是甚麼意思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等一會，我也許會死在他的劍下。」

冉愛蘭罵道：「你胡說！」

舒仍雄道：「不是胡說，二虎相鬥，必有一傷，刀劍是無情的。」

冉愛蘭立刻轉對厲壽伯道：「厲大俠，我求你不要打了，好麼？我丈夫已經宣佈退出武林，從今以後，在武林中稱雄的只有你一個，你還想怎樣呢？」

厲壽伯笑道：「嫂夫人，妳弄錯了，我與他比劍，目的並非爲了稱雄，而是爲了追求更高深的劍法。」

冉愛蘭道：「不，這是一種藉口，你找我丈夫挑戰，你想打倒他，取他的『第一』而代之罷了！」

厲壽伯皺起了眉頭，道：「就算是吧，這有何不對？人往高處爬，妳丈夫是『第一』高高在上，而我不是，我有權向上爬，有權爭取『第一』！」

冉愛蘭忽然向他跪下，哀求道：「厲大俠，我求求你，讓我們一家人回家團聚，好麼？」

厲壽伯不爲所動，搖頭道：「抱歉，今天這一戰一定要進行！」

舒龍安看見母親向厲壽伯下跪，連忙跑過去把她拉起來，很激動地道：「娘，妳是不是不想爹活了？」

冉愛蘭瞪了兒子一眼道：「你胡說甚麼！」

舒龍安大聲道：「娘這個樣子，爹的心情就無法平靜，心情一亂，還能跟人家比劍麼？」

冉愛蘭道：「娘就是不要他跟厲大俠比劍呀！」

舒龍安道：「事到如今，不比也不成了，娘，就讓爹放開心情跟厲大俠打一場吧！」

冉愛蘭斷然道：「不成！」

她轉對舒伯雄，斬釘截鐵地道：「你若跟厲大俠比劍，我就不回家去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愛蘭，妳强迫我沒有用，我本來就不想打。」

冉愛蘭又轉對厲壽伯央求道：「厲大俠，請你高抬貴手，不要拆散我們一家人，好麼？」

厲壽伯仍然不爲所動，神情冷漠地道：「眞奇怪，妳既然這樣害怕丈夫與人搏殺，當初爲甚麼要嫁給他？」

冉愛蘭一怔道：「我……」

厲壽伯道：「時候不早，妳站開一邊吧！」

冉愛蘭急得哭了起來，道：「不！我求求你，請你無論如何——」

忽然，她呆住了。

因爲，就在這個時候，無影人魏貴突然一探手，一把抓起舒龍安，向後倒縱數丈！

冉愛蘭大驚失色道：「你……你幹甚麼？」

魏貴拔出佩劍，往舒龍安脖子上一架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冉女士，妳不要妳丈夫與厲大俠比劍亦可，但要犧牲這兒子！」

冉愛蘭震駭欲絕，尖叫一聲，衝了過去。

魏貴厲叱道：「站住！」

聲色俱厲，滿面殺氣，似乎冉愛蘭若不聽話，他便要一劍砍下舒龍安的頭！

冉愛蘭嚇壞了，趕緊刹住脚步，回對舒伯雄急叫道：「伯雄，快救我們的孩子呀！」

舒伯雄沒有動，苦笑道：「怎麼救？我一動，他的劍就下去了！」

冉愛蘭又驚又急，道：「這可怎麼辦呀？」

魏貴大笑道：「很簡單，只要妳同意妳丈夫與厲壽伯比劃，令郎便可以平安無事！」

冉愛蘭救子心切，忙向舒伯雄說道：「罷了，伯雄，你跟他比劃好了，但一定要贏！」

舒伯雄又苦笑道：「我會盡力而爲，但不一定能贏……」

冉愛蘭說道：「不，你一定非打敗他不可！」

舒伯雄點點頭道：「好吧，妳站開一旁，我來試試看。」

冉愛蘭退到一邊去了。

舒伯雄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然後雙目一抬，凝望着面前的鬼劍厲壽伯，道：「要是我死了……」

厲壽伯表情嚴肅地道：「我會把你好好掩埋，然後護送你妻兒回家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謝謝，那麼你呢？」

厲壽伯道：「我若死了，自有魏兄替我處理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那麼，這就開始吧！」

木劍一舉，立開了門戶！

厲壽伯微詫道：「你不用劍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的劍，在我動身前往劍門關之時，已將它扔入大劍溪了。」

厲壽伯道：「你用木劍，只怕會吃虧，魏兄的劍借給你如何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不必。」

厲壽伯道：「我不想佔便宜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用的雖是木劍，但你未必擋得住。」

厲壽伯笑了，道：「你雖口口聲聲說要退出武林，但口氣還是很狂啊！」

舒伯雄微微一笑道：「因此你應該明白我並非懼怕你！」

厲壽伯右手握上劍柄，却不將長劍拔出，面現悍笑道：「你可以出招了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最好把劍拔出來。」

厲壽伯道：「不必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你是挑戰者，應該先出招。」

厲壽伯聽了只得將長劍拔出，笑道：「你要盡全力施爲，如果故意落敗，我會看得出來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既已答應與你動手，就絕不會客氣——快出招吧！」

他的木劍直豎於胸前，式如一柱擎天，身形紋風不動，表情一片平和，雙目直盯着對方，不怒、不威、不懼！

一代奇劍客的風範，在此表露無遺！

厲壽伯慢慢提起長劍，擺出平刺的姿式，但沒有立刻刺出。

他的表情恰與舒伯雄完全相反，面上掛着一片凌厲兇猛之色，但却不急不躁，另有一種懾人威儀！

此刻，夕陽已西沉，但彤雲滿天，晚風蕭瑟，給人一種風起雲湧之感。

白沙河畔，空氣漸漸緊張，雙方的大戰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。

只見他們雙方靜靜的對峙了一會後，忽然同時移動脚步，厲壽伯向右移，舒伯雄也向右移，兩人慢慢的游步繞場，而始終面對面，四目緊緊接觸在一起！

冉愛蘭才看到這裏，就已緊張得全身發抖起來。

魏貴拉着舒龍安再退後數步，同時向冉愛蘭說道：「妳也再退後幾步，免得爲劍氣所傷！」

冉愛蘭聽了，連忙再往後退了幾步，她一方面担心兒子受到魏貴的傷害，一方面担心丈夫會死在厲壽伯的劍下，眞是心慌意亂，快要急瘋了。

反是決鬥雙方一點都無慌亂之態，兩人好像兩隻身經百戰的鬥鷄，四目相對，一個在覓機準備出擊，一個則嚴陣以待。

忽然，厲壽伯停止游步，目中射出如刀精芒，似乎要發動攻勢了。

舒伯雄也停住游步，準備接招。

厲壽伯慢慢曲腿蹲身，劍藏右腰，陰陽合托劍柄，做出衝刺之狀。

這是一種試探動作，因爲直到現在，他還找不出可乘之機。

對此，舒伯雄仍然抱劍直立着，沒有任何行動。

厲壽伯對於今天這一戰，志在必勝，故不敢隨便出擊，一見舒伯雄穩若泰山，當下再改變姿式，擺出潛龍待縱，長劍遙指舒伯雄。

只要發現一綫可乘之隙，他便會發出石破天驚的一擊！

舒伯雄依然不動，眞是穩若泰山。

厲壽伯又連續改變幾種姿式，仍然找不到出手的機會，便又挺直身子，再度游步繞場……

天，漸漸黑暗了。

晚風呼嘯，不停的吹動着決鬥雙方的衣衫，却吹不走雙方旺盛的鬥志！

厲壽伯突然跨前一步，長劍高高平舉，左手揑劍訣，勢如魁星握筆，眼看攻勢就要爆發了。

舒伯雄右脚一提，木劍橫起齊胸，仍然嚴陣而待。

「嘿呀！」

一聲焦雷般的大吼，厲壽伯猛然撲上舒伯雄，長劍突如閃電般揮動起來！

這一瞬間，在場觀看的魏貴和冉愛蘭母子都看不清他們怎樣交手，他們只見到兩條人影一陣糾纏，只見到劍光如匹練迸飛了幾下，然後是——

「砰！」

一聲巨响，人影倏分！

決鬥雙方同時向後躍開了！

舒伯雄頭額上出現了一條兩寸長的傷口，血珠一滴一滴的湧出，流到了臉上！

「伯雄！」

冉愛蘭驚叫一聲，臉色大變。

厲壽伯呢？

他滿面剛烈之氣，雙目怒瞪，好像是一個兇神惡煞，氣勢之强盛，令人不寒而慄！

看樣子，他是贏了！

魏貴立刻放開了舒龍安，喜的叫道：「厲兄，恭喜你了，現在你是『江湖第一快劍啦』！」

舒龍安飛奔投入父親懷抱，仰臉驚問道：「爹，爹！你沒事吧？」

舒伯雄扔掉手上的木劍，撫着兒子的頭，語聲平和地道：「沒事，安兒，咱們可以回家了。」

冉愛蘭也急急跑過去，掏出一方素帕，道：「快蹲下來，我替你包傷！」

舒伯雄取過她手上的素帕，往頭額上一綁，笑道：「別慌，輕傷而已！」

這時候，厲壽伯還站着沒動，那一臉嚇人的兇相也沒有消失，好像意猶未盡似的。

魏貴興奮已極，笑道：「厲兄，你的努力總算沒有白費，從今以後，你是天下無敵的劍客了！」

冉愛蘭也很高興，說道：「我丈夫早就不要甚麼天下第一了，從今以後，請不要再來騷擾我們！」

說到這裏，伸手去攙扶丈夫，無限欣慰的道：「伯雄，我們快回家去，我要看看你播種的落花生！」

舒伯雄微微一笑，右手擁着愛妻，左手擁着愛子，轉向放在河邊的那匹坐騎走去。

就在他們一家人轉身走去之際，忽聽那無影人魏貴驚叫一聲道：「厲兄，你怎麼了！」

接着是「蓬」然一响，有人倒在地上了！

冉愛蘭和舒龍安陡地一呆，母子倆要回頭去看，舒伯雄却不讓他們看，雙臂勾住後頸，擁着他們向前走去，道：「不要看，那沒甚麼好看的。」

舒龍安驚喜地道：「爹，你贏了！」

舒伯雄含笑道：「不要問，勝負輸贏之事，今後不會再發現在我們一家人身上了！」

冉愛蘭惶聲道：「他死了？」

舒伯雄輕輕一吐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愛蘭，妳要原諒我，我一直以來不喜歡殺人，但有時候却不能不殺，因爲我不殺死他，他便要殺死我……」

冉愛蘭愕然道：「你是說他……」

舒伯雄很快的接下道：「有時碰上很厲害的對手時，我想手下留情都辦不到，因爲他使出了殺手鐗，企圖一劍殺死我，在那種情況之下，我就不能不以殺手鐗反擊，否則便要慘死在對手的劍下，妳了解我的意思麼？」

冉愛蘭點頭輕嘆一聲，道：「我了解了。」

舒龍安高興的道：「爹，你眞了不起，你用木劍就能殺死他，太了不起了！」

舒伯雄正容道：「不要這樣想，爹在七年前就已知道走錯了路，心中一直很後悔呢！」

舒龍安道：「哦……」

舒伯雄嘆了口氣道：「安兒，你能答應爹一件事麼？」

舒龍安道：「甚麼事？」

舒伯雄說道：「不要練武，好好地讀書。」

舒龍安道：「爹，你放心，孩兒若練成武功，一定要做一個俠士，絕不做一個劍客。」

舒伯雄苦笑道：「爹開始的時候也想做一個俠客，結果事與願違……」

舒龍安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因爲當你練成了高深的武功之後，你就很難做一個俠士，有許許多多的人會慕名向你挑戰，其結果是步上了爹的後塵。」

冉愛蘭道：「對的，安兒，你爹說的一點都不錯，你不要練武，在家好好讀書，好麼？」

舒龍安點頭道：「好吧，我不練就是啦！」

這時，一家人已走到那馬匹身邊，舒伯雄扶妻子上馬坐定，再將兒子抱上去，讓他跟母親一起坐着，說道：「走，咱們回家去！」

他牽馬走在前面，踏上了歸途……

無影人魏貴默默的立在鬼劍厲壽伯的身邊，呆呆的目送他們一家三人漸漸地遠去，神情一片迷惘，良久良久之後，忽然從嘴裏迸出一聲苦笑，輕輕的說道：「舒伯雄，你要急流勇退，只怕沒有這麼容易吧！」

× × ×

白沙河距離他們的家並不遠，一天的行程即可走到，他們一家三人由於心情都很愉快，因此決定不在路上過夜，要連夜走回家去。

舒伯雄高高興興的說道：「天亮的時候，咱們就到家了！」

冉愛蘭道：「我們家種了很多花，你看到沒有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妳不在的時候，花圃和菜圃長滿了草，我已將它拔乾淨了。」

舒龍安道：「那窩小鷄呢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牠們也長大了不少，很漂亮哩！」

冉愛蘭道：「你開墾的那兩塊荒地很大麼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是的，比妳的花圃要大兩百倍左右，因爲現在正是播種落花生的時候，所以我就去城裏買回一百多斤的種子。」

冉愛蘭道：「一定把你忙壞了。」

舒伯雄道：「不，我只化一天工夫就播種完畢，一點都不累。」

他們夫婦一邊趕路，一邊閒話家常，好像一對在月下散步的情侶，絲毫不覺得夜路漫長……

不知不覺間，天已接近破曉！

冉愛蘭道：「天好黑喲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黎明之前，總有一段黑暗，再過一會，天就亮了。」

冉愛蘭道：「我們的家快到了吧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嗯，快到了！」

冉愛蘭道：「我好高興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也——」

冉愛蘭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舒伯雄皺起了眉頭，道：「蹄聲！」

冉愛蘭一怔道：「甚麼？」

舒伯雄沉聲道：「馬蹄聲！」

馬蹄聲由小漸漸變大，是從後面的路上趕過來的！

冉愛蘭道：「有人趕夜路吧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但願如此……」

他很怕聽到馬蹄聲，尤其是在這個即將抵達家門的時候！

但馬蹄聲响得好快，似一陣疾雷，一轉眼間已响到了他們身後——

「舒伯雄！」

他最害怕的事情果然發生了！

舒伯雄拉住馬，轉身去看，就看見了一個騎馬的青年，也看見了一把長劍！

他的心沉重了起來，硬着頭皮迎上兩步，拱手一揖道：「尊駕叫我麼？」

那青年飄身下馬，走到他面前，站穩了脚步，笑道：「正是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抱歉，我不認識你。」

青年含笑道：「我叫季承劍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有何指教？」

季承劍右手握上劍柄，眉毛一揚道：「領教你的無敵劍術！」

舒伯雄搖頭道：「對不起，我已宣佈退出武林，不再接受任何人的挑戰了。」

語畢，轉身要去牽馬走路。

季承劍跨上一大步，道：「站住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我話已說明白了。」

季承劍面上浮起一片强悍的笑容道：「是的，我在劍門關聽到你說過這話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既然如此——」

季承劍截口道：「但你並沒有做到，你在白沙河畔殺了鬼劍厲壽伯！」

舒伯雄皺着眉頭道：「那是爲了救我的妻兒。」

季承劍冷笑道：「不管怎樣，你總算又與人動了手，因此你不能拒絕我！」

舒伯雄搖搖頭道：「我不會接受你的挑戰，你回去吧！」

季承劍嘿嘿笑了幾聲，道：「舒伯雄，我可不像厲壽伯那樣婆婆媽媽，他看見你手上沒有劍就不敢動手，我可不是那樣，絕對不是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你一定要動手麼？」

季承劍道：「不錯！」

舒伯雄道：「那你就動手好了。」

說完這話，他就去牽馬，季承劍身形一閃而上，大喝道：「看劍！」

好快的劍！

沒有聽到拔劍的聲音，一把鋒利的劍已然直刺到舒伯雄的背心！

冉愛蘭大驚道：「快躲！」

舒伯雄沒有躲避，因爲他不相信對方會眞的刺入，只有懷着「報仇雪恨」的人才會攻擊不還手的人，挑戰的人絕無刺殺不還手的人之理！

但是，他估計錯誤了。

季承劍的長劍「卜」的一聲，直刺入他的背心，刺得很深很深！

舒伯雄一呆！

「伯雄！」

「爹！」

母子倆衝下馬鞍，一把抱住舒伯雄，震駭欲絕的狂呼狂叫起來。

季承劍抽劍躍退，發呆的站着。

血，從舒伯雄的背上大量的流出！

「伯雄！」

蓦地，一條人影從附近黑暗中飛出，一掠便到現場，竟是劍鏢的總管司馬湘！

這時候，舒伯雄已倒在地上，他還沒死，目中湧出兩行淚水，哭了。

司馬湘一見他背上的劍傷，就知無救了，當即轉身迎上季承劍，滿面殺氣道：「狗娘養的東西！」

一聲龍吟，撤劍在手，要殺人了！

「不……」

舒伯雄發出低弱的呼聲，道：「不要……千萬不要殺他！」

「伯雄！」

「爹！」

冉愛蘭和舒龍安抱着他痛哭不已。

舒伯雄努力的抬起頭，叫道：「總管，請……請聽我一言……」

司馬湘知他有遺言要說，只得暫時丟開季承劍，轉趨至他身邊蹲下，問道：「伯雄，你要說甚麼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不要殺他！」

司馬湘詫異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舒伯雄道：「殺……殺死他，就太……太便宜他了。讓他……讓他去成名！去成……成爲一個赫赫有名的劍客！總有……一天，他會後悔，會……會痛苦的，就……就像我一樣！」

司馬湘滿面悲傷，長嘆一聲道：「好，我答應你，我了解你的意思！」

舒伯雄目光轉到兒子的面上，氣若游絲地道：「安兒，不准報仇，知道麼？」

舒龍安大哭道：「爹！爹！」

舒伯雄又道：「不准你練武，不……不准你報仇，沒有甚麼仇好報的……」

舒龍安只是痛哭。

舒伯雄流淚道：「你若不答應，爹……爹死不瞑目！」

舒龍安這才點頭道：「爹，我聽你的話就是！我聽你的話就是！」

舒伯雄面上出現了一絲笑容，慢慢轉望妻子道：「愛蘭，咱們本來已快到家了，是不是？」

冉愛蘭哭得死去活來。

舒伯雄道：「不要悲傷，人生……人生不如意事常……常八九。我今天這……這個下場，也可謂罪……罪有應得，我……對不起妳，太對不起妳了。」

冉愛蘭哀號道：「伯雄！你不能死！你不能死！我要你活下去！你一定要活下去！」

舒伯雄忽然吐出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眞可惜，我看不到……看不到落花生發……發……」

頭一歪，頓時不動了！

「伯雄！伯雄！」

「爹！爹！爹！」

呼天搶地的悲號聲，响澈黎明前的道路上。司馬湘神情嚴肅的站立起來，抬頭望着漸漸變白的天空，眼淚也忍不住滾了下來。

× × ×

季承劍成名了！

能够殺死「江湖第一快劍」的人，其劍術自然比「江湖第一快劍」還厲害，因此他一舉成名天下知，轟動了整個武林！

於是，開始有人找他挑戰……（完）

俠義奇情短篇

天機令

楊威・文
子成・圖

預伏除魔計　令出大功成

驪山是名山。「關中八景」之一——「驪山晚照」是墨客騷人，王孫公子所喜愛的景緻。

最令人感嘆的幽王，爲了博取褒姒的傾國傾城一笑，就在驪山頂上「烽火台」點烽火，因而亡周，歷代賢君良相引以爲戒，所以驪山更爲文人雅士嚮往一遊之勝境。

秦始皇統一中原，巡視天下，竟然將死後陵墓建築於驪山，動用七十萬工匠，造成古今聞名的大塚，高五十餘丈，周圍四五里，殉葬的珍寶奇器，楚霸王開墓取寶，三十日運物不能窮，火延九十日不能滅，其規模之大，可以想見一斑。

驪山還有很多名勝古蹟，當然不及上述的有名，華清池、長生殿也在驪山，而中華六大名都之一的長安就在驪山脚下，而臨潼也緊附其下。

驪山成名，的確有其不凡之處！

嚴正坤與樂清韻二人，站立在山脚，仰望驪山，凝神觀賞，確像驪馬飛騰，神駿異常。

二人耳鬢相磨，情話綿綿，對此靈秀山川，談論古今盛衰，也頗有感懷與嘆。

驪山錦繡，處處都引人入勝。

長生殿仍然聳立於山上，想起白樂天長恨歌：「七月七日長生殿，夜半無人私語時，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作連理枝，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！」嚴正坤與樂清韻，默然相對，緬懷於唐明皇與楊太眞的往事中。

紅顏禍水，雖然有時覺得太過份：事實上，古來多少君王及英雄豪傑之士，毀於女人之手，不說其它，即驪山的烽火台——周之褒姒；華清池——唐之楊玉環，即是兩個實例。

空山寂寂，然而流水潺潺，似在傾訴，又似在述說千百年來經歷事蹟。

嚴正坤與樂清韻，深深感染於山靈憂鬱情緒中。

「咦，想不到今日又重見古人！」

「什麼古人！」

「明皇與楊貴妃呀！」

「別胡說八道！」

「哈……」

人隨聲現，四名濃眉粗眼大漢昂然而來，望住嚴正坤與樂清韻，臉上表露着輕薄笑容。

「不要理他們！」樂清韻低聲道。

嚴正坤深深吸口氣，他是神鷹嚴天成之長子，自然知道江湖險惡，往往一件芝蔴綠豆小事，釀成軒然大波，血腥屠殺，寃寃相報，無窮無盡，所以他必須忍耐，希望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！

「賀老三，楊貴妃的確够迷人的呢，這華清池內的溫泉仍在，叫她來一個美人出浴，讓我哥兒一飽眼福如何？」其中一名豹首環眼壯漢，毫無顧忌道。

「我們走！」樂清韻低聲道，轉身向山下走去。

嚴正坤盡力壓住胸中怒氣，跟着樂清韻下去，希望避免不必要的爭鬥，那怕是對方的錯。

「別走！」豹首環眼少年，竟然攔住二人去路，大概是依仗着他們四人的武功，又見二人斯文秀氣，只當是普通人家百姓，嚴正坤一再容讓，令他們更覺得好欺，所以言語行動越來越猖狂！

「你們不要惹麻煩！」嚴正坤低聲說道。

「惹麻煩，憑你，哈……小子，你大概不知四位大爺的來歷吧，我們就是鐵掌李全，風雷手胡豹，飛天虎賀修賢，以及這位陰陽劍劉雨山，你小子如果是江湖人，聽了我們四大天王的名號，是否要客氣點！」

「讓開！」嚴正坤怒火幾乎要爆炸了，但他仍然未失去理智，硬將怒火壓下去，咬牙只說出兩個字。

「哦，」粗眉大眼的風雷手胡豹冷笑道：「當我們報出名號，仍然退縮，那我們以後在江湖上，還能混麼！」

「你想怎樣！」嚴正坤冷靜道。他知道今日不能善了，反而沉住氣，等待事情發展。

「我剛才不是說過，說楊貴妃到華清池中出浴，就是這點小事，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！」風雷手的胡豹又露出那邪惡的笑容。

「對呀，」矮胖子鐵掌李全笑嘻嘻道：「假如大爺們一高興，雪花白的銀子送個幾百兩，也是平常事！」

嚴正坤平靜道：「我是爲你們好，別惹麻煩，如果眞要硬幹，就來吧！」

「咦，看你這說話神態，似乎是道上人呢，讓俺風雷手，試試你的道行。」胡豹大眼露出煞光。

「出手吧！」嚴正坤低聲道。

「打！」風雷手胡豹左掌直擊，竟用衝拳起手。

嚴正坤已動殺機，不避不讓，老老實實受了一拳，風雷手胡豹一怔，他似乎感到有點不對路，因爲嚴正坤受了一拳，仍然屹立如山，神色未變，即是這拳頭不能令他受傷！

其它三人，也爲這不合理情形震動，風雷手胡豹這雙手豈是等閒可比，對方不避不讓受拳之下，仍然完好如故，這身武功那還得了！

正在這時，嚴正坤動了，也是依樣畫葫蘆，甚至發出的招式及中招部位，完完全全一樣，「砰！」地聲响，風雷手胡豹頓時變成脇生雙翼，整個人飛將起來。

「呀！」其餘三人驚叫起來。

風雷手胡豹直飛出兩丈開外，摔在地上，昏死過去，雙目緊閉，嘴角滲出絲絲鮮血，竟受了極重內傷。

這一來，三人才知道嚴正坤武功高強，而且遠遠超出他們想像以外。

這意外太令他們震驚，猛然間不知所措，怔怔望着似乎傻了。

「走吧！」樂清韻低聲說道，轉身走開，柳眉深鎖，顯然心事重重，她平生最討厭江湖仇殺，雖然學了一身絕頂武功，卻很少用過，外人不知，還以爲她是一位纖纖弱質的千金小姐呢！

嚴正坤微微點頭，相伴下山。

三名粗眉大眼漢子，此時只有乾瞪眼的份兒！

嚴正坤與樂清韻二人在驪山碰到這件事，心裏實在不愉快，回到長安，悶悶不樂，也未和任何人說起，實在沒值得說。

他們實在意想不到，這件事帶來的禍患，是如此巨大，雖未至於家破人亡，但也是夠恨的啦！

半月過去，嚴正坤已快忘了這件事，每日仍然專心一志讀書練武。

這天，他正在大廳閒坐，突然門口傳來一陣喧嘩聲，這是從所未有的事，嚴正坤立刻趕出去，門口僕人正在指手劃脚爭論，一老一少兩名陌生人，正冷靜站着，只是微微冷笑。

門口兩座石獅子已經打碎，看來是這兩名陌生人所下的手，不要說了，二人是來惹事尋仇，嚴正坤細細打量，老者總有六十歲上下，又瘦又黑，短小身材，黑黝黝的皮膚，簡直就是一位活殭屍！

另一位中年人，看去就像是普通人，外表平常，絲毫看不出特別。

嚴正坤暗自忖道：「江湖上並未聽說過這二人，他們大力金剛掌，也有了六成火候，這到底是誰呢？」心內如此想，立刻喝止僕人，然後抱拳道：「二位今日到此，必有所爲，請說明來意！」

「下戰書！」中年人回答，語氣平靜，不帶絲毫火氣，說時右手順勢一揮，一封大紅帖子凌空飛來。

嚴正坤知道對方有意相試，這一揮之中，大紅帖已蘊含眞力，一個接不住，立即受傷出醜！

嚴正坤家學淵源，見多識廣，自然不把它放在心上，微一招手，已平穩接住！

「好，果然不錯，待俺來領教幾式掌法！」中年人緩步上前，準備挑戰。

這時候，嚴正坤還有什麼好說的，衆目睽睽，而且是在自己大門口，再要退讓，那不是謙和，而是儒弱，而且有損嚴家在江湖上的聲譽。所以嚴正坤毫不客氣，決定應戰，當下將帖子交付僕人保管，上前三步，凝立待敵。

周圍人越來越多，而且嚴家武學，稱雄江湖，外人敢上門挑舋，自然是必有所恃，所以這一戰，必然是精彩絕倫的一戰，因而觀看的人興趣越高！

兩人僵持了一會，中年人陡地肩頭晃動，身形平滑，欺進近去，「攔江截斗」，未待招式用老，又改「烟水茫茫」，輕靈矯捷，頗有名家氣度。

嚴正坤沉着應戰，見招拆招，見式破式，毫不費力接下三十餘掌，看他游刃有餘，似乎未盡全力，中年人似乎心內越來越急躁，下手越來越重。

摸清楚對方拳路，嚴正坤再不客氣，長嘯一聲，展開家傳絕學——魚龍六式。

嚴家威震江湖絕學，果然不同凡响，「沉浮江波」、「逆流而上」、「鱗輝耀日」三招連環擊出，中年漢子拚命左攔右擋，此所謂棋差一着，縛手縛脚，「砰砰砰」連中三掌，由於嚴正坤未明對方爲人底細，所以含勁未吐，只要對方能夠知難而退算了。

「好功夫，今日輸得心服口服！」中

年漢子抱拳道。

嚴正坤微微一笑，對方倒是位知趣的人，可見心性也不會太壞，今日手下留情應該做對了！

「嗯，魚龍六式果然不凡，俺家自不量力，還要捨命陪君子，領教一二！」矮瘦老者說時大踏步上前。

嚴正坤微微點頭，表示答應挑戰。但這二人到底是何來歷呢，至今爲止，仍然未看出他們出身門派，所以也想與老者試試招。

又矮又瘦老頭子，外表看去不起眼，但是，他此時神色一凜，渾身眞氣鼓動，立刻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一股有質無形的殺氣，驚濤駭浪般朝前衝去，嚴正坤本身是高手，對於這些感覺比一般人更靈敏，當下不敢怠慢，眞氣一凝，殺氣也相應衝出。

二人對峙着，雖未正式動手，但其中兇險處，往往是呼吸之間判生死，比起舞刀弄棒的，更加驚險！

漸漸，瘦老頭額前見汗了！

嚴正坤呢，仍然是平靜如故，臉上絲毫不現七情六慾，甚至連顏色都未變！

即使外行人，也看出這場氣與勢的比試，嚴正坤已經贏了，他所以仍然站立不動，只是心存忠厚未施出殺手而已！

「殺！」瘦老頭似乎是老羞成怒，暴喝一聲，身形如箭，疾射而出，那隻鬼爪般的手指，堪堪沾上嚴正坤眉梢，只要再伸前半寸，嚴正坤眼珠就要被挖出。

「呀！」旁觀衆人驚叫起來。

千鈞一髮之際，嚴正坤手指微微上指，已對着瘦老頭的掌心，只要吐出眞力，瘦老頭只怕非死即傷！

瘦老頭自然是識貨角色，趕緊撤招，左掌橫拍，急往對方胸口印去。

嚴正坤眉頭微皺，瘦老頭招式毒辣非常，出手盡往致命地方招呼，只要挨着一下，非死即傷！與那中年人似乎有很大不同！

颼颼颼，瘦老頭招式愈來愈快，越來越兇，簡直是拚命，似乎與嚴正坤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，希望拚個同歸於盡，亦在所不惜。

五十招讓過，嚴正坤也不禁有氣，這瘦老頭簡直不可理喻，明顯的手下留情，甚至留下極好的下台路，他絲毫不領情，一味猛攻！

「小心啦！」嚴正坤也打出了火，輕叱一聲，絕招源源施出，「龍翔九天」、「雲行雨施」、「神龍經天」連環擊出。

威震宇內的絕學，的確有其不凡威力，砰砰砰，瘦老頭三掌連中，他整個人輕飄飄的，像乾樹葉給風刮起，飛至五丈外，「朋！」的一聲跌倒在地上。

「好！」衆人齊聲喝采。

嚴正坤向四下抱拳爲禮，以示答謝。

「咦，這老頭莫非死了，怎麼這麼久未醒！」旁邊有人竊竊私議，清楚傳入嚴正坤耳內。

「打死人啦！打死人啦！」不知是誰大呼小叫的，往前跑去，好像發瘋一樣。

中年漢子此時正伸手在瘦老頭鼻前探息，果然沒有絲毫呼吸！

「他怎樣了？」嚴正坤問。

「嘿嘿嘿，」中年漢子冷笑道：「朋友好重的手法，以武會友，原是很平常的事，你竟下毒手殺人，我們到衙門去說說理看！」

嚴正坤眉頭微微皺起，他自己當然知道，並未下重手傷人，這老傢伙通身透着古怪，可能有其它不知因素在，或者觸動某一傷處，致造成死亡亦說不定。

無論如何，鬧到官府中去，總是一件麻煩事，看情形對方似乎早已安排好，他們究竟是何來歷？

「官人來了！官人來了！」有人在嚷着。

果然，一行人急奔而來，當先一位正是捕頭余鐵，五十來歲年齡，也不打話，立即俯身察看矮瘦子老者，全身冰冷，呼吸停頓，雙目緊閉，看來是死去了！

「這人是怎麼死的！」余鐵站起來問道。

中年人立即上前答道：「稟告上官，這位嚴大公子出手打死的！」

「嚴家武功，在江湖上有名，如今在門口逞兇殺人，長安到底是有王法地方，好吧，跟我到衙門走一趟！」余鐵果然鐵面無情。

嚴正坤正想說什麼，那班公差根本不理會這一套，鐵鍊子往頭上一套，如狠如虎，呼喝着扯着嚴正坤走。

嚴正坤暗自嘆口氣，以他武功，對付這幾名公差，可說毫不費力，但自己是正當人家，這一抗命拒捕，只怕會招來更大禍患！

嚴府也有些辦事人，但對付官府，尤其是在門口打死人，人證物證，還有什麼理由，只好由他們把人鎖走，等主人回家，再作打算！

待得衆官差及中年人走了，一衆僕人及幾名護院，站在矮瘦子死屍前面，恨恨道：「這老賊早已是惡貫滿盈，鬼拘去靈魂，我們少爺從不輕易傷人，他死得眞有點古怪，只怕其中還有花樣！」

「帖子呢？」另一僕人叫道。

「噢，在這裏！」拿帖子僕人急打開來看，只見上面幾個核桃大的字，清清楚楚寫：「八月十五三更，決戰烽火台！」在下角畫着人像，有點像濟公，手內拿着塊令牌，不知代表什麼！

衆人看着這帖子，以及這古怪畫像，實在弄不清楚，究竟代表那號人物！

「等老爺回來再說吧！」僕人道。

「屍首怎麼辦，是否要移動，還是讓它留在此處？」另一僕人顯然沒有主意，若任由一具屍體放在大門口，的確不是一件吉利事情。

「都是這混帳王八羔子，本領差，只有靠裝死害人！」一名僕人恨恨罵道，順便一脚踢去。

突然，矮瘦子屍體似乎輕微動了動，其中一名僕人還有點不敢相信，兩眼圓睜，盯住這古怪屍體，果然，屍體眼皮張開，眼珠微微轉了轉。

「你們看！」這名僕人駭極大叫。

「李福，你怪叫什麼！」另幾名僕人責怪他大驚小怪。

「這屍體動了，還張開眼珠轉了轉呢！」李福說時，露出懼色。

「你大概眼花吧，在這裏胡說八道！」另一僕人冷笑道，根本就沒有人相信。

「看！」不知是誰叫起來。

大家立即睜眼往屍體看去，的確出現了怪事，那雙眼睛睜開了，精光外露，神氣得很呢！

衆人何曾見過這樣怪事，他們雖然聽過屍變的事，但僅是傳聞，如今親眼看到，一時間驚得呆了，定住眼不知如何好！

屍體漸漸動了，上身撐起，緩緩坐起，最後站好，冷峻目光望住衆人。

「你究竟死了沒有，如今是人是鬼，俺李福可不怕！」李福說不怕，立即解開胸衣，脫下帽子，在頂門下拍了拍，將本身命門火性放出，據說可以辟邪壓怪。

但是，這一套今日竟然失靈，矮瘦子屍體仍然慢慢走過來。

衆僕人大驚，返身就逃，但是，矮瘦子「颼！」地一聲越過衆人，靜靜站在前面攔住。

前無去路，大夥兒只有返身逃走，李福跑得最快，此時却落在最後，他驚慌失措之下，只覺得一隻鬼爪般的手搭在肩上，砰砰聲响，已給撻倒地上，看來李福性命眞個給鬼拉去了！

「呀！」其餘衆人這一來，更加震駭欲絕，亡命奔跑，但他們到底只是普通人，怎能逃得了，砰砰之聲不絕，十幾名僕人一個不剩！

嚴府門口血肉模糊，十幾名斷手斷脚的僕人，東倒西歪，與兩座木然呆立的石獅子，構成一幅極不調和圖案，矮瘦子屍體並不滿足，又往門內撲去。

一般婦孺，根本不會武功，會武功的又出門去，大公子嚴正坤給官府捉去，整個府第，只有任由矮瘦子施展毒手，然後施施然離去。

捕頭余鐵稍後派人看屍體，發現嚴府門口驚人巨變，聞訊飛馬趕來，尚有四五名僕人僅只昏死過去，余鐵弄醒他們，大夥兒異口同聲，說明經過。

這一來，捕頭余鐵立即感到事態嚴重，他知道今日已捲入江湖仇殺事件，由於自己疏忽所致！武林中本有這門閉氣功夫，自己未曾深察，反而做了對方工具，將嚴正坤關在長安大牢中。

如果嚴正坤在家，對方根本無法得逞，好賊子，我余鐵就是丟掉性命，也要與你周旋到底！

嚴正坤直到黃昏時，才回家，他遭此巨變，絲毫不衝動慌亂，冷靜地思忖此一事件前因後果，而且事情並未完結，八月十五三更，約戰烽火台，只怕對方主力人物，到時會出現。

約戰時間還有三天，當下由一位老僕人伍忠，率領四名僕人，草草將死者入殮，又派人去通知樂府，樂清韻父親，七煞刀樂霸，威震江湖，見多識廣，父親不知所踪，家裏也要有個人作主！

深夜，樂老爺與這位愛女趕到，他們關係不同，尤其這位樂清韻小姐，與嚴正坤自小青梅竹馬，一直到現在，感情極端親密，兩家幾代世交，正準備年底辦喜事，所以，聽說嚴家出了事，嫻靜端莊的樂清韻，也帶着她極少露面的金劍，共赴患難！

雙方見面，立刻到大廳坐定。

「賢姪可曾看出對方來歷！」七煞刀樂霸紅潤的臉上神色肅穆，詳細詢問。

「到現在為止，仍不清楚對方底細，只知一個六十歲左右老者會閉氣法，及一張挑戰書，上有這圖像，你老見多識廣，或者可以認得他們來歷！」嚴正坤說時呈上帖子。

七煞刀樂霸一見帖子左角下的圖形，臉色一下變得雪白，神色大變！

「爸爸，這到底是誰，你說來聽聽如何！」樂清韻心內暗自震駭，她知道自己爸爸性烈如火，胆色過人，一生從未向任何人低頭，如今見了這圖形，竟然露出驚駭欲絕神色，諒是這圖形代表人物，必然非同小可！

「你們怎麼會惹上這魔頭！」七煞刀樂霸喃喃道。

嚴正坤聽這位未來泰山如此說，知道事態嚴重，但他性子最穩定，雖知已惹上極厲害魔頭，並不害怕，江湖上的事，本來就是刀口上生涯，兇險得很，生死早已看淡了，所以並不害怕！

樂老頭也不答話，閉上雙眼，靠在椅背上，似乎在回想什麼心事，嚴正坤與樂清韻靜靜等候。

寬敞的大廳，除了蠟燭火焰的搖擺而造成幌動影子，只有寂靜！

「近百年來，」七煞刀樂霸這時恢復老人神情，露出無限疲態道：「江湖上所以能平靜，沒有發生什麼大禍，由於有一位智慧極高，而又慈悲的天機先生，犧牲了自己的終身自由，與一位老魔搏約，僥倖贏了，老魔頭才遵守諾言，遠遁蠻荒，中原武林才幸免於難，今日這標誌，正是老魔行走江湖的信號！」

「他到底是誰呀，我們怎麼從未聽說呢！」樂清韻道。

「這件事本屬武林辛秘，只有各派長老及江湖上幾位參與其事者知道，其他人根本無所知，事後更無人說，所以江湖上至今仍是個謎！」七煞刀樂霸喃喃道。

「爸爸，說了半天，至今未說出他的名號，還有他平生武功來歷等等，告訴我們也好準備呀！」樂清韻嬌嗔道。

「三絕神魔陸新，武功天下無敵，即使天機子，也是以智慧及機智逼住老魔頭，才以極輕微之先險勝，天機子數年來，訊影全無，如果老魔頭再臨江湖，只怕無人能敵，怎會來到長安，這是何故？」七煞刀樂霸喃喃自語，陷入極度困擾地步。

「伯父休要担憂，到時小侄單獨赴約，要以家傳武學與老魔一拚，是生是死，各安天命！」嚴正坤淡淡道，但他胸中豪氣飛揚，根本沒有怯意。

「嗯，他武功再高，也不過用來害人而已，我們學武之人，豈是屈於威武之下的苟免之士！」樂清韻平時溫柔和靄，此時臨到生死關頭，才顯現出她過人氣節。

「好氣概！好胆量！唔……」

這聲音突如其來在牆外响起，人隨聲現，只見一位少年人，雙眼望天，傲氣凌人，大有天下唯我獨尊之概。後面跟着二人，一個駝子，大約七十來歲，神態威武，臉色冷峻，另一名中年人，和和氣氣，笑容可掬，與駝子冷峻成一强烈對比！

「你們是什麼人！」嚴正坤厲聲問。

「追命使者！」少年人冷峻道。

「哼，鬼鬼祟祟，完全沒有大家風範，到底只是妖魔鬼怪，不登大雅之堂！」嚴正坤毫無懼色，嚴辭指責。

「拿下！」少年人殺氣滿臉，顯然心內已動怒，看來駝子與中年人是他手下，所以命令行事！

「好！」駝子性子最急，應聲彈出，右手已伸到極長，看上去不過一跨步，手指已沾着衣襟。

嚴正坤臨危不亂，右肩微沉，鐵掌直拍，猛擊對方胸口；駝子臨敵經驗豐富，變招亦快，「天河倒瀉」，順勢凌空下劈，剛好連消帶打，截住嚴正坤手腕！

兩人動作如電，兔起鶻落，轉眼已交換了三十招，嚴正坤愈戰愈勇，漸漸壓住了老駝子的强勁攻勢！

老駝子性子急，火氣極旺，被一年輕人逼得後退三步，不由怒發如狂，吼叫連連，出掌更猛，招招全是剛猛路子，砰砰之聲不絕於耳！

嚴正坤神色肅穆，下手毫不容情，到這時候，才看出這位大公子平時練功極勤，招式熟練，內功精純已極，對付駝子游刃有餘，纏戰之中窺測對方拳路勢子！

七煞刀樂霸暗中也贊這位未來東床女婿聰明，而且少年人沉得住氣，不急不躁，危亂中仍能顧全大局，實在難能可貴！

大約過了一百招，嚴正坤突然施出魚龍六式絕招，「魚化成龍」，變化萬端，大有窮天地造化之功，鬼神莫測之機，御簡於繁，僅此一招，駝子空有一身絕學，竟然不知所措，眼花繚亂，拚命抵擋，那裏能够，「砰！」地一响，胸口已結實中了一下重的，口中鮮血狂噴，頓時臉如金紙，顯然受了極重內傷。

嚴正坤昂然卓立，神色平靜，絲毫不以大勝為喜，冷靜望住對方二人，一言不發，等待他們說話。

令人沉悶的寂靜，橫亙在空中。

足足有半盞熱茶時分，仍然是沉靜，那少年人看來也是個厲害脚色，臉上絲毫不顯七情六慾之色，像一塊石板，冷冰冰僵在那兒。

突然，那和和氣氣中年人微微笑道：「我們今日等了半天，閣下仍然沒有交待，我們進屋是客人，你自恃武功傷人，大概還很得意，在下不才，也要冒昧領教幾招！」

「哼，」嚴正坤冷笑道：「你們這樣的客人，只怕是比奪命無常還厲害，我家中十幾名僕人，就是這樣送去性命，看來你們意猶未足，趕盡殺絕！嘿嘿，客人，無常奪命客也沒有如此兇狠！」

和和氣氣中年人滿臉疑色，這時那少年人突然道：「你說這話有何證據？」

「哈……」嚴正坤悲憤莫名，縱聲狂笑，這笑聲簡直比哭聲還難聽，而且充滿了憤慨情緒，令人一聽就明白，笑的人內心沉痛不已。

笑聲倏停，嚴正坤叱道：「那邊有十三具死屍，全是你們的傑作，這證據够不够！」

少年人與那中年人一言不發，身形如電，急往偏殿掠去，所謂行家一伸手，就知有沒有，二人輕身功夫，簡直駭人聽聞，較之老駝子，只怕高上幾倍，尤其那少年人，更加輕靈矯捷，有如鬼魅！

七煞刀樂霸見了這少年輕功身法，臉上一片灰色，他暗自嘆氣，今天只怕難逃性命，自己半生江湖，什麼也見過，享受過，而且殺人如麻，雙手染滿血腥，死在武功不如人之下，自然無話可說；而愛女樂清韻與嚴正坤遭此橫禍，那可是太寃枉了！

「颼！」二人又回到大廳中間，少年人淡淡道：「這些人是死於邪門外家功夫之下，不是我們幹的！」

「你們想賴！」嚴正坤吼叫。

少年人眉頭微皺，緩步走到大廳中間，神色一凝，態度變得誠敬無比，雙手極慢，在空中劃了幾下，然後退回原地，閉緊嘴唇一言不發！

七煞刀樂霸及兩名子女輩，全是一生與武功結下不解緣；對方這幾下手法，中正寬大，毫無邪氣，但精奧無比，較之魚龍六式，不知高上多少倍。

三絕神魔陸新門下，決不會使出如此氣概的武功，他們到底是何來歷，不是妖邪之輩，定是同道中人，想到此處，嚴正坤神色凝重道：「請教二位高姓大名，武功來歷，這樣說本極冒昧，但今日遭逢非常事故，只有得罪，二位定會明白在下苦衷，原諒則個！」

「是我們魯莽，而且又碰到極巧，才招起誤會！」少年人平靜說道：「在下白秋明，嵩山白雲洞門下，令尊去年曾到敝處，家師答應派我今年下山到此，聽候遣差！」

「原來是白雲洞高足，怪不得有此身手，這位呢？」七煞刀樂霸又問中年人姓名來歷。

「這位乃是太極名家陳全！」白秋明道。

「呀，久仰！久仰！」七煞刀樂霸越聽越驚，這位太極名家身手卓越，打遍大江南北，未逢敵手，剛才如是他先出手，嚴正坤只怕無法應付。

「好說，這到底是什麼回事；究竟是何方神聖，胆敢到此行兇，請說明白！」太極高手陳全道。

「大家坐下，容我細說！」嚴正坤見是自己人，而且全是武功高强之士，心內自然高興，待大家坐好，立即一五一十說明白，由矮瘦子裝死，以及被捕入獄，後來矮瘦子趁機殺死僕人……

「好毒狠！」白秋明恨道。

「這些事已經過去，不去說它；八月十五比武決戰，倒是要想法子應付，免得到時措手不及！」嚴正坤道。

「嗯，」七煞刀樂霸沉吟道：「三絕神魔陸新，各派長老自然注意動態，即天機子，一代智者，豈有不妥善安排，嚴老哥年來奔走江湖，似與此事大有關連；像他去年去白雲洞，約定白少俠及陳大俠，可以相信我說的不錯！」

「爸爸說得不錯，」樂清韻突然想起什麼道：「三絕神魔陸新許多人不找，偏偏挑上了嚴家，定有他重要原因，決不會無原無故亂來！」

「無論如何，明日決戰，我們照樣赴

約，是生是死，只有盡力而為：回來再定下一步行動！」嚴正坤道。

「好，白某也想見識見識，這位老魔頭有什麼神通。」白秋明言下之意，想與老魔較量一下，白雲洞武學，豈是等閒可比，白秋明初次下山，正所謂初生之犢不怕虎，他這種想法倒也合情合理。

七煞刀樂霸年齡輩份最長，他神色凝重，因為三絕神魔陸新，武功蓋世，如果真用武功較量，這幾人只怕有去無回，但老魔自恃身份，適當用話扣住他，或可逃過此一刦也說不定！

無論如何，這幾位後輩，是生是死，他樂霸責任最重，面臨如此重大關頭，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七煞刀，反而像個老太婆，畏首畏尾，心事重重。

嚴正坤也明白其中嚴重性，但他此時身為主人，立即朗聲道：「船到江心自然直，今夜八月十四，明月在天，我們到花園去，賞花弄月，我吩咐擺酒，一面替各位接風，決戰的事明日再說！」

古人說：「月到中秋分外明」。又道：「人生難見月當頭」。這話確有其道理，人生無常，生離死別，變幻莫測，家庭美滿，朋友無恙，只怕很少很少！

衆人飲酒談心，只談些江湖逸事，奇人奇行，對於老魔絕口不講！

這酒席可說是因緣巧合，衆人直吃到五更，才盡歡而散，由僕人引着，到客房安息。

八月十五，中秋佳節，正是秋高氣爽，風和日麗的好時光。

嚴正坤等一行五人，往驪山進發，一路上風景如畫，華清池溫泉，上次給惹來麻煩，樂清韻經過時，眉頭微皺，回想起來仍是煩惱。

時光還早，幾人就在附近遊覽，反正名勝古蹟極多，轉幾轉又混過去了！

三更，月明如水！

五人依時到達烽火台，冷清清的，四周不見人影，莫非時候尚早，對方尚未到達，又等了半個時辰，仍然毫無動靜！

「這是什麼回事！」衆人面面相覷，不解其意。

「過時不候，我們走吧！」七煞刀樂霸說這話時，是貫足了內家真氣，因此聲音清越，遠遠傳出。

「何必性急！」這聲音懶洋洋的，不知從何處傳來，嚴正坤等五人，無一不是內功深厚之士，仍然聽不出說話的人在那裏，可想而知，說話人的內功是如何深厚了！

「既約人，為何不堂堂正正，而故弄玄虛，是何道理？」嚴正坤朗聲質問。

「試試你的耐心如何！」又是那懶洋洋的聲音。

「好吧，試過之後，比武之事怎樣？」嚴正坤又問。

「由小妹劉玉儀討教！」這聲音突如其來，在五人身後不足七尺。

嚴正坤等大驚，霍然轉身，只見一位十六七歲少女，一派天真，俏生生地站着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望住五人，若有所待！

「好，由我來領教姑娘高招！」嚴正坤抱拳為禮。

「大哥你貴姓名呀，我還沒有請教呢！」少女劉玉儀嬌笑問道。

「嚴正坤！」三個字答得簡單，而且有種冷冰冰味道。

「我們先切磋拳掌功夫，嚴大哥你說好麼！」劉玉儀永遠是那麼客氣。

「客隨主便，嚴某是捨命陪君子，姑娘這就動手吧！」嚴正坤心內充滿了恨意，不願與對方多說空話！

「嚴大哥真性急，也好吧，就開始好啦！」劉玉儀緩緩退五步，也不見她擺什麼門戶，只是隨便站着，嘴唇緊閉，一雙妙目盯着對方。

「看掌！」嚴正坤尚不知對方出身來歷，所以一出掌就是絕招，魚龍六式的「鯉躍龍門」，左掌守護前胸，右掌變幻莫測，輕拍對方臉容。

劉玉儀似乎傻了一般，無動於中，嚴正坤心內也暗懷疑，對方既然應戰，決不會是普通庸手，所以右掌去勢依然不變，長驅直進，直搗黃龍！

這招「鯉躍龍門」，成弧形向前進擊，暗藏七個變化，對方無論向任何方向閃避，都不易抵擋十六個連環復着追擊；但是，劉玉儀像傻子一般的站着，反而令得「鯉躍龍門」無法發揮威力。

嚴正坤暗自一咬牙，右掌走勢如電，猛劈過去，劉玉儀全身紋風未動，而怪事出現了，嚴正坤右掌距離對方鼻尖不過一寸，就是够不上部位，招式用老，無功而還，這恐怕是魚龍六式第一次遭逢如此情況！

閃避攻勢，任何一位武林人士都能做到；像劉玉儀這樣，舉重若輕，絲毫不着形跡，就避開雷霆萬鈞一擊，魚龍六式絕招，即是當今宇內名家，也不易做到！

衆人看得很清楚，心內暗自震駭！

嚴正坤偏偏不信邪，也可以說騎虎難下；颼颼颼，凌空躍起，手脚並用，掌腿齊發，招中有招，式中套式，狂風驟雨般，集中一個目標，全力攻擊！

劉玉儀動了，只那一個簡單而有效的式子，「砰！」的聲響，嚴正坤的右小腿中招，整個人陡地飛起，一切攻勢頓時瓦解！

劉玉儀仍然俏生生站着。

嚴正坤站在地上，身上未受傷，而且是絲毫損傷都沒有，但他內心，比受致命傷還要難受百倍；劉玉儀雖只是一位女孩子，她那出手老辣，用招切實，已到了御簡於繁的境界，可想而知，今日之戰，已是決定失敗；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慘敗！

「嚴大哥怎樣了，還沒有結果，怎麼又停手，你是否想比試兵刄！」劉玉儀一臉茫然神色，好像真的未明白出聲詢問。

「小妹妹，好功夫呀，我來和你比劍好嗎！」樂清韻心內有點不是味道，這女孩子笑容太美了，而且說話聲音又溫柔得過了份，對嚴正坤出手太輕，這一切，都令得樂清韻心內有氣，所以上前挑戰！

「姐姐貴姓名呀！」劉玉儀仍然彬彬有禮請問。

「樂清韻！」大小姐微笑道，心內有氣，面上仍然堆上如花笑容。

「姐姐要比劍法，小妹只好獻醜啦！」劉玉儀微笑道，她正說時，突然右臂一

揮，駭了樂清韻一大跳！

即是其它四人，也不知劉玉儀揮手的意思，正在此時，林中突然射出一枝寶劍，堪堪飛入場中，劉玉儀纖手微伸，已接劍在手。

這時候，衆人才明白劉玉儀伸手，只是討取寶劍，可想而知，暗中藏着的敵人很多，而且個個都是高手，天機子是否留下方策，否則，三絕神魔陸新羽翼已成，進軍中原，武林中誰能抗拒！

樂清韻緩緩抽出金劍，劉玉儀也抽出寶劍，二女都是國色天香，一齊亮出寶劍，益發顯得明艷不可方物！

樂清韻自幼隨寒月師太學武，學成之後，並未在江湖上行走，今次還是她第一次亮出金劍，如果在其它地方，立刻會令人震駭，而劉玉儀似乎並未聽過金劍威名，所以仍然平靜對峙！

二女臉上笑容漸漸凝結，換上誠敬而凝重神色。

突然，樂清韻金劍緩緩平伸，劍身頓時光華大盛，待手舉在半空時，「嗆！」的聲響，一股有形無質劍氣破空而出，頓時佈滿殺氣！

「好！」劉玉儀似乎也給這劍氣震住，輕叱一聲，揮動寶劍，也有股白氣由劍尖透出。

四人站在兩旁，只感到寒森森的殺氣迫來，壓力愈來愈大，竟有點承受不住！

噹噹噹，滿空劍氣縱橫，樹葉簌簌落下，但一接近二女身前五丈，即緩緩四下飛舞。

又過了好半晌，二女收劍退後三丈，抱劍凝立，竟然結束了這場鬥劍，表面上，看不出誰勝誰敗，二女又恢復如花笑容，看來是和氣生財，平手論交！

「妹妹好劍法！」樂清韻由衷讚道。

「姐姐讓我是真！」劉玉儀嬌笑道。

七煞刀樂霸漸漸感到奇怪，一直到現在，烽火台前戰役，未見絲毫火氣，劉玉儀的笑容，天真而親切，以她所學武功，取勝是輕而易舉之事，為何盡量現出友情，莫非三絕神魔也施展什麼計謀！

劉玉儀的笑容，純真而親切，兼武功卓越，勝之不驕，這一切都令人好感！

有其善者，必有其惡！這是天地間至理！最主要的是三絕老魔以前的兇殘，殺人如草芥，今日又表現笑容，這笑容後面，是否蘊藏什麼陰謀，倒要小心應付！

「請來客至後廳，酒席已擺好！」林中又傳來雄渾清亮的聲音。

五人一怔，暗道：「擺宴！這是攪什麼花樣！」

劉玉儀這時突然對各人道：「家師已在後山擺宴，各位遠來是客，不嫌粗薄失禮，請移玉步前去指教！」

一直到現在，衆人還有何話說，反正是這麼回事，伸頭也是一刀，縮頭也是一刀，看情形還不至如此糟；俗話說逃脫不是禍，是禍逃不脫，何不大大方方，挺起胸膛前去，見見這位武林巨寇，看他如何動靜再說吧！

酒茶很豐盛，三絕神魔陸新，怕有八十歲開外，但他看來面色紅潤，只不過五十來歲，可見內功修為已臻化境。在他身旁，坐着一男一女，女的正是劉玉儀，男的也不過二十歲上下，斯文秀氣，怕是徒弟。

其餘全是中原武林道上人物，怕也有五十幾位，雖不能說是頂尖人物，但也是有頭有臉響噹噹人物。

「幾位肯賞面前來，老夫感到榮幸，請坐！」三絕神魔笑容可掬。

當下由七煞刀樂霸一拱手，說過客套場面話後，即由執事人員引至當中席上坐下。

酒過三巡，老魔隨即站起說話。

「各位，武林中歷來都是強者為王，敗者為寇，這是千古不變的定律，多年來，一向以殺戮血腥為手段者，與和氣場面下，充份現露真實武功，令對方信服，所取得效果一樣，而且容易接受，老夫數十年來經驗，決定用溫和手段！」

大廳上靜得連一根針跌下都聽得見，沒有人出聲，大家仍然等待着靜聽下文。

「時至今日。」三絕神魔陸新又接着道：「我仍在驪山上相候，約定明年五月五日端陽節，請天下英雄前來驪山，共決雌雄，九大門派，以及江湖上知名之士，我派人送信約會，今日在座諸位，到時請賞光指教！」

七煞刀樂霸暗自鬆了口氣，無論如何，今日五人可以全身而退，倒是意想不到，至於明年五月五日端陽節，還有九個月時間，慢慢再想法子吧！

三絕神魔陸新說完之後，立即談笑風生，敬酒把盞，再也不說武林稱雄稱霸之事。

嚴正坤等五人，自驪山歸來，剛巧神鷹嚴天成也遊歷回府，頓時聲勢大壯。

「樂兄，當日你在場，三絕老魔究竟有何意圖，請詳細說一次，大夥兒再商量商量！」神鷹嚴天成道。

「說好呢，我們幸福，可以完整回家，說不好呢，只怕老魔又練成甚麼絕世神功，根本不怕我們玩什麼花樣，九大名門正派，每有秘傳神功絕學，但這種武學，究竟是否有把握，誰也不敢保證，而且門戶之見，不易打破，此事只有另想法子！」七煞刀樂霸道。

「嗯，樂兄說得有理！」神鷹嚴天成點頭道，心內若有所得，沉吟半響，立即精神大振，急道：「有了！」

「嚴兄有何高見？」七煞刀樂霸急詢問道。

「對付三絕神魔陸新，天機子定有一套完善辦法，我們通知九大門派及各正派人士，分頭尋訪，同時會集九大門派高手，尋求有效對付方法，集各派武功大成，是否可以研究一套武功，克制老魔武功路子！」神鷹嚴天成道。

「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們立即分頭辦理！」七煞刀樂霸一副熱腸子，說幹就幹。

幾人大約商量了半天。送信、約人，訪天機子或其門人，分派已定，然後各自分道揚鑣，各奔前程。

嚴正坤與樂清韻二人，經過這次患難，感情又更加密切深厚，這時臨別之際，不勝依依之情，當着衆人面不好訴說柔情，但二人眼波裏，已傾訴無盡山海情愫！

嚴正坤直奔洛陽，由於幾位武林前輩推測，天機子可能隱居洛陽，或者他的傳

人已到洛陽，反正沒有目標，嚴正坤就到洛陽試試。

晚行夜宿，十多天就到了。

洛陽地方繁華已極，而且人情溫和有禮，到底文風大盛之古都，不似山野荒僻地方。

這兒有一千五百多寺院，還有許多石洞山窟，龍門石窟是其中最著者。

這天，嚴正坤信步走到伊水之旁的臨江樓上，隨意點幾樣酒菜，自飲自酌。

這地方高雅明潔，酒菜又極精美，嚴正坤暗讚道，卽使價錢貴，亦物有所值。

「這兒的酒菜眞好！」聲音甜美，正在嚴正坤耳旁响起，循聲望去，一位美艷無雙的絕色少女，落落大方，朝嚴正坤甜甜一笑。

嚴正坤只好報以一笑，心內暗自警惕，這少女有點邪門，獨自一人上酒樓，點菜飲酒，已是過份，竟然對不相識的男人微笑，這似乎大方得有點過了份！

嚴正坤心內思維萬千，他出身武林名家，自然知道江湖上，年青貌美之女子不可惹，對方這樣舉動是否有陰謀，還是無意爲之，實在令人費解。

突然，樓梯口又湧上一羣人，當先的漢子，虎背熊腰，看來外家功夫也有幾分火候，後面的有老有少，看情況只是江湖末流之輩，不是什麼大人物！

「譚大哥！你這神腿，確屬江湖一絕，到現在爲止，武林中只怕還無人擋得了你三腿吧！」另一漢子道。

「哼！」粗壯漢子氣派很大，只從鼻子哼一聲，並未出聲答應，似乎懶得去回答。

「他媽的，孫老二只會說空話，跟着譚大哥走，包你有福享，別嚕嚕嗦嗦的，大夥兒敬譚大哥一杯！」另一名高瘦子威風得很。

「一羣小流氓，也到臨江樓喝酒，今天眞倒霉，掃興！掃興！」這聲音懶洋洋的，從靠南角落發出。

循聲望去，吊兒郎當的，一名少年大約只有二十五歲左右年紀，雙眼望天，一副瞧不起人模樣！

「好大胆！」孫老二大喝一聲，挺腰，威風凜凜的大踏步走過去，伸手在桌猛拍，手勁還眞駭人的，桌上的杯碟跳起老高。

少年懶洋洋的，似乎沒有看見，沒有聽明白，依舊沒事的一般望天。

孫老二益發威風，意猶未足，竟繞過桌子，伸手抓住少年，想饗以老拳！

當他的手指堪堪沾着對方的衣服之際，陡地有一股大力傳來，整個人像騰雲駕霧似的，猛地往前飛去，越過窗口，「撲通！」跌進伊河裏了！

「呀！」衆人驚叫起來。

「孫老二不會水，快去救他！」

「我去！」一名瘦子急急忙忙地從窗口跳下去。

神腿譚武立刻站起來，沉聲說道：「朋友是有意尋仇，還是偶然相遇，尚請明示才好！」

「任你說吧！」少年淡淡笑道。

「好！」神腿譚武果然不錯，一腿掃去，桌子給掃起，飛出窗口，跌落河中，孫老二正好抓着，不致下沉。

「神腿，讓我領敎領敎！」少年淡淡笑道。

雖然口內如此說，人仍然坐着，看神情根本不把神腿放在眼裏。

這一來，譚武的火氣更盛，暴喝一聲，連環三脚，往少年身上猛擊！

「颼！」少年根本未還手，連人帶椅子，往左移開七尺有奇，堪堪避開三腿！

當着衆人面前，神腿兩字似乎失去了威信，譚武雙脚疾蹬，凌空躍起七尺，一片腿影如山，全力攻擊，少年這次沒有退讓，右手伸出，也不見他施展招式，却抓住了譚武右腿，譚武立即跌倒，輕拍一下，譚武竟然站不穩，躺在地上，滿頭大汗，顯然腿上受了傷！

「你是什麼人？」神腿譚武喝問。

「普通人！」少年淡淡道。

衆人聽在耳內，有點難過，普通人竟然把神腿打傷，世上豈有此理！

「有種的留下名來，自會有人找你算帳！」神腿譚武咬牙切齒道。

「在下凌少峯，無名小卒，聽閣下這樣說，我在這兒等，看看有什麼神仙、神手或神魔來，三天爲限，逾時不候啦！」少年凌少峯笑道。

「好，不用三天，等會要你好看！」神腿譚武說時，巍峨的站起來。

那幾名混混兒這時候才跑過來，譚武幾乎是被抬着走，急急忙忙如喪家之犬，跑下樓去！

嚴正坤心內暗動，少年剛才不知有意無意，「神魔！」二字不知是否有所指，今天倒要耐心等等，說不定會有極大收穫呢！

妙齡少女仍然像沒事人一般，飲酒吃菜，自得其樂，少年已換了張桌子，小二又添菜添酒。

約有半盞茶時分，隱約傳來一片人潮聲。

臨江樓上幾人神色不變，根本未聽到似的，安然就坐如故！

「凌少峯！王八羔子，給老子滾下來！」這聲音吼叫如雷，直傳出老遠。

少年凌少峯眉頭微皺，未見他擰腰作勢，人已穿窗而出，安安穩穩站在街上。

一大羣人，聲勢洶洶，個個威風八面，瞪着凌少峯，似乎要把他生吞下去！

「小子，你可知道這是誰的地頭？」一個壯漢問。

「不知道！」少年凌少峯道。

「嘿嘿，半邊天苗傑苗大爺，知道沒有？」仍是那壯漢說話，威風更盛，他似乎認爲只說出半邊天苗傑大名，來人必會駭得屁滾尿流，胆戰心驚！由於他本人認爲，苗大爺是江湖上的一塊天。

凌少峯仍然木頭木腦，冷冷淡淡道：「沒有聽過這名字，大概是剛出道的無名小卒吧！」

「好大胆，殺！」那壯漢頓時大怒，吼叫聲中，右臂一揮，下令格殺無論。

凌少峯無動於中，刀、劍、木棍及單刀等兵刃，頓時狂風暴雨般，往凌少峯身上招呼！

俗語說：老虎不吃人，形狀嚇煞人！他們現在的聲勢却眞的是要殺人！

凌少峯夷然不懼，身形微錯，在場中遊走一匝，兇神惡煞的一羣大漢，摧枯拉朽般全躺下了！

「好功夫！好功夫！」

一名青衣人緩步走出，手中握着把烏沉沉的刀，臉上現出蠻有自信的微笑。

臨江樓上那名絕色少女見了這人，驚叫道：「墨刀胡宗元！」

嚴正坤心內一震，墨刀胡宗元是武林中的怪傑，爲人喜怒全憑自己好惡，橫行大江南北，會遍關外關內豪傑，未嚐敗績。想不到今天在此出現，眞個出乎意料之外，半邊天苗傑眞不簡單。

凌少峯只朝那墨刀瞧了瞧，淡淡道：「朋友也是他們一夥？」

「可以這樣說！」胡宗元笑道。

「既然這樣，出手吧！」凌少峯道。

「到適當時候，我自然會出手；公平些總是應該的，朋友取件順手的兵刃再動手吧！」墨刀胡宗元溫和道。

「哈哈，說到兵刃，還有比雙手更好麼？朋友喜歡玩刀，只管出手，試試我這手法如何？」凌少峯笑道。

「如此，得罪了！」墨刀胡宗元態度很好，說話有禮，頗令人好感。

旁觀衆人，似乎也知道墨刀來歷，而凌少峯剛才露了一手，也是武功高强之士，所以二人這場拚鬥，必然是一場精彩絕倫的好戲！

「嗤！」墨刀破空直刺，其疾如箭，凌少峯似乎未見過使刀的會有此招，而且此招極快極準，不暇多想，往左移開五尺，墨刀陡地展開，如長虹經天，烏光閃動，有如一張嚴密無比的網，罩向凌少峯全身。

嚴正坤看在眼內，心內也自吃驚，墨刀胡宗元，享譽江湖，確非倖致。

凌少峯在墨刀籠罩下，閃避似乎不及，胡宗元的攻勢實在厲害！

正在危急之際，凌少峯右手一陣揮舞，看不出那是什麼手法，偏偏能透過密不透風的刀影，長驅直進，步步進逼！

胡宗元大驚，他從未見過如此怪異手法，似是有形無質，無所不入，事實當然不會如此，由於手法高妙，令人看起來好像是這樣！

連連後退，拚命揮舞墨刀，但仍然抵擋不住，「砰！」的一聲響，胸口受了一掌！

凌少峯「颼！」的退後五步，屹立地上，凝望着胡宗元，一言不發！

胡宗元臉色灰暗，彷彿大病之後，雙手無力，「砰！」墨刀跌落地上，任由它躺在地上，連看都不看，黯然道：「我自負刀法無雙，會盡天下英雄，今日敗在閣下空手之下，發誓終身不用刀，再見！」

「胡兄，」凌少峯見對方成名不易，而且也是當世豪傑，忍不住出言道：「勝敗乃兵家常事，況且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；今日一時失手，爲何灰心，正當武林多事之秋，像你這樣有氣節的人，正應該爲天下蒼生做一番事，兄弟以至誠心意，希望胡兄三思！」

「金玉良言，胡某自當緊記，再見之日，或有報效之時，綠水青山，後會有期！」墨刀胡宗元昂然走去，任由那墨刀委諸塵土之上。

半邊天苗傑第二陣完全失敗，幾十人親眼見了凌少峯的武功，還有何話說，除了認敗服輸，根本無法可想！

「諸位休息吧，我酒還未盡興，失陪了！」凌少峯說罷，施施然地往臨江樓走去！

「救命！」林中突然有女子驚叫聲。

凌少峯愕然，循聲望去，一位少女慌亂逃跑，背後跟着幾名牛高馬大惡漢，揮鞭亂抽，另外一名老頭已渾身衣破血流，看情況是少女的父親！

父女哀號逃跑，神情凄慘，見了凌少峯，大哭叫道：「相公救我！」

「誰敢救你，天下還有不怕死的人麼！」後面一名惡漢喝道，似在向凌少峯威脅！

「相公救我！」少女直往凌少峯身後逃來，並拉住他的衣袖哭喚！

「究竟什麼回事！」凌少峯喝問。

「小子，你的死期到了！」爲首惡漢不懷好意道。

「什麼話？」凌少峯怒喝道。

「哈……」衆惡漢一陣狂笑，那種目空一切狂態，令人齒冷。

這情形有點反常，凌少峯心內嘀咕；突然，手臂一陣針刺痛，急睜眼看，原來是那女子手抓的地方，正由她手上介子印着。

「你……」凌少峯怒喝。

「哈……」衆惡漢笑聲更得意。

林中又走出幾人，孫老二與神腿譚武，赫然也在，望着凌少峯，露出不懷好意的笑容。

就在此時，凌少峯左臂一陣酸麻，而且迅速擴大着，漸漸蔓延上來，他不由大怒，對方明的不行，施用鬼計，弄上圈套，自己一時失察，中了暗算，這女子手上介子裝有毒針，看來凶多吉少！

「小子，威風那裏去了呀！」孫老二笑道。

嚴正坤正要行動時，旁邊那絕色少女突然低聲道：「你暫時不要動！」

「什麼！」嚴正坤一時還未明白其中意思。

「他顯然中了劇毒，對方捉去，自然會給解藥，如果救出來，這解藥到那兒去取？」少女道。

「不行，這少年手法奇異，武功高强，不知與這半邊天苗傑關係如何，萬一捉去時，對方將之殺害，那時更加追悔莫及，人救出來，解藥可以搶，可以偷，容易得多！」嚴正坤侃侃而談，說出了自己意思。

「很好，你的意見比較穩重而聰明；這救人一事讓我去吧，你不可露面，以後行事就方便多了！」少女笑道。

「噢，還未請教姑娘貴姓，在下嚴正坤！」

「向淑芳，峨嵋弟子！」

兩人正說問，凌少峯越來越不行，搖搖幌幌，已經站立不穩，雖然如此，一脚踢出，已將那女子兜胸打得飛了起來，口吐鮮血，身受重傷！

「給我殺！」孫老二紅了眼，吼叫起來。



玄機妙算

機智子

威鎮西域

班超本是一個書生，由於有意立功異域，所以投筆從戎，隨着竇固出去擊伐匈奴，他率領着一些兵士，奉命先去攻擊伊吾，結果在蒲類海的地方打了個勝仗，伊吾敗退遠走，班超因此出了名。竇固曉得班超勇敢而又很有智謀，命令他跟着郭恂一同出使西域。起初到了善（邑旁）善國，受了非常好的欵待，過一段時日之後，睡臥地方也沒人來打掃了；班超對部下說：「你們有沒有發覺善善王對我們愈來愈差了？這必定是匈奴也派了使者來，以致善善王疏遠了我們而優待他們。此時，最好乘着匈奴的使者沒有防備，先把他們擺平！」部下們一致贊同，乃喚僕侍過來，要了一個花招說：「匈奴的使者到底來幾日了？他們住在那個館舍？你老實招供便有賞賜，不然的話……」班超拔出劍來指着侍者說：「就祇好嚐嚐這把利劍的味道了！」

「他們已經來了十幾天了，」僕侍害怕地說出實情，並指示了客館所在。

班超為了保密起見，將侍者關在一所小房子裏，召集了部下三十六人，先來聚餐，等酒喝得差不多時，站起來說：「你們跟我來到這兒，誰都想立個功勞，求個富貴，榮歸故國，如今，匈奴的使者也來了，善善王馬上疏遠了我們，假定善善王要將我們的屬地奉送給匈奴，勢必要考慮如何處置我們，如此，我們的屍骨就別想回到祖國了，這怎麼辦呢？」

「我們都聽你的，你要我們水裏來火裏去，我們都願一馬當先。」

「有句古話說：『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』為目前打算，只有出其不意，半夜裏縱火燒掉匈奴使者的宿舍，趁着他們慌亂的時候，殺死他們那些人，這樣一來，善善王自然嚇得再也不敢對我們怠慢了。」班超說。

「這樁事應當報知郭恂郭從事啊，請他一道來商討。」部下們都這麼認為。

「大丈夫作事，貴乎當機立斷，郭從事是個庸俗的人，胆子小得像老鼠，他聽到這件事必害怕而加以攔阻，攔阻則事機自會外洩，那麼匈奴的使者一定會求助於善善王而來對付我們，如此事情就糟了。」班超分析得鞭辟入微，說服了部下，個個叫好。

將近夜半時分，班超下令十八人將鼓繫結在腰部，手拿着火種，小心地臨近匈奴使者的宿舍放起火來，等火勢熾盛時，便打起鼓來吶喊助威；另外又命令十八人，各拿着弓弩到宿舍門前埋伏起來。話說那使者從睡夢中驚起，看到屋後火勢很大，趕緊與隨從們奪門而出，却被埋伏的兵士困住，班超提着刀上去，一下子殺死了三個人，匈奴的使者也在那時被兵士砍下了頭來；善善王率領兵卒前來搭救，可是聽到四面鼓聲，不知到底有多少兵馬在場，心裏害怕而不敢前進。隔天早晨，班超把事情告訴郭恂，郭恂非常担心善善王不會就此甘休。班超隨即請善善王到來，拿出匈奴使者的首級給他看，說道：「匈奴的使者沒有禮貌，我已幹掉了他！」善善王一看，惶恐萬分，請求寬罪。善善國為了這件事，上下震驚不已；班超考慮到善善國的人將來或許會翻臉反抗，所以將善善王的兒子納為人質，同時把這事的始末詳盡地報告給竇固，竇固嘉許他的智勇，還將他的事功奏給皇上知道，朝廷於是以軍司馬的官職授給班超，接着派他出使西域。

斬巫揚威

班超再度出使西域，竇固担心他隨從太少，要多派一些人給他，他辭謝說：「我現在所帶的這卅六人已足够了，要是我的威名足够鎮服人家，何必太多的隨從呢？假使有事故發生，隨從太多反而碍手碍脚的。」

竇固聽了讚嘆一聲，說道：「以你的才能，加上胆識，我也可不操心了。」

班超於是率領着三十六人，先到于闐，當時于闐王名叫廣德，剛剛征服了莎車，頗有稱霸西域的野心，所以當班超抵達時，對他們這些使者很是怠慢。又于闐國的風俗，上上下下都迷信着神巫，就連廣德也一味聽信神巫所說的話。由於神巫看到了班超所乘的駿馬，知道那是相當名貴的，便起了個壞心眼，想平白地弄到那匹千里馬，於是對于闐王廣德說：「大王為什麼要向漢朝輸誠，而觸怒了神明呢？神將降下災禍在你大王的身上了！」

廣德害怕得請求寬恕，神巫抓住了廣德敬畏天神的心理弱點，說道：「趕快用漢朝使臣的駿馬奉獻給我，我便替你大王請求神明寬罪，並賜給你大王福澤！」

于闐王因而派使者去向班超商量，要他割愛，班超問明來由：「大王要我這匹坐騎幹什麼用呢？」

使者說出了這原來是神巫所要求的，大王不過是代勞罷」。

班超假裝說：

「我眞想拜見神巫一面，你回去叫神巫自己來取這匹馬吧。」

使者回去報告，不久，神巫果然到來。班超吩咐隨從到門外去，引著神巫進入帳內，便在帳中下手幹掉神巫，砍下神巫的腦袋，送給廣德。

「這還得了，」廣德大驚，對左右說：「這位漢使竟敢殺神巫，到底是何方神聖，胆子這麼大！」

「他以前出使到善善國，率領三十六人燒殺了匈奴的使者好幾百人，」廣德王的左右追述着：「論他的智勇，那會把一個神巫看在眼裏呢？」

廣德王從此對班超一行人很是敬畏，再也不敢絲毫的怠慢。

宋太祖智敵徐鉉

宋太祖敉平江南時，國勢十分强盛，各國紛紛朝貢，尤以南唐更甚，歷年不斷。

這一年，南唐君主派了一個博學多識，全江左第一的徐鉉，帶著朝貢品前去宋國。按禮節，大宋必須派官員前往迎接，大家自覺口才辭令皆不敵徐鉉，恐怕出醜，宰相也深感沒有適當人選可以勝任，終於將實情稟報宋太祖，請他解決。

太祖考慮了一陣之後，下令在全朝上下官員中，抄錄不認得字的十個人的姓名，抄罷呈給太祖，太祖用筆隨便圈選了一個人的名字說：「這個人可以去的。」在場的每一位臣僚都被太祖嚇了一跳，但是不敢多說話，被圈中的這一位官員，只好硬着頭皮去了。

這個不識字的宋臣迎接會見了這位渡江北來的徐鉉。徐鉉一開始就滔滔不絕，說個不停，話鋒犀利，詞意雲湧，在旁邊的人，都十分驚愕。這侍臣根本不知道徐鉉詞意所在，不知該如何回答，但又不好意思說出來，只好一味的點頭，邊說：「好，好。」徐鉉也不懂這侍臣所說的「好，好」是指什麼，所以也不便詳細追問。這兩個人彼此都不懂對方，相處了幾天，徐鉉起初還十分技巧旁敲側擊的問他，這侍臣避免正面回答，又唯恐說錯話，總是連聲好好，徐鉉也終於感到累了，且又不知此侍臣到底如何，竟也漸漸不加詢問。

徐鉉本來想由宋侍臣談話中探聽到宋的消息，了解一些宋朝的實況作為他此行回稟南唐國君的資料，但終於什麼也沒得到，一無所得的回去。

以索絆馬

金太祖的第四子兀朮領兵攻宋，宋朝大將韓世忠在黃天蕩作抵抗，秘密地吩咐勇健的兵士準備大鐵鈎，用鐵索貫穿起來，隔天早上，兀朮指揮陣容龐大的水軍來進攻，韓世忠下令開大船分為兩路，去迎戰敵船，靠近時，將鐵鈎鈎住敵船，便往一邊駛開，每一條鐵索便可拖沉一艘敵船，片刻之間，連沉了十幾艘，好比騎馬碰上了絆馬索，兀朮見情勢不妙，只得拚命逃竄。

十幾名壯漢，見凌少峯中毒，頓時威風凜凜，呼嘯着風湧而來！

凌少峯正準備拚着最後一口眞氣，痛殺這批惡漢，一提眞氣，酸痲越來越甚，毒氣漸漸侵入胸腹！

衆惡漢大喜，圍住凌少峯呼嘯跳躍，卻不近身。

颼颼颼，向淑芳人生得漂亮，功夫也漂亮，縱身飛入場中，一句話不說，纖足連環踢出，牛高馬大的惡漢，像稻草人一樣，紛紛翻身倒地。

別看他們人多，前後不到半盞茶時間，全倒地不起，成了廢物一堆！

凌少峯知道來了救星，無法說話，立刻盤膝坐下，運功驅毒！

嚴正坤緩步走出，一方面為凌少峯護法；同時對向淑芳道：「姑娘在此，容我去那半邊天苗傑家裏討取解藥，仍在臨江樓相會好啦！」

「小心啦！」向淑芳關心道。

嚴正坤根本不須問路，跟着那批惡漢，很容易找到目的地。

所有惡霸，府第必然寬敞高大，門口站着惡漢，這時陸續逃回來的傷者，滿身血污，痛苦呻吟聲，情況相當悲慘，這恐怕正是破題兒第一趟吧！

嚴正坤冷眼旁觀，看了好半天，不會有錯，立刻昂然踏上苗家大門。

衆惡漢立即呼喝道：「什麼人！」

「滾！」嚴正坤口內只吐出一個很簡單的字，右手倏劈，不待他們有出聲機會，已經全部放倒！

經過院子，來到座豪華大廳上，不見半個人影，嚴正坤懶得多說，端起大堂上首一個古瓷花瓶，猛的朝玻璃窗上擲去！

「嘩啦！」響聲大，那景象更駭人！

十幾人慌張衝進來，見了大廳上的情形，頓時像鬼哭神號，而嚴正坤此時又將一個玉香爐，打中上首財神，不容這班人開口，順手抓人亂丟！

正在鬼哭神號之際，又有四人進來，嚴正坤還未看清楚，其中一人凌空飛起，身法如電，手中寒森森的刀，直往嚴正坤胸口搠來。

「嘿！」嚴正坤悶哼一聲，身形微側，右腿倏彈，準確劈中刀柄，頓時飛了起來，「噗！」直插入大柱上去，只剩下一個小黑洞。

嚴正坤手不停，輕輕在那人頭頂按了按，一名武林高手就此受傷倒地！

「什麼人，到此行兇！」其中一名好像主人模樣的喝問。

這倒引起嚴正坤的注意，直衝過去，擊退另兩人的攔阻，一手抓去，不見他有何動作，竟然避開嚴正坤奇奧絕倫的擒拿手。

「好手法，再試試這招！」嚴正坤根本不讓他們閒着，全力施展；那傢伙還眞不錯呢，二十七招，竟然給擋過去，嚴正坤逢此强敵，精神陡長，下手越來越重，出招愈來愈快，直到七十二招，才制服那人！

「你是什麼人？」那人喝問。

「閒話少說，將解藥快拿來，只要說個不字，我就先斬斷你雙手！」嚴正坤冷冷道。

「我……好吧，余彪，去把解藥取來，蝕骨散功丸的解藥！」嚴正坤的狠話很有效，這人果然不敢拖延，手下極快取來解藥。

「你就是那半邊天苗傑吧，今天算了，以後再敢犯，立取狗命，滾！」嚴正坤說時，一脚踢去，點中他的奇門穴道，不怕他弄鬼！

趕到臨江樓，凌少峯臉上佈滿黑氣，嚴正坤立即將解藥送進他口內，和溫水咽下。

黑氣很快退去，但凌少峯似乎很疲倦，半晌才醒，掙扎着站起來，頹然道：「多謝二位，我這條命算是救了，一身武功只怕廢了！」

「什麼！」嚴正坤叫起來。

向淑芳泫然欲淚，顯然又很傷心！

「可恨！」嚴正坤心痛恨，一位年輕有爲的絕頂高手，爲宵小所害，廢去武功，這是何等殘酷的事！

「嚴兄別難過，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；先去見家師，他正在担憂呢！」凌少峯道。

「令師是那位高人？」嚴正坤問。

「天機子！」凌少峯淡淡道。

「什麼！」嚴正坤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朶，世上竟然有這樣巧的事情，驚喜之餘，忍不住叫起來。

凌少峯沒有說話，顯然心內難受；嚴正坤與向淑芳當然了解他的心情，這不是言語所能勸解，沉默反而好些，再說，天機子學究天人，或有法子也說不定。

誰也想不到，當代奇人天機子，竟然居住在一間棺材舖後面，平庸的像貌，和靄可親，完全是個普通人模樣，看上去毫不起眼。

天機子細細爲凌少峯把脈，眉頭深鎖，久久才廢然長嘆道：「毒性雖解，功力全失，必須以三年苦功，才可恢復原來武功！」

「老前輩，家父神鷹嚴天成及各派長老，急着找你，三絕神魔陸新又出山，並約定明年端午節，在驪山大會天下英雄，比試武功，勝者爲王，號令天下武林！」嚴正坤詳細說明原委。

「我知道，此事已有妥善安排，老魔到時不會如願；只有一件事，我這徒兒武功暫失，賢姪你必須明年端陽節前，修習兩門武學，庶幾可以對抗老魔；本來，不須用武功，可以消滅老魔，但此事尚有多少冒險性，所以你若能不畏艱辛，習成上乘武學，那就萬無一失！」天機子道。

「晚輩願意吃苦，不知是否有此智力領悟！」嚴正坤担心道。

「看天意，盡人事吧！」天機子淡淡道。

由於時間緊迫，即時着手進行，每日早晚各兩個時辰，嚴正坤赤身坐在盛滿酒醋缸中，下面用火燒，那滋味可不好受，但他咬緊牙齦，甚至昏過去幾次；然後又服食天機子準備的丹藥，內力迅速增長，再加上天機子的內功心法，進步更快！

足足八個月時間，沒有一分時間浪費，天機子用非常法子，又將嚴正坤造就成爲絕頂高手，有兩門武功，專爲尅制老魔用的，距端陽節還有十日時候，嚴正坤與向淑芳才離開天機子。

臨行時候，天機子慇勤囑咐：「賢徒，以你武功，或可與老魔相抗，甚至制勝，但世事難可逆料，今付你天機令符一枝，與老魔見面時，大叫天機令在此，到時自有妙用，萬一沒有靈效，那你只有依靠武功拚命了！」

「徒兒遵命！」嚴正坤受命。

這時，江湖上人心惶惶，三絕神魔巳漸漸培養勢力，趨炎附勢及黑道中份子，紛紛投靠，一時聲勢大威，幾大門派人人自危！

千萬人都在找尋天機子！

人海茫茫，那能找到他的踪影，端陽節快到，正派人士更加憂急如焚！

嚴正坤回到家時，立時人心大定，那也只是少數人知道而已！

神鷹嚴天成暗中派人送信各大名門正派，到時赴會便了，已有完善對策，天機子到時必到！

端陽節，熱鬧喧嘩，洋溢着喜洋洋的氣氛！

驪山上人山人海，已有二十幾人受傷垂危，嚴正坤等趕到時，正派人士臉上一片灰色。

嚴正坤昂然走入塲中，神態從容，朗聲說道：「本人奉天機子嚴命，向三絕神魔挑戰！」

這話一出，立即引起千萬人的騷動！

「胡說，你小子造謠！」三絕神魔怒喝，據他所得消息，天機巳經早歸道山，所以才敢再度出山耀武揚威！

嚴正坤緩緩取出天機令！血紅色，頂上一顆火鑽，在陽光下更加燦爛，簡直像噴出火來，明艷奪目！

三絕神魔呆了半晌，突然吼道：「天機令又豈能奈我何，今天誰敢抗命，立斬馬前！」

嚴正坤心內暗自懷疑，天機子說，令符取出，立見神效，何以毫無動靜——

「呀！」三絕老魔突然發出悽厲巳極吼叫聲。

衆人急循聲望去，原來他那嬌美女徒弟，手中魚腸劍正插在老魔背心上。

這變化令在塲衆人實在莫明其妙！

「十年前，我奉天機子前輩之命，埋伏老魔身側，他如有異動，待持有天機令人到，立即下手刺殺，如今不負所命，再見！」說罷展開輕功，瞬即消失林中。

「天機子神機妙算，人不能及！」在衆人由衷的讚嘆聲中，緩緩下山而去！

武林又渡過一次浩刦！（完）

下期預告

（巨型小說）

仗劍走江湖故事之

「情劍刦」

伴霞樓主・著

兩期完歷史俠情故事

司馬紫烟・文
子　成・圖

古押衙

（下）

前文提要

上回書至年青世家公子王仙洲和老家人塞鴻在趕往京城，準備把表妹劉無雙迎娶回來時，在半路遇見古押衙爲四個道人圍攻，王仙洲抱打不平上前相助而相識了古押衙……王仙洲到京城後求舅父劉震讓他和劉無雙完婚，劉震却要他求得功名再來娶親，王仙洲無法，只好在大相國寺住下，閉門埋頭苦讀，一年後，因爲兵變而使王仙洲失去了和劉家的聯繫，平定後，經多方探問，得知因劉震列入奸黨之列而被誅殺，而劉無雙却不知落在何處……

天下有情人　終能成眷屬

王仙洲祇好也答應了，帶着采蘋，道謝告辭，出來後見到塞鴻，道及了無雙的下落，也是措手無策。

塞鴻嘆道：「入了宮是沒有希望的，公子還是另行設法，擇配良耦，姻緣之份在於天定。」

王仙洲却堅執地道：「鴻叔！別的我都可以聽你，唯獨這件事，我要抱定自己的主張，無雙在我潦倒的時候，並沒有負我，舅舅幾次要爲她另行擇嫁，都被她嚴詞拒絕了，現在她在難中，我怎麼能負她呢？」

塞鴻道：「公子，你是一枝單祧，如果終身不娶，香烟後繼無人，叫老奴何以對泉下的先主呢？公子自己也將成爲王家的不孝子孫。」

王仙洲莊容地說道：「另娶是絕對不行的，但我也考慮到子嗣的問題，所以才把采蘋接了出來，我準備收她在身邊，她不會計較名份，而且萬一蒼天垂佑，使我能與無雙重聚，她也不會計較我先收了采蘋的。」

當時的大戶千金小姐，都有貼身的侍婢，將來出嫁時就是準備作陪嫁過來，以後收房納爲小妾，采蘋的身份是決定在未嫁之先，塞鴻也就不反對了。

而且他是個江湖人，最重信義，王仙洲爲無雙守義不二，塞鴻心中十分敬佩贊同的，既然子嗣的問題有了着落，塞鴻自然更爲熱切地同意了。

起出一部份劉震當年交他保管的財產，王仙洲在京師買了一所屋子，草草地成了家，接着開始活動出路了。

王仙洲很固執，他沒有找王遂中，自己活動，化了不少的錢，却買到一個七品縣令，而且多方活動，要在富平縣長樂驛任差。

塞鴻是知他心意的，長樂驛離京師有一天的路程，是最近京師的一個驛站，內廷的人出入京師，必定要歇落在長樂驛，而且聽說玄宗即將東返，也必定經過長樂驛。王仙洲沒死心，他在等着無雙，即使無法團聚，能見上一面也是好的。

御駕東返之期日近，一批批的人陸續

東返，也有一批批的人出去接駕，王仙洲迎來送往，十分起勁。

尤其是對由蜀東返的人，他更是熱切地招待，問起西蜀的情形，巧妙地打聽着無雙的消息。但是並沒有多大的效果，宮女深處禁園，與外面不通音訊，尤其是因父兄獲罪而入宮的女子，身份低微，更是沒有人知道。

宮女們一批批地來了，王仙洲却連面都見不到，因爲她們都有專使帶着御林軍護送，關防森嚴，地方官只管招待，却無法見到面，更別說是上前談話詢問了。

幸好塞鴻的年紀大了，比較不受嫌疑，有時還可以到車駕附近走走。

這一天，又有一批宮女來了，是預定撥到未央宮的太掖池担任洒掃工作的，這是比較粗的工作，担任這工作的多半是舊日犯官的子女，塞鴻也就特別留心，自己在門口張望着，當那列女子孅孅行來時，其中一個女郎忽地一震，低聲問道：「塞鴻，是你嗎？」

塞鴻也心神大震，忙道：「是的，小姐，公子也在這兒，我們一直在找你。」

那是無雙，她瘦得多了，也十分憔悴，但美麗如昔，祇聽得她低聲道：「晚上設法跟我見個面。」

祇說了這句話，她就被趕了進去，塞鴻終於找到了劉無雙，却不敢讓王仙洲知道，他怕這位痴情的公子會做出不顧一切的舉動，本來他想瞞過這件事的。

但劉無雙臨去時，眼中充滿了希望的神色又使他不忍，到了夜深，他終於鼓起勇氣，施展出當年走江湖時飛簷走壁的絕技，他曾經是鼎鼎大名的塞外飛鴻，這兩丈高的院子根本不放在他心上。

可是他畢竟年紀老了，而且脚筋被挑斷了，行動大不如昔，勉强挨到內院，却已經驚動了巡守的士卒。

幸虧他對地形熟，連忙找個隱蔽處躱了起來，眼睜睜望着五六丈，一燈如豆，一個女郎的身影映在窗紙上。

看不見臉，但從她不時移動的狀態看來，她也是在焦灼地期待着，無可奈何之下，塞鴻紙好撕下一片衣襟，咬破手指寫下：「警嚴無法交談，請留字明日登車時交老奴轉呈公子，公子爲小姐守義。至今未娶。」

祇能寫這幾個字，然後他取出七首，將血書裹在七首柄上，趁着守卒背過面去時，將七首射進了窗子。

第二天，宮女們又登車走了，塞鴻守在門口，劉無雙走過來時，祇說了兩個字：「床下！」

她很聰明，刦後餘生，要說的話一定很多，但是在衆目昭彰之下，把這樣一封厚的信遞過來而不被人發現是很難的，所以她乾脆留在床下面了。

劉無雙含着無限幽怨登車而去，塞鴻連忙進入到內院，在床下找到了一塊羅帕，以及上千字的血書。

信寫得纏綿之至，她不怨天，不尤人，說老父貪利忘本，有虧臣守，乃至身遭不幸，都是咎由自取，她自知罪孽深重，此生長守深宮而爲老父贖罪，再見無期，希望王仙洲忘了她，以門戶爲重，宗嗣爲重，及早另娶，不要再加深她的罪孽。

塞鴻把這封血書交給王仙洲後，王仙洲差點沒瘋了，抓住塞鴻衣襟叫道：「鴻叔，你爲什麼不告訴我。」

塞鴻苦笑道：「告訴了公子有什麼用，老奴這身本事，都無法進去見到表小姐一面，公子又能如何？」

王仙洲一口鮮血噴了出來，人就倒了下去。

王仙洲病倒了，病得很重，終日囈語，口中儘叫着無雙的名字，看來除非能得到劉無雙，他的病是不會好了。

采蘋也十分焦急地道：「塞伯！眞的沒辦法救小姐出來嗎？我看公子的病，如果沒有小姐……」

塞鴻苦笑道：「如果在當年，我可以悄悄地進入宮去，把她救出來，可是現在，我實在沒辦法。」

采蘋道：「有沒有辦法找到一個人呢？您當年在江湖上認識的人很多，是否可以找一個……」

塞鴻神色一動，叫道：「對了，古押衙，他就在富平縣，當年還欠過我一份人情，把這件事找他去。」

他找到了古押衙，把事情跟他說了，古押衙道：「前輩，救個人出來並不難，問題是出來了又怎麼辦？王兄與劉小姐的婚事大家都知道的，宮裏丟了個人，立刻會追究到王兄身上，他或許可以隱姓埋名，帶了劉小姐遠走高飛，但這種事情是犯法的，刦取宮女的罪很重，王公一世清名，恐怕不保於泉下，這個問題才嚴重。」

塞鴻呆了半天才嘆道：「閣下說得是，但我家那個小魔星也是死心眼兒，恐怕是完了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這個人怎麼如此沒志氣，爲了一個人，居然連命都不要了。」

塞鴻哈哈地道：「古大俠，此言出自一般迂夫之口並不足奇，但出自古大俠之口，就不大應該了，當年少主在武當見大俠與四雲對搏，少主拔劍相助時，也必有考慮到自己的安危，他就是那樣一個人，心眼兒死一點，却從不有違自己良心。」

古押衙不禁神色一動，拱手道：「再晚失言，前輩恕罪！」

塞鴻道：「若爲老漢的事，老漢絕不來求你，但老漢受故主深恩，不忍見其無後，才來央請大俠爲助。」

古押衙沉思片刻才說道：「再晚受過前輩的好處，理應回報，前輩別說央請的話。」

塞鴻道：「老漢祇說央請而不說央求，是因爲這件事乃你我分內之事，誰也不求誰的。」

古押衙神思激動地道：「前輩說得對，就憑前輩這句話，再晚義無反顧，一定要辦成這件事；前輩請先回驛亭，再晚今天去看看情形，再來回報。」

塞鴻回到驛亭，王仙洲已經好了一點，但也祇是神智清醒一點，病體仍然很沉重。

塞鴻道：「公子，你應該寬心養病，老奴去找到了古押衙，他答應救出表小姐了。」

王仙洲一聽就興奮地道：「對，古押衙就住在這裏，我怎把他給忘記了呢。」

塞鴻笑道：「公子這些日子除了表小

姐之外，還會記得誰呢？」

王仙洲被說得很不好意思，但也祇有低頭訕笑，心中的沉疴有了希望，精神立刻也振作了。

一天後，古押衙來了，却是單身一個人來的，王仙洲十分失望，但仍望着他道：「古兄，有消息了嗎？」

古押衙道：「劉小姐已入掖庭，在太掖池畔我見到了她，太掖芙蓉未央柳，芙蓉如面柳如眉，眞是人間絕色。」

王仙洲急問道：「古兄是否有辦法救她出來？」

古押衙笑道：「救她出來並不難，問題是她不肯跟我走，這位小姐很可敬，她說如果逃出宮來，不僅會累及王兄，而且還會貽害到她死後的父母，甚至於劉王兩氏的族人都無法避免株連。」

王仙洲又涼了，這後果他沒想到，但經提出後，他也明白的確是嚴重，劉無雙被拘入宮，是一種刑罰，與普通被徵召入宮的女子不同，刦逃劉無雙，等於是刦天牢大獄，牽連之廣，追究之嚴，可以想像而得知的。

古押衙道：「但事情並沒有絕望，必須慢慢地來，而且我還要一大筆錢。」

王仙洲忙道：「有！她父親的錢大部份還在這兒，古兄儘可動用。」

古押衙說道：「除了錢之外，還要兩個人帮助我，一個是塞老，一個是尊如夫人。」

王仙洲道：「可以，鴻叔是絕對沒有問題的，采蘋爲了無雙，也願意不計辛勞的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最後還有一個要求，就是王兄要一切聽兄弟的安排，這是最重要的一點。」

王仙洲毅然道：「祇要能與無雙團聚，小弟無不應命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好，那麼王兄立刻趁病告假辭官，然後隨小弟到武當山上一行，小弟送王兄在武當落籍。」

王仙洲道：「小弟在此爲官，本就是爲了打聽無雙的消息，無雙有了着落，小弟自然不想再做個七品尹，祇是在武當落籍，那恐怕難以如命。」

古押衙笑道：「王兄放心，小弟不是要你一輩子出家當道士，祇是一個暫時的期間，當小弟將劉小姐救出來之後，王兄立刻可以還俗回家。」

塞鴻道：「武當道規清嚴，祇怕不容易隨便准人還俗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不怕他們不答應，武當現由凌雲子掌敎，爲了上次的事，他欠了我們一個人情。」

塞鴻道：「爲什麼要上武當呢，如爲掩人耳目，在別的地方也行呀，這樣似乎有點要挾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別的地方沒有武當派那麼大的勢力，擋得住官方的追查，而且凌雲子對上次的事，一直耿耿於懷，如果我們不找個機會讓他回報一下，他也不肯安心。」

塞鴻道：「好吧，古大俠既然有了計較，想必也有了妥善的安排，老漢聽候驅策就是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救人須救澈，爲了要使王兄伉儷今後能安居，就必須有妥善的安排。」

一切都計議定了，王仙洲立刻上了一呈辭呈，不等批准就掛冠而去。

這倒沒有什麼問題，因爲活動的人很多，長樂驛又是個肥缺，不但過往的內庭人員多，而且也是巴結權貴的一個最佳良機，王仙洲化了大本錢才活動到這個工作，他無條件求去，正好便宜上憲再安插一個人前來。

塞鴻帶了采蘋，先到京師去了。

古押衙陪着王仙洲直上武當，見到了凌雲子，直述來意，凌雲子倒滿口答應了，當時就收了王仙洲，而且備牒申報州府，却沒有要王仙洲改換衣冠入籍，祇是闢了一所靜室供他居住。

古押衙還帶走了王仙洲致王遂中的一封信，大意是說自己看破世情，在武當山落籍爲道冠，謝謝他以往的照顧。

古押衙住在王仙洲在京師的屋子裏，展開了他的救人行動，進行是很慢的。

他化了大筆的銀子，結識了許多權貴內臣，交往了幾個月，他才透露出本意。

他說自己是個小京官的兒子，當年父親因爲得罪了劉震而被下獄中致死，他立誓要報仇。

劉震已經死了，他無法鞭屍洩憤，祇有報復在劉震的後人身上。

他又說打聽得劉震有個女兒，被撥在太掖池服役，他希望能得到這個女子，親自報仇。

那些內廷宮臣十分爲難，可是古押衙一再要求，而且許以重利，請他們想個辦法。

終於機會來了，一天，一個姓趙的宮監前來道：「古少爺，皇上已經遜位，自居爲太上皇，靜養驪山，目前未央宮內沒有人，今天是咱家值事，咱家可以担點干係！」

古押衙忙拱手道：「多謝公公了，但不知要如何進行法？」

趙公公笑道：「咱家弄身衣服，請尊夫人扮作內使，她是個女的，裝起太監來很像，趁夜入宮，假宣內旨，就說劉無雙的父親犯官劉震叛逆屬實，應予處死，古少爺則扮成隨侍力士，當場就可以殺死了她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可以當場行刑嗎？」

趙公公道：「內廷賜死，祇有杖斃與服毒兩項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杖斃可以由我親自下手嗎？」

趙公公說道：「不行，宮中另有執刑的人，少爺在旁邊親眼看着，也可以洩憤了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那不行，在下曾在先父靈前立誓，一定要手刄親仇，最好能將屍體弄到父靈前致祭。」

趙公公面有難色，塞鴻會意，連忙捧上一袋明珠道：「先主人含恨而死，小主人誓慰先主之靈，請公公多予成全，宮中的人，請公公代爲打點一下。」

那一袋明珠約有百來顆，粒粒光潤，以市價估計，每粒總在百金之數，趙公公不禁動心了。

沉吟良久才道：「好吧，那就用毒藥

好了，先把她毒死，然後由咱家叫宮人把她送去掩埋，古少爺可以派人等在宮門，把屍體接過來，就在這宅中設靈致祭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可以，有勞公公了，事成之後，在下一定重重地報答公公。」

趙公公笑了笑道：「那裏！祇是這一來要通過很多人，咱家先打點了，明天再來向公子道喜。」

他忽又壓低聲音道：「公子！大內賜毒自盡有秘製的毒藥，你有沒有？」

古押衙道：「有！在下可以去買。」

趙公公道：「買的不行，死後屍體要經過檢驗的，守宮的龍禁尉狄魁兀是個很精明的人，如果不是宮內的毒藥，恐怕瞞不過他，公子再化個百來兩金子，咱家替你去找太醫配製一付吧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大內的毒藥死後有什麼徵狀？」

趙公公微笑道：「別的毒藥服下後都會七孔流血，祇有大內的毒藥，服下後十分安詳，連一點徵狀都看不出來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那就麻煩公公了。」

又奉上了一百兩金子，趙公公這才道：「咱家走了，回頭咱家派個小太監來，把衣服詔書都準備好，由他帶了來，公子還得先演習一下，免得出了漏子。」

古押衙連連道謝，送走了趙公公，他才吁了一口氣道：「總算大功將成，塞老，你得準備一下。」

塞鴻道：「古大俠，咱們要救的是活人。」

古押衙笑道：「當然是活人，古某早就算計好了，武當有一種保命金丹，服下後全身冰涼如死，七天後服下解藥自動甦醒，我把王兄送上武當，就是爲了向凌雲子要一顆這種藥，接到人之後，立刻送到武當，包管還你一個新鮮活跳的劉小姐，我原來也是打的這個瞞天過海的主意，否則後患總是難免。」

塞鴻道：「那還要什麼準備的呢？」

古押衙道：「不防一萬，只防萬一，劉小姐服毒後，就怕檢驗的人不放心，在屍體上刺一刀，那就全功盡棄，遇到這個情形，祇有下手力阻。」

塞鴻道：「有這種可能嗎？」

古押衙道：「有的，趙老兒說龍禁衞狄魁元守值宮門，這傢伙是華山派的劍道高手，以前專司大內狙殺外臣的工作，也還遇見不少假死的把戲，恐怕他會來上這一下。」

塞鴻不放心地道：「那不是把事情鬧大了嗎？」

古押衙道：「可能，因此狄魁元要刺人時，我們必須先下手爲強，撲殺此人，他死了，劉小姐假死的事就沒有人會知道，我們只是爲了報仇而搶出一具屍體，諒來不致追究到王兄身上去，而且那個姓趙的受了好處，也會替我們設法掩飾的。」

塞鴻道：「可是古大俠就糟了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古某孤身一人，天下之大，何處不能容身，最多來個拔腿一走，何愁之有。」

塞鴻拱拱手道：「多謝大俠了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塞老別這麼說，那次爲了追殺淫婦，如非塞老及時趕到，揭穿飛雲子與她的關係，古某說不定已經喪身在武當四雲的劍下了，我輩行事，但問心之所安，當爲與不當爲，幾時把本身安危放心上的。」

塞鴻不再說話，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，黃昏時果然有個小太監來了，把一瓶毒藥交給古押衙道：「趙公公說這要化在酒中的。」

古押衙接過毒藥，却以巧妙的手法，當着那小太監的面，將保命金丹換了進去，而且還提了一條狗來試了一下，倒點酒在狗的嘴裏。

那條狗祇行了幾步，就倒下不動了，古押衙笑道：「眞是不錯！果然是一滴畢命。」

小太監道：「這是大內秘方，所以才賣得貴，如果不是趙公公，誰也弄不到這玩意兒。」

古押衙塞了一塊金子給他道：「小兄弟，你也費心了。」

小太監得了好處，果然十分起勁，拿出隨身的衣包，裏面是一套內侍的冠服，一套隨駕力士的服裝。

古押衙與采蘋換上了，小太監又教了他們許多應注意的事項與應答的口語等。

塞鴻却又準備了一張棉被，趕了一輛車子，準備接屍，他與古押衙兩個人却都內藏武器，以備應變。

時間已差不多了，他們才直朝禁宮而去。

未央宮原是玄宗與楊妃的寢宮，在驪山之麓，其中的太掖池，也就是華清池，是一股溫泉，楊妃體豐，經常在此出浴，留下了許多風流佳話。

妃子馬嵬坡前死，天子長生殿中悲，玄宗回來後觸景思人，所以退位爲太上皇，太子即位，他不居於未央宮，所以這兒不像以前那麼戒備森嚴，塞鴻在宮外等着，趙公公則另外派了兩個太監，手執宮燈等候着接應。

宮門司值是狄魁元，他是玄宗的人，回來後也不很得意，聽說宮中有內史前來，他懶得多問，聽任他們長驅直入，來到內宮，趙公公等着，交換了一個眼色，采蘋上前跟他低語幾句，其實這早已安排好了。

趙公公裝模作樣點點頭，吩咐人把劉無雙帶了來，他一見采蘋，怔了一怔，采蘋也就裝做地把賜死的詔書唸了一遍，然後道：「劉無雙，現在又有人告妳父親劉震通敵有據，着令賜死，詔書在此，妳自已看吧。」

她把詔書攤開在劉無雙的面前，却另附一張字條，寫着：「婢子前來搭救小姐出宮，請小姐依言行事。」

劉無雙心神大震，目中忍不住熱淚交流，那是興奮的眼淚，此時却頗爲逼眞，看來就像是傷心之狀，采蘋道：「劉無雙，妳有什麼話說？」

劉無雙顫聲道：「犯女情願一死，無話可說。」

采蘋哈哈地道：「好！喝酒！」

古押衙將酒壺中的毒酒倒出送過去，劉無雙叩頭謝恩後，引頸一飲而盡，沒有多久，她就倒地不動了！

趙公公立刻道：「犯女劉無雙已奉詔賜死，來人哪，抬出去埋了。」

采蘋道：「本使奉有密詔，須得將屍體帶回應旨，交給我們帶走好了。」

趙公公聽得怔了一怔，想想這樣也好，於是吩咐幾個宮人，用木板抬了劉無雙出宮而去，才到門口，狄魁元忽然出來了，用劍攔住他們，道：「等一下，這個女子死了沒有本人尚未檢驗！先放下來。」

趙公公忙道：「狄統領，這是大內的專使賚詔行事，咱家已經檢查過了。」

狄魁元哈哈地道：「那是公公的事，下官職責在身，必須要檢查清楚才能夠放行。」

采蘋早已受過古押衙的指點，也算到了可能發生這種事情的，因此胸有成竹，冷冷地道：「狄統領，檢查是你的職責，本使自然無權阻止你，可是本使也有一句話要轉告你，主上對皇上蓆侍種種不法的情事早已深感不滿，權傾一時的高力士，此刻是什麼遭遇，諒你也淸楚得很。」

狄魁元不禁一怔，高力士是玄宗當政時，最得勢的一個宮監，連文名最著的李太白先生都曾吃過他的暗虧，可是玄宗東返，退爲上皇後，高力士下場很慘，看在上皇的份上，未加處死，却被貶到皇陵掃地去了！

采蘋又道：「狄統領，你不過是一個上皇御前統領而已，居然敢如此蠻横，本使將你的事回宮稟奏後，你可比不上高力士公公，還有上皇的顧恤。」

狄魁元的氣燄被她壓低了一點，但當着部屬，又不能過分低頭，一躬身道：「貴使諒鑒，下官祇是盡職守份！」

采蘋冷冷地道：「本使奉的是密旨，處死一名犯官之女，難道還要向你請示不成？」

狄魁元道：「下官不敢，下官祇要知道這宮女是否已經死去，然後下官一概不問。」

采蘋冷笑道：「原來統領大人是懷疑本使……」

狄魁元道：「下官沒這個意思，下官的職責是不放一個活的人出宮去。」

采蘋道：「好！掀開來給他看看！」

古押衙掀開蓋布，劉無雙的臉色慘白，雙目緊閉，鼻息全無，狄魁元試試體溫，發現手足已涼。

這才退後一步道：「請貴使恕下官無狀，此女確已死亡，貴使可以帶走了。」

采蘋一顆心這才放了下去，冷冷地道：「沒什麼，本使對統領大人盡忠職守的情形，必定據實呈報。」

一揮手，趙公公的兩名心腹小太監連忙抬着走了，才出未央宮，塞鴻的車子已經駛過來了。

把劉無雙放上了車子，采蘋自己也上了車，古押衙把預備好的兩個金錠塞在小太監手裏並道：「二位辛苦了。」

小太監笑笑回身欲行，忽然一條人影轉出，攔住他們的去路，道：「等一下，你們手裏拿的什麼東西？」

赫然又是狄魁元跟了來，小太監嚇得發抖古押衙却很鎮定地道：「不管他們的事，統領大人，請借一步說話，敝人自有解釋。」

他用身子擋住了狄魁元，往後擺擺手，兩個小太監倒也機靈，一溜烟跑掉了。

古押衙上前笑道：「狄統領，事情是這樣的，死者是前租庸郎中劉震之女，劉震通敵有據，經人密告內廷，賜死是實，但先父生前受劉老賊陷害而死，在下志切父仇，恨不能生食其肉，天幸老賊伏法，但在下父仇未報，心何能安，打聽得內廷要賜死劉震的女兒，在下化了人情，想把他女兒屍體弄回家去，一祭先父之靈。」

他說話時咬牙切齒，一副恨毒之狀，裝得可眞像，狄魁元似乎相信了，笑了一笑道：「原來是這麼回事兒，閣下是個孝子，而且仇人也死了，本官當然成全你這片孝心。」

古押衙連忙道：「多謝統領大人，只要大人肯包涵一二，在下必然會有一番孝敬的。」

狄魁元笑笑道：「多少？」

古押衙沉吟片刻才道：「統領大人，寒家雖薄有積蓄，但是爲了這趟事，已經化了不少，現在勉力搜羅，大概還可以湊個兩千銀子。」

狄魁元搖了搖頭，古押衙忙道：「統領大人！在下實在沒有了，這次上下打點，的確已經羅掘俱窮。」

狄魁元一笑道：「閣下弄錯了，我不是嫌少，是覺得太多了，閣下一片孝心，我應該成全的，怎麼能叫你傾家蕩產呢，錢多少都沒有關係，我只是爲了一口氣難平罷了。」

古押衙忙道：「統領大人，這話是怎麼說呢？」

狄魁元道：「剛才在宮裏，閣下也看見了，那個內史給我受足了氣，現在抓住了他的把柄，我要回敬他幾句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那又何苦呢？」

狄魁元冷笑道：「我自幼習藝，辛苦練武，好不容易混到一個統領，多少大人物沒見過，時乖運蹇，升遷無望，還要受這種氣，我想想太沒意思了，非出這口氣不可。」

說着直往車上衝去，采蘋只好硬着頭皮，挺身出來說道：「狄魁元！你要怎麼樣？」

狄魁元冷笑着道：「不怎麼樣，現在抓到了你貪贓枉法的證據，把你往內廷一送，看着你神氣去！」

采蘋自幼就在權貴之門，雖然身爲侍婢，見識自非尋常女子可比，冷笑一聲道：「狄魁元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現在可不是從前了，光憑你這個小小統領能奈何我嗎？」

狄魁元也冷笑道：「奈何不了你，狄某自認倒霉，但狄某非要碰碰你，看你神氣到什麼程度？」

古押衙上前道：「狄大人！這又何苦呢？大人既有成全之心，就萬請開恩成全到底，寒家存歿俱感。」

采蘋却還是沉着地道：「古公子！不要理他，咱們照走，看他是否敢把本使如何！」

塞鴻也知道在這兒鬧起來不宜，因爲這兒離宮門太近，狄魁元一叫起來，他的部屬都來了，脫身就難了。

因此一抖韁繩，驅車急行，狄魁元手攀着車門，被拉了十幾步後，終於運足了氣，勁沉丹田，雙腳勾住了一株小樹，硬

把車子拉住了，厲聲笑道：「你們走得了嗎？」

塞鴻拚力揮鞭驅車，但是狄魁元已經穩了下來，雙脚柱地，穩如磐石，馬蹄空踢，車子竟難移半步。

古押衙見事情鬧開了，祇有將心一橫，衝上前一指點向狄魁元的臂肘，去勢勁疾。

狄魁元臉色微變，連忙鬆手退後，車子已像箭一般的衝出，可是也不過衝出幾十丈而已。

黑暗中人影飄忽，四名執劍士縱落車前，塞鴻一鞭揮出，捲倒了一人，其餘三人則跳着躲開了，可是那被捲倒的衞士，滾入車下，雙掌砍向馬足。

馬匹痛嘶一聲，被重手法震斷了兩隻前足，身軀一歪，連車子也跟着被拉倒下來。

塞鴻心中大驚，車上的采蘋不會武功，劉無雙僞死僵臥，這一倒下，非受重傷不可，無可奈何，祇有翻落車轅，奮力一擧，才把車子托平。

可是三枝長劍已經比着他，一名衞士冷笑道：「老頭兒，看來你還有兩下子，怎麼樣，乖乖認命吧。」

那個被長鞭捲倒的衞士則紅了眼，檢起自己脫手的劍，狠狠地刺向塞鴻，口中還怒罵道：「老傢伙！你居然敢打老子，老子要你的老命。」

一劍刺中肋下，塞鴻祇好咬牙挨了，那衞士還想刺第二劍，却被後面追上的狄魁元喝止了道：「別傷他性命！」

古押衙也追了上來道：「各位，這是何苦呢？」

狄魁元冷笑道：「閣下別裝了，在宮門裏，我就看出你們有問題，但是我不在那兒留下你們，什麼意思你們總明白了，大家還是好好地談一下吧？」

古押衙道：「統領大人要談什麼？」

狄魁元冷笑道：「閣下還要裝糊塗，你以爲我沒認出你來，白衣劍客古押衙是江湖知名之士，狄某雖然身在宮中，對閣下這等知名之士，還是很清楚的。」

古押衙不禁一怔，隨即笑道：「既然統領認出了古某，那就好說話了，統領沒有在宮中叫破，想必另有指示。」

狄魁元笑笑道：「古朋友，你是江湖知名的劍客，就不可能跟劉震有仇了，否則以閣下的身手，取劉震的首級如探囊取物，用不着報復在他女兒身上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不錯！那番話祇是騙騙宮人的，在狄統領這般高人法眼中，自然通不過了。」

狄魁元問道：「那麼，閣下此擧爲何呢？」

古押衙笑道：「統領大人不妨猜一猜看。」

他一時不明白狄魁元的用心何在，祇得打個馬虎眼，先探探對方的口氣，然後再作區處。

狄魁元笑道：「古大俠想考考狄某，我怎能使你失望呢，你報仇之說是假的，車中的那位內使自然也不是眞的，你們化了這麼大的精神，祇是想把劉震的女兒弄出來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弄個死人又有什麼意思呢？」

狄魁元笑笑道：「她眞死了嗎？這種瞞天過海之計，騙得別人，但却騙不過狄某。」

古押衙心中一沉，口中却祇得乾笑一聲道：「狄大人明察秋毫，但不知有何指示。」

狄魁元道：「閣下千萬別再說什麼仗義救人的話，劉震貪贓枉法，刻薄寡恩，閣下已經化費了近十萬的活動費，下了這麼大的本錢來救一個犯官的女兒，總有道理的。」

古押衙心計一轉，笑笑道：「高明！高明！狄大人明察，朝廷西遷之日，許多大官都匆匆隨駕而行，財產都來不及帶走，劉震任粗庸多年，宦囊所積，不下百萬之數……」

狄魁元大笑道：「這才像句話了，劉震死後，祇留下了一些粗重家具，細軟金銀，一下子都不見了，聽說他是在啓夏門被抓回去的，却祇抓到他的人，沒抓到他的錢，當時有楊國忠祖護，也沒人追問，馬嵬坡之亂，他又被亂軍殺死，這筆家財就平白失踪了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不錯！在下想目前唯一知道下落的，就是他的女兒劉無雙了，所以才千方百計弄她出來。」

狄魁元笑道：「古大俠不愧是個有心人，如果早跟我商量一下，就不必費那麼大的事了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在下何嘗沒想到，祇是聽說狄大人鐵面無私，不易打通關節，所以不敢冒瀆。」

狄魁元微笑道：「千里爲官祇爲財，狄某現在守着這一所冷宮，沒什麼前程可言，不得不爲身後事打個算盤，祇是狄某的胃口比較大，不是三五萬之數打發得了的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統領大人要多少？」

狄魁元道：「不多！江湖上有規矩，橫財到手，見者有份，狄某也很知足，有個三五十萬也就够了。」

古押衙心中一沉，他知道王仙洲的目的祇爲救人，並不在乎劉家的錢，可是全部窖藏，也不過四五十萬之數，王仙洲爲了在京師活動，已經化掉了一半，才弄到個長樂驛令，自己來京上下打點，又去掉十來萬，目前全部所存，也不過十來萬而已，給對方是絕對不够消災的。

如果說出實情，再牽上王仙洲，這傢伙貪而無饜，恐怕連王仙洲也將長期受到他的勒索而不得安寧了。

因此他一笑道：「統領要得太多了一點吧？」

狄魁元道：「閣下要弄清楚，狄某已經够客氣了，你們假冒內使，僞造聖旨，私刦宮女，這些罪狀，那一件都足以構成殺頭滅族的大罪。」

古押衙冷笑道：「古某既然敢做就不怕，統領大人應該知道，古某行道江湖，全無後累，何況要砍下古某的人頭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」

他這兒態度一硬，狄魁元又軟下來了，笑笑道：「古大俠！劉震的私藏也許不止百萬之數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但也許不到百萬，那古

某豈非白忙了一場，何況古某現在也拿不出這麼多來。」

狄魁元道：「那麼古大俠打算如何打發我們呢？事關百萬鉅數，你總不能再拿個兩千來敷衍吧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要！就拿五萬，擱開此事，因爲這是古某目前所有的全部。」

狄魁元冷笑道：「五萬！這祇够打發我這些弟兄，這種事若揭發出來，我們可不能像你古大俠來個抽身一走，我們都還有家小，古大俠未免出手太少了？」

古押衙道：「我也知道這是不够的，但目前我手頭祇有這些，假如我能付出五十萬，也不想發這筆橫財了，我們不妨打個商量好了，等起出藏金，扣除掉我的開支，然後跟統領二一添作五，大家平均攤分……」

狄魁元道：「那倒是可以的，祇是狄某刻下無法分身，如果你們起出藏金，拔腿一走……」

古押衙笑笑道：「統領大人，這是必須要互相信任的，統領大人不妨派幾個弟兄一起去好了。」

狄魁元想想道：「那可不大放心，我這些弟兄雖然懂得幾手劍法，但跟你白衣劍客相較就差得多了。」

古押衙臉色一沉道：「統領大人，你如此刁難，可就沒辦法了，你這是在逼古某一拚了？」

狄魁元却又道：「好吧！人，先交給你們帶走，狄某去安排一下，明天狄某前來，再跟你們一起發掘藏金去。」

他終算妥協了，揮揮手，把那四名劍手叫住，然後又道：「馬武！你去另外套匹馬給他們。」

馬武就是刺了塞鴻一劍的衞士，怔了怔道：「統領，他們要是溜了怎麼辦？」

狄魁元笑了笑道：「在京師，他們想溜還沒這麼簡單。」

馬武終於回去，不一會兒，牽了一匹馬前來，將受傷的馬換下，由着他們駕車走了。

古押衙代替塞鴻駕轡驅車道：「前輩今天倒眞忍得住，居然咬牙挨他們一劍而不還手。」

塞鴻苦笑道：「老漢並非不還手，而是怕誤了大事，這兒都是他們的人，鬧起來我們可就走不掉了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我担心的也是這一點，否則早就跟他們動起手來了，何必如此委屈求全。」

塞鴻道：「古老弟，那麼，現在該怎麼辦？」

古押衙道：「狄魁元非易與之輩，他放我們走，實際上是去找帮手了，我們必須連夜出城。」

塞鴻一怔道：「連夜出城？」

古押衙道：「是的！苦的是劉小姐昏迷不能動彈，如果不趁今夜逃出城去，明天就出不了城了，而時限迫促，如果過了七天不服下解藥，回天乏術，事情就更糟了。」

塞鴻道：「狄魁元一定會派人跟踪我們的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那是一定的，好在他也想發這筆橫財，不敢敞開來幹的，最多祇會在暗中攔截，出了城，我們祇好趕一程算一程，祇要不困死在城中，總是有辦法的。」

塞鴻也是別無良策，祇好駕了車，向城外行去，到達城門時，門已緊閉，塞鴻道：「現在可怎麼辦？」

古押衙笑了笑道：「沒關係！有人會替我們叫開城門的。」

他向後叫聲道：「後面的朋友，來一位帮帮忙，把城門叫開，我們要出去。」

很快地一條人影掠至，正是剛才攔阻的四名劍士中的一個，上前問道：「要出城幹嗎？」

古押衙道：「避人耳目，劉震在啓夏門外被執，他的家小也是在城外被執的，可見家財都被運出城去了，沒經過你們一鬧，還可以在城裏躭一下，現在可躭不得了，那位趙公公也一定怕事情生變，找人來打聽的，留在城裏，驚動的人太多，大家的財都發不成了。」

那劍士想了一下道：「好吧！不過你們可老實點，別打什麼歪主意，盯着你們這輛車的人可多着呢。」

古押衙笑笑道：「我知道，所以才把閣下請來叫開城門，財是大家的，你們也該盡點力。」

那劍士又沉思片刻，才過去把守城官叫了起來，御前侍衞究竟氣派不凡，守城官連問都不敢問，就乖乖地把城門打開了，那劍士送出了城問道：「你們要上那兒去？」

古押衙笑道：「閣下是奉命負責跟車的，既然現了身，何不乾脆坐到車上來，也免得徒步跋涉辛苦！」

那劍士想想，終於上了車道：「不止我一個人跟車，你們若是想動歪主意，可是自找麻煩。」

古押衙但笑不語，走了一陣才問道：「我們現在也沒有個準落脚處，統領什麼時候能趕來？」

那劍士道：「不超出四個時辰，他一定可以前來會合，因爲他担心你們搗鬼，前去找帮手了。」

古押衙笑道：「他未免也太小心了，這種事越少人知道越好，何必又找人來多佔一份呢？」

劍士冷笑道：「因爲閣下的名氣太大了，他怕一個人吃不住你，寧可少分幾個，也不能叫你吞了去。」

古押衙哼了一聲道：「我是不想獨吞，再者在京師有很多人不知情，被我那番話騙住了，出於義憤帮我的忙，我不忍心連累他們，如果眞要幹起來，我古押衙怕過誰來？」

劍士冷笑道：「古押衙，統領就是知道你的名氣太大，找來的帮手，必然是吃得住你的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放眼天下還沒有人吃得住我。」

劍士見他說話時的神色有些不對，心中有點着慌，連忙道：「統領找的是禁宮統帶陳元直陳大人夫婦。」

古押衙一怔道：「陳元直，是孤烟門中的高手？」

劍士傲然道：「不錯，他的夫人黑衣仙子裴元霜是孤烟掌門孤烟老人的女兒，

這兩個人你惹得起嗎？」

古押衙抽了一口冷氣道：「那倒是眞的惹不起。」

劍士道：「所以你最好老實點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陳元直與裴元霜這兩口子我是惹不起，但也非惹不可，多謝你告訴我，留你一個全屍吧。」

劍士一驚道：「你想幹什麼？」

古押衙道：「狄魁元的心太狠了，他找來這兩位硬底子，分明是想連我的一半也給吞了下去，我可不上這個當，寧可先躲躲他們，藏金放在那兒不會走的，我祇要知道了下落，什麼時候來取都行，朋友！抱歉，對不起你了。」

說完一掌拍出去，擊在那劍士的心口上，把他打得直飛跌下去，塞鴻連忙驅車急駛！

古押衙道：「前輩！慢一點，劉小姐可經不起顛簸，那顆保命金丹只能維持她心頭一點生機，她沒練過武，身子又弱，這一顛就眞要她的命了。」

塞鴻道：「可是老弟殺了他們一個人，他們已經知道我們要溜，馬上就會追上來，逃得一步是一步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現在逃不了的，我們一輛車載着四個人，怎麼樣都比不上他們馬快，還是慢慢走好了！」

塞鴻道：「那樣他們不是更快追到了嗎？」

古押衙道：「不會很快，我剛才那一掌沒有用全力，祇把那傢伙震昏過去。」

塞鴻愕然道：「這又為什麼呢？」

古押衙道：「為了爭取時間，我讓那個傢伙轉告我的話，只是為了怕他們併吞而逃避，不是急着去取藏金，他們就放心了，祇要盯住這輛車，等我們走得遠一點才會上來攔截。」

塞鴻道：「早點截住我們，那不是更好嗎？」

古押衙笑道：「他們既存獨吞之心，自然也怕知道的人多，離京師越遠，對他們越有利。」

塞鴻不禁點頭讚道：「老弟行事之精細，實非老漢所能及，空自虛長年歲，想來實在太慚愧了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前輩別這麼說，前輩報恩護主之義，才眞的是無人能及，武林中人為友為義，拋頭顱，洒熱血，逞一時之勇者比比皆是，像前輩這樣，拋却一生的盛名，屈身為奴，以一生的光陰用於報恩，才是眞正難得。」

塞鴻道：「老漢受先恩主活命之德，所為僅盡心而已，而老弟如此甘冒殺身族家之險相助……」

古押衙笑道：「前輩說那裏話，古某受武當四雲圍攻時，王兄見義相助，前輩一言解圍，這兩份德意，古某一直耿耿於懷，這次正是給我一個回報的機會……」

塞鴻道：「幼主但憑血氣之勇，不但沒帮上忙，反而使老弟受累分心，至於老漢揭穿飛雲子的身世本相，也算不上帮忙，以老弟之能，足有自保之力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但是我沒本事與武當全派為敵，如果不是前輩揭穿，抓不住證據，武當絕不會放過我的，點水之恩，湧泉以報，這是我們江湖人的本份，前輩也不必再說什麼客氣話了，事有應為與不應為，即使我沒有受過二位的好處，二位找上了我，我也是義不容辭的。」

塞鴻嘆了一口氣，沒有再說什麼。

古押衙却意氣飛揚地道：「何況仙洲兄守義不娶，劉小姐全信不另字，他們雖不是江湖人，所表現的忠貞與俠氣却是令人敬佩的，我們應該帮助他們，成全他們，使有情人能成眷屬。」

塞鴻苦笑說道：「但願皇天不負苦心人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一定成功的，古某拚了這條命，也一定要促成此事。」

這一程趕出了四十多里，天色已明，古押衙找了個小村子歇了下來，後面雖然有人盯着，他也不作理會，第一件事就是為塞鴻裹創。

塞鴻道：「這點傷不要緊，我是故意讓他刺中的，還是再趕一陣路吧？」

古押衙道：「狄魁元他們遲早都會追上來的，也遲早會跟他們火併一場的，此地已遠離京師，他們不再忌諱，碰上就難免一戰，倒不如趁他們沒來前把前輩的傷治一治，動手的時候，也好有個照應。」

塞鴻道：「老漢武功雖沒丟下，但腳筋已斷，行動不便，動手時，恐怕帮不了太多的忙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他們目的在這輛車子與車上的人，前輩不必多作移動，祇要守緊這輛車就行了。」

塞鴻想想又道：「必要時由老漢拚命擋住追兵，老弟趕着車子先走一步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沒有用的，我們兩個人誰都不能落車，一個護車，一個格敵，誰都不能離車太遠，否則就全功盡棄了，我們的目的不在拚殺幾個强敵，而在使劉小姐安然到達武當，與王兄團聚。」

塞鴻也沒有話說了，幸好他們早就作了準備，得手後就趕快離開，車上帶了乾糧，也帶了藥箱。

塞鴻裹好了傷，略事休息，又繼續上路，而采蘋工作則是照顧劉無雙，為怕劉無雙受到震動，她只好抱着劉無雙，一路顛簸，又足足趕了一天的路，人馬俱疲。

古押衙與塞鴻倒還好，采蘋却實在受不了，無可奈何之下，祇好找個民家休息下來。

晚上，古押衙却不敢怠慢，與塞鴻兩人輪流分班守值以防不測，塞鴻守的是下半夜。

果然後面追蹤的人不耐煩了，古押衙才躺下不久，兩條人影已摸近了車子。

為了保持隨時可以行動，他們不敢把劉無雙搬下來，采蘋蜷縮在一邊，古押衙睡在車下，塞鴻却坐在車轅上，人影撲近，正是馬武與另一名劍士。

塞鴻裝着打瞌睡，其實一直在警覺中，馬武伸手去撩車簾，塞鴻長劍突發，寒光一掠，把馬武的手臂斬了下來，馬武負痛拔劍挺攻，另一名劍手也撲攻上來，塞鴻從容揮劍迎敵，馬武邊戰邊叫道：「老傢伙！你跑不掉的，統領跟陳大人夫婦在後面，一個時辰就可以追到了。」

古押衙在車下出來要帮忙，塞鴻道：「老弟！別管這兒，你快套馬，有一個時辰的時間，我們總可以多走幾里。」

古押衙知道塞鴻足可應付，唯恐少時人來得更多，套馬都來不及，於是不顧戰塲，到廐中把馬牽了出來，套上了車子，跳上車轅道：「前輩，可以動身了。」

塞鴻劍光突緊，寒光掠處，把馬武與那名劍士都砍翻在地，跳上車子，疾駛了出去。

出到路口，看見馬武與另一名劍士的馬還拴在樹上，古押衙跳下車去，把兩匹馬都牽了過來！

塞鴻道：「這有什麼用，車子祇能套一匹馬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我騎馬走，至少可以減輕一點負担，帶一匹空馬，以備必要時替換，追兵只有一個時辰，我們就不能再躭誤了，早到早好。」

塞鴻苦笑道：「七天時間才去了一天多，前途艱難，我實在不敢想像，不如乾脆跟他們把話說明了，把車上十萬両金珠給他們……」

古押衙道：「如果行得通，我早在京師就跟狄魁元說了，這些人貪而無饜，而且絕不相信劉震的存金祇剩下十萬之數，至於王兄的名字，更不能說出來，他跟劉震的關係是大家都知道的，他們還以為劉震的藏金一定在王兄的手裏，糾纏永無已時，反倒是害了他了。」

塞鴻想想也沒辦法，遂只好由着古押衙去處理了。

這一天他們又趕出兩百多里，幸運的是追兵始終沒現身，他們知道監視是摔不掉的，龍禁衞士對追人是有他們的一手的，那怕迢迢萬里，他們也不會把人給追丟了。

唯一的解釋是狄魁元與陳元直夫婦認定藏金在京師，不想追得太急，等他們自己回頭。

也因為有了這一點優勢，他們才安然地渡過了四天，沒有受到再度的騷擾，而且離武當也祇有三四百里了，如果加緊趕，一天一夜，就可以到達了。

可是古押衙的神情却更形沉重，這天走到一處山道中，古押衙道：「前輩！小心一點，現在的問題不在後面而是在前面了。」

塞鴻一怔道：「他們怎麼會趕到前面去了呢？」

古押衙道：「我計算錯了一件事，劉震也是襄陽人氏，我們一直往這條路走，他們或許認為劉震的財產已運回老家藏了起來，所以才以逸待勞，趕到前面去等我們了。」

塞鴻道：「那正好，我們並不上襄陽去，讓他們在襄陽苦等好了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苦的是我們必須上武當，而武當襄陽都必須走這條路不可。」

塞鴻道：「我們可以繞道上武當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早兩天發現還來得及，最多多趕一天的路，現在却遲了，還剩下兩天的期限，走回頭路就無法在七天內到達武當，祇有硬着頭皮闖了，但願運氣好一點，他們是守候在襄陽。」

可是他們的運氣並不好，進入山道沒多久，正是狄魁元與一名劍士，另外則是一對中年夫婦。

塞鴻是認得那對中年夫婦的，那正是孤烟門下的兩大高手，陳元直與裴元霜，是孤烟老人裴依中的一對傳人。

陳元直哈哈一笑道：「我說古押衙一個人怎會有這麼大的神通，把內廷的宮人刦了出來，原來有你這頭老狐狸在帮他忙，塞外飛鴻，這下子你們逃不掉了，乖乖地把人送過來，念在武林同道之誼，我不追究你們的罪行了。」

古押衙哈哈大笑道：「追究起來，你們也脫不了身，你們身為朝廷命官，居然想謀奪犯官私產。」

陳元直笑道：「古押衙，別忘了你還買通內監，偽造內旨，趙太監已呈報劉無雙暴病身死，你趁早把人交給我們，把事情掩過去，落個大家方便，如果你還想僵持，陳某回京把這事揭發出來，連那個存心帮你忙的老傢伙也不得安樂了。」

古押衙聞言心中一定道：「這是眞的嗎？」

陳元直道：「不錯，目前知道這件事眞相的，就是我們這幾個人，你考慮考慮吧。」

古押衙道：「我還有什麼可考慮的，殺了你們這幾個人，豈非就沒有人知道了嗎？」

陳元直笑道：「你別是在做夢了，就憑你們這兩塊料想殺死我們幾個滅口，你秤量過自己的斤兩沒有。」

古押衙朝塞鴻打了個眼色道：「前輩！既然祇有四個人，就交給我一個人對付好了。」

他的意思很明顯，阻路的人祇有這四個，塞鴻就不必再加入戰鬥，他出手搏敵時，塞鴻就可以駕了車子先走。

塞鴻也會意了道：「老弟神功蓋世，區區鼠輩，老漢就不必再出手了，靜待老弟大展神威吧。」

古押衙不再多說，長劍突發，對準陳元直衝了過去，勢猛力强，陳元直也非弱者，一劍斜掠，反把古押衙震退了出去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你不過就是這點能耐，也敢在本官面前逞能，眞太自不量力。」

話才說完，他的臉色就是一變，原來古押衙這一劍的對象並不是對着他，利用他一揮之力，身子滾出，掃向狄魁元與那一名劍士。

狄魁元劍技造詣不弱，百忙中還能翻身躍開，僅眉上受了點輕傷，那名劍士却被攔腰掃為兩截。

陳元直不禁怒聲大喝道：「好陰險的賊子。」

長劍如電，直罩而至，他的妻子玄衣仙子裴元霜也拔劍合擊，這夫婦兩人是師兄妹，劍技已深得孤烟門眞傳，聯手合戰之勢，更經過多年練習配合，天衣無縫，頓時把古押衙圈入劍光之中。

古押衙以一敵二，確是感到壓力重重，塞鴻本來想上前助戰的，但想到狄魁元只受了點輕傷，窺伺在一邊，如果自己一離開車子，就會被他趁虛而入了，因此十分着急，不知如何是好！

古押衙却高聲大叫道：「前輩！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。」

塞鴻一想也對，祇要自己一走，陳元直夫婦就不敢再戀戰，古押衙之危也自動解除了！

因此一抖韁繩，驅車疾行，狄魁元怒喝道：「老傢伙！你還想逃，今天沒你的生路了。」

身子凌空躍起，搖劍下擊，塞鴻號稱塞外飛鴻，輕身功夫堪稱一絕，雖然因爲脚筋被挑，但多年的經驗仍在，他看準狄魁元身形撲起，也就算準落在什麼地方，一帶轡繩，使車子往側面衝出數尺，剛好避過狄魁元一衝之勢，順手撩出一鞭。

狄魁元一擊不中，勁力已洩，才把身子站定，塞鴻的鞭子已到，想躲都躲不掉，拍的一聲，臉頰上挨了一下重，抽得皮破血流，痛澈心腑。

這一來使得狄魁元更形憤怒了，發瘋一般地追了上來，塞鴻趕着車子邊行邊戰，利用手中一枝長鞭巧妙的攻勢使得狄魁元始終無法接近。

眼看着已經快要趕盡山道，進入平陽，路旁也開始有了居民與行人了，狄魁元心裏更急！因爲到了平地，驚動了人，他擅離職守，遠出千里來追殺人，即使是追緝逃犯，在公事上也難以交代。

因爲他的職司是守宮，如果說劉無雙未死，他根本就不該放行出宮。

劉家的藏金不得手，還要獲罪丟差使，這個損失就太大了，一急之下，也顧不得危險，拚着背上再挨一鞭，他直撲過去，一劍擲向塞鴻。

塞鴻沒想到對方會不顧命，人在車上又無法躲閃，只好挪過身子，使那一劍刺偏，由肋下透背而出，劍尖刺入車後的横木。

狄魁元想拔劍再刺，急切間拔不出來，塞鴻知道自己身受重傷，必須速戰速決，馬鞭一兜，緊緊地繞在狄魁元的脖子上，雙手拚命用力勒緊。

狄魁元頸子上壓力驟增，顧不得再去拔劍，雙手拉着頸間的鞭子，不讓他再收緊。兩人就在車上爭持起來，車子失了駕馭，馬匹受驚狂奔，一個失準，整個翻倒在路旁的溝裏。

塞鴻跟狄魁元都被拋了出來，但塞鴻吃的虧就大了，因爲他胸前還插着一枝長劍，翻跌出來時，身子是被劍鋒割裂跌下的，血流如泉，氣力漸漸不支了。

他知道祇要自己一死，劉無雙落入狄魁元手中，對方不知道她服的是武當的保命金丹，不會送上武當去求解藥，劉無雙必死無疑，少主王仙洲也將遺恨終身了！

話說回來，就算采蘋能說出實話，對方挾持劉無雙，上武當去找王仙洲逼問劉家的財產，也是不了之局。

劉家的餘產僅剩十來萬，王家由於先人廉潔，不事搜刮，幾年廉官做下來，還貼了一點老本，剩下的田產全部變賣了，也不過十萬之數，難饜貪慾。

一狠心之下，突然放鬆了雙手，在懷中取出一枝匕首，狄魁元剛把頸上的長鞭扯脫，塞鴻的匕首已刺進了他的咽喉，狄魁元大吼一聲，雙掌猛拍。

這兩掌是他垂死前的反抗，勁力無儔，幸好他負痛之下失了準頭，本來是拍向塞鴻頭部，結果只擊中了塞鴻的兩肩，砰然聲中，肩頭盡碎。

狄魁元的身子倒地不動了，塞鴻也不能動了，采蘋抱着劉無雙，坐在地上發怔，她也起不來了。

因爲車翻之際，她怕劉無雙受傷，拚命用身子護着劉無雙，雖然保全了劉無雙，她的腿却被倒下的車子壓斷了！

一條人影射來，却是滿身浴血的古押衙，趕到這兒，一見大驚道：「前輩，怎麼了？」

塞鴻道：「老弟那邊的戰事如何？」

古押衙道：「那一對夫婦太厲害，我實在不是敵手，拚着兩敗俱傷，被陳元直在背上砍了一劍，我也在他的小腹上刺了一劍，趁那婆娘救治她的丈夫時，我就趕來了。」

塞鴻苦笑道：「老弟快帶劉小姐走，老奴恐怕不行了，我爲你阻一下追兵。」

古押衙說道：「車子已毀怎麼走？」

塞鴻道：「騎馬，老弟帶的那匹空馬能走。」

古押衙知道事態緊急不能再躭誤，忙問道：「采蘋，妳怎麼樣，還能動嗎？」

采蘋道：「婢子雙腿已斷，古大俠請把小姐帶走，不要管我們了，婢子但願一死報主。」說完正待咬舌自盡，古押衙忽然道：「且慢，妳既然求死，那就代替劉小姐死吧。」

飛快地脫下了劉無雙的衣服，爲采蘋換上，然後道：「陳元直夫婦很快就會追上來的，前輩請忍死片刻，把劉小姐藏了起來，我帶着采蘋先走了。」

遠遠已看見了陳氏夫婦騎馬的影子，古押衙抱起穿上宮裝的采蘋，拉上一匹馬，跳上去疾奔。陳元直追了過來，一看地下的情形道：「老狄跟塞外飛鴻都死了，古押衙帶着那個女的跑了。」

裴元霜道：「他們受重傷，一時間不怕他逃上天去，追！」

夫婦倆拍馬緊追而去，塞鴻睜開眼睛，泛出一絲滿足的苦笑，他知道古押衙的意思，這兒離武當不到兩百里，快馬急奔，半天可以到了，到了武當，他可以叫人來救劉無雙，然後把追騎直引到襄陽去。

這一件拯美的工作，大概可以成功了，他必須再咬牙撐一下，撐到武當的人來，他才可以死。

勉力把劉無雙拖到一個亂草堆中放好，他自己就躺在旁邊，靜靜地等待着。

他沒有等多久，快到黃昏的時候，就聽見有人在叫：「鴻叔！你在那裏？鴻叔！你在那裏？」那是王仙洲的聲音。塞鴻連忙爬出去叫道：「公子！老奴在這裏，謝天謝地，你終於來了。」

來的是王仙洲與武當掌門凌雲子，他們首先把劉無雙由亂草中拖出，餵下了解藥，王仙洲却撲到塞鴻身上大哭起來，塞鴻道：「公子，不要哭，古大俠呢？他怎麼樣了？」

凌雲子道：「古大俠不愧是俠義表率，貧道等在山上不放心，乃與王公子一起下來，想到京師看看，就在山下碰到了古大俠，他叫我們在林子裏躲着，不要管他，然後又告訴我們，說前輩與劉小姐在這兒。」

塞鴻道：「他怎麼樣對付陳元直夫婦的呢？」

王仙洲哭着道：「他等那兩人追上來，首先一掌拍碎了采蘋的頭說，我既得不到，你們也別想得到，我乾脆連人都毀了，免得你們去害別人，鴻叔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塞鴻道：「那等一下再說，他怎麼樣了？」

王仙洲道：「他返身迎戰，把那對夫婦都刺傷了，然而他自己受傷更重，却不肯被擒，刎頸自殺了。」

塞鴻哦了一聲，老淚縱橫地道：「死得好，他非死不可，他是不能被擒的。」

凌雲子不解地道：「可是他爲什麼要死呢？」

塞鴻苦笑道：「我們都必須死，否則劉小姐的事不能算了，公子！今後你就要自己保重了。」

凌雲子道：「貧道看古大俠雖然受傷，却像是故意的，他的能力足可殺死那一對夫婦才同歸於盡的，貧道實在不明白他爲什麼要自殺。」

塞鴻道：「因爲他要留下那對夫婦，來證明知道這事情的人都死了。」

拚着最後一點殘餘的體力，他把援救劉無雙的始末經過，以及在路上沿途浴血苦戰的情形說了出來。最後道：「宮中的趙公公等人雖然也得了銀錢，却是一半存了俠義之心而帮忙，萬不能拖累了他們，因此必須使知道這件事的人都死光，才能把事情壓下去。」

凌雲子憤然又道：「孤烟門也是武林的大門戶，他們的人居然做出這種貪財忘義的事，貧道絕對饒不了他們。」

王仙州也說道：「我一定要殺了這兩個人，爲古大俠報仇，鴻叔，你還撐得住嗎？我們帶了車子來。」

塞鴻道：「不！老奴必須留在此地，等着挨陳元直的一劍，他們或許還有部屬，如果不見屍體，他們不會安心的，快走吧，好像有人來了。」

凌雲子老於世故，硬把王仙洲拖開了，也把劉無雙抱到他們來的車子上放好，躲在一邊。

來的是四騎馬，除了重傷的陳元直與裴元霜外，還有兩名便衣劍士，想是他們隨行的部屬。來到現場，看見塞鴻還沒有死，陳元直倒是一怔道：「老傢伙！你的命眞長，居然撐到現在都沒有死。」

塞鴻叫道：「老夫不會死，留着這口氣，不但要糾合江湖上的同道找你們報仇，更還準備告你們一狀。」

陳元直冷笑道：「恐怕你沒有這機會了。」飛起一劍，將塞鴻的頭顱砍下，上馬揚長而去。

王仙洲看着眼中直冒怒火，但凌雲子緊緊地壓着他，不讓他出去。

三年之後，王仙洲與劉無雙就在武當山下結廬而居，他們都改變了姓名，誰也不認識他們了，王仙洲每天除了讀書之外，就是上武當練劍，有一天，他出去半個月，回來時，帶了兩顆人頭，赫然正是陳元直與裴元霜夫婦。劉無雙連忙排起香案，並供着三個靈位。

「恩叔義僕塞鴻之位」

「恩兄古押衙俠士之位」

「先室采蘋之位」

夫婦兩人捧上放着血淋淋人頭的木盤，跪拜在地，泣不成聲。（完）

古今武俠叢畫掌篇

赤面虎

混沌書生

赤面虎，姓傅，身長七尺，力大無朋，於拳經精壁虎功，常出沒山東道上，人以其面色過紅，遂以赤面虎稱之，而綠林豪傑，聞聲退避，相戒弗敢近，登州太史之子某，外號白狼王，爲一方有名惡霸，幼從敎師遊，粗知武藝，人多畏之，爲虎所聞，拔足走登州，一晚投宿荒庵中，深夜忽聞礪刃聲，視戶已鎖閉，因作勢候之，一僧騰身飛進，虎俟其落地，以塵土揚之，僧目爲之迷，被執，繼一老僧至，與虎劇戰良久，虎勢將不支，乃聳身一躍，背依壁，蛇行而上，老僧曰，汝非太行山雲中鶴之弟子乎，余汝師伯也，曷速下，虎大喜，拜見並請罪焉，翌日，老僧贈以飛劍曰，此物老衲棄之已久，今得汝，寶有主矣，願汝持之走四海，盡斬天下佞人頭，好自爲之，弗忘予言也，虎乃謝別，至登州見一惡少挾女子坐馬上，女悲啼呼援，無往救者，虎大怒叱之，惡少獰笑曰，若弗多事，須知某非好弄者也，虎不俟其言畢，即以飛劍斬之，忽見有百騎雲集，槍棍交下如雨，皆某之豪奴及敎師也，虎以不忍流血而逃，見前有大河横阻，急越登彼岸，百騎繞道至，虎已立山下，以背貼壁，蛇行而上，及半中止，笑視羣騎曰，若輩有能請登岸一較可也，語次遙擲飛劍，人頭紛紛落地，虎拂袖，大笑不已，餘騎咸驚遁，回首遠視，猶見徐徐登山巔，緩步而去也。

司馬洛傳奇故事

黃金美人（中）

馮嘉・文　子成・圖

前文提要：
上回書至摩亞父女到馬拉卡斯尋找多哥醫生，有人暗中要殺死摩亞，司馬洛在偶然機會裏救了摩亞的命，但後來摩亞還是被人暗殺了。至此摩亞的女兒維珍妮要求司馬洛尋找多哥醫生，司馬洛答應了，但幾日後維珍妮發覺司馬洛失踪了……維珍妮走向貧民區，希望能找到多哥醫生。

維珍妮被擄　司馬洛脫險

「我不相信她會那麼容易受騙，」一個飛仔說，「她也不像一個太笨的人！」

「你閉上嘴吧聽着！」那大漢喝道。

二個飛仔閉上了嘴吧聽着。

那個大漢繼續說下去：「你們告訴她，多哥醫生的確是在這裏，而且很想見她，並且問她要找的多哥醫生是不是一個個子高高，面貌英俊的歐洲人，以及是不是和黃金有關的！你這樣說時，她就會相信了！」

「你的意思是，這個什麼多哥醫生眞在這裏？」其中一個飛仔問。

那個大漢只是用危險的眼光看着他，而他的同伴連忙用手肘向他一撞，他忽然醒覺到，這樣問對他完全沒有好處的，於是他不問了，他說：「好吧，然後我們又該怎樣做呢？」

「然後你們就說，多哥醫生也想見她，你們說可以帶她去和多哥醫生見面，」那大漢說，「她一定會跟來的，你們只要把她帶到這裏，以後的事情，我們自然會辦了！」

「好……好吧！」

那個大漢忽然一手執住他的衣領，把他一提提了起來，使他的脚跟離地差不多有一呎。「小孩子，」他警告地道：「不要做錯，也不要打什麼壞主意，明白嗎？」

「我們……我們不會的！」那個飛仔牙床在打架。

「我可以發誓！」另一個附和。

「那好一點，」那大漢說，「你知道鱷魚比圖生氣時會怎樣的！」

「呃……什麼時間帶她來呢？」

「任何時間，」那大漢說，「她什麼時間來找你們，你們就什麼時間帶她來好了，她來時我們會知道的，我們也會等着的！」

「好……好的！」

「現在走吧！」

二個大漢把他們一推，他們好像兩隻恐懼的鷄一般逃走了！

×　　×　　×

第二天的下午，天氣比前一天好，太陽光很烈，這使天氣極熱，熱到就像世界變成了一座烘爐。跟在維珍妮的後面，作着阿拉伯的人打扮，司馬洛就體味到了那闊袍大袖，遮蓋全身的阿拉伯衣服的優點了，外面的氣溫高過人的體溫，因此[illegible]衣服裏住身體，就使人覺得涼快，因為它變成不是使人體的熱不能發散，而是使外面那較高的熱侵不進來了。

他有點為維珍妮難過，她雖然穿得很薄很少，還是會熱得要命的。

但維珍妮似乎已經忘記了那熱，她的全部心神放在找尋多哥醫生這件事情上了。她對司馬洛的跟蹤是毫無所知的。

她一直走進了那女遊客很少會光臨的區域。

這一次，當她出現在昨日到過的露天咖啡座時，那二個飛仔便馬上也出現了，他們已經胆戰心驚地在那裏等了很久，如果維珍妮不來，他們才眞不知道要怎辦好呢！他們現在是為鱷魚比圖做事，他們知道，如果為鱷魚比圖做事而做不好，那是不妙的！

司馬洛也跟到附近，進入了昨日那個妓女的屋子，她給他一個甜蜜的微笑：「今天，你又是來幹什麼呢？」

「還是和昨天一樣！」司馬洛說。他在她手中塞了一張鈔票，然後，他又掀起了簾子，向外面張望了。

維珍妮和那二個飛仔已經坐了下來，還是由那個比較善於辭令的負責發言。「我們已經探到了消息，」他神秘地說，「你找的那位多哥醫生，他果然已經來了！我們可以帶你去見他！」

「唔，」維珍妮說，「那很好，你要說得入信一點才行呀！我的錢是不會亂花的！」

「你以為我們是騙你嗎？」第二個飛仔忍不住插嘴，「是不是個子高高，面貌

英俊，金黃色頭髮的多哥醫生？」

「很多歐洲人都是個子高高和面貌英俊的！」維珍妮說。

「但，你這位多哥醫生，他是和黃金有關的！」第一個又說。

維珍妮的神色嚴重起來了。「唔，這一次你說得動聽得多了，很好，你帶我去見他吧。」

二個飛仔都狡猾地微笑着。第一個說：「你似乎忘記了一重手續！」

「哦，錢！」維珍妮點着頭，「好吧，我給你們一百元美金！」

「成交！」另一個馬上允諾。

「我們走吧！」維珍妮說。

「我看你還是先把錢給我們吧！不，不必現在，可以在那轉角處，沒有人看見的地方才給！」他們很聰明，他們知道，如果帶維珍妮到達了「目的地」，他們可能已沒有機會向她要錢了！

「好的！」她很快地答應，他們離開了。

在那間小屋子裏看着的司馬洛馬上就轉身下床，那女人迎上來，攬住他的頸子：「唏，你要到那裏去？」

「我得走了！」司馬洛說。

但是她的手臂好像蛇一般，把他纏得更緊了，並且沙嗄着聲音說：「你給了我這許多錢，我怎能什麼都不給你就讓你走掉呢？」

「別胡鬧，」司馬洛發急地道：「我得馬上就出去！」

接着他覺得身後有輕微的脚步聲，他已經被那女人纏得轉了身，現在是背對着門口的，他要轉身望向門口，她却繼續緊摟着他。他要發力把她推開，已太遲了！一件硬物擊在他的頭上，他發覺眼前金星亂射，而身體慢慢地向下飄，他想伸手出去，抓住任何可以扶持的東西，以使他不跌下去，但是不行，他的兩隻手根本就完全不聽他的使喚，他的知覺離他而去……

×　　×　　×

這邊，維珍妮已經給領進了那條狹窄而僻靜的小巷中，在轉角處，她打開手袋，取出一張一百元面額的美金遞給他們。

其中一個飛仔伸手接過了，他的手是抖得很厲害的，他知道現在，是隨時都可能出事了！隨時可能發生任何事情！

維珍妮說：「好了，你們帶我去見他吧！」

那二個飛仔支吾起來了，因為他們已經到了昨日遭遇那二個大漢的地方，他們是不能前進的了，然而却不見有什麼人出現。

維珍妮皺起了眉頭，懷疑地看着他們。「怎麼了？」她問，「為什麼又不走了呢？」

「呃……我們……我們要在這裏等着，等一個人帶我們去！」其中一個飛仔隨機應變地說：「你知道，我們也不是直接的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他就沒有說下去了，因為前面，一匹騾子出現了。

這匹騾子的背上正馱着兩隻載貨物用的那種長形的簏簍，有兩個騾伕牽着這匹騾子，這兩個騾伕，就是昨天的那兩個大漢。

二個飛仔的膝蓋馬上就開始發軟。負責發言的一個躊躇着，說：「你還是在這裏等着吧，小姐，那兩個牽騾子的人就是，他會帶你去的！」

他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，所以也不敢留下來看看，以免牽涉進一些他們應付不來的煩惱中。

維珍妮說：「我希望你們不是騙我的，不然，我花多少錢也要找到你們！」

但，他們兩個走了，走得很快，而那匹騾子慢慢地接近，維珍妮的注意力自然地被那二匹騾子所吸引了，她驚疑不定地看着那二個大漢。他們的臉上則是沒有表情的，似乎對她毫不感興趣。

他們愈來愈近了，維珍妮等着，而他們仍沒有什麼表示，終於，他們和她擦身而過，第一個剛剛過去了，第二個到了維珍妮的面前，便開口說：「小姐！」

維珍妮轉向他，第一個便從她的後面伸手過來。那隻大大的手掌，掌心有一塊白色的紗布。維珍妮一見這隻手掌，吃了一驚，連忙閃開，但是已經遲了，那白紗布蓋到了她的鼻子上，接着，她嗅到了一陣濃重的迷藥氣味。她心裏慌極了，張開嘴巴要叫，却另有一隻手掩住了她的嘴巴，她要掙扎，有人捉住了她的手和脚，接着，她的手脚都已軟下來，她便失去了掙扎的能力，而且，跟着，她就連知覺也失去了。

那二個大漢放了她，她便軟軟地仆到一匹騾子的身上。

用迷藥的一個把她攔腰抱了起來，另一個則迅速地過去把那隻裝貨的簏簍解開了。從這簏簍裏，他取出了一塊床單大小的白布，鋪在地上，另一個把維珍妮放到白布上，他們兩個人就合力把維珍妮包裹起來，塞進了簏簍之內，再把簏簍的蓋子關上了。

於是，好像變魔術似的，維珍妮失踪了，而騾背上則只是像仍然馱着一長簏簍的貨物。

二個大漢推推騾子，騾子便馱着簏簍，緩緩地繼續前進。

×　　×　　×

當維珍妮從黑暗中醒來時，她仍然感到全身軟弱，而且，頭痛得像腦袋隨時要發生爆炸似的。

腦子似乎已給人偷去，不存在她的頭顱裏了，不然，為什麼她什麼都想不起來呢？

她緊緊地咬着牙關和緊閉着眼睛，好一會，記憶才慢慢地，很慢地回來，好像漲潮把海灘的凹洞塡滿了。她一記起暈倒之前發生了什麼事，便馬上跳起身。

這一跳起身，雖然使她的頭痛得像給千萬把刀子刺了進去似的，她却也不敢再躺下了。

她勉强地睜開了眼睛。起先眼光是朦朧的，只是見到一團光影。她極力眨了幾下眼睛，視綫才慢慢清楚過來。她看見她原來是處身於一間極富中東風味的房間裏，睡在一張舒服的臥榻上，房間的四壁都是五顏六色，精細鏤花的，身邊有幾隻七彩的織錦軟枕。

維珍妮四面望望，覺得這個地方有點不對，但一時又想不出是什麼不對。後來

，她忽然明白了。這裏不對的地方就是沒有窗子！一扇窗子也沒有，燈光全部是人工的燈光。

她之所以會注意到這一點，那是因爲，當她一定下神來的時候，她就下意識地想找尋逃走的路，而，逃走的路，第一當然是窗子，但是沒有窗子。一間沒有窗子的房間！

接着腳步聲來了，來自房間的右角。那裏有一度度用木條構成格子的白色屏風。一個肥胖而皮膚黝黑的男人從屏風後而轉出來。

不由自主地，維珍妮忙把腿子放下床邊，而坐好了姿勢，因爲到底，她是一位高貴的小姐。

那肥胖的男人也似乎不是一位普通的先生。他全身都是阿拉伯裝束，而且是阿拉伯富人的裝束。他的衣服上很多地方都嵌有寶石，他的右手上那隻鐫花的指環上也有一粒大大的綠寶石。

不過，最惹人注目的還是他腰間插着的那把匕首，那把匕首上，不論刀柄及刀鞘上都是嵌滿了寶石的，這一件殺人的武器，相信不少人也會爲了得到它而殺死人的。

這個肥胖的阿拉伯男人走到維珍妮的面前，高傲地看着她。他是想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向她俯視的，但是很可惜，他的身體差不多比維珍妮還要矮，所以他只好把頭仰後，而視綫順着鼻樑的方向向她望過來了。

「維珍妮小姐，我的名字是比圖！」

「比圖是誰？」維珍妮問。她打量着這人，這人除了仰着頭說話之外，聲音和語氣倒是頗溫柔的，講起話來，有點像一個圓滑的生意人在談生意。

「他們稱我爲鱷魚比圖！」

「鱷魚是吃人的！」維珍妮說，「而且不會把骨吐出來！你似乎是說，你是一個很可怕的人！」

「這要看對什麼人而言了，」鱷魚比圖微笑着，「對於順從我的人，我是一個很大方慷慨的人，對於反抗我的人呢，我却是一個可怕的魔鬼！」他對維珍妮也是用英語說話，他的英語却是發音純正，用字有力的，他似乎是一個受過相當教育的人！

「你想我順從你什麼呢？」維珍妮極力保持着鎮靜地問。

「我想你帮助我勸一個人，」比圖說，「就是你的多哥醫生！我想你勸他順從我！」

維珍妮沉默了一下，考慮着，後來說：「如果我拒絕呢？」

「你還是可以讓他看着你接受各種很富於中東色彩的苦刑，當他受不住時，他就會順從我了，不論你答應抑或拒絕，效果都是一樣的，那你又何必拒絕呢？」

「既然他不肯順從你，」維珍妮說，「那麼你要他做的，一定不會是一件好事了！」

「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與壞，這完全是看你從什麼角度去看，」比圖說，「在你的眼中看來也許是一件壞極的事，在我的眼中，却會是一件很好的好事了！」

「究竟是什麼事呢？」維珍妮問。

「你知道的，」比圖神秘地微笑着，「我聽說你是多哥醫生的未婚妻，那麼，你應該是知道的！」

「你——」維珍妮恐怖地看着他，「你把他捉住？」

「他在我這裏受到很好的待遇，」鱷魚比圖狡猾地微笑着，「我是把他當作上賓的！」

「你——你是否想勒贖？」維珍妮問道。

「當然不是那麼簡單，」比圖說，「多哥醫生能給我多少錢呢？不，我是要錢的，不過我要的不是多哥醫生在銀行裏的錢！我是要得到他的知識！他對黃金的知識！」

維珍妮眼中忽然出現慌張的神色了。她說：「我——我不相信他會爲了我而告訴你！」

「你的意思是你拒絕去勸他嗎？」比圖的臉色忽然沉了下來。

「不……！」維珍妮慌張地，「我……我的意思只是……我也勸他不來的！他不會聽我講！我們……我們的感情並不好到這樣……」

「哦？」比圖的一邊眉毛抬了起來，「你們的感情並不太好，那你爲什麼又會來找他呢？」

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……」維珍妮低下了頭。

比圖格格地笑起來。「現在，你爸爸的病是用不着担心了！」

維珍妮的頭霍的抬了起來，眼睛憤怒地睜着。「你！你殺了他！」

「不是我，」比圖仍舊吃吃笑，「是我的一個手下！」

維珍妮的臉一陣青一陣紅。

「對了，這使我記起了一個問題，」比圖說，「怎麼你會在那酒店裏住在我的隣房呢？」

維珍妮聳聳肩：「那是巧合！我們並不知道隣房住的是誰！」

「不過，這巧合却使我不能認眞對付你們了！」

比圖的臉忽然又沉了下來，笑聲中止了。「但現在既然已不必担心你爸爸的病，爲什麼還要找他？」

維珍妮沒有回答。

「維珍妮小姐，」比圖說，「如果你一定要選擇辛苦的途徑，我也可以成全你的！」

維珍妮的眼光移到旁邊去，看見了她的手袋。手袋就放在一張矮櫈上，離開她的右手不到二呎。她的右手動了一動。

「別看着那手袋，」鱷魚比圖說，「我巳經找到了裏面放着的小手槍，而且巳經把它拿走了！」

「但我……」維珍妮的手向臉上一掩，忽然流出了眼淚，「我眞的不能……說服他……」她好像哀求似的向比圖走近，忽然以閃電一般迅速的動作拉住了比圖的手，一扭到背後，同時拔出了比圖腰間插着的那一把鑲滿了珠寶的匕首，刀尖抵着他的背。

「這個和槍也差不了多少的，比圖先生！」維珍妮的聲音忽然變得強硬起來了，「現在，帶我去見多哥醫生吧！」她變

得和剛才完全不同了。那一下奪刀的手勢很熟練，並不是普通的弱女可以做到的。

比圖笑起來。「原來多哥醫生倒有一位身手了得的未婚妻！但是，小姐，我勸你還是放下刀子吧，這屋子是建在地下的，即使你把我們殺光了，你也還是找不到通路逃出去的！」

「帶我去見多哥！」維珍妮的刀子一用力，比圖痛得一拗腰，大聲呻吟起來。

接着，那屏風後面有人柔聲地說：「放下刀子吧，小姐，慢慢地放下刀子！」

維珍妮推着比圖轉身望向屏風那邊，看見一個瘦削而英俊的阿拉伯青年人正站在那裏。他的頭髮長得很長很長，好像一個嬉皮士，他的眼眶深陷，但是眼睛閃爍而有光澤。他身上穿的並非阿拉伯服裝，而是一套白色的痳質西服。他的手上隨便地拿着一把曲尺手槍。

他上前一步，微笑：「怎麼樣，小姐，你有聽見嗎？我叫你放下刀子！」

維珍妮只好放鬆了手指，讓刀子掉在上。她知道反抗是沒有用的，這青年人，不像是一個不會用槍的人。而且，以刀對槍，取勝的機會也是微乎其微的。

刀子落在那厚厚的地毡上，比圖給放掉了，他便連忙跳前兩步遠離了維珍妮。

沒有了刀子的威脅，比圖馬上又回復鎭定了。他奸滑地微笑：「維珍妮小姐，讓我來介紹吧！這是我的兒子阿密！一個好兒子！他巳經不只一次救了我的命！」

「素仰！」維珍妮冷冷地說。

她打量了阿密一遍。雖然她一點也不歡迎阿密的出現，她却不能不承認，阿密是一個相當英俊的青年人。只可惜他的臉上却是沒有什麼表情的。他沉默着，也從頭到腳打量了維珍妮一遍，還是沒有什麼表示。

維珍妮對他露了一個嫵媚的微笑：「怎麼樣，阿密，你不喜歡我嗎？」

比圖哈哈笑起來：「阿密是不愛和女人交際的！我這個兒子很特別！他喜歡使女人受苦！現代化一點的講法就是，他是一個虐待狂！」他彎身拾回了刀子，「怎麼樣，維珍妮小姐，你改變了主意沒有？如果你還是固執下去，我就逼得把你交給阿密了！阿密會給你見識到許多你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的新花樣的了！」

阿密伸出粉紅色的舌尖，舐了一下唇皮。

「我——說的是實話，」維珍妮苦惱地，「多哥醫生的確不會爲了我而屈服，你們還是放我走吧！」

鱷魚比圖只是忽然轉身，便轉入了屏風的後面，離開了。

維珍妮心驚胆顫地看着阿密。阿密的臉上第一次有了表情，是一個邪惡的微笑。他慢慢地把槍舉起，而用另一隻手把彈夾從槍柄抽出，放進衣袋，槍柄則插回腋下那隻槍袋裏。維珍妮知道他這樣做是爲了什麼。他是準備，萬一給她奪到了槍的時候，她也得同時取到彈夾，再把彈夾插進槍柄，然後，才能殺死他的！

阿密向她上前一步，維珍妮的心一跳，不由自主向後退縮，後臂碰到那張臥榻的邊緣而坐了下來。

阿密繼續走向她，在她的面前停住了。他的身裁並不高大，但他臉上有着一種很難形容的表情。像屠夫對着一隻猪，像貓對着老鼠，像一個小孩子對着一個大蛋糕，這就使他在維珍妮的眼中顯得特別高大了。

維珍妮臉上的肌肉跳動了一下，再站起身，這一站起身，就使她的臉和阿密很貼近了。她極力把聲音放得嫵媚地說：「阿密，我——倒相當喜歡你——你是一個英俊的男孩子，如果——你要我，你不需要用强——」

阿密露齒而笑：「表示一下吧，維珍妮，表示一下你是怎樣喜歡我吧！」

維珍妮的手慢慢地伸到他的頸後，輕輕撫弄着那鴨尾般的頭髮，然後咀唇便迎上去，與阿密的咀唇接觸。

阿密沒有反應。維珍妮的咀唇雖然在他的咀唇上吸吮，他也還是沒有反應的。

過了一會，維珍妮放開了他，又微笑：「你是一個奇怪的男人，阿密！我是眞的喜歡你，你不像別的男人，一見了女人就毛手毛腳！你是一個斯文的孩子！」

阿密的眼光似乎轉變成柔和一點了。他輕輕伸手到她的臉上，撫着她：「你眞的喜歡我？」

「是的。」維珍妮點着頭。「你用不着對我使用暴力！只要你說要我，我就順從你，我會使你快樂的！」

阿密的牙齒又露出來了，微笑着：「然之後，你就勸我帶你逃走，是嗎？」

維珍妮的臉一紅。「這樣說也可以的，總之，我想活着離開這裏，我們在外面一起，也許可以生活得很好！」

阿密說：「和我？你的殺父仇人？」

「你殺了他？」維珍妮的眼睛一眯。

「不是我動手，」阿密說，「我們有一個人會用吹管吹毒針！我帶他到酒店去的。我對他指出你爸爸的所在，他在對窗用槍一吹，一支毒針就刺進了你爸爸頸上的動脈，我看着你爸爸抽搐着，他的眼睛好像要跳出眼眶似的。他張開咀巴想叫喊，但是頸部受毒，連同聲帶也痳痹了，叫不出來！」搖頭嘆了一口氣，「他的死法，可是眞不值得羨慕的！現在，維珍妮，你還說你喜歡我嗎？」

他的眼睛凝視着維珍妮。他果然是個瘧待狂，而且他虐待的本事很精。現在他是在對她進行心理虐待。

維珍妮的頭低下了，深深呼吸着。阿密剛剛告訴她，是他帶人去殺死她的父親的。現在，她要用什麼方法告訴這個殺父仇人她是喜歡他的，而仍能顯得合情合理呢？

她終於聳聳肩：「他巳經死了，不論我做什麼，都是無法把他救活過來的了，是不是？」

「唔，」阿密說，「你是一個很能忍辱的女人！」他仍然在輕撫着她的臉。他的動作倒像是相當溫柔的。

「爲什麼你們起初警告我們別找多哥醫生，現在又把我捉來呢？」維珍妮柔聲問。

「因爲，」阿密說，「起先爸爸不想你來找痳煩。但是我告訴爸爸，多哥不肯屈服，他的未婚妻忽然來了！這是天賜的！一個男人會和一個女人定婚，他一定也

會爲了這個女人而屈服！你既然懂得到這附近來找他，你一定知道多少端倪，不如就索性把你捉來了。於是，你就給捉了來。現在，你仍然可以決定的！叫他把他的秘訣告訴我們，叫他教我們怎樣把普通的金屬變成黃金，我們就可以離開這裏而生活在一起！」

「你們眞相信這神話？」維珍妮鄙夷地說。

「這不是神話，」阿密說，「這是化學！我們看過他製成的黃金，也有幾個人見過他製造黃金！我們要得到他，他是一個很有價值的人！他的手能點鐵成金。你知道人們叫他做什麼嗎？人們叫他『金臂醫生』！」

「對不起，」維珍妮說，「我不相信他會聽我的勸告！」

「唔！」阿密撫着她的臉的手忽然揑緊，揑得緊到淚水從她的眼眶迸出，她覺得她的整個頭顱像就要爆炸開來似的。

「不要——」維珍妮嗚咽着，「我說過你不必用強的！」

「但，」阿密吃吃笑着，「如果他看見你合作！他會很生氣，那他就不會爲了你而屈服！你得表示痛苦！」

「什麼？」維珍妮吃驚地深吸一口氣，連忙要推開阿密。阿密大叫一聲，那隻手忽然一摑，維珍妮差點連腳尖也離地，整個人像斷綫風箏一樣跌到了房間的另一邊！她流着淚坐起來。撫着臉頰，那上面已添了五個粉紅色的指印。

「不——要——」她呻吟着。

阿密一步一步地走過來，牙齒又露出來而微笑了。鱷魚比圖說他喜歡給予女人以痛苦，那是沒有錯的，而且，這不過還是第一步……

× × ×

這時，在隣房，就在那幅美麗的牆壁後面，多哥醫生果然是正在看着這副情景，而鱷魚比圖正站在他的旁邊。多哥醫生是一個微微顯得瘦削的男人，很年輕，看來不會超過四十歲。他是一個相當英俊的男人，現在臉容顯得很憔悴。他的手上和腳上都扣着手銬。他們所在這房間是另一間設備豪華的房間，牆壁上有一個方形的洞，好像電視的銀幕一般，很輕易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隣房的情形。

這方洞所在之處大概是一塊單面玻璃，從這邊望過去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，從那邊望過來則只是牆壁的另一部份而已，並無分別！

多哥醫生看着阿密上前去，狂暴地拉着維珍妮的手，扭到後面去。維珍妮倔強地並沒有大聲叫喊，只是在呻吟，阿密的臉上露出着一個滿足的笑容。別人的痛苦，就是他的快樂！

維珍妮的臉上淌滿了淚水。跟着，阿密一腳踢出，維珍妮又打着滾，跌到房間的另一邊。

比圖在多哥醫生的耳邊得意地吃吃笑：「現在怎樣了，多哥醫生？你已經改變了主意沒有？」

多哥醫生嘆了一口氣。「比圖，我不知道你葫蘆裏究竟賣什麼藥。我最後一次告訴你，我不認識這個女人。」他把頭轉過去，不看那邊的情景了〃

比圖眯起眼睛看着多哥醫生。在隣房中，阿密繼續向維珍妮肆虐，但多哥醫生仍無動於中。比圖終於說：「朋友，我相信你。」他忽然快步走到那方洞的面前，喝道：「阿密，你可以停手了！」

這時維珍妮已幾乎失去了知覺，她的咀角淌着血，但，她仍然保持她的演技，她已爬地到達阿密的身邊，投進他的懷中，把臉貼在他的胸膛上。「噢，阿密，不要再打我！」她嗚咽着。

這是使阿密意外的動作！這個女人是應該恨他到了極點，應該視他如蛇蝎，儘可能遠避他的，但是她却反而過來投進他的懷中！

阿密的手放在她的頭髮上，這一次却是輕而溫柔的了。

比圖的聲音又從隔牆傳來：「你可以出去了，讓我來對付她！」

阿密深吸了幾口氣，再輕撫了一次維珍妮那柔軟的頭髮，便轉身而行，轉出了屏風之外。

維珍妮飲泣着，蹲在那裏，用手背揩抹着咀角的血。比圖又進來了。她不敢抬起頭。

比圖這一次沒有走近她了，只是站在屏風入口之處。

他柔聲地說：「多哥醫生說他根本不認識你，我也相信他！所以你最好告訴我，你究竟是誰？」

維珍妮只是低着頭，沒有回答！

「我給你一點時間，」比圖說，「天黑之前你要決定！如果你不肯招供，我手下有四五個強壯如牛的男人，已經很久沒有過女人！他們可以在天亮之前，把你弄死。」

「但我在這裏怎麼知道什麼時候才是天黑？」維珍妮抗議道。

比圖微笑：「別担心，我到時會通知你的。」說完，他便退出去了。

維珍妮站了起來，四面望望，正打算找尋一個可以逃走的地方時，電燈就忽然熄了。由於這個地方是無窗的，所以整間房間頓時陷入了絕對的漆黑中。

維珍妮試試走前幾步到牆邊去摸索一下，就踢着一張小櫈而差點仆倒了，於是她只好退回那張臥榻的旁邊，在那上面躺了下來，閉上眼睛，想着，當比圖進來的時候，她該怎辦好。

× × ×

當司馬洛醒過來的時候，他覺得就像太陽貼到了他的臉前，太陽光刺得他的眼睛一睜開又立即閉上了，而熱力逼着他的臉皮。

接着，他覺得太陽忽然下了山。他再張開眼睛，才知道剛才照着他的不是太陽，而是一盞射燈。現在射燈已經熄了。他坐起來，發覺他是身在一所攝影院之類的房間裏。他是躺在一張臥榻上的，周圍有好幾盞射燈，而對面有一座走軌的古老巨型鏡箱攝影機。他覺得頭仍然很痛，便要伸手上去揉一揉，才發覺雙手給手鐐扣着，而且雙脚也同樣扣着一副。

一個人從後面繞到他的前面來，對他微笑。

「可以替我解開手鐐嗎？」司馬洛問道。

那人哈哈大笑起來：「朋友，你眞會開玩笑！朋友，你眞會開玩笑！」

司馬洛聳聳肩：「我有權請求的！」

「哼，」那人冷冷地道，「我對你這個請求的答覆就是，不行！好了，現在你既然醒過來了，你就該回答我的一些問題啦！」

第一問：「你是誰？」

「你又是誰？」司馬洛問。

那人露出一個猙獰的微笑。「你不認識我？看清楚一點吧！」

司馬洛又抬起頭，上下打量了他一遍。這是個粗壯而高大的打手型人物，司馬洛果然是認得他的，但是司馬洛却搖頭，說：「不，不，我不認識你！我應該認識你嗎？」

那人仍然微笑着。「我不認得你，不過我却認爲，你是應該認得我的，讓我告訴你一件奇遇吧，」他把一張椅子拉過來，在司馬洛的面前坐下，又說：「在不久以前的一個晚上，我的老板到市中心因辦一些生意手續。他是很少出去的，當他出去時，他就很講究排塲！他住在市中心一間大酒店的套房裏。這天晚上，他出去赴宴，我便在套房的廳中守候着。忽然隔壁有人尖叫，我便進房裏去，打算伸頭出窗外去看看究竟怎麼回事，但才一進房，就有人一拳把我擊暈了！」

「很像一部什麼鐵金剛間諜電影的故事！」司馬洛說。

「更有趣的還是下文，」那人說，「我給打暈了之後，便什麼都不知道了！也不曉得過了多久，當我醒過來之後，我連忙爬起身到窗前去看看。你知道發生了什麼嗎？」

「你跳下樓去？」司馬洛問。

那人恨恨地瞪了他一眼：「不，有趣的是，因我還沒有機會看清楚他的面貌之前，他忽然一脚向我的頭部踢過來！這樣！」他忽然一脚撑向司馬洛作爲示範。

剛剛醒過來的司馬洛，神經還是相當呆滯的，而且手脚又給手銬扣着，所以一時閃避不靈，給那人的脚撑中了臉部。

這一撑使他一滾身，仆到了地上，頭與地面一撞，差點就此暈了過去。

那人又哈哈大笑起來：「這不是很有趣的事情嗎？我給他擊暈了兩次，而我還連他的樣子都看不清楚呢！」

司馬洛掙扎着坐起身來，嘴角流下一縷血絲。

那人指着司馬洛的鼻子。「我沒有看清楚那人是誰，但我相信，他就是你！」

「如果是我又怎樣呢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那你就應該回答我一些問題，」那人說，「如果你不合作，我會有很多花樣使你受苦的！」

「你究竟是誰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我是一個大人物，」那人說，「因爲現在我對你有生殺之權，目前，你只要知道這一點，就已經够了！」

「如果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，」司馬洛說，「就不知道應該告訴你什麼了！」

「你應該知道我是什麼人的，」那人說，「不然，你怎會去搜我的老板的房間呢？」

「唔，」司馬洛點點頭，「原來你是鱷魚比圖的手下！」

「不錯，」那人說，「你知道就好了！既然你知道這一點，你也應該知道，比圖並不是善男信女，殺一個人在他是不算一回事的！」

「我不是不肯招供，」司馬洛說，「你讓我見到鱷魚比圖本人，我就招供！」

「比圖此刻並沒有空見你！」

「可以等到他有空的！」司馬洛說。

「比圖沒有叫我等！」

「再問問他吧，」司馬洛說，「他也許會改變主意的！你去告訴他！我知道很多關於金臂醫生的秘密！」

那人懷疑地看着司馬洛：「你也是爲了他而來的？」

司馬洛笑起來：「近來，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是爲了金臂醫生而來的。我有很重要的情報可以告訴比圖——這會是一個你立功的機會！」

那人開始猶疑不決了。

「只要去問他一聲就行了，」司馬洛說，「去吧，快點！」

「但是，比圖先生不在那裏！」那人說。

「他在那裏呢？」司馬洛問。

那人狡猾地微笑，而沒有回答他。「我並不像你所想像的那麼蠢，朋友！好吧，我去打一個電話！」

他轉身走出去了。當他一轉出了門外時，司馬洛馬上開始行動了。他那一身阿拉伯裝束是幾個地方用別針別着的，現在他便匆匆從身上解下了一隻不太重要的別針，別針的針身是相當長的，而且相當硬。這和別的別針不同。這別針是司馬洛特別準備的，必要時，甚至還可以作武器用。

他辛苦地把手反拗着，終於把針尖伸進了手銬的匙孔中，小心地扭動起來。這並不是容易做的事，必須要是一個經過特別訓練的人，才能用一根針，便打開一隻鎖。但司馬洛是一個受過特別訓練的人，他終於成功了。手銬的鎖格搭一聲彈開，他的雙手重獲自由。雙手既然能動，脚上那副手銬自然就更不成問題了。兩分鐘之後，他就已經是一個自由人了。

鞋子已不在脚上，他閃身走到門口，向門外窺望一下。門外就是一個樓梯口，通到樓下這間攝影店的舖面。現在店門已經關了，有兩個阿拉伯籍，但是穿西式衣服的打手正在懶洋洋地坐在椅上，把玩着手槍，那個剛才用脚踢他的高大打手則正在牆邊電話機前拿着聽筒，低聲講着話，不知在講些什麼。

這兩個打手在樓下，就使情形複雜得多了。因爲他們手上有槍。司馬洛是不大有希望把他們一齊暗算的，一個遭到了暗算，其餘一個多少也會聽到聲音而知所戒備，繼續把他們暗算，就比較困難了。

接着那個高大的打手放回了電話，便轉身匆匆地向樓梯走來了。司馬洛不再遲疑，連忙回進房中，拉開一邊的厚簾，簾後果然就是窗口，而窗子是打開着的。外面正是近黃昏，不過天氣很好，所以太陽還是很亮的，他可以看到許多矮屋的屋頂。這裏顯然就是在他遇襲的地方的附近。

他望出去，看見隣近的屋宇很少超過兩層

高的，而且屋與屋之間擠得很密。

司馬洛跨出窗外，躍過一段大約三呎寬的空間，便到了另一座矮屋的屋頂上。

這之後，有很大一批屋子的屋頂都是相連的，他祇要逐間屋頂走過去就是了。

他知道那人很快就會發現他不見了，而且會看出他是循那一條路走的。

走了大約十間屋頂，就聽見砰然一聲槍响，一顆子彈「乒」一聲擊碎了十多呎之外的一片瓦。

司馬洛連忙躲到一隻土製的烟卤後面，回頭望望，放槍的就是那個高大的打手，現在這人也已經離開了那房間，在另一間矮屋的頂上了。他一擊不中，使用阿拉伯語破口大罵。

司馬洛躲着的時侯，他又舉槍放了三响。但子彈不知射到何處去了。司馬洛離開了烟卤後面，跨到另一座屋的屋頂。

太陽已經沉得很低，那一大堆一間接一間的屋頂就像一大堆亂石，到處都是屋和陰影，有些金屬板搭成的屋頂斜射着陽光，照着人的眼睛，使人眼花繚亂。

司馬洛終於跑到了一座兩層屋子的陰影中。在一隻烟卤旁邊停了下來，喘息着。這座屋頂的下面就是一條小街，他是可以跳下去的。他正準備跳下去時，就聽見街上有脚步聲，於是他停住了。

他看見走路的人了，就是那照相店裏坐在椅子上玩手槍的其中一名打手。他們正在找他。這裏可以從屋頂跳下街上的地方沒有很多個。他們既然是在這裏找生活的人，他們當然知道的。因此，司馬洛要離開屋頂跳到街上，也很不容易了。

也許是第六感，也許是經驗，也許是推斷力吧，總之，忽然之間，司馬洛覺得危險在背後逼近。於是他在屋頂上一伏，而且耳邊「轟」的一聲槍响。子彈沒有打中他，但也一定很接近了，因爲他可以感覺到那熱力磨着他的臉。

接着他已本能地一滾，仰臥在屋頂上，手撈住那隻握槍的手腕，用力拉。同時，他一隻脚向那人當胸一撑，於是那人離開屋頂，大叫着跌下去了。

司馬洛看着他蓬然一聲着地，彈起了二三呎，再跌下去，便成大字形攤在那裏，不動了。他認得這就是那個向他問話的高大的打手。

這個區域，在這個鐘頭，普通居民已經閉門休息了，因此跑到那墜屋人身邊來的祇有一個人，就是那個正在沿街找尋司馬洛的打手。

這個人在他的同伴身邊蹲下來，發覺他是從上面跌下來的，就本能地抬頭向上面望。

可是這個時候司馬洛已經從天而降，落在他背上，同時一掌劈中他的手腕，他的槍便掉落下來了。

但他仍極力滾轉身來，甩開了司馬洛，手中已經彈開了一把彈簧刀。他能這樣快就拿出刀來，他顯然也不是一個庸手。刀光一閃，司馬洛滾開，刀尖「刷」一聲插進了沙地裏。

司馬洛伸脚要踢向他，但是那人快得出乎意料地又把刀子拔出了，再撲向司馬洛。司馬洛再一滾身，刀子只是刺中了他那笨鈍的阿拉伯衣服的一角，把它釘在地上。司馬洛再一滾，那衣服便成幅脫了下來。

刀子又從沙地上拔了出來，擧起，又向司馬洛直刺下去。司馬洛已經摸起了沙上一件黑色的東西。原來這件黑色的東西就是一把手槍，也不知道是那二人之中的那一個棄下的，總之，槍是可以殺人的武器，司馬洛在刀子落下來之前，扳了兩次槍機。槍機响得震耳欲聾，那人忽然定住了，好像有什麼東西撑住他似的。他終於沒有再向前撲下去而只是倒向後面去了。

司馬洛爬起身走到他的旁邊，看見那人的胸部開了兩個子彈洞，已經死去了。

並沒有人出來看。在這個地區，死神是常常毫無預兆地降臨的，這就是爲什麼一入黑以後，便家家都要關門閉戶了。

司馬洛這樣看着時，覺得好像有隻黃蜂「軋」一聲在頸邊飛過，沙上添了一條很纖細的黑影，就像是一隻不知名的飛虫掠過他的頸邊而落在沙上似的。

司馬洛全身的血液差點就在這一煞之間冷凝！他連忙再一滾身。又一隻飛虫「軋」一聲落在沙上。不！不是飛虫，而是一根細而長的黑刺，大半都埋進了地上的沙中。

司馬洛抬頭，就看見了第二個打手，這個打手正站在另一邊的一座屋頂上，手中拿着一隻像雪茄，但是比雪茄長的管子，正湊到嘴邊。不，不是抽雪茄！那管子是發射毒針的吹管，現在他正要把第三根針向司馬洛吹過來。司馬洛知道，摩亞博士也就是死於這人的毒針。

司馬洛的手指扳動了槍機，一連串地，把槍中的子彈都放盡了。子彈一顆一顆地擊在那人身上，使那人不斷搖幌，其中一顆子彈可能就擊中了那根吹管，吹管忽然不見了，而吹管後面，那人的臉上開了一朵血花。

司馬洛拿着空槍，呆呆地站在那裏，看着那人。那人在屋頂上搖搖欲倒地差不多再支持了三秒鐘，然後才仆下來，落在街心，好像一團破布似的。

「我的天！」司馬洛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，低聲地說。

他蛇行着退回了路邊的陰影中。

現在太陽已經在地平綫的後面沉沒了，街上是昏黑的，已經幾乎是什麼都看不見了。司馬洛一動也不動，傾耳而聽。沒有什麼動靜。

如果還有第四個打手參加搜索的話，這個打手一定是已經到了另外一個區域去了。

他舒了一口氣，在衣服上抹去了槍上的指紋，便把槍丢在沙上，因爲槍中的子彈已經用完了，這槍對他是沒有什麼用處的。

他貼着陰影而行，離開了那裏。

× × ×

一小時之後，天已完全黑了，司馬洛也回到了他的住處——一間三流的小酒店。自從與維珍妮不告而別之後，司馬洛一直就在匿居在這間小酒店裏的。

他的房間是在二樓走廊的末端。他推門進去，發覺房內有亮着燈的。一個肥胖的人正坐在他的床上。

這個人頭髮半禿，鼻子上架着一副鋼邊眼鏡，驟眼望去，他像是一個長袖善舞的商人。但他實在並不是商人，他的行業與商業相差很遠。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情報員之一，目前他正領導着一個叫S組的國際性情報組織。這個組織是專門對付國際性的大犯罪組織的。這個人姓莫，人人都稱他爲老莫，包括司馬洛。司馬洛雖然並不是S組的人員，但他是老莫的好朋友，與老莫有很深的淵源，S組有不少最棘手的案件，就是司馬洛經手去辦的。

司馬洛微笑着說：「你終於來了，老莫！」

「你到那裏去了？」老莫問，「我等了你一天！這裏熱死了！」

司馬洛摸摸身上那破爛了的衣服，又指指染血的鼻子：「你可以看到，我是去了工作，而不是偷懶去玩的！你有接到我的電報嗎？」

「有的！」老莫說，「我接到電報，就馬上趕來了！似乎，情形完全不如我們之所預料！」

司馬洛到馬拉卡斯來的任務也正是要找尋多哥醫生，多哥醫生作了一項十分之驚人的科學發明，就是能把普通金屬改變其分子的組織，使之變成黃金。但這之後他就離奇失蹤了。

S組要找到他，因爲，多哥醫生這發明，如果落在敵對人的手中，對這個世界是含有很壞的影响的。他們聽到鱷魚比圖最近對有關黃金的事情特別感興趣，很有可能多哥醫生正是落在比圖的手中的。於是司馬洛就來了。趁着比圖住在市中心的大酒店，料理一些生意上的手續時，他就潛進比圖的房中去搜一搜，想找尋有關多哥醫生的綫索。在比圖的房中他一無所得，反而在隣房，他却找到了維珍妮父女——另一條通向多哥醫生的綫索。司馬洛也沒有把握找到多哥醫生，所以答應維珍妮之後，他就忽然「失蹤」了，讓維珍妮去闖，而他在暗中監視着，希望她會闖出門路來。而他這個辦法是相當成功的了。

「有沒有查到我要的資料？」司馬洛問老莫。

老莫點頭。「沒有人知道多哥醫生有過一位未婚妻，也沒有人認識什麼摩亞博士！」

「那麼看來，這兩父女也不會是正常人物了！」司馬洛說。

「究竟是否眞的父女，也值得懷疑呢，」老莫說，「看你的樣子，你今天一定工作得很辛苦，有什麼成績嗎？」

「查出了一件事！」司馬洛說，「那就是，金臂醫生是在鱷魚比圖的手上！」

「正如我們所料！」老莫說。

司馬洛把這兩天的遭遇都告訴了老莫，又嘆一口氣。「我是弄巧反拙了，現在維珍妮不見了，我也是僅以身免的！」

「你可知道現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到鱷魚比圖嗎？」老莫問。

司馬洛搖着頭。

「這恐怕難一點了，這人的巢穴，比老鼠更多！」

「但是，」老莫用手揉着前額，「如果我們要找到多哥醫生的話，我們的第一步，却是非要先找到鱷魚比圖不可的，對嗎？」

「看來是如此了。」司馬洛說着脫下身上的衣服，走進浴室裏，在浴缸中躺了下來，讓冷水放進浴缸中，漸漸浸上來，浸住他的身體，那冷水洗去身上的汚垢，也驅去苦熱和疲憊。

老莫在外面坐着，吸着一根沒有火點着的雪茄。這根雪茄，實在主要是作裝飾用途的。在烘爐一般的炎熱之中，他還是能够保持着那麼清涼的表情，就像汗流浹背只是人家的事情，與他並無關係，這一點是司馬洛一向都佩服他的。

司馬洛佩服他的另一點就是，老莫似乎用不着睡覺，任何時候，司馬洛突然與老莫聯絡，他也總是清醒着，沒有一次是給從床上拉起來的。

躺在那浴缸的冷水中，司馬洛的思潮飄到很遠，他也想到了自己，想到了自己的古怪的歷史。也就是他的古怪歷史，使他選擇了這個古怪的行業的。司馬洛自小就是一個孤兒，在一個馬戲團裏生活。

在那個時候，馬戲團的生意是很好的，馬戲團裏有不少奇人異士，司馬洛就從這些人那裏學到了不少能人之所不能的本領。司馬洛天生的反應是比普通人快捷的，再加上這些學識，就造成了他後來的過人身手。到成年的時候，他的父親忽然出現了，把他認回。原來他的父親乃是一個富可敵國的大富翁。認回了司馬洛不久，這位老人家大概認爲最大一樁心事已經了結，就過世了，留下來給司馬洛的是一筆天文數字的遺產。忽然之間，司馬洛變成了一個富翁。他是用不着工作的，不論他怎樣去花，總之，他是很難把這筆遺產花得完的了。

司馬洛享受過每一種繁華的玩意，聲色犬馬，全部都經歷過，而且很快就厭倦了。就在他玩厭了一切的時候，他認識了一個女人，和她訂婚，而且打算結婚。一個烏倦知還的回頭浪子愛上了一個女人，可以想見，這個女人是必然有其特殊可愛的地方的。但就在這時候，對司馬洛作了一次太優待的命運之神，却來跟他開一個大玩笑。

他這位未婚妻，因爲一位女朋友與販毒組織發生麻煩而無辜牽連給殺掉了滅口！忽然，司馬洛沒有了生存的目標了。懷着痛恨，他利用他的特殊的頭腦和特殊的身手向這個販毒組織宣戰，他並未成功把主腦的人殺掉，而他自己却差不多要給殺死了。

這個時候「S組」插手。老莫救了他。老莫給了他兩個月的深造訓練，與他合作對付這個組織。這一次，他成功了。而這之後，司馬洛就找到了新的生存目標——他要繼續向罪惡宣戰。

一直到現在，他還是相當成功的，而命運之神也不再與他爲難了，許多時候，他都是成功得相當幸運的！

老莫的聲音把他拉回現實中來了。老莫在外面說：「司馬洛，下一步，你又打算幹什麼呢？」

「這個嗎？」司馬洛微笑，「我是打算去找一位妓女！」

「你在開玩笑！」

「我去找她，並不是爲了享受她的肉體！」

司馬洛接着又說：「而是爲了她使我的後腦上起了一隻大肉泡。我總該想個辦法去答謝她的！」

× × ×

維珍妮是在黑暗中睡去的，醒來的時候，眼前仍是一片昏黑，因爲房裏沒有燈光。但她相信現在該是黃昏時份了，因爲她聽見有脚步聲接近。她的心大跳着。比圖一定是來問她最後決定了，她該怎麼回答好？如果她承認她實在並不是多哥醫生的未婚妻，和說出她的眞正身份，那毫無疑問，比圖就會認爲她已失去了利用價值而馬上殺死她了。但假如她仍不肯開口，比圖還是會用另外一個方法，把她折磨至死的了。

接着門就開了，有脚步聲進來，然後門又關上。她知道，進來的人，現在是已經站在那度白色的屏風旁邊。她以微帶沙嗄的聲音，低低地說：「比圖先生？」

「不，」另一把聲音回答，「我是阿密，唔——我爸爸沒有空。」阿密的聲音來到她的身邊了。阿密對這裏的形勢似乎是瞭如指掌的，雖然在漆黑中，他也走得很快，又沒有踢着什麼。

維珍妮有點恐懼地用手掩着胸：「你——你來幹什麼？」

阿密沒有回答，維珍妮聽見他在喘氣，並且在黑暗中感覺到他的手伸到了她的身上來。

「你——不要打我？」她不寒而慄。

「不，」阿密說，「我要你！你——你答應過我，你不會反抗的！」

「你爸爸不是說你只會虐待女人嗎？」維珍妮說。

「對於那些不够可愛的女人是這樣的，」阿密說，「但是——你不是普通的女人——」

「如果我能使你快樂，你會救我出去嗎？」維珍妮問。

「不，」阿密搖着頭，「我爸爸不會答應的！而且，我也不會肯爲了你而犧牲我和爸爸的交情！」

「好吧！」維珍妮說，「到床上來！」她溫柔地用手輕撫他的頭髮。

阿密表示意外。「我——又沒有答應你什麼，爲什麼你肯呢？」

「因爲我喜歡你，」維珍妮說，「你很老實，你並不打算騙我！你並不是要在達到了目的之後再度反口！」

其實，維珍妮是一個很善於應用女性的本錢的人，她知道每一個男人答應什麼，這並不是一個可靠的保證。如果你能使一個男人快樂，那麼這個男人反而能够做到許多她並未保證過的事情。

阿密爬到了床上來。

維珍妮盡了她的能力使他快樂。

她一生從未如此努力過，因爲這一次，她是爲了自己的性命而努力的。

周圍還是一片黑暗，但是對於阿密而言，這却是一片多姿多采的黑暗！

後來，當肉體安靜下來了之後，他們還靜了好久，維珍妮才第一次開口：「是你把大蜘蛛丟進我們的房間裏去嗎？」

「是的，」阿密說，「你不恨我殺了你的父親嗎？」

「不！」維珍妮簡單地回答。

「他不眞是你的爸爸吧？」阿密問。

「是爲了你的爸爸而問的？」

「不，」阿密搖頭，「是爲了我自己而問。」

「唔。」維珍妮聳聳肩。

「他不是我爸爸。只是一個演員。我是出五百鎊聘他扮演我爸爸的角色的！」

「那他也不是什麼摩亞博士了？」

「他是眞姓摩亞的，」維珍妮說，「不過我不是他的女兒就是了。我來這裏的目的你當然也知道的，就是想找到多哥醫生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阿密問。

「爲什麼？」維珍妮笑了起來，「這還不簡單嗎？他是一個值錢的人，他能把普通金屬變成黃金。我猜，你們顯然也是爲了同一個理由而把他關着的。」

「你自己要找他的？」阿密問。

「不，」維珍妮說，「一個大人物要找他，我是爲了一筆可觀的代價而接辦了這個工作！」

「這個大人物是誰？」阿密問。

「我不知道，」維珍妮搖着頭，「這位大人物當然不會是直接吩咐我，而是通過一個經手人的，不過，是誰都沒關係了，像多哥醫生這樣一個值錢的人，你們總不能够希望沒有人會來奪他的吧？」

「這個人給你多少錢？」阿密問。

「總之是很高的價錢，」維珍妮說，「如果我能够說出多哥醫生的所在，我就可以得到很高的價錢，帶着活着的多哥醫生回去，就可以得到更高的價錢！」

「你這個人眞了不起！」阿密說，「很少女人有你這麼大的膽子，」

「作爲一個職業間諜，」維珍妮說，「第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要有胆有色！」

「但是，」阿密說，「你既然不是多哥醫生的未婚妻，你在報紙上刋登廣告找尋他又有什麼用呢？難道你以爲他會回答一個陌生人的廣告？」

「我並不預算他會看到我的廣告，」維珍妮說，「我知道他是已被人捉住了的。我相信這些捉住了他的人會看到這廣告，那自然就會來找我的麻煩。只要有人來找我麻煩，我就有所根據，去找尋多哥醫生。看來我並沒有想錯，你們不就是來向我找麻煩了嗎？」

阿密沒有做聲。好一會，維珍妮說，「好了，現在讓我替你穿上衣服吧！」一陣摸索的聲音之後，她又說：「現在，你可以走了！」

「我——不能再逗留一會兒嗎？」阿密迷失地問。

「當然能的，儍子，」維珍妮楚楚可憐地說，「這裏是你的地方，你就是要把我殺掉也可以。我只是說你既然已得到了你所要的，你就沒有必要留在這裏了！」

「你——你覺得我很討厭？」

「你以爲我該怎樣想？」維珍妮的聲音帶着嗚咽，「我使你很快樂，這一點你一定要承認的。但是，這個使你快樂的人，不會超過明天就會死在你爸爸的手上了。你有什麼感想呢？」

「別這樣說！」阿密難過地。

「這是事實，」維珍妮說，「我對他是沒有用處的！當他明白了這一點時，他就會知道，沒有必要讓我活下去的了。」

阿密沒有做聲，也沒有離開，在那漆黑之中，就只有維珍妮在飲泣的聲音了。

半晌，阿密忽然說：「既然是對於我爸爸無用的東西，那麼我拿走了，對他也不算是損失了，是嗎？」

「你在打算什麼主意？」維珍妮問。

「我正在想着，」阿密說，「我可以帶你走！」

「你在開玩笑！」維珍妮說。

「不！」阿密連忙申辯，「我不是開玩笑！」

「我不值得你這樣做，」維珍妮說，「我不過是一個女人吧了！以你的財勢，你要找一個女人還不容易？」

「但你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！」阿密再次强調，「從來沒有女人對我這麼好！給我打過的女人都要恨我！恨得要死！但你却沒有這樣！」

「噢——」維珍妮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

「但，如果我帶你走了，」阿密說，「你肯嫁給我嗎？我們可以不讓爸爸知道，秘密結婚！」

「只有一個條件！」維珍妮說。

「什麼呢？」

「答應我你會永遠保護我！」

「一言爲定！」阿密激動地緊執着她的手。

在黑暗中，維珍妮露出一個勝利的微笑。她記得在一本心理學書上看到過這麼幾句話：「一個心理變態的人是一個很難應付的人，也是一個很容易對付的人。因爲一個心理變態的人，那種變態的需要，是很難在普通人的身上得到滿足的，他永遠在飢渴中，如果你懂得滿足他的需要，你就可以控制他了！」

顯然，維珍妮是懂得怎樣滿足阿密的需要的！

× × ×

司馬洛是認得那個門口的。在那家露天咖啡室的斜對面，那隻垂着布簾的窗子裏，就是那個和對方合謀擊暈他的妓女。但是當她出現在那個門口的時候，面孔巳經換了，這一次站在門口的是一個很年輕的妓女，比以前那一個美麗得多了。

當司馬洛去問她昨天的女人去向時，她的眼睛流露着恐懼的神情。「你在開玩笑嗎？先生？」她說，「白天我就在這裏，最近三個月內我也在這裏！我並沒有見過你！」

「是你在和我開玩笑吧？」司馬洛說，「白天我就在這裏差點給人打死了！」

那女郎聳聳肩，轉問屋裏那個鴇母模樣的女人：「他說他白天來過，你見過他嗎？」

那女人搖搖頭。司馬洛撫着下頷，沉思了一會，便伸手進袋裏掏出一張鈔票：「這個可以治療你的失憶病嗎？」

那妓女搖頭：「我們並沒有病！」

司馬洛再掏出一張鈔票。「多少錢可以——呃——跟你談一次？這裏够嗎？」

那女人又搖頭，「我不想做你的生意！你在語無倫次，我懷疑你是一個瘋子！我不想做瘋子的生意！」頓一頓，「而且，我們都怕死！」

「唔，」司馬洛點點頭，「也許你們患的不是失憶病，而是恐懼病！」

「也許吧，」那女人說，「總之，這病就不是鈔票治得好的！」

「唔，」司馬洛聳聳肩，「那麼再見吧！」他離開了那個門口，一直向斜對面的露天咖啡室走過去。

那個肥胖而愛搬弄事非的老板詐作沒有看見他，其實眼睛巳經一閃一閃地在監視着了。司馬洛在一張桌子坐下，那老板便走過來說：「要咖啡嗎？先生？」

「不，」司馬洛說，「只要一點情報！我付得起錢！」

那老板打了一個冷顫，不安地四面望望，說：「那一種情報呢？」

「新鮮的情報，」司馬洛說，「關於昨天發生的一件事，你記得嗎？昨天有兩個本地的青年人和一個歐洲女人在這裏喝咖啡，後來她跟他們走了的！」

「哦，對了，」那老板點着頭，「那是一位很美麗的小姐呢！」

「是的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我是想找到那兩個和她一起喝咖啡的大孩子！你知道他們在那裏嗎？」

「那就是阿米和毛德了，」老板說，「他們是在這裏做——做——那種叫什麼？帶街？扯皮條？總之，他們是專門把男人帶到那邊那些女人那裏的？」

「阿米和毛德現在在那裏呢？」司馬洛問。

那胖子低下頭來，有點黯然的。「你不會找到他們了，他們的屍體今早給發現在一條小巷裏！」

「誰殺死他們的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不是我！」老板說，接着壓低聲音，「這些情報都是免費的，此外，我還給你一些免費的忠告吧——昨天，我看見他們把你從那邊的屋子裏抬出來，你仍然活着，那你眞不知道是交了什麼好運了！我勸你珍惜你的好運吧！快點離開這裏！」

他說完便轉身，匆匆走回店裏，動手抹起杯子來。

司馬洛嘆一口氣，知道很難希望他會再供應什麼情報了！

他在那裏遲疑了一下，便離開那咖啡座，又走向斜對面那個妓女的門口。那女人仍然站在門口，看着司馬洛走過來。

司馬洛走到她的面前，露出牙齒，作了一個猙獰的微笑。

「原來是鱷魚比圖！」

「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！」她皺起眉頭。

司馬洛回頭用手一指：「是那胖子告訴我的。你見到比圖，你告訴他我正在找他吧！你告訴他，我會把他的鱷魚牙齒都拔下來的！」

那女人皺起了眉頭，不知道該怎樣回答，而司馬洛已轉身走了。

他沿街而行，轉了角，離開了那女人的視綫。這裏是一條沒有夜晚的街道，和他早些時候逃出的那一個部份，又是截然不同了。對於出賣肉體的行業，黑夜乃是黃金的時間，所以這裏的門由下午至天亮，永遠打開着，永遠有女人站在門口等候選擇，而只有上午那段時間是休息的，因爲上午很少有顧客有胃口光顧。（未完）

俠情中篇故事

高皐·文
子成·圖

雁南飛（五）

前文提要： 上回書至高竣和青鸞向泉州方向奔去，路上，青鸞告訴高竣，青鶯已對他下蠱，雖然青鸞可以爲他制蠱，但這樣一來，青鶯對他倆絕不會放過，因此高竣在見過鄭大將軍，並把信件交出後，只得和青鸞乘一葉扁舟，遠颺海外……十六年後的一天，秦飛熊被巨浪捲到一座小島上，被兩名小孩救起，這兩個小孩原來是高竣和青鸞所生的孩子，他們在荒島上過着安靜的生活已十六年了，沒想到秦飛熊的到來，使高竣一家又得回中原，虎嘯鏢局境況不佳，高竣回來後，情況大有改變……

牛刀初小試　勇闖飛龍堡

原來搏鬥已經結果，漢英兄弟以寡敵衆，以小孩對大人，居然獲得十分輝煌的勝利。

龍吟鏢局少局主潘岐山，是關外年青一代之中首屈一指的人物，近年走鏢大江南北，敗過不少綠林高手，只有對虎嘯鏢局他們不敢做得過份，除了暗中彼此較勁，還沒有當面撕破臉皮。

今天他是多喝了幾杯，在三位鏢師慫慂之下，他竟想摘下虎嘯鏢局的招牌。

漢英兄弟上前一攔，自然就打了起來，結果四名雄糾糾的大漢，竟栽在兩個小孩子的手裏，這股窩囊氣就不必說了。

高竣故作不知，向鼻青臉腫，傷痕滿身的潘岐山道：「這位是潘少局主吧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潘岐山兩眼一翻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高竣答道：「在下高竣，潘兄有何指教？」

潘岐山道：「這兩名野小子是你的什麼人？」

高竣道：「是小兒，難道他們開罪了潘少局主？」

潘岐山哼了一聲道：「開罪？哼，你縱子行兇，將咱們四人打得遍體鱗傷，這事你說應該怎樣了結？」

高漢英道：「爹：這人要摘下咱們的招牌，孩兒不讓他摘，他就動手行兇。」

高竣道：「當眞麼？請問潘少局主，你爲什麼要摘下咱們的招牌？」

潘岐山道：「這個……，小孩子的話豈能相信。」

高竣道：「小孩子的話不能相信，那麼四個大男人被兩個小孩子打傷，這話也不能相信了。」

的確，兩個小孩子居然會打傷四名武林高手，這話實在不易使人相信。

潘岐山語爲之塞，但又不能翻臉動手，連小孩子都打不過，還能够跟大人動手嗎？

於是哼了一聲道：「潘某不便跟你們一般見識，但是這個公道在下必須討回，

走。」

姓潘的敗北而逃，高端的眉峯却爲之一皺。高竣不解的道：「大哥，你在担心什麼？」

高端道：「鬼刀潘化名滿江湖，這人實在不易招惹。」

高竣微微一笑道：「大哥，你的銳氣到那裏去了，一個鬼刀潘化也使你怕成這個樣子！」

高端一嘆道：「本來嘛，江湖越混胆子越小，何況咱們鏢局這幾年不斷的受到打擊。」

高竣道：「不要氣餒，大哥，襄陽高氏馳名宇內，咱們不能讓它在我兄弟手上沒落。」

高端目光一瞥高漢英兄弟，不由精神一振道：「好，大哥聽你的，你說，咱今後應該怎麼辦？」

高竣道：「先請人將鏢局整修一下，讓它看起來有點生氣，如果有人託鏢咱們就接，待一切安定下來，小弟準備追回年前的失鏢。」

高端道：「好吧！」

× × ×

江湖是現實的，弱肉強食，失敗者會遭到無情的淘汰。

龍吟鏢局的少局主受到折辱，局主鬼刀潘化自知不敵，不得不隱忍下來，這一忍麼，龍吟鏢局的聲譽就一落千丈，保鏢的生意自就轉到虎嘯鏢局去了。

高氏的威望恢復了，但樹大招風，何況鬼刀潘化決不會就這麼善罷干休。

不過高氏父子久走江湖，一切穩扎穩打，一年來倒也並未發生任何事故。

現在高子儀封劍退休，局主由高端充任，總鏢頭自然落到高竣的肩上了。

在一個晌午時分，知府衙門的洪師爺來到鏢局，由局主高端親自接見。

在襄陽，洪師爺是一個權威人物，因而在奉茶之後，高端雙拳一抱道：「洪師爺寵臨敝局，不知有什麼見教？」

洪師爺打了一個哈哈道：「無事不登三寶殿，兄弟此來是想替局主介紹一筆生意。」

高端道：「多謝師爺抬愛，不知是一件什麼生意？」

洪師爺道：「十萬兩白銀押運省城，保費按鏢局規定，起鏢前先付五成，局主認爲如何？」

高端道：「十萬兩白銀？目前又怕有點困難。」

洪師爺問道：「哦，貴局有什麼困難呢？」

高端道：「敝局已押出兩起重鏢，現有的人手無力承運如此龐大的鏢銀，方命之處請師爺多多鑒諒。」

洪師爺面色一沉道：「不成，這是本府繳交省城的歲收銀兩，知府大人指定由貴局押運並限期到達，無論如何要請局主親自辛苦一趟。」

這位師爺軟硬兼施，不由高端不接，他丟下一千兩銀票的保費，聲言兩個時辰之內知府衙門會將銀兩運來，然後告辭而去。送走洪師爺，高端的眉頭也皺了起來，生意興隆是好事，但這樁生意可是一個燙手的山芋。

十萬兩官銀固然不能有絲毫損失，主要的是高竣青鸞夫婦已分別押鏢離局，連高漢英都隨着他娘出去了，虎嘯鏢局已無高手可派。於是他請來朱雪蘭道：「夫人，妳看怎麼辦？咱們已無高手可派，這將如何是好？」

朱雪蘭畧作沉吟道：「此去省城都是人烟稠密的官道，由咱們夫婦親自押運，再帶着二侄兒漢傑，我想不會有事的。」

高端一吁道：「看來只好如此了。」

兩個時辰之後，洪師爺果然將鏢銀運來，由千總王大受帶着兩名兵勇隨行，只要將這銀兩運到省城，虎嘯鏢局就不必管了。

翌晨六輛鏢車由襄陽出發，浩浩蕩蕩的向省城奔去，每輛鏢車配有兩匹健騾，由趟子手及車伕各兩名護衛，鏢隊中除了高端夫婦，還有四名身手不弱的鏢師。

最突出的還是高漢傑，小伙傢連頭帶尾只有十四歲，但模樣兒可神氣得很。

他跟他爹一樣喜穿白衣，再配上一匹全身雪白的異種毛驢，人跟坐騎同樣的英俊，誰見了也得多看上幾眼。

這天他們到達大洪山下，距長壽店約莫還有十里，高端向落日餘輝瞥了一眼道：「弟兄們趕緊一點，咱們到長壽店就歇息了。」

天色向晚，是應該趕緊一點，但主要的是此處地形險惡，他不能不防着一點。

只見健騾長嘶，車聲轆轆，馬鞭響起劈拍三聲，鏢車的速度立即加了一倍。

此時一名鏢師忽然驚呼一聲道：「局主，你瞧……」

高端早已瞧見了，那是一片火球帶起滿天紅光，由左側山坡向鏢隊衝來。

好在山坡上的樹木山石很多，能够滾到官道上的火球爲數極少，加上雙騾飛馳，快逾奔馬，賊人枉費心機，鏢隊並未遭到半點損失。

祇不過這是第一關，賊人既已設伏，決不只施放幾個火球就會算數。

果然，他們衝過火球，又面臨一條險峻的山丫。只見兩山夾峙，一道中分，這條山丫的長度的莫三十餘丈遠近。

三十餘丈不算太長，但也不算太短，如果兩側崖壁之上以弩箭、巨石、樹幹、火球等攻擊，鏢隊就寸步難行了。

高端當機立斷，命令鏢隊在一塊空地之上停了下來，鏢車首尾相接，圍成一個圓圈，作好防禦攻擊的準備，然後向王千總雙拳一抱道：「王大人：山丫兩壁之上可能有賊人潛伏，爲了安全起見，在下想去查看一下。」

王千總道：「局主請。」

夫人朱雪蘭道：「咱們分查兩壁，你左我右。」

高端道：「好的，他囑咐四名鏢師及高漢傑好生保護鏢車，便與朱雪蘭分向兩壁撲去。

他們撲上山壁立即遭到攻擊，夫婦兩人的遭遇相同，賊人以多勝少，向他們展開圍攻。

這般人的功力個個不弱，雖然沒有十分突出的高手，却也使人難以應付。

而且他們只是遊鬥，決不跟高端夫婦性命相搏，使他們陷入進既不可，退又不

能的局面。

顯然，賊人早有成算，誘使高端夫婦上山，是一項毒惡的陰謀。

他們的目標是鏢車，誘開高端夫婦，鏢隊成了羣龍無首，再投入龐大的人力，搶奪鏢銀豈不如同探囊取物一般。

這是一個成功的計劃，當賊人像潮水一般衝來之時，幾名鏢師果然慌了手脚。

賊人來自三面，每一面都有三十多人，但正面的一帮是主力，兩側的負責搶奪鏢車。

整個鏢隊不過三十人左右，對付一面尚可勉爲其難，應付三面就無能爲力了。

高漢傑是鏢隊中的一個孩子，也是惟一處變不驚之人，他拔出所佩的短劍，向幾名鏢師道：「正面的交給小侄，兩側的賊人請四位叔叔分別迎戰。」

語音一落，小身子一彈而起，白衣盪起像一條匹練，猛向正面的賊人捲去。

沒有人瞧清楚他是怎樣殺賊的，但見白虹經天，精芒匝地，賊人就一片一片，一排一排的仆倒下去。

他的白衣染成了紅色，地面也染成了紅色，只見血跡斑斑，遺屍遍地，正面的賊人再也找不到一個活的了。

小傢伙似乎殺得性起，身形一擰，逕向左側撲去。

「媽呀……」

也不知道是那一個叫了一聲「媽」，左側的賊人立即抱頭鼠竄，四散的狂奔而去。

右側的賊人逃得更快，當高漢傑想回頭追殺之時，他們已經鷄飛狗散了。

一個十四歲的孩子，竟具有如此驚人的功力，如此深沉的殺氣，這般一向在刀尖上舐血的鏢師，也爲之瞠目結舌，心頭震撼而已。

高漢傑沒有注意鏢師們的表情，脚下輕輕一點，有如天馬行空，僅僅幾個起落，就已撲上右側的山崖。

當山崖上傳來扣人心弦的慘嚎之時，王千總忍不住嘆息一聲道：「高漢傑果然是人中之傑，只是殺氣太重了一點。」

鏢師于敍道：「王大人說的是，不過咱們闖蕩江湖，見過不少刦鏢的陣仗，但像這批賊人如此狡詐兇狠却前所未見。」

王千總道：「于鏢師是說這批賊人與一般賊人不同？」

于敍道：「的確是這樣，他們好像……咳，我也說不上來，不過虎嘯鏢局今後的處境必然是驚濤駭浪困難重重，所以小少爺的殺氣雖是重了一點，對付如此可怕的敵人，倒也不算過份。」

他們說話之間，高端夫婦已帶着高漢傑由山崖之上下來，高端向遍地遺屍瞥了一眼道：「傑兒！這般人都是你殺的？」

高漢傑道：「是的。」

高端道：「傑兒！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如此不分首從一律格殺，做得太殘酷了一點，記住，得饒人處且饒人，今後不准再這樣。」

鏢師于敍道：「稟局主！這不能完全怪小少爺，他如果不痛下殺手，咱們的鏢車就難以保全了。」

朱雪蘭道：「于鏢師說的是，你就不要責怪傑兒了。」

高端嘆息一聲，吩咐立即驅車前進，待趕到長壽店已是起更時分了。

翌晨由長壽店南下，預計當晚可以趕到鍾祥縣城，但天有不測風雲，鏢隊走出不足十里，一陣滂沱大雨忽然傾盆而至。

午間他們在路旁小店打尖，飯後再走就發生問題了。

大雨仍然繼續的下着，他們却不能不走，因爲小店太小，容納不下他們的車隊，但店主却向高端提出了忠告，叫他們及早找尋住宿之處。

「達官，你們不能走了，趁天色未黑，趕快找地方住下來吧。」

「爲什麼不能走了？老丈。」

「前面五里是一條山溝，此時必巳山洪驟發，你們如何能走？」

「那山溝沒有橋樑？」

「原先是有的，但是後來被山洪冲走了。」

高端皺了一下眉頭，命令趟子手趙三勝道：「三勝！你去瞧瞧。」

趙三勝應了一聲，冒着大雨策騎向前面馳去，片刻之後他回來了，店東沒有說錯，果然山洪驟發，無路可渡。

高端嘆口氣道：「老天留人，咱們只好多躭擱一天，請問老丈，附近可有借宿之處？」

店東道：「此處地廣人稀，二十里內只有咱們這個小店，依小老兒看，你們只有住到山神廟去。」

高端道：「山神廟也可以，有多遠，如何走法？」

店東道：「由這兒向東，沿着那條山道走，約莫兩里就可到達。」

高端道：「多謝老丈。」

他叫一名趟子手先去探道，命趙三勝由小店購買乾糧馬料，幾乎將小店的食物購買一空。

然後他們向東走，果然找到了一座山神廟。

三間大殿，兩間偏殿，還有僧房厨厠等，這座山神廟倒是不小。

只可惜香烟久絕，屋宇倒塌，滿眼都是荒烟蔓草，斷瓦殘垣，景象凄凉巳極，好在廟宇雖是殘破，容納他們這枝車隊倒還不成問題。

爲了容易警戒，高端選擇了第二重較爲完整的大殿，將人員及鏢銀集中在那兒，緊靠大殿的一間偏殿，用作安置騾馬及鏢車。

入夜之後，由趟子手及車伕輪番守夜，每班四人輪值一個時辰。

× × ×

雨停了，明月當頭，山林若洗，予人一種清新的感覺。

此時正當午夜時分，除了那唧唧虫聲，可以說萬籟俱寂。

忽然一聲驢鳴划破夜空，遙遙送入高漢傑的耳鼓，他心頭一動，立即挺身躍了起來。

整個鏢隊只有他騎的是一頭毛驢，但這聲驢鳴，至少在一里之外。

是他的毛驢脫韁跑了出去，還是另有一頭毛驢出現？不管是什麼原因，他必須前去瞧瞧。

及走進偏殿一瞧，糟了，他那頭十分

珍貴的異種毛驢，果然已經不見。

他不再猶疑，判斷了一下驢叫的方位，彈身一躍，逕向東北飛馳而去。

追出約莫十餘里，又聽到一聲驢鳴，他呆了一呆，不由哈哈大笑起來。

敢情身旁不遠之處，有一塊巨大的山石，驢叫之聲正是在那巨石之後。

「出來吧，朋友，難道還要我來接你嗎？」

「出來就出來，誰還怕你不成。」

「噫，是妳？」

「怎麼，你認識我？」

「不認識。」

「那你噫什麼？」

「我以爲只有男人才會做小偷，想不到妳竟是一個女的。」

「誰做小偷了？你說話，可要當心一點。」

「哦，人贓俱獲，妳還敢嘴硬？」

「本來嘛，我只是瞧着喜歡，順手牽來騎騎罷了，誰稀罕一頭毛驢，拿去。」

她眞的想將毛驢交還高漢傑，却又有點割捨不下，那嘟着嘴，鼓着腮的嬌模樣，實在逗人喜愛。

她伸出一隻潔白如玉的纖手，將韁繩交給高漢傑，一雙明如皎月的眸子，却瞧瞧毛驢，瞧瞧他，在滴溜溜的不停的轉動着。

高漢傑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我如果不是要保護鏢銀趕往省城，就將毛驢借給妳騎幾天也不要緊，只是，明兒一早我就要走了。」

「如果明早你走不成呢？」

「那我就借給妳騎。」

「眞的？」

「當然是眞的了，我從不騙人。」

「那你就不必牽回去了，你明天一準走不成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我爹不讓你們走。」

「笑話，你爹憑什麼不讓我們走？」

「這個……」

「瞧你，不說就算了。」

「喂，別急嘛，我告訴你就是。」

「好，妳快說。」

「你可知道我爹誰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飛龍堡你總該知道吧？」

「還是不知道。」

「咳，你眞土，飛龍堡名列當代三山二堡一禪林，你連這個都不知道？」

「我跟爹娘回到中原還沒多久，那裏會知道這麼多。」

「啊，你們原先不住在中原？」

「嗯，咱們住在海外一個無名小島，我跟哥哥到海裏抓大魚，到樹上摘椰子，比中原好玩多了。」

「眞的？帶我去玩玩好麼？」

「好是好，可得先將鏢銀送到省城才行。」

「這……我爹眞是的，咱們堡裏金銀如山，爲什麼還要搶你們的銀子？」

「妳在說什麼？妳爹要搶去咱們的銀子？」

「是啊，我騎你的毛驢之時，他們已經在準備動手了。」

高漢傑大吃一驚，點足彈身，跨上毛驢，韁繩輕輕一抖，逕向山神廟急馳而去了。

「喂，等等我呀。」

那位姑娘在叫，在追，他却充耳不聞，待奔到山神廟一瞧，他竟然目瞪口呆，手脚無措起來。

鏢銀固然巳經丢了，虎嘯鏢局的人手自局主以下也全都中了道兒。

看樣子，他們像是在睡夢中就中了毒，每個人的睡姿不變，但怎樣也叫他們不醒。

高漢傑只是一個孩子，那裏經過這等事兒，他一面呼叫他的大伯，淚水巳然滾了下來。

此時身後忽然有人輕輕一嘆道：「別急嘛，我帮你救他們的就是。」

是那位姑娘，搶銀子的女兒。她既然送上門來，正好找她算賬。

於是，他猛一回身，當胸一把抓了過去。

以高漢傑這身功力，縱然眼睜睜瞧着他一把抓來，也很難躲避得開，何况那位姑娘根本就沒有防備，那還不結結實實的抓個正着？

「哎呀，你抓疼了我，快放手。」

這位姑娘穿着一身紅衣，胸前鼓鼓的像要裂開胸衣似的，高漢傑一把正好抓住她那鼓鼓的地方，紅衣姑娘還能不大發嬌嗔？

其實高漢傑得不償失，他雖是抓了紅衣姑娘一把，手腕却被一條小小的紅蛇咬了一口。

這條紅蛇晶瑩得像一條紅玉，模樣兒十分可愛，可是牠却奇毒無比，咬人一口必然活不過三個時辰。

高漢傑縮回了手腕，感到痲酥酥迅速傳遍全身，一點力道都使不出來了，不由勃然大怒道：「妳爲什麼放蛇兒咬我？」

紅衣姑娘道：「誰說是我放的，你欺負我嘛，紅兒自然要帮我了。」

她趕忙由腰際掏出一隻玉瓶，倒出一粒綠色丹丸道：「快吃下去一會兒就沒事了。」

高漢傑服下那顆藥丸，略作調息，那痲酥酥的感覺果然消失。

紅衣姑娘再交給他三粒綠丸道：「用一鉢子水將這三顆丸藥攪化，然後灌給他們每人一小杯，他們就會蘇醒過來。」

紅衣姑娘的解毒靈丹果然靈驗無比，片刻之後高端等全部甦醒過來。

生命雖是檢了回來，高端却面色灰敗，冷汗被體，好像他所中的劇毒還沒有除盡似的。

這自然不是劇毒未淨，他只是爲鏢銀失落而着急罷了。

女人的心思總是細密一點，朱雪蘭巳經瞧出高漢傑與紅衣姑娘必然另有文章，因而她輕咳一聲道：「傑兒！是你救了咱們！」

高漢傑道：「不，大伯母，侄兒那有這個能耐，是她。」

朱雪蘭向高漢傑指的紅衣姑娘說道：「多謝妳，姑娘，請問姑娘的芳名怎樣稱呼？」

紅衣姑娘道：「大娘不必客氣，我叫

馬嬌嬌。」

朱雪蘭道：「原來是馬姑娘，不知令尊是那位高人？」

馬嬌嬌道：「家父馬驥北，人稱陸地飛龍。」

朱雪蘭啊了一聲道：「姑娘原來是飛龍堡的千金，當眞失敬得很。」

語音一頓，扭頭對高漢傑道：「傑兒，你可知道咱們的鏢銀那裏去了？」

高漢傑指着馬嬌嬌道：「是她爹搶去了。」

朱雪蘭面色一變道：「爲什麼？馬姑娘，咱們與飛龍堡素無過節，妳爹爲什麼要刦咱們的鏢銀？」

馬嬌嬌道：「對不起，大娘，我也不知道爲什麼，不過我可以帮你們去討。」

朱雪蘭道：「當眞麼，馬姑娘，妳能够討得回來？」

馬嬌嬌道：「咱們家的金銀堆積如山，我想不會有問題的。」

朱雪蘭道：「如果令尊不肯呢？」

馬嬌嬌道：「大娘放心，我爹如果不肯我就跟他沒完。」

這是小孩子的話，朱雪蘭的眉峯不由皺了起來。

馬嬌嬌道：「不必担心，大娘，我爹最疼我，難道他會爲了這點銀子不顧父女之情？」

朱雪蘭回顧高端道：「局主，你看怎樣。」

高端道：「咱們別無選擇，只得跟着馬姑娘走一趟飛龍堡。」

馬嬌嬌道：「不，你們不能去，飛龍堡從不歡迎外人。」

高端面色一沉道：「姑娘，這是妳爹招惹咱們，只怕由妳不得！」

馬嬌嬌道：「你不要弄錯了，高局主，我不讓你們去是爲你們好，還有，我並不怕你，希望你不要打錯了主意。」

她沒有說錯，飛龍門下舉手投足之間，就可發出劇毒，他的確不怕虎嘯鏢局人多，也沒有人能够踏進飛龍堡一步。

朱雪蘭眼看他們就要說僵，連忙攔住高端道：「你是怎麼啦？局主，人家馬姑娘可是在帮助咱們。」

高漢傑道：「這樣吧，馬姑娘，妳帶我去可不可以？」

馬嬌嬌道：「這個……好吧，不過你可得聽我的。」

高漢傑道：「好，咱們一言爲定。」

朱雪蘭道：「那麼，馬姑娘，咱們在何處等妳的消息？」

馬嬌嬌道：「你們先去省城吧，我會到黃鶴樓找你們的。」

朱雪蘭道：「那要多久？馬姑娘能不能給咱們一個時限？」

馬嬌嬌道：「少則十天，多則一月，高漢傑，咱們走。」

高漢傑向高端夫婦抱拳一禮道：「伯父伯母不必担心，侄兒會討回鏢銀的。」

高端一嘆道：「孩子，你可得自己當心。」

高漢傑道：「侄兒會當心的，馬姑娘，咱們走。」

他們牽着毛驢，迎着曙光奔向官道，高漢傑道：「馬姑娘，飛龍堡在那裏？」

馬嬌嬌道：「鷄公山。」

高漢傑道：「鷄公山，怎麼走法？」

馬嬌嬌道：「咱們要趕時間，就得抄了小路，你跟着我走就是。」

高漢傑道：「好吧，妳騎毛驢，我跟着妳走。」

馬嬌嬌道：「你這匹毛驢不能馱兩個人？」

高漢傑道：「當然可以，牠可不是平常的毛驢。」

馬嬌嬌說道：「那好，咱們兩人一起騎。」

高漢傑一怔道：「咱們兩人？」

馬嬌嬌道：「少爺，難道你不想早點把鏢銀要回來？此去鷄公山可有好幾百里，你要是喜歡磨蹭，誤了事，你可不要怪我。」

高漢傑道：「瞧妳說得這麼嚴重，我跟妳一起騎就是。」

馬嬌嬌嫣然一笑道：「這才乖乖，我坐前面帶路，只好委屈你一點。」

纖足一點，她已跨上驢背，那份姿態眞箇美妙已極。

高漢傑跟着騰身而上，坐在她的身後，由於驢背較小，空間有限，他們必須緊緊的擠在一起，才能勉强容納下來。

馬嬌嬌道：「你抱着我的腰，小心一點，別摔下去了。」

接着纖掌一抖韁繩，毛驢立即放開四蹄小跑起來。

這匹異種毛驢，果然神駿非常，牠馱着兩個人一路登山涉水，由晨間迄黃昏，始終維持小跑的速度。

馬嬌嬌芳齡十六，比高漢傑大了兩歲多，再加上她發育較早，情竇已開，一顰一笑之間，十足顯露出女人的韻味。

高漢傑的塊頭並不小，比起馬嬌嬌還高了半個頭，但他只是十四歲的孩子，對男女之事還茫然無知。

不過他也喜歡馬嬌嬌，爲什麼喜歡，他就說不上來了。

這一路之上，馬嬌嬌的小嘴就沒有停過，她一直無話找話的跟高漢傑閒聊。

「高漢傑……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來中原之前，是不是住在一個島上？」

「是呀。」

「島的四週却是海麼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海有多大？」

「這就難說了，我只覺得它無邊無岸，咱們如果用脚去走，只怕一生一世也走不到盡頭。」

「啊，海當眞有那麼偉大，趕明兒你帶我去玩玩好麼？」

「好是好，可是我沒有時間。」

「我是說以後！」

「行。」

「高漢傑，你有沒有姊姊？」

「沒有？」

「我作你的姊姊好不好。」

「妳？可是妳又不姓高？」

「這有什麼要緊，義姊義弟還不是一樣？」

「這個……」

「怎麼，你不願意？」

「好嘛，我沒有說不願意。」

「那你叫我呀！」

「叫？叫什麼？」

「當然是叫姊姊了。」

「姊姊……」

「嗯，兄弟？」

「姊姊……我有點担心。」

「你担什麼心？」

「如果妳爹不肯還鏢銀怎麼辨？」

「我既然帶你去，就有把握要爹還你，只有一件事咱們還得費一些手脚。」

「什麼事？姊姊。」

「咱們堡裏有些地方是佈了毒的，你如果無意中走到那裏就痲煩了，還有，你記得紅兒嗎？咱們堡裏的毒蛇很多，如果再給咬一口豈不糟了？」

「啊，姊姊，我怕……」

「不要怕，兄弟，姊姊能叫你百毒不侵，不過你要聽姊姊的安排。」

「當眞麼？姊姊……」

「自然是眞的了，姊姊豈會騙你。」

他們一路閒聊倒也不感寂寞，當落日含山之際，他們趕到了三陽店。

此地是一個山鎭，客棧只有一家，馬嬌嬌要了一間上房，晚餐之後就要高漢傑跟她回到房中歇息，只是高漢傑從來沒有跟女孩子同房的經驗，因而大爲忸怩。

「姊姊，咱們就只要一個房間？」

「是呀，這有什麼不對？」

「可是，我是男的……」

「我知道你是男的，不過你只是一個男孩子。」

「妳別瞧不起人，我比妳高。」

「高有什麼用，孩子總是孩子。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聽我說，兄弟，姊姊要替你渡氣，才能使你百毒不侵，不同房怎麼個渡法？再說，咱們只要心地皎潔，何必爲世俗所拘？」

「好……好吧！」

於是她取出三粒飛龍堡特製靈丹「虺珠」，要高漢傑一起吞服下去。

「虺珠」的藥性强烈，服食之後如同吞下一團烈火，如不立即將那股熱力驅散，內腑必會受到嚴重的傷害。

高漢傑服下虺珠，片刻之後已無法忍耐，他雖是運足全身內力，也無法將那股奇熱驅散。

好在馬嬌嬌已伸出雙臂將他抱着，然後雙唇相接，渡進一股眞氣，他的痛苦隨即大爲減輕。

經過兩個時辰不斷的渡氣，高漢傑不只是痛苦完全消失，內力也大爲增進，此時他們大功告成，原本可以分開的，但高漢傑却緊緊摟住馬嬌嬌，用力吮吸起來。

馬嬌嬌已經停止爲他渡氣，估不到他竟然人小鬼大，佔起她的便宜來。

不過這種便宜馬嬌嬌却樂於接受，直到兩個人都有點喘不過氣來，她才將他推開。

「哼，原來你是一個壞孩子！」

「不，我只是……只是……」

「只是什麼？」

「只是覺得好吃。」

「什麼好吃？」

「妳的嘴，香香的，甜甜的……」

「你胡說！」

「本來嘛，我沒有騙妳。」

馬嬌嬌嫣然一笑，那嬌媚的神態，紅紅的臉蛋，眞箇可愛已極。

接着她似嗔似喜的白他一眼道：「時間不早了，咱們睡覺吧。」

此時他不再反對跟她同房，自然也不反對跟她睡了，不過他們畢竟是兩個孩子，除了親親嘴再無別的。

這天他們由於心急趕路，直到月掛柳梢，還沒有趕到地頭。

更糟的是，他們迷失了道路，但見山嶺縱橫，林木翳天，不知道該從那裏走才對。

馬嬌嬌縱目四矚，仔細分辨了一下方位，道：「咱們走得太偏北了，可能道官在向東一點。」

高漢傑道：「咱們要緊的是找個地方歇息，再走驢兒就吃不消了。」

馬嬌嬌道：「我知道，啊，兄弟，你瞧瞧。」

她指着幾株矮樹叫高漢傑瞧，語氣顯得十分驚詫。

矮樹到處都有，尤其在山區可以說觸目皆是，她如此驚詫的叫高漢傑瞧看，難道其中別有蹊蹺不成？

不錯，那些矮樹的確特殊，與一般常見的絕不相同。

它們每株都有八條樹枝，像八臂金剛似的。

這一點並不算太過特殊，最駭人的是，它們會動，會走。

無風自動，這已經難以理解，它們還會走，這就更加令人駭異了。

而且它們搖搖幌幌的衝着小毛驢而來，八條樹枝在上下左右不停的揮舞，那形象叫人瞧了實在有些發毛。

馬嬌嬌天不怕地不怕，却對鬼神十分害怕，矮樹會走，必然是惡鬼邪神在作祟了。

她風快的兜轉驢頭，向一側策騎狂奔，但奔出約莫兩里，又遇到幾株會走路的矮樹。

於是，她再度扭轉驢頭。

經過幾次轉向，他們到達一個谷口，此時馬嬌嬌已是心慌意亂，不知道何去何從了。

她停下驢兒，詢問高漢傑道：「兄弟，咱們走到山谷裏面去，找一個避風的所在歇息一晚，你看可好？」

高漢傑跳下驢背，向谷裏瞧了一陣道：「不，這山谷進不得。」

馬嬌嬌也跳下驢背道：「爲什麼進不得？」

高漢傑道：「那般矮樹四面兜截，將咱們逼來此地，很可能就是想將咱們逼進谷中，再說谷裏陰森森的，好像藏有十分可怕的危機，咱們進去容易，想出來只怕就難了。」

馬嬌嬌道：「那怎麼辦呢？」

高漢傑道：「咱們來個出其不意，讓那般矮樹找不到咱們。」

馬嬌嬌道：「哦，你說說看，怎樣出其不意？」

高漢傑道：「這谷口旁邊的山壁，約

有十多丈高，妳跳得上去麼？」

馬嬌嬌道：「跳得上去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咱們如果上了山壁，那般矮樹就找不到咱們。」

高漢傑道：「是的，矮樹會走，但不一定會跳，就算會跳，也不會跳得如此之高，再說咱們騎着驢兒的，它們決不會想到驢也會上了山壁。」

馬嬌嬌道：「這的確是一個好主意，可是驢兒又怎麼上得了山壁了？」

高漢傑道：「不必担心，我會托牠上去的，妳先上去吧。」

馬嬌嬌以懷疑目光瞧着他道：「兄弟，這可不是帶着玩的。」

高漢傑微微一笑道：「妳認爲我還有心情開玩笑？快上吧，如果咱們的行動讓矮樹瞧到，那就當眞要無路可走了。」

馬嬌嬌道：「好吧！」足尖一彈，掠起一道紅光，以十分美妙的姿態躍上了山壁。

高漢傑見她巳經上去，這才暗凝功力，將小毛驢用雙掌托了起來，同時身形拔起，一飛冲天，輕輕易易的躍了上去。

馬嬌嬌睜大雙眼長長一吁道：「好功力，姊姊算是開了一次眼界。」

高漢傑笑笑道：「雕虫小技，姊姊不要見笑。」

距崖邊不遠有一塊長形凹地，他們如果藏在那裏，四週都不易瞧到。

高漢傑將驢兒牽到凹地讓牠吃草，然後與馬嬌嬌回到崖邊伏下身形，向下面查看。

片刻之後，矮樹果然找來了，它們在谷口走來走去的找了一陣，然後又聚在一起。

「張兄，你說這兩個小輩是不是進入流沙谷了？」

這說話的竟是一株矮樹，高漢傑馬嬌嬌不由心頭一懍，但他們不敢出聲，只得靜靜的聽它們交談下去。

「自然是進流沙谷去了，否則怎麼憑空會消失？」

「谷內流沙連一根樹枝都承受不起，他們這一進去，明年今日就是他們的忌辰了。」

「這是他們命該如此，誰叫他們跑到這兒來的。」

「話是不錯，不過這兩人年歲如此之輕，長得又是那般地可愛，實在是叫人惋惜。」

「不，咱們寧願錯殺一百，不能放走任何一個敵人，他們闖來這裏就是命該如此。」

「徐兄說的是，咱們回去吧。」

矮樹走了，此時馬嬌嬌却發起嬌嗔來了。

「這般混賬東西原來是裝神弄鬼嚇人，兄弟，走，咱們去給他們一點教訓！」

「慢點，姊姊。」

「怎麼啦，你害怕？」

「不，鏢銀是有限期的，咱們不能躭擱。」

「這……好吧，不過你要答允我，待鏢銀交到省城後，你要陪我到這兒來。」

「好，我答允你。」

他們退到凹地，吃了一點乾糧，就躺在草地上歇息，待天色復明，日月重光，然後動身趕路。

這回他們找對了方向，也沒有碰到那些裝神弄鬼的矮樹，兩天之後，終於趕到了飛龍堡。

在鷄公山的南麓，聳立着一幢巨大的建築，遠遠瞧去，只見到黑壓壓一片。

距堡門一箭之地，有一座向遊山客施茶的茶亭，管理茶水的是一名年約五旬的短衣老者，他一瞧到馬嬌嬌，急忙奔出來道：「啊，小姐，妳可將堡主跟夫人急壞了……」

馬嬌嬌道：「廢話，這有什麼好急的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？」

短衣老者道：「是，這位……」

馬嬌嬌道：「我的朋友。」

短衣老者向高漢傑打量一陣道：「小姐，咱們堡裏不容外人涉足，再說外人進來也有些不便。」

馬嬌嬌道：「一切有我負責，你不必管那麼多。」

短衣老者道：「是，是，小姐請。」跟着振臂一甩，空際立即爆出一朶旗花，片刻之後它才緩緩消失。

高漢傑估不到飛龍堡的門禁是如此嚴密，一雙劍眉忍不住輕輕一皺。

馬嬌嬌微微一笑道：「不要怕，兄弟，縱然是天塌下來都有姊姊扛着。」

高漢傑道：「多謝姊姊。」

此時堡門之內湧出十幾名男女，馬嬌嬌指着一名鬚斑髮白的老者對高漢傑輕聲道：「他名叫甘戈，是咱們堡裏的護法，此人武功極高，但心性急燥，動輒傷人，你要當心一點。」

高漢傑道：「小弟記下了。」

他們還沒有到達堡門，兩名長相清秀的丫頭首先迎了上來道：「參見小姐。」

馬嬌嬌道：「不必多禮。」

護法甘戈接着哈哈一笑道：「老夫早就算定，小姐必然會無恙歸來，你們看老夫沒有說錯吧！」

馬嬌嬌此時巳到達甘戈的身前道：「甘伯伯算無遺策，你的話那會錯得了。」

甘戈雙眼一瞥高漢傑道：「老夫却沒有料到小姐會帶一個人回來，他是誰？」

馬嬌嬌道：「他名高漢傑，是我的義弟。」

甘戈道：「這是貴客了，好，小姐將他交給老夫，我會派人在山下替他找個住處的。」

馬嬌嬌說道：「不，我要帶他住在堡裏。」

甘戈道：「這就難了，咱們堡裏不歡迎外人，難道小姐忘了這個規定？」

馬嬌嬌臉色一沉道：「他是我的義弟，不是外人。」

甘戈道：「對不起，小姐，這是堡主的吩咐，老朽只是奉命行事罷了。」

馬嬌嬌說道：「好吧，我帶他去見我爹。」

甘戈道：「小姐請便，但姓高的必須留下來。」

馬嬌嬌道：「如果咱們不呢？」

甘戈冷冷道：「爲了維護堡規，老朽只好不客氣了。」

馬嬌嬌道：「久聞甘伯伯神功無敵，

侄女就向伯伯討教幾招吧。」

高漢傑道：「姊姊，這一場讓我來應付。」

馬嬌嬌道：「好的，不過甘伯伯是咱們堡裏第一高手，兄弟可得當心一些。」

高漢傑道：「小弟知道。」脚下一挪，踏前三步，同時雙拳一抱道：「請前輩賜招。」

甘戈哼了一聲，回顧身後的一少年道：「方域，你去會會他。」

方域是飛龍堡主四大弟子中最小的一個，但年歲並不太小，巳經有二十五六歲了。

他步入場中，先向馬嬌嬌招呼道：「師妹，愚兄奉命出戰實是情非得巳……」

馬嬌嬌撇撇嘴道：「但願四師兄不要墜了飛龍堡的威名，你請吧。」

方域一嘆道：「爲了維護師門尊嚴，愚兄會盡力而爲的，其實師妹用不着留在此地，何不先去求見師父？」

方域的意思馬嬌嬌聽得明白，他是說會手下留情，不致傷了她的義弟，叫她趁此去找堡主，如果當眞等待甘戈出手那就廝煩了。

這是好意，但馬嬌嬌却不領他這個情，櫻唇一撇，哼了一聲道：「盛情心領，師兄還是留意一點你自己吧。」

馬嬌嬌一向驕縱，說幾句負氣的話原也算不了什麼，只是她叫方域留意自己，這是輕視，是侮辱，如若對手是她這位師妹，倒也沒有什麼，換上一個陌生的人，方域就有點掛不住了。

這才是禍福無門，惟人自招，方域一橫心，一掌拍了出去。

飛龍堡主馬驥北的親傳弟子，功力自然不差，而且他心含怒火，這一掌就使出了八成眞力。

以八成眞力去對付一個孩子，似乎過火了一點，因爲方域出手之後又後悔了，但掌出如風，巳無法收它回來。

於是他出聲吆喝道：「小兄弟，快躲開。」

高漢傑沒有躲，不過他巳明白方域心地良善，算得是一個好人，好人應該有好報，他不願使對方弄得灰頭土臉。

於是他伸出右掌，輕輕搖了兩搖。

他如此單掌輕搖，好像在開玩笑似的，但方域那足可開碑裂石的掌力，如同輕烟被風吹散一般，消失得點滴不存。

方域一怔道：「小兄弟，你這是什麼功夫？」

甘戈冷冷道：「小子原來是陰山門下，無怪敢向飛龍堡登門尋釁了，方域退下來，待老夫領教一下陰陽導引究竟有什麼過人之能。」

馬嬌嬌見甘戈眞是親自出手，不由心中大急，嬌軀一擰，攔在高漢傑的身前道：「甘伯伯，你是武林前輩，怎能對後生晚輩動手，縱然你贏了也不見得有什麼光彩。」

甘戈面無表情的哼了一聲道：「妳錯了，嬌嬌，老夫不是在爭强好勝，只是要維護祖師留下的堡規，除非他是本門的弟子，外人不得踏入堡門半步！」

馬嬌嬌道：「伯伯，請恕侄女放肆，我義弟能不能進入飛龍堡，最好由我爹來作決定。」

甘戈面色一變道：「祖師立的規矩，堡主也不能違背，妳閃開。」

馬嬌嬌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出手就是。」

甘戈道：「妳既是一意孤行，老夫只好叫妳吃點苦頭了。」

話落招出，五指如鈎，猛向馬嬌嬌的肩井重穴扣去。

他招出一半，忽然被一股暗力一震，他不只是沒有抓到馬嬌嬌，而且立身不住，一連倒退三步，才勉强拿樁站穩。

馬嬌嬌有多少斤兩他十分明白，她縱然能夠避開他這一記巧拿，也不可能將他震退三步！

莫非是那姓高的小子在暗中搗鬼？

他沒有猜錯，將他一掌震退的正是高漢傑。

「對不起，前輩，我不能讓你欺負我的姊姊。」

他不讓甘戈欺負馬嬌嬌，小伙子竟然當起護花使者來了。

馬嬌嬌明知高漢傑這一出手必然會帶來更多的廝煩，但心頭的舒服，就像五臟六腑被熨斗燙過似的，要多少舒坦就有多少舒坦。

可是甘戈就不同了，他無事還要找碴，現在丟了人，這一口氣他如何能夠嚥下去！

一聲暴吼，他騰身撲了上來，雙臂吞吐之間，一連拍出九掌。

九子連環掌是他仗以成名的絕學，在他數十年搏鬥的經驗之中，能夠完全接下或避開他這招獨門絕學的，整個武林也不過兩三人而巳。

高漢傑只是一個大孩子，他却完完全全將九子連環掌接了下來，而且守中帶攻，出手快如閃電，甘戈這仗以成名的絕學，對他竟然無可奈何。

這一下甘戈更是掛不住了，在一聲長嘯之後，他發動了另一項攻擊。

鐵袖神功是他壓箱底的本事，現在他竟然雙袖齊飛，連壓箱底的本事也使了出來。

而且他那雙袖飛舞之際，一種十分劇烈的奇毒也同時飛了出來，如此雙管齊下，實在霸道巳極。

可是他一連攻出數十招，還是沾不到高漢傑的一絲衣角，甚至他使盡了全身功力，竟不能將高漢傑迫退半步。

現在他總算明白了，這個年紀青青的大孩子，不僅武功莫測高深，同時百毒不侵，再打下去必然落個灰頭土臉。

但羞刀難入鞘，他巳然欲罷不能。

好在他們這一陣惡鬥，巳經驚動全堡，堡主馬驥北，夫人古玉燕也被人請了出來。

馬嬌嬌全神貫注，不眨眼的瞧住高漢傑，對堡主夫婦的出現她竟然全未注意，但夫人古玉燕却巳發現了她，也瞧出她對高漢傑有一份深厚的關切，因而令人將她叫了過去。

「啊，爹，娘，快叫他們住手。」

「嬌兒，你先說說，這野小子那兒來的？」

（未完）



劍氣長江傳奇故事／溫涼玉・文　子成・圖

躍馬黃河（八）

前文提要：前文書至蕭秋水，左丘超然，鄧玉函，唐朋等四人一同登上秀甲樓，叫了酒菜，正吃喝間，被南宮松篁易容藉故撞到食桌邊，暗中把痳輭散放在菜裏，四人一時不察，繼續吃喝，霎時中毒，渾身痳輭，後又被鍾無離與柳有孔點了穴道，以致有口難言，無法動彈，全部倒臥在桌子底下，這時，鐵星月與邱南顧兩人嘻笑怒罵的登上樓來，卒之把鍾無離與柳有孔打跑，之後才發現蕭秋水等人均被點穴受制，遂一一爲他們解開，衆人相見，各訴別後情況……

血戰白水河　鄧玉函殉身

左丘超然怒道：「要不是老大藉你打的一拳，換勁沖穴，挺身擋針，咱們早都死咯，還等你們來救！」

鐵星月、邱南顧這才想通了，知事態嚴重，也不敢辯了。

鄧玉函餘怒未消，恨恨地道：「媽的，今天差點給你們兩個糊塗蛋害死了！」

鐵星月哭喪着臉道：「我們……我們又怎麼知道……知道你們穴道……穴道被制嘛……」

鄧玉函恨聲道：「還說！——」

那邊的蕭秋水勉力笑道：「算了。老鐵和小邱今番來，畢竟是救了咱們的性命，咱們應感激拜謝他們才是。」

邱南顧登時得意地道：「嘿嗨，對嘞，無論如何，我總算對你們都有救命之恩——咦——咦！你們原本不是在成都浣花蕭家劍廬嗎？怎會來了這裏？又被封住了穴道？」

——鐵星月、邱南顧確是武林中、江湖上數一數二的好漢，也是一等一忠義之士，但他們又憨又直，行事乖戾偏激，蕭秋水自是知情。

這兩人也因爲兄弟們這種情諒，以後在俠林中不知鬧了多少笑話，闖了多少龍潭虎穴，渡過了多少血腥風雨，這兩人，一直是一對活寶，在「神州奇俠」的故事裏，一直到陳劍鬼與秦瘋八二人出來後，就更加相映成趣了，這且按下不表。

× × ×

蕭秋水雖臉色蒼白，但依然笑問道：「老鐵、小邱，看來你們的武功又有精進了。」

其實蕭秋水並不是看來的，而是想來的。

——鐵星月銅皮鐵骨，肯吃苦，胆子堅，勇氣過人，又不怕捱打，敢拚命，骨氣够！武功專做大開大殺一路，爲人也大氣大概，不過亦因無知，所以也有點古古怪怪，神神經經就是了。

——邱南顧爲人刁鑽機智，唯恐天下不亂，一張鐵口鋼牙，最好管閒事，武功

走奇門異道，待人潑辣爛纏，因爲血氣方剛，所以亦時瘋瘋癲癲，古靈精怪。

——邱南顧，鐵星月二人武功雖好，但蕭秋水亦曾與他們交過手，邱、鐵二人武功略在左丘、鄧二人之上，却仍在蕭之下，而遠不及唐。

——但是鍾無離、柳有孔的武功，縱不如左丘與鄧，亦相差不甚遠，而今鐵、邱二人能一下子把鍾、柳二人打跑，可見武功大有進步，只怕蕭秋水亦未必及之。

——所以蕭秋水料定在分手的這些日子裏，鐵星月、邱南顧二人武功必有奇遇精進。

——蕭秋水是猜對了！

× × ×

蕭秋水是第一句沒有責備意思的話，所以鐵星月、邱南顧等十分樂意回答。

原來自蕭秋水和他倆分手後，鐵星月、邱南顧順便到桂林浣花劍派分局去拜會蕭易人，這一方面是因爲言談間蕭秋水對他兄長的推崇，一方面是鐵星月、邱南顧二人對蕭易人的驃悍雄風早心儀已久，亦想藉此拜會。

蕭易人與他們亦一見如故，論及武藝，蕭易人便指點鐵星月，應發揮所長，既天生神力，剛勇無匹，何不苦練無堅不摧的拳法，世所無匹的氣勢？又勸邱南顧，既然機警敏捷，何不練就以應變爲主，令人意料不到，無所抵禦的身法與武技，可以出奇制勝？

鐵星月與邱南顧都大覺有理，於是痛下決心，三個月的苦練，武功便發揮所長，已遠超越從前。

原來蕭易人是武林間難得一見的奇材武藝人傑，據說劍法已直追蕭西樓，而對其他，亦能妙情明理，普通人所參悟不出來的武功道理，只要向他說一遍，往往給他一點就點出來了，可說受用無窮。

蕭易人點授鐵星月與邱南顧，亦是因愛才之心，浣花劍派的家傳劍法，規定非浣花劍派者不能相授，鐵星月、邱南顧二人當然不是，蕭易人只好發揮他們的特性，加强他們原已有的武功，鐵星月本來可以一拳碎磚，現今却可一拳碎石，邱南顧本來擅長快拳飛擊，而今連腿也一樣快了，所以這幾個月下來，鐵星月、邱南顧受鼓勵下的潛心苦練，進步自是不少。

鐵星月、邱南顧的武功，是自小苦練出來的，沒有得自什麼名家親傳，鐵星月的拳，曾經打在土牆上，曾經打在瓦片上，撞得骨頭迸裂，割得血肉淋漓，但他一天天的練下去，練到現在，一拳擂下去，地上一個大洞，小樹應聲而斷，都是用血淚和汗，每天每夜苦練，纍積而成的。

邱南顧打鬥，以應變、機警、出招迅速稱著，但是他五歲第一次和人打架時，一接觸就倒了，而且額角血流不止，門牙崩了一缺。

從此起他打了一百四十一次的架，沒有一次不敗，輕的是落荒而逃，重的是手脚骨頭全折，鼻樑斷裂，眼角、唇角、額角腫得像核桃，胸腹間的顏色就跟頭髮的顏色一樣，背部還有一道長尺半，深三分的刀傷。

但在第一百四十二次打架裏他贏了。

他贏後，沒有歡笑，獨個兒走到一個陌生的鎮上，第一次買了一壺酒一個人喝，喝了嚎啕大哭，哭到圍觀的人至少有四百個，他才收住聲音，爛醉如泥。

他贏了，因爲他輸時一樣沒有失去信心，失去勇氣，所以他終會贏的。

因此他贏得一點也不僥倖。

他的快拳、飛腿、急智、變化，都是從經驗中、磨煉裏得來的，所以很踏實，而且很有效，更不會輕易忘得了，因爲每一招每一式，一個動作或一個變化，都有它的血淚史。

一直在他們未認識蕭秋水前，鐵星月與邱南顧二人，不僅無師無派，而且連個引導的人也沒有，兩人也是互不認識。

終於他們認識了蕭秋水。

爲一句好詩而間關萬里，來回跋涉的，爲一句承諾而生死不計，敢作敢爲的，爲一個朋友，可以上天入地，可以輕生重義的，蕭秋水。

× × ×

第一個影响他們的人，是蕭秋水。

鐵星月、邱南顧自創一套的武功，雖然有用，而且有勁力、有精神，但是歷經幾千百年來去蕪存菁，淘汰歷練下流傳的武技，却更是有效，蕭秋水就把這些一一指導他們。

故此，認識蕭秋水後，他們功力是一進，結識蕭易人後，武功又是一進。

這就是鐵星月、邱南顧習武的歷史與故事，平凡、踏實而有趣。

× × ×

鐵、邱二人，告訴了蕭秋水這些，蕭秋水等人，也把他們這些日子以來，如何在彿歸門權力幫，長江殺溥天義，蕭家劍廬的惡鬥，辛虎丘、康出漁的狙擊，保護岳夫人的張臨意，以及如何衝出重圍而散失，如何桂湖上遭圍攻而重聚，到如何在甲秀樓上殺南宮松篁後中毒………一一道出，只是鐵星月、邱南顧二人性急氣躁，每聽到緊張處，都忍不住要打岔——但是蕭秋水、左丘超然、鄧玉函等人早已熟習其性，所以還是堅持講下去，忍不住抿嘴笑。

鐵星月聽得忍不住突地跳起來，大罵道：「他媽的猪八戒王七十八加九千蛋，別人打殺我還可以忍，康刦生這小子也來出賣我們，我就蹩不下這口氣，我就蹩不下這口氣！」

邱南顧也吼道：「是不是，我早就說不管一切衝過去了！是不是？這麼大的熱鬧我們都錯過了，沒得玩啦，唉呀呀——要是我們在的話該多好了。」

鄧玉函冷冷地道：「你放心，我們自桂林跟大夥兒回去的時候，還有得你玩的呢！」

鐵星月嚷道：「唉呀，還要等到去桂林請救兵回來呀，不行咧，萬一都死光了，可沒得熱鬧——」

蕭秋水變了臉色，左丘超然狠狠地在鐵星月肚子擂了一拳，痛得他大叫起來，邱南顧想想也覺不妙，趕緊笑道：「騎，騎騎，老鐵小孩子不識世界，童言無忌，童言無忌，老大不要介意。」

鐵星月才知道自己亂說話，說錯話，也不敢出聲。

唐朋圓場道：「桂林是一定要去的，

蕭老伯要我們在極需人手的時候冒死衝出來，一是爲求要我們到桂林請援，其實也藉此示警，使浣花分局早有防備，另一方面也要把此事公諸於天下，讓武林同道作個借鏡，團結起來共同驅敵：所以在情在理，浣花分局還是必定要走一趟的，只不知兩位兄長自桂林來，不知桂林浣花的人手怎樣？」

邱南顧却失驚道：「呀——那妳就是……就是他們說的那個……那個方……方唐啊？」

鄧玉函奇道：「方唐？」

左丘超然忍俊不住：「荒唐？」

蕭秋水忙糾正道：「是唐朋。」

邱南顧「哦」了一聲道：「唐朋。」

鐵星月又忍不住忽然加了一句：「怎麼裙子這麼短。」

其實唐朋裙子根本不短，直落垂踝，只是她自小足美，善舞蹈，長輕功，穿的鞋子是祖母唐老太太親綉的，所以羅裙也就略短一點。

她原本是穿勁裝衝出浣花溪的，但一路上趕來，女子勁裝未免太引人觸目，所以改穿紫衣羅裙，眞是貌美不可方物。

只是鐵星月是鐵錚錚的魯男子，最看不慣人花枝招展，素來見女子都是裾掩及足，而今見裙近足踝，便是看不慣了，其實他只評這句，已經是對唐朋很看得順眼的了。因爲他遇着的女子，跟邱南顧一般，總是百般看不順眼，一個老是搖着頭說：

「唉！女流之輩，……女流之輩！」

一個老是擺着手說：

「嘿！娘娘腔的！娘娘腔！」

× × ×

唐朋怔了一怔，一時答不出話來，鄧玉函沒好氣的問道：「那你們好端端的在桂林，怎麼又會到了此處？」

邱南顧怪眼一翻道：「嘿，我們不是約好清明節後在劍廬見面嗎？」

蕭秋水倒是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哦，那你們來的時候桂林劍門並沒有發生事兒了。」

鐵星月道：「當然沒事囉、孟師叔，易人兒、開雁都在那兒，還有唐……唐小姐的……，好像也在，還有……玉函你哥哥，也來了，有他們在，怕什麼，有什麼人敢來惹事，何況……還有咱們兩個。」

鄧玉函喜道：「我哥哥來了？」

鐵星月點點頭道：「來是來了，不過一副好像責怨我們教壞了你的樣子！」

鄧玉函赧然道：「他就是那樣的……老是不放心我。」

唐朋也喜問道：「來的是剛哥還是強弟？」

鐵星月道：「我不知道？」

唐朋沉吟一會道：「很會說話的，還是兇神惡煞的？」

邱南顧倒是接道：「兇？倒是一點也不兇，人緣蠻好似的。」

唐方莞爾道：「那是唐强。……他的人緣一向都很好。」

左丘超然倒是問道：「那你們幹嗎到了貴州，却不去四川劍廬，溜在甲秀樓來幹嗎？」

鐵星月跳起來道：「嚇，你以爲我們想留在此地麼？根本衝不過去啊，一共衝了七次，最後一次衝到川中成都杜甫草堂了，却遇見了三名劍手，一個拿琴，一個拿笛，一個拿二胡，打了半天，鐵騎神魔又來了，我們又被擊殺得倒退八十里，回到貴州來了——根本殺不進去呀！」

蕭秋水變色道：「鐵騎神魔？」

鐵星月叫道：「對呀，對，『鐵騎魔神』閻鬼鬼和他六個徒弟『飛騎六判官』呀！」

蕭秋水赫然道：「這次『權力帮』眞是傾巢而出了，『鐵腕神魔』溥天義，『無名神魔』康出漁，『一洞神魔』左常生，『飛刀神魔』，沙千燈，『三絕劍魔』孔揚秦，『百毒神魔』華孤墳，『絕滅神魔』辛虎丘，現在連『鐵騎神魔』閻鬼鬼也來了！」

邱南顧道：「見到閻鬼鬼也來了，我們就知道劍廬那兒一定不妙，所以拚死衝入，但閻鬼鬼這廝好厲害，我們兩人鬥他一個，也佔不到便宜，加上他六個徒弟，一個使馬鞭，一個人長槍，一個使長鏈，一個使長茅，還有一個，哼，哈，居然使馬鞍，實在難纏得很，所以每次都給他們打得落荒而逃，實在是鱉氣，這幾天，倒是做了一件妙事。」

左丘超然笑問道：「什麼妙事？」

邱南顧小眼睛咕溜溜瞇起來一轉，然後道：「我們兩個人，他們七個人，我們打不過他們，便邊打邊逃，追到他們氣喘，歇息的時候，便猝然打回去，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，等他們定過神來時，我們已搶了他們的馬，走啦。」

唐朋笑道：「搶馬？」

鐵星月得意地一拍大腿，道：「對！搶馬，既打不過他們，就搶！搶不到，就刼，刼不到，就偷！」

邱南顧也得意地道：「是嘞，一次摸兩匹馬，三次抓了六匹，足足偷了六匹馬，哈，那六個王八，沒了馬匹就變成肚朝天的烏龜啦，提不起絲毫勁兒，大概是趕回去騎馬再來打過了。」

鐵星月也哈哈笑道：「他們再騎來，我們再偷一次。」

邱南顧道：「那裏要？我們現在多了四個人，還怕他幹屁？」

鐵星月摸摸頭道：「是呀，是呀，我怎麼沒想到……。」

蕭秋水道：「你們今日得以來此處，就是因爲那六個判官到別的地方調度馬匹去了？」

邱南顧道：「是啊，那六個判鬼的馬好偷，那個閻老鬼的馬就不容易扒了，幾次試過，都試不到。」

鐵星月道：「所以他還在左近，我們打聽到今日甲秀樓來了四個形跡可疑的人，所以想來先下手爲强，沒料到……沒料到是你們……。」

蕭秋水道：「幸好你們來，救了我們。……不過，馬呢？」

鐵星月忸怩地道：「那裏的話，應該的，應該的……」說着得意無比。

邱南顧也喜不自勝：「馬給我們藏起來了，好馬嘛！」說着喜形於色。

唐朋忽然問了一句：「你們出來的時候，桂林劍門眞的一點特殊的狀況也沒有

嗎？」

鐵星月想了半天，道：「沒有。」

邱南顧猛然省起道：「有！」

唐朋問：「是什麼事兒？」

邱南顧道：「別的事都很正常，只是我們臨出來的那一天，桂林劍門的鷄鴨，總共九百多隻，忽然間死了一半，也病了一半，這事似有些蹊蹺……」。

蕭秋水臉色陡變，道：「這跟權力帮攻浣花劍廬的先兆，完全一樣呀，鷄犬不留。」

左丘超然道：「在成都劍廬下此毒手的是『百毒神魔』華孤墳，那在桂林劍門的想必是『瘟疫人魔』余哭余了！」

鄧玉函道：「余哭余？這人毒冠天下，下毒本領，尤在華孤墳之上。」

唐朋道：「那也就是說，在你們出桂林而赴成都時，權力帮已大肆進攻劍門的了！」

鐵星月變色道：「那還得了！」

邱南顧怪叫道：「我們快去！」

左丘超然疾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們快趕赴桂林吧！」

唐朋忽道：「慢着。」

鐵星月奇道：「怎地？」

唐朋道：「你們搶得的馬呢？有馬才好趕路。」

邱南顧喜道：「是呀！我們恰好六個人，而又有六匹馬，這馬，我們把牠們藏起來了！」

× × ×

他們一行六人，沿着跨玉橋，經涵碧亭，在釣鰲磯附近找到了藏着的六匹馬。

這六匹馬，高近丈，鬐至膝，尾委地，蹄如丹，日行千里，日中而汗血，正如「中荒經」所描寫的汗血寶馬一樣。

「鐵騎神魔」閻鬼鬼，原本就是西南大荒的異人，他的馬種都來自錫爾河畔的大宛國，精通騎術，百丈殺人，所向披靡，兵不刃血。鐵星月、邱南顧二人偷盜的馬，正是此種千中無一的良駒寶馬。

他們六人上了馬，但覺風和日麗，心中豁達，有縱横天下的大志。

蕭秋水笑道：「晉時王嘉形容周穆王八騎飛駿爲：八龍之駿——一名絕地，足不踐土；二名翻羽，行越飛愈；三名奔霄，夜行萬里；四名超影，逐日而行；五名踰暉，毛色炳耀；六名超光，一行十影；七名騰霧，乘雲而奔；八名挾翼，身生肉翅。這八駿齊馳，直奔西崑崙之巔，是何等雄姿，今日雖僅六騎，但亦有躍馬黃河的大志。」

鐵星月、邱南顧二人聽得齊齊發出一聲長嘯，甚是愉快，意興霓生。

蕭秋水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們就策馬上婁山，翻白雲峯，渡黔江，經牂牱水，東北而上，直入廣西撲桂林吧！」

衆人一聲大喚：「好！」意氣頓生。

唐朋在旁嫣然一笑，風和日麗，藍天綠地，無限美意，盡在心頭。

× × ×

婁山亦名大婁山，在遵義縣北，高峯插雲，爲白雲峯，形勢險峻，上有婁山關，爲川黔間要隘。

婁山之麓有懷白亭、會仙亭遺址，均所以紀念詩仙李白者。

牂牱水亦即濛江，源出貴州定番縣西北，南至羅斛縣，又名北盤江，再經雲南貴州廣西與南盤江合，總稱紅水江。

黔江亦名涪陵江，世稱烏江，源出貴州威遠縣之八仙海，東北流入四川境，經涪陵東入大江，由黔入州，烏江待舟最爲不易。

六騎飛駿，行馬甚速，入夜，已至婁山麓，過懷白亭，宿于會仙亭。

× × ×

會仙亭在當時已破敗不堪，只有幾處遮蔽的地方，殘坦碎瓦而已。

時已十七，月已有缺。是夜風雲密佈，月時現時蔽，烏雲遊走，夜黑風急。

× × ×

邱南顧有火摺子。左丘超然有蠟燭。鄧玉函找到了一隻燭台，於是就點了一雙蠟燭。

燭影搖曳，馬就繫在斷柱之後，各人倚危牆小息，奔馳了一天，他們都累了，按照行程來計，明日即可抵廣西。

到了廣西，又是一番龍虎風雲了。

所以他們先求稍息片刻，他們的心情就如月芒烏雲一般，時閃時滅。

蠟燭也是一閃一明，像在黑夜裏打着訊息，撐着一綫微芒：而黑夜就像權力一般，龐大、威皇、可怖、而且無孔不入。

蕭秋水，唐朋、左丘超然、鄧玉函，邱南顧、鐵星月等人心裏都想着事情，都沒有作聲。

× × ×

突然，其中一匹馬長嗥一聲，引起其餘五匹馬一聲長嘶，六人都驚了一跳。

六人這一驚，彼此都有些不好意思起來。

馬又靜息下來，只有蟋蟀的知了知了，叫個不停。

六人又進入調息的狀況，只有蕭秋水一直在想着事兒，一些毫不着邊際的事情。蕭秋水就坐在蠟燭的前面，蠟燭的後面是叢林。

蕭秋水在想：爲什麼馬會叫？

在這時候想這些，不但毫無情理，而且也毫無意義。

可是蕭秋水老是在想：爲什麼馬會在這個時候叫？

這些馬都是極好的良駿，不是受到驚嚇，不會亂叫的。

可是以剛才的馬嘶而言，又不似受到任何驚怖，倒似像遇到了熟人，發聲而招呼一樣。

遇到了熟人？

對馬而言，熟人就是舊主人！

舊主人就是「鐵騎神魔」閻鬼鬼！

蕭秋水忽然之間，那種奇異的、奇妙的、奇特的感覺，又昇起了。

就在這時，「颼」地一聲，一道竟比電還快的白光，迎臉飛來！

「咄」，白芒打滅了燭光，燭蕊爆出了幾縷黑烟，白芒却猶未止，直射向蕭秋水面門。

× × ×

發刀在先，來勢極快，要是平時，蕭秋水是絕躲不過去的。

但是，蕭秋水在前一瞬間，已有了準

備！

他拔劍，「叮」，擋落飛刀！

就在這時，一條無聲無息，但威力驚人的黑鞭，已自黑暗中捲了出來！

鞭掃唐朋頸項！

這一鞭威力奇猛，偏又無聲無息，而且迅速絕倫，又發鞭在先，唐朋是絕躲不過去的。

鞭與刀，幾乎是同時出手的。

鞭比刀長何止十倍，但刀却是飛刀！

飛刀比鞭更快！

飛刀打熄了燭火，鞭才遞了出去。

也因爲這樣，這鞭就像鬼影一般，一點都看不見。

可是飛刀打滅了燭火時，唐朋也立時驚覺。

唐朋是一個極端冰雪聰明的女孩子。

燭火一滅時，她也沒有看見鞭影，但她立時機警地做了一件事：她立時移開她在燭火未熄間原來的位置。

她甫離開，便聽見她原來坐的石櫈碎裂的聲音。

那鞭子也「颼」地收了回去，來時無聲，收的時候才有一記如裂帛的急風。

× × ×

這一下，左丘、鄧、邱、鐵都知道了，叱喝、拔劍、互問、怒吼聲响起。

蕭秋水冷靜的聲音自黑暗响起：「大家別亂！鎮靜應付！唐姑娘妳……」

只聽唐朋的聲音自另一角悠悠傳來：

「我沒事，來的人是沙千燈。」

唐朋畢竟是唐門後人，在飛刀滅燭的剎那，她還是可以分辨的出飛刀的手法，及發自何人之手。

只聽邱南顧道：「還有閻鬼鬼！」

這兩日來，邱南顧與鐵星月二人數度力戰閻鬼鬼，自然對他的鞭聲甚是熟悉。

在黑暗中，大家除了警醒戒備外，心中都更加沉重。

連「飛刀神魔」華孤墳也追來了，成都浣花蕭家劍廬究竟怎麼了？

月亮，月亮怎麼沒有出來？

× × ×

烏雲，烏雲越來越濃烈。

良久，沒有任何動靜，更沒有任何攻擊。

顯然，沙千燈以飛刀襲蕭秋水，是因爲蕭秋水隱然是六人中的領導者，殺了他可以亂大局。

而唐朋是六人中最難應付的，閻鬼鬼的鞭想先毀了她，也是當然的。

黑暗中過了很久，還是沒有任何的聲息。

一擊不中，再也沒有暴露行踪。

鐵星月如怒豹一般，隨時噬出，鄧玉函手已按劍，左丘超然十指聳動，邱南顧也伏着，但隨時飛彈而起，可是再也沒有任何動靜。

蕭秋水沉聲道：「既然我們已給梢上，就星夜過貴州，入廣西吧！」

鐵星月一聲大吼，道：「好！擋我者死，讓開者生！」

× × ×

他們在月黑風高之際翻上婁山，登白雲峯，連夜下鎭寧，到了黃果樹黃果鎭附近。

連夜奔馳，在疾風中衆人又是酣暢，又是提心吊胆，敵人想必追踪而至，而且就在左近。

這時已近中夜，黃果鎭上雖空蕩無人，但水氣瀰漫，空濛一片，水聲如雷，在遠處响。蕭秋水一勒馬，道：「再過去就是犀牛潭了。」

唐朋蹙眉揚尖道：「犀牛潭？」

蕭秋水道：「對，中國最大的瀑布，聽說就在這兒。」

鐵星月猛一勒馬，駿馬人立長嘶，鐵星月興緻勃勃地道：「對，那兒就是黃果飛瀑！好大，一千隻犀牛在吼，一萬個銅鑼在同時敲打，十萬隻鷄蛋同時滑落，好大好大！」

邱南顧氣呼呼地道：「好了，老鐵，你別形容了，你的形容是最離譜的。」

蕭秋水笑道：「不過那眞的是驚人，眞是鬼斧神工，我們上次在白天掠過，陽光清照，氣氛絕勝，週遭數十丈彩幻迷濛一片，你看，黃果鎭離黃果飛瀑雖那末遠，但已水氣空瀰了。」

唐朋道：「那我們要不要去看看？去看看嘍。」

蕭秋水道：「我們正要繞白水河直上，再走盤江岸路渡烏江，此番正要一併去見識黃果飛瀑。」

六人一舒轡，六馬齊鳴，破天衝去。

× × ×

黃果飛瀑。

貴州本來就是著名的崇山峻嶺，怒瀑危瀾之地。

自水河的河水自六十公尺懸崖直瀉而下，吼聲如雷，水花四濺，水珠霧氣時化作迷濛細雨，落在附近的黃果鎭上，故稱「雨夜洒金街」，前人有詩云：

銀河倒瀉下驚湍，萬壑雷轟珠落盤。

匹鍊長懸光似雪，輕飛細雨逼人寒。

六俠繞飛瀑疾馳，人馬盡濕，而心中對黃果飛瀑之驚險雄魄，更是非言語筆墨所能形容的。

× × ×

水湍流急。

瀑布將瀉之河流，更是激起一個又一個的漩渦。

蕭秋水等人行在峻石危岸上，因徑道險窄，所以與急流相隔極近，只見在月夜下，黃果飛瀑不但聲勢唬人，而且那急流像一隻魔鬼的手掌，扭曲，掙扎，輾轉，簡直駭人。慘青的月亮照在水流上，更似亘古以來一種無由的神秘，就在水流之中潛伏。

就在這時，天來烏雲，月華頓滅。

亦在這月將隱未滅的剎那，蕭秋水猛然又閃過一絲不祥的念頭，猛瞥見急流之中，竟有一樣東西直伸了出來。在月亮下閃了一閃。

劍！

× × ×

蕭秋水大叫一聲，反身一掌拍在唐朋肩上。

這一下應極快，唐方無及閃避。砰一聲跌落馬來。

只聽左丘超然怒喝道：「喂！老大，你——」

這時，唐朋的馬背忽地冒出了一件東

西來。

劍！帶血的劍尖！

這劍竟穿過疾奔中駿馬的下腹，而且剌穿了馬鞍，而直冒了上來，這劍簡直是一種神奇的力量。

那劍又立刻「颼」地收了回去。

那匹壯馬連奔了十二、三丈，才悲嘶一聲，萎倒於地，落在河中，剎那間被捲落水潭，轉眼不見。

要是唐朋還在馬上……。

一柄這樣霸道的劍，却用這種暗算的手段，而且用那麼卑鄙的角度，向唐朋這樣的一個女孩子刺出了這樣的一劍……。

蕭秋水變了臉色，河水怒孔，無盡無止，猶如千軍萬馬，金兵齊鳴，但這柄劍威力再大，也阻止不了蕭秋水的決心。

「出來！」

× × ×

五匹馬都已勒止。

五匹馬都是在憤怒中勒停的。

五匹馬上有六個憤怒的人。

唐朋掉下去，左丘超然一手就扣住了她。

蕭秋水左手一抄，唐朋就落在他背後馬上，驚魂未定，粉臉刹白。

在白水河的急流裏，黃果飛瀑上游的激流中，冒出一柄劍，然後冒出了一個人頭，然後冒出了整個身體，在水流暗夜下，猶如一個水怪一般，「呼」地飛上了岸，唐朋唬得臉都白了。

而這人的劍雪亮一片。

這人能在激湍中穩住身形，出劍暗襲，劍穿馬腹，利是驚人。

蕭秋水目光收縮，緩緩地道：「三絕劍魔？孔揚秦？」

× × ×

暗夜下，月亮隱在雲層裏，河水像一條怪異的白布，詭秘地扭曲抖動着，那人就站在岸邊，持着雪一樣亮的劍，澀笑了一笑，道：

「我的劍是在水底練成的，叫做『白鍊分水劍』，這是三絕其中一絕。」

他說着，劍斜垂指河，湍流立即水花濺飛，劍尖指處空落了一片岩石。

蕭秋水道：「好劍。」

鄧玉函冷冷地道：「可惜。」

孔揚秦忍不住問道：「可惜什麼？」

左丘超然却接道：「可惜人是極卑下的人。」

邱南顧冷然道：「憑一代劍術宗師還施這種卑鄙的暗算。」

鐵星月傲然道：「簡直不配使這柄劍呀。」

孔揚秦怔了一怔，全身激怒得抖動起來，過了一會，又仰天長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

左丘超然忍不住也問道：「什麼如此呀？」

孔揚秦笑道：「一個人有五張口，罵架是可以，吃飯也挺行，打起來嘛……除非是狗咬狗！」

六人臉色都變了，孔揚秦繼續揚笑道：「沒料到女孩子有兩張口……你們這幾個男孩子也有！」

這幾個初出江湖的少年人初時還不知道孔揚秦講的是什麼，好一會才知道是極下流的話，唐朋怒叱道：

「孔揚秦，虧你還是武林名宿，居然講出這種話，你……！」

孔揚秦笑道：「你什麼！反正你們已活不過今天晚上，我講的話，又有誰知道，哈哈哈哈……不過我對妳嘛，就——」

他下面的話還沒有說下去，五個人一齊發出怒吼，一齊衝了過去！

蕭秋水拔劍，衝出。

突然之間，在這暗夜之中，急流之畔，懸崖之下，又起了，那種，不祥的，不祥的念頭。

可是問題出在那裏呢？

蕭秋水一頓，就瞥見一道刀光！

× × ×

刀光如電！

蕭秋水一掌推在鄧玉函背門，鄧玉函跌出七八步，但當他跌出第一步之際，刀光已沒入了他的背中。

鄧玉函大叫一聲，停住。

左丘超然一手扶住了他。

蕭秋水大喝道：「不要亂，還有強敵伺伏！」

可是鐵星月與邱南顧已衝了過去。

他們雖快，但有一樣東西更快！

唐朋的暗器！

唐朋恨孔揚秦輕薄，一出手就是三道梅花針。

孔揚秦挽起三道劍花，砸開三道梅花針，但這剎那間，鐵星月、邱南顧已衝到了！

唐朋沒有繼續對付孔揚秦，因爲她立時發覺鄧玉函已中刀。

唐朋反手撒出一蓬金針，直射飛刀來處！

一個人影立時自一處岩石中躍出，唐朋轉身，面向着他，蕭秋水的劍尖立時也向準着那人。

可是在黑夜中，湍流邊，那人影忽然不見了，幻作一團紅燈籠。

左丘超然赫然叫道：「小心那燈籠！他就是『紅燈魅影』、『飛刀神魔』沙千燈！」

× × ×

燈籠一亮，人影就不見了。

只見燈籠。

黑黝中要是亮起一錢火，那注意力必定都全神貫注在那火光中。

那紅燈籠既不亮烈，可是令人心血賁動。

心血刀賁後面是致命的一刀。

飛刀神魔沙千燈的飛刀。

蕭秋水與沙千燈的弟子決戰過，當知道沙家飛刀的厲害。

左丘超然則曾目睹沙千燈與朱俠武之戰，要是朱俠武當時不破紅燈籠，現在蕭家劍廬早已鎭守不住了。

鄧玉函臉色紙白，他背後胛骨處沒入了一柄飛刀。

要不是蕭秋水及時一推，他此刻早已沉屍白水河了。

背後孔揚秦、鐵星月、邱南顧三人喊殺如水聲衝天，這兒只有一盞紅燈籠，以及四個靜靜的人影。

他們沒有回頭。

因爲不能回頭。

沙千燈的飛刀不讓他們回頭。

飛刀神魔的紅燈籠，更使他們別不過頭。

× × ×

燈籠紅。

紅燈籠後是什麼？

人在燈後。

紅燈籠後是黑。

要殺沙千燈，先破紅燈籠。

可是他們沒有朱俠武的定力。

這燈籠，他們破不了。

只要他們破不了這紅燈籠，沙千燈隨時可以動手。

因爲他們看不見。

看不見的事情最可怕。

他們額上巳沾上了汗珠，唐朋尖秀的鼻尖也有水珠。

是汗珠？還是水珠？或是霧珠？

水氣霧漫，水聲連環，周圍越來越看不清楚，越來越黯淡。

× × ×

忽然眼前一亮。

一亮更亮，原來月亮巳出了雲層。

月亮的光華籠罩了燈籠的光芒。

紅燈籠背後露了人影。

燈籠似震了一震，紅芒彷彿又動了一動。

就在這刹那間，唐朋立時出手。

學暗器的人永遠最懂得把握機會。

唐家的人尤其懂得把握時機。

唐家的唐朋，更是能掌握時機的女孩子。

她的暗器不打燈後的人，而是打紅燈籠。

毀滅了紅燈籠，才能與沙千燈決一死戰！

× × ×

「波」，燈籠撕裂。

如血漿一般的液體濺出，同時長空飛起一輪刀光！

唐朋飛起，刀光一閃而沒。

唐朋在唐家不是長於暗器，而是長於輕功。

另外一道劍光飛起！

蕭秋水的劍！

沙千燈既巳現了形，他就要把沙千燈刺殺於劍下。

他一定要，不爲什麼，只爲沙千燈傷了鄧玉函。

鄧玉函是他的兄弟，是他的朋友。

可是血漿般的液體，帶着腐臭射來，他只有避開。

他一避開，沙千燈就退。

沙千燈挪動脚步，忽覺雙脚巳被人扣住。

左丘超然的一雙手。

左丘超然不知何時巳潛到他身下，雙手扣住了他的雙脚。

沙千燈急忙欲脫，但左丘超然飛快施拿法，從下抄起，抓住凹陷之骨縫，大指壓內側，中食二指運勁扣拿。

沙千燈忍痛欲踼，左丘超然閃電般抓住他脚脛前後兩面，大指拿主筋，中食二指在後襯勁，雙手一滑，巳拑住小腿脛骨與腓骨中間之空隙，據扣力按，再拿膝彎的伸屈筋，閃身而上，大指搭住沙千燈內轉股筋，中食二指，再搭拿其外轉股筋，雙手一分，再全力扣住沙千燈胯節內側痲筋，不過眨眼間的工夫，沙千燈下盤錯節痲筋，痛苦不堪，寸步不能移。

「擒拿第一手」項釋儒以及「鷹爪王」雷鋒的後人，畢竟不可輕侮的。

可是沙千燈還有一雙手。

他一雙手，發出了兩柄刀。

在這樣的短距離下，沙千燈照樣可以發刀，確有過人之能。

但是唐朋也是暗器的第一流高手。

她發出了兩顆石子，碰開了兩柄刀，飛落入瀑中。

沙千燈怪吼一聲，他現在知道這幾個少年人的份量。

可是巳經遲了。

蕭秋水的劍巳經到了。

他一刀就捉了出去。

蕭秋水擋住了他，唐朋的暗器，射不到。

至少他要把蕭秋水殺之於刀下。

但是蕭秋水的劍變了，他一柄劍變成了千百把劍點。

「漫天風雨」。

浣花劍派三大絕招之一。

沙千燈只有一刀，同時也是致命的一刀。

眼看這一下就要同歸於盡，這同時突然出現了。

這人撲到蕭秋水身前，那飛刀就沒入了他的胸膛。

可是他巳刺出了一劍！

這一劍直貫穿了沙千燈的咽喉！

同時間，蕭秋水的劍也到了，沙千燈的身體被刺了上百個洞。

沙千燈慘叫，倒下，倒在那血漿一般液體上，立即又彈跳慘嚎起來，全身發出腐臭的焦味，竄彈了幾下，便翻落入瀑布中，直掉落入黃果飛瀑中，粉身碎骨。

× × ×

沙千燈慘叫的時候，也就是蕭秋水發出一聲大叫的時候。

中刀的人是鄧玉函。

左丘超然放開了沙千燈，扶住了鄧玉函。

鄧玉函臉如白紙，又忽泛紅潮，在水霧中咳嗽起來。

左丘超然扶住鄧玉函，放在他胸前及背後的手都濕黏黏的，都是血。

左丘超然是觸及，蕭秋水是看到，他們的心都在抽痛着，唐朋掠至，忍不住驚呼了一聲。

鄧玉函刹白着臉色，沒有說出任一句話，深深地看着蕭秋水、左丘超然、唐朋，一直掙扎着，噏動着嘴唇，却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終於緩緩地閉上了眼。

永遠地閉上了眼。

左丘超然扶着逐漸冷却的鄧玉函屍體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蕭秋水別過臉，面對黃果飛瀑，天也雨濛，地也雨濛，天地雲雨涼如水，逝者如斯夫，老三，老三，你就這樣走了麼？

——玉函，我要替你報仇。

——唐柔，我在喚你你知不知道？

× × ×

鐵星月什麼都不知道，他的一雙拳頭，在瀑布巨响中依然虎虎可聞。

他巳中了三劍，可是孔揚秦不敢捱他一拳！

有一拳自他額頂飛過，打在堅石上，石頭粉碎，鐵星月的拳頭又「呼」地轉了過來，對準他的胸膛猛擂！

孔揚秦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敵手。

更令他心魄俱悸的是邱南顧的「蛇拳」，他出劍，邱南顧便攻他腋下的「攢心穴」，他收劍，邱南顧居然踩他的脚趾！

孔揚秦可以在水中運劍，這是一絕，更可以心分二用這是二絕！

他的劍如雪，忽裂爲二，左右兩片雪光，還是迫住了邱南顧與鐵星月的攻勢！

鐵星月打得急了，忽然把上衣一脫，露出精壯的身軀，在瀑布飛濺中，愈打愈神勇，居然雙手抓住孔揚秦的劍，用力一拗！

要是別的凡鐵，早給鐵星月一指捏斷了，但這是「白鍊分水劍」。

劍依然不折，但是彎了。

孔揚秦臉色也變了。

忽然一道水光飛來，在水氣漫霧中，孔揚秦看不清楚，也不在意，但這一道水打在他臉上，臉上熱辣辣的一陣痛，兩隻眼睛幾乎睜不開來。

那一道水是唾液，邱南顧的口水。

邱南顧在這刹那間，趁機遊身而上，一招「蛇竄一竅」，擊打在孔揚秦脇上！

孔揚秦狂吼一聲，退了五六步，邱南顧一招得手，再要迫攻，忽然劍光一閃，大叫一聲，急中生智，一跤跌下去，僥是跌得快，肩上還是被劃中了一劍！

只見孔揚秦閉着雙眼，手上兩道白鍊，上下遊走，迅若游龍，招招都是要害。

原來這正是孔揚秦的「三絕神劍」絕招之三：目不能視，但毫不影响劍法的發揮。

這兩道劍光，一道迫住了邱南顧，但對鐵星月那一道，因巳被鐵星月拗彎了劍，所以發揮較不自如，反被鐵星月的勇悍迫住了。

三人打得難分難解，瀑布怒吼，飛雨濺血。

× × ×

忽然之間，邱南顧覺得壓力一輕。

一柄扁平而輕利的劍，封住了孔揚秦的劍勢。

孔揚秦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浣花劍？」

來的人沒有出聲，但出手越來越急，似要立志把孔揚秦攻殺於劍下。

來人是蕭秋水。

他是在憤怒中出劍。

他的劍運舞起來，所有的水珠都變成了他的劍花，浣花劍把水珠串成點點飛劍，在月色下，如神龍吐珠，游龍吸水一般，刹是好看。

不單好看，而且招招俱是殺着。

孔揚秦奮力抵擋着浣花劍勢，但是邱南顧却趁機攻了進去。

孔揚秦又是驚恐，又是憤怒。

驚恐的是沒料到這幾個年輕人，有如許卓越的武功，以及勇悍的胆色，憤怒的是沒料到沙千燈沒有擋住他們。

他一招暗算不成，便亮出來說話，有意激怒注意，吸引對方的注意力，好讓沙千燈一刀得手；他們本來以爲以他們兩大高手之力，合力對付幾個小輩，實在是綽綽有餘了。

他不知道沙千燈巳經死了。

× × ×

蕭秋水一加入戰團，浣花劍法便控制他的三絕劍法，而邱南顧便攻了進來，鐵星月也加強了攻勢。

不能再打下去了：孔揚秦全身都濕了，也不知是雨還是汗！

他大喝一聲，雙劍飛出！

鐵星月一拳砸開飛劍，慢了一慢，邱南顧矮身避開飛劍，頓了一頓：孔揚秦長空而起！

打不過，便要逃！

水霧迷漫，他衝入霧中。

忽然感覺雙腿一緊，一名青年巳抓住他足踝，如鐵鎖一般緊實！

他一扯不脫，正待出刀，但忽然全身熱辣辣的陣痛，難道，難道霧雨也有刺？

他才想起唐朋——這兒有一位唐家的小姑娘。

而且唐門還有一種著名的暗器：就叫做「雨霧」。

他猛然想起，意氣一萎，正在這時，厲芒一閃，長空劃起半道弧形，直閃入他的腹中，飛貫而出！

蕭秋水的劍。

「長虹貫日」。

浣花劍招三大絕招之一。

× × ×

「鐵腕神魔」溥天義是死在蕭秋水這一劍招下的。

「三絕魔劍」孔揚秦也是。

孔揚秦連人帶劍飛落黃果飛瀑中。

這一代劍手死時畢竟有兩柄絕世的寶劍——白鍊分水劍與扁諸神劍陪葬。

× × ×

過鷄足山，掠祝聖寺，到了南盤江，亦即古牂牁水，就是濛江之所在。

——玉函，你死得慘。

——唐柔，我要替你報仇。

風和日麗，蕭秋水一行五人，到了盤江。

貴州居中國西南的中心，地勢高峻，拔海一千公尺上下，大部是由石灰岩構成的高原。境內山嶺崎嶇，峯巒重疊，是一個典型的山地。

一方面是由於褶曲、斷層和侵蝕的影响，形成了所謂「地無三里平」的現象。

境內河水湍急，大部分橫切山脈，形成一系列縱深五百到一千公尺的大峽谷。。河床高低不平，落差極大，所以出現許多激流與瀑布。

河水流經的地帶，有時由溶洞流出地表，成爲明流，有時又流進溶洞潛入地底。因此，這些天然的因素，也造成了貴州的山嶺、河谷、丘陵、盆地間的峻奇美景。在紅水河南盤江地帶尤然。

× × ×

蕭秋水心中很難過。

藍天白雲，水暖風寒，到處都像有鄧玉函的影子。

鄧玉函一路上跟他們一起來，可是到了此地，却失去了他……（未完）

「劍仙列傳」故事之二

崑崙七子

蕭逸・文　子成・圖

前文提要：

前文書至杜鐵池・梁瑩瑩與方紅，佟飛燕在雁蕩後山交手，雙方相持不下，由於方紅志在杜鐵池，務欲得之而後快。於是不惜使用「百花迎春追風毒散」攻向對方，杜、梁兩人立即中毒昏迷，方即挾杜駕遁先而去。返到巫山，杜被安置在一密室裏，及至醒來，却不知置身何處，正欲破窗逃亡，發覺方紅已姍姍而入。方紅進來後，對杜百般挑逗，諸多引誘，但杜不為所動，凜然峻拒。方這時慾火焚心，正要強迫杜就範之際，却傳來一個女子的笑聲，頓時使方、杜愕然……

淫婦施妖媚　鐵池心如鐵

方紅原是半閉着眼睛，一臉的淫蕩，全身的懶洋洋勁兒，賴在杜鐵池身上撒嬌，乍然聽見了這聲女子笑聲，由不住大吃一驚。

當時等不着杜鐵池動手，倏地身子一翻，飄出丈許以外，身子才自站定，即見室外紫光略閃，現出一個年方二十，長身玉立，較之方紅，並不絲毫遜色的妖嬈女子！

這女子一身紫羅長衫，左手托着一個青玉淺盆，腰上紮着一根白玉束腰，却將原本就甚細的腰肢，束得更為纖細可人！

這時，她一隻腿跨在室內，一隻腿尚在門外，右手遞出來，拿着那道閃有七彩奇光的光柱，笑哈哈的道：「怎麼着紅姐不歡迎麼？」

方紅想不到會在這個節骨眼上；來了外人，心裏好不掃興，臉上老大的不得勁兒，就手向着牆上骨鏡指了一指，光華頓隱！

紫衣少女這才欵着蓮步，輕輕邁進！杜鐵池雖不曾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，問心無愧，只是此時此刻，總是感覺着大大不是滋味。

紫衣女子進得屋來，先自把一雙眼睛，咕嚕嚕在杜鐵池身上轉了幾轉，這才瞟向方紅一笑道：「我說在前面看不見妳呢！原來妳……」

方紅挑了一下眉毛，臉上訕訕的道：「十妹，妳這是幹什麼來的！我可沒請妳呀！」

被稱為「十妹」的紫衣女子似乎在第一眼看見杜鐵池時，心裏就動了邪念，那雙眼睛可就怎麼也離不開杜鐵池身上左右，嘴裏雖是在與方紅說話，眼神兒却情不自禁的飄向杜鐵池！

這番妖態，瞞得了別人，如何瞞得過老於此道的方紅，頓時面起紅潮，為之醋勁大發！

「十妹——」她大聲嬌嗔着：「妳給我放老實一點！」

被稱為「十妹」的紫衣少女，被她這麼一嚷，才便猛然警覺，倏地後退一步，手裏的青玉碗，顫了一下，差一點脫手墜落！

——她可也不是省油的燈！平素在姐妹行裏，若談恃寵論嬌，鋒頭可比方紅不在以下！

現在當着人前，被方紅這麼一叱，臉上可有點下不來，當時細眉輕輕一挑，面現薄紅道：「怎麼啦，紅姐，我可是好心給妳送點心來啦，伸手還不打笑臉人呢！要是不歡迎，我們這就走人就是啦！自己姐妹，也犯不着翻臉不認人呀！」

說完擰腰拿腿就走！

方紅原是恨對方來的不是時候，生了一肚子悶氣，只是却也知道這個人開罪不得，倒不是自己怕了她，而是怕她在老頭子面前走了口風——

固然佟聖對各妻妾，多採放任作風，不太管束男女之事，只是如果有人存心搬弄，後果可就難以預測，更何況杜鐵池聲言出身正派名門，更是犯了佟聖召告各妻妾門下的大忌，一個追問下來那還得了！

這麼一想，方紅那裏還硬得起來！當下見紫衣女子要走，忙上前拉住她

，強作出一副笑臉道：「唷——我的好妹子，怎麼回事，給妳們開個玩笑都輸不起呀！」

紫衣女子那裏是真的想走！不過是故作姿態罷了，這時承方紅這麼一拉，還不就借個台階兒下來。

她這裏媚眼輕乜，明是看向方紅，暗地裏却是掃向杜鐵池！

似笑不笑的地挑動着那算彎彎娥眉。

「這麼說，可是妳要我留下來的囉？」她眉飛色舞的笑着道：「好吧，反正我也沒事，就陪你聊聊吧！」

一面說，却就在一個舖有獸皮的玉石頓兒上坐了下來，却把手裏的綠玉蓋碗放置在面前玉几上！

「九尾金蜂」方紅見她真的坐下來，却又不禁有些後悔悵然！

當時呆了一呆，才強自作笑道：「妳是送什麼點心來啦！還用得着妳親自跑一趟！」

紫衣女子一笑道：「是老頭子的好心，說是園子裏栽的『藍田玉實』熟了，百年才得一次，命我每房裏送上一顆，一共是十二顆，說是吃了能駐顏百年，我特意着法，將這些玉實蒸透了，用百花春蜜露淋過一回，自己先吃了一個，因與妳特別要好，才挑了一個最大的，親自給妳送過來——」

頓了一下，她那雙不老實的眼睛，又向着杜鐵池飄了飄，嬌笑了笑：「想不到來的還真巧，碰見了妳這裏還有客人！」

方紅聽她又提到了這碼子事，趕忙漫嚶一聲，想就此打岔，把這件事岔開。

可是來人，論道行不見得如她，要說是講女兒家那些底事心眼兒，可比她還要強上三分！

她這裏不容方紅瞎打岔，可就單刀直入的瞧着杜鐵池道：「真格的，這位相公姓什麼叫什麼呀？」

方紅怔了怔道：「這——？他姓張——是……？」

杜鐵池巴不得在這當中挑撥離間一下，製造一些事端才好！

當下聆聽之後，冷笑一聲，道：「我乃七修真人末世傳人杜鐵池，是被她用頭上玉花迷倒，強行擄來此地，妳這女子又是那個？」

方紅臉色一紅，笑向紫衣少女道：「妳聽聽，這傢伙口口聲聲說他是七修真人門下，簡直是胡吹亂哄，是我氣不過，才把他帶來這裏！」

紫衣少女鼻子裏曼哼一聲，先不答理方紅，却把那雙勾魂攝魄的眼睛注向杜鐵池！

「你說的可是真的？」

「當然是真的！」杜鐵池冷笑道：「不相信妳且把佟教主請來，我自會與他對答！看他信不信？」

「這個……」紫衣女子臉上起着一抹笑靨：「我看還用不着……姐姐，妳說犯得着麼？」

方紅心裏頓時像着了一拳似的！

她清楚的很，對方這個騷狐狸，分明已向自己剖明了心跡，是存心在索價還價了——

這可是要緊關頭，自己要是再不鬆口，可就迫使她挺而走告教主之一途！

只要她在老魔佟聖面前透上那麼一點口風，略微挑弄一下，這件事可就砸完了，非僅如此，就許還說不定為此為自己落下了殺身之禍。

有了這番認識，方紅儘管是一千個一萬個不甘心，可也不敢口頭上得罪！

當時她格格一笑，道：「這點事那能驚動他老爺子，妹子，妳說是不是？」

紫衣女子一笑道：「我也是這麼說嘛，只是——」

「九尾金蜂」方紅笑道：「妹子妳對我好，姐姐心裏有數，就拿這碗『藍田玉實』來說吧，別屋裏妳都不送，單往我這裏送，我心裏還能沒有個數兒麼？妹子，妳放心吧！妳的心我清楚的很！」

紫衣女嬌哼一聲，那雙桃花眼・在杜鐵池身上轉動了一下，轉向方紅道：「妳真的知道我的心？」

方紅要依着平常性子，早恨不能臭罵她一頓才叫出氣，可是現在她也只有百事共全。

當下點點頭道：「我當然知道，妳的心不跟我的心是一個樣麼？」

這句話倒真說到了她心眼兒裏，紫衣少女笑得眼睛瞇成了一道縫！

她笑着說道：「這就對了，我果然知道，姐姐妳最疼我，——要說起來，姐姐妳的眼光還真不賴——好吧，我這就不躭擱妳的好事了！」

說到這裏，低頭笑了一聲，姍姍站起來，一直走到了杜鐵池身前站定。

「小夥子你剛才說你叫什麼來着？」

「杜鐵池！」杜鐵池冷冷笑道：「我剛才已經說過了，妳們如果現在放了我，以前的事可以一概不論，要不然哼——只怕到時候後悔無及！」

紫衣少女妖嬈的笑道：「好硬的嘴呀——小子，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？」

杜鐵池道：「百花教又當如何？」

「你知道就好了！」紫衣少女嘻嘻笑道：「我們百花教可是天不怕地不怕，怎麼，你來到這裏，有我這個多情的姐姐陪着你，你還不樂意！別不知足了……」

杜鐵池剔眉瞪目道：「無恥賤人，妳胡說些什麼？再要口出不遜，可怪不得我手下無情了。」

紫衣女嬌聲一笑，後退了幾步，看看方紅道：「好厲害的小子，妳倒是管不管呀！再不，姐姐妳就先把他交給我，三天以後我再給妳送回來，保險叫他服服貼貼，百依百順，怎麼樣？」

方紅冷冰冰的道：「這個我也會，妹子妳有事就先請吧，我也就不留妳了！」

紫衣少女臉上一紅，挑着細長的眉毛道：「好吧，一刻千金，我也就不躭擱了，妳說話可要算數——我走了！」

一面說，却又把那雙桃花眼最後在杜鐵池身上轉了半天，才吃吃笑着向門外步出！

方紅巴不得她趕快走，見狀忙自後送出！

紫衣女又附在她耳邊小聲說了些什麼，只見方紅臉上青一陣白一陣，樣子是極不自然，可是却仍然強自作出一副笑容，點頭敷衍着。

紫衣少女這才依依不捨的看着杜鐵池，香肩輕聳，化爲一道灰白光華，電捲而逝。

「九尾金蜂」方紅看着她遠去的背影，獰笑切齒道：「不知死活的賤貨，早晚我要妳死無葬身之地！」

說着回身，伸手向鏡面上一指，重新設下了門禁，這才含笑轉向杜鐵池，作出一副妖媚姿態！

杜鐵池由二女對白裏，早已洞悉了她們用心，心裏大生警惕！

這時見狀，冷冷一笑道：「佟教主乃是宇內知名的前輩仙人，妳却不可壞了他的門規！我勸妳還是死了這條心吧！要不然……」

要不然到底又能怎麼樣，他却也說不上來，心裏一時眞是懊喪透了！

「九尾金蜂」方紅聽了他的話後，巧移蓮步，緩緩走到了他身邊笑道：「你老是提那個老鬼幹什麼？多煞風景！他才管不了我呢！你這個人看上去怪機靈的，確是討人喜歡，我給你取個商量好不好？」

杜鐵池冷笑道：「我們有什麼好商量的？」

方紅看着他「噗哧！」一笑，却在面前玉榻邊上坐下來，一面拍着身邊道：「過來，坐下，我跟你說！」

杜鐵池道：「我站着聽也是一樣！」

方紅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小冤家！你可眞會磨人！好吧，我就跟你實說了吧，這裏百花教百里內外，都設有厲害的禁制，外人就算是一等一的金仙，也休想擅越雷池一步！來了就更別想擅出一步，所以，我先提醒你，不妨死了再想出去的這條心——」

杜鐵池冷笑不答。

方紅淫蕩的笑着：「你也不要夢想能見着佟教主，他會殺你，事實上就算他知道，也不會管這件閒事—所以，我要是你呀，就不妨乖乖的聽話！留在這裏，姐姐我絕不會錯待了你！」

臉上帶着一抹微笑，她姍姍站起來道：「怎麼樣，你可聽進去了？」

一直走到了杜鐵池身邊，她手叉着腰，笑哈哈的道：「你是聰明人，豈能連這麼一點道理也不懂麼？看起來你雖有仙緣遇合，却是入道不久，只要你順從了我，今後閑下來不但我可以教你——而且有機會還可以把你介紹給佟教主，他一定會喜歡你，假使眞能拜了佟教主爲師，你說你還愁什麼？這眞是天上掉下來的福份，打着燈籠你也沒處去找呀，是不是？」

杜鐵池早已看出了此女的淫蕩，只是如今自己法寶盡失，又在他的控制之中，只能暫時忍耐着，以便隨機應變！

這應想着，心裏的一口怨氣勉强下去了一點！

「方道友——」他語氣平和的道：「我實在不懂妳的意思，妳可以說清楚一點麼？」

方紅聽他對自己居然改了稱呼，似乎不再敵視，不禁頓時笑逐顏開，一時眉飛色舞，顧盼傳情——

「你眞的不懂？」

「我不懂！」

「好吧！」方紅笑道：「那我就告訴你……我這『翠碧軒』裏只有女主人沒有男主人，你明白了吧，我的意思是想你留下來……」

杜鐵池雖然早已想到她對自己心存不軌，却是沒有料到她竟然這般毫無忌諱的說出來，聆聽之下，心裏着實吃了一驚！

「方道友你這話可說錯了！」

杜鐵池冷冷的道：「我乃七修門下弟子，豈能從妳幹這些無恥勾當？我勸妳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的好，妳如能即時悔悟，將我法寶還我，送我離開，我將感激不盡，說不定尚能爲此消除一場刦難，否則的話，必將爲此引發一場浩刦，妳又居心何忍？說不定我一干道友此刻已然出動，百花教雖然防範週密，到底邪不侵正，只怕那時悔之晚矣！貴教教主又豈能與妳干休？」

這番話雖是盛氣而出，但是訴說的確也實在！

「九尾金蜂」方紅聽後臉色微微一變，似有所悟，可是當她那雙眸子注視向杜鐵池時，却又「色令智昏」，由不住臉上又帶出了那種淫蕩氣質！

當時嘻嘻媚笑道：「小兄弟，謝謝你的這番忠告，話嗎倒是兩句好話，只可惜姐姐我聽不進去！」

說到這裏粉上頰驀地飛起了春情萬種！身子向前走近了幾步，目波送嬌的道：「哼——像你這樣嘴硬心軟的小夥子，姐姐我可見過的多啦！」

一邊說，一邊向着杜鐵池身上偎了過來！

杜鐵池大吃一驚，怒叱道：「站住——方道友——妳當眞執迷不悟麼？」言罷，忙自向後退了一步，厲顏看向對方！

「九尾金蜂」方紅淫念一起，那裏克制得住，當下嬌軀半倚，妙目送情，一聲輕笑道：「得了吧小兄弟，在姐姐面前，你也就用不着假正經了，剛才在雁蕩你跟那個無恥小賤人是怎麼來着？——還當我沒看見！這會子在我跟前又撇的是那門子法呀！」

雙臂一張，陡地向着杜鐵池身上抱過來！

杜鐵池足下一閃，飄開一旁！

方紅居然抱了個紅，杜鐵池心中一急，默憶「挪身換景」之術，陡地向窗外閃出。

可是他身子才騰起一半，即見由室內高懸的那方古鏡上，倏地暴射出一道紅光來！

這道紅光似乎旨在觸發籠罩在整個房舍的那層禁制，是以乍吐即收，却見窗外白光閃了閃，杜鐵池身形方待掠出，即似爲一種極大的反彈之力將身子反彈回來！

去勢急，彈回來得更急！

杜鐵池身子重重的撞在了壁角上，差一點摔倒在地！

方紅吃吃笑道：「傻小子，這是沒有用的，就算你脫開了我這『翠碧軒』，這裏裏外外，怕沒有千百道禁制，你又怎得脫過？我勸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！」

杜鐵池見她執迷已深，脫逃無望，對方步步進逼，不禁心裏大是憂急——

當下斷喝一聲道：「無恥賤人，妳到底想幹什麼？」

「想呀——嘻嘻——想呀——嘻——你眞不知道麼？」

說着香肩輕聳，上身雲披陡地自行脫過！

杜鐵池忽然發覺對方披肩內僅僅穿着半截紗衣，酥胸雪肌，半隱半現，即連下腹隱私亦有呼呼欲出之勢，他自幼潔身自好，雖活了二十多歲的年紀，却從未曾接觸過女色，自是更不曾目睹過這般色相。

當下心中怦然一驚，忙自收斂心神，冷笑不語！

「九尾金蜂」方紅上身雲披既去，嬌軀輕旋，婆娑起舞，舞動時褻衣盡去，全身畢露，酥胸輕顫，玉腿翻飛，粉彎雪股，即連銷魂私處，亦陳眼底。

方紅本來就騷媚入骨，年歲既不大，又生得一副好身材，面貌雖非絕美，却別具媚俏之姿，此刻全身赤裸，露着羊脂般細白的肌膚，再着意的一番做作，看上去眞別具惹火之勢——

杜鐵池雖然身具異稟，到底入道不深，加以前世功力尚未恢復，乍睹此極色之態，由不住一陣心旌搖蕩，頓時面飛紅潮，心頭忐忑不已。

他身軀微微一幌，即在一方玉几上坐了下來。

方紅睹狀私心大喜，一聲嬌笑，玉體急轉，舞興更加惹火——

一時之間香光繚繞，乳波臀浪，妙趣叢生！

杜鐵池心中大驚，暗忖不好，忙自收斂心神，却因着相在先，心中大生困擾，

方紅由對方表情裏已看出了他的窘迫，自以得計，心中大喜，當下更加放浪形骸的熱舞起來！

只見她將一具羊脂般的玉體，旋風似的圍着杜鐵池團團打轉，一雙凸出的乳峯，近到幾乎觸及杜鐵池臉上，霍地嬌呼一聲，整個玉體倒豎而起，成了頭下脚上之勢！着眼處，幾有驚心動魄之勢。

那婦人更有許多做作，無不淫艷絕倫，休說杜鐵池是血氣方剛的一個少年，即使你是金剛鐵羅漢，稍一把持不住，亦不免古井興波。

這番極色景像，只看得杜鐵池熱血沸騰，遍體生熱……

此時此刻，只稍一把持不住，必致毀身置萬刦不復之境，猛可裏機伶伶一連打了幾個冷戰——

杜鐵池暗道了聲：「不好——」

只覺得熱血沸騰的軀體裏，生出了一番異動，不知覺間，身子已離座站起！

然而，他畢竟定力超人，三世修爲，慧根極深，此世功力雖未能完全恢復，但本命性光已完全回復，況乎七修洞府三月面壁，更悟出石壁上高奧玄理，復得拜飲靈石仙乳，一切福澤，幾非尋常修道人所能望其萬一，只是造化不同！

值此惹火極情關頭，總算他慧根不失，陡然興出了一番警惕——

當時强自鎭定心神，深吸一氣，內盤九轉，深深嚥入丹田！

頓時，即覺出濯身冰泉，那綺麗思潮，澎湃怒血，頃刻間消失了大半，方行站起待將撲上的身子。又不禁緩緩的坐了下來，自此眼觀鼻，再也不敢向對方瞧上一眼。

「九尾金蜂」方紅眼看着對方已爲自己幻起春情慾火，只待身子撲上，即成好事，心裏正自由不住狂喜，却料不到在危機一瞬間，對方竟又似變了個人兒似的，由他神色上看來，分明定心極堅，簡直較諸尋常得道極深之輩並不遜色！——

這番轉變，簡直令方紅難以臆測想像，一番熱情慾火，轉眼冰消大半，自是失望之極！

須知方紅，既爲老魔佟聖愛妾，自非無能之輩，況乎這「百花教」裏，開宗明義的第一課，即爲男女性修，陰陽採捕之術。

方紅身爲「百花教」中心人物，伎倆曷止於此？

杜鐵池越是定心堅實，在她眼中也越是難能可貴，也就越加的不肯中途罷手，必欲佔爲已有而後才得甘心！

轉眼之間，杜鐵池已似換了個人！—他此刻，雙手互交「龍」「虎」，心中默憶石壁定心坐相，只在將定未定之間，亦不免心情旁騖！

「九尾金蜂」方紅眼風何等銳利，一看之下，即覺出對方生具慧根，仍是依賴先天定力，才得强收慾火，並非是領悟了什麼却魔心法。

有此一見，慾火再興。

當時嬌軀一折，俏立一側！

她手扶纖腰，格格一笑，道：「冤家，想不到你小小年紀，竟然有此定力，實在是不賴，只是姐姐我看上了你，就算你是金剛鐵羅漢，也休想跳出我的手掌心——不信你就瞧瞧！」

話聲一落，玉肩輕幌！

眼前「波！」的響了一聲，冒出了一片彩色烟光，即見身前的「九尾金蜂」方紅，突然間變成了三個。——三個同一模樣的方紅，各自赤裸着羊脂般的玉體，俏立在杜鐵池左右。

杜鐵池那裏知道，這種「身外化身」的微妙，心方駭異，異一動神，即爲三個色身所幻化的魔頭緊緊吸住！

妖姬方紅原具色姿，此刻又以全身赤裸，曲綫玲瓏畢露，更具勾魂盪魄之姿，妙在那三個色身，雖是同樣的一個方紅，却有三種不同姿態，面面俱觀，各盡妖姿冶態，舉手投足，更是無限銷魂。

杜鐵池原已收心，只須憶及石壁圖解，略一定神，即可無憾！

不料此刻目睹方紅化身，動了好奇之念，只一留神，遂與對方魔相以可趁之機，頓時感覺出心神一陣恍惚，眼前又將不妙。

眼看着方紅那三具赤裸玉體的色身，霍然同時向後一翻，香光略閃，景相又自不同，原先三具赤裸的色身，頃刻間又化爲六具，緊接着六生十二！

一時間羣玉環繞，美腿如林，臀波乳浪，較諸先時更有奪魄之勢。

杜鐵池方自收攝的心神，不禁又爲之搖盪起來，心中正自恐慌，突地，身邊却響起了一種細若蚊蠅的女子聲音！道：「杜相公，萬萬不可驚慌，快請盤足坐好，聽我吩咐！」

聲若蚊鳴，如非在他耳邊響起，簡直

聽它不清。

由於事出倉促，杜鐵池簡直無從思考，遂即直覺的遵言行事——

他方自依言盤膝坐好，身邊上那位女子聲音又道：「對了，相公仙風道骨，當非常人，想係入道不久，可速定神，心思降魔七字眞經，氣引不發，即可無慮！」

杜鐵池雖不知道這傳音女子何許人，却知對方實無惡意，是可認定。

當下忙即依言行事，那降魔七字眞經，早由瑩瑩所借贈的「靑城秘笈」上熟讀，被她一提，當時憶起，忙自放心內誦。

果然，這麼一來，頓時湊生極效！

眼前方紅之諸多色相化身，雖然不變，但是杜鐵池內心却能迅速收定，如古井不再興波！

他原是具有非常慧根之人，定悟之力皆高人一等，那女子傳音，不過突然啓發了他的自警與靈性，一經觸通，遂即不再受惑，一任眼前方紅諸多幻像，冶艷蝕骨，亦休想再使他爲之心動。

杜鐵池遂引氣導行，一週天後，意志亦堅！

「九尾金蜂」方紅原以爲此番施展之下，對方一定承受不住，勢將墜入自己計算之中，那裏料到情況大非如此，看來對方非但未爲所動，意志竟是更爲堅强，大有「泰山崩於前而不潰，麋鹿出於道而不瞬」，自己平白施展了半天，對方直似老僧入定，形若未睹！

她這裏刻意的又施展了一回，億是施出了渾身解數，亦不見半點功效！

再看對方盤膝握固，抱元守一，咀角輕動，一聲聲輕誦不已，細察其出口，反覆七字，不禁頓時明白，心內旣驚又怒。

當時再也忍受不住，嬌叱一聲，十數個身外化身，同時向後一個快翻，彩烟猝現，幻影立失。

瞬眼間，只是剩下了赤裸裸的本體！猶是孤身一人！

「好你小子！」方紅目注着他，咬牙切齒的道：「你提防着姑奶奶我的吧！」

忽然眸子一翻，像是猶不死心，又改作笑臉，巧移蓮步，一直走到杜鐵池跟前，伸出一隻纖纖玉手，輕輕的在他身上一拍——

「唷——你倒是看看我呀！」

杜鐵池目光一啓，忽然耳邊响起前聞之女子異聲道：「小心妖婦之勾魂攝魄大法，千萬不可注視她的眼睛！」

杜鐵池聆聽之下，心生警惕，目光雖然抬起，却只在對方臉上打轉。

方紅身子一轉，嚶然一聲，在他膝上坐了下來。

杜鐵池心中一驚，正待舉手向她身上推去——

不意他手方抬起，耳邊却聽到那女子的聲音道：「不可——」

他的手已經抬起，不禁頓時止住！

「妖婦練有三尸陰火！」那位女子異音道：「相公你如果手心一經觸她胸前三處穴道，就可能被她身內陰火侵入，情形就只怕不妙了！」

杜鐵池手已舉起，却又不由自主的慢慢放下來。

方紅原係練有極具威力的三尸陰火，這種功力乃係與異性交媾時，採集兩性春情之火，而輔以本身之陰煞經三年始成，自是威力可觀，除了具有威猛的敵對價值以外，尤其具有激發少年之春情異功，一經中人，如醉如痴，欲仙欲死，如無兩情交媾之發洩，勢將狂嘯不已，內焚骨髓而死，端的是至陰至毒，不可思議之極！

「九尾金蜂」方紅功力顯然尚未練成十分火候，否則可自七竅內放出，一經中人，即可產生上敍之效果！

雖然如此，猶然不可輕視！——

那「三尸至陰之火」，在她身體裏，已粗具成形，平時拘限于「氣海」「腹哀」「太乙」三處穴道之內，這三處穴道事實上，也正是觸發陰氣起源之地。

方紅功力雖未臻十成火候，却也有六七成功力，所欠缺者惟平素採補之陽火不足，不足以一上來溝通本身極陰，發動攻勢而已！

可是一旦能適時接觸異性，或經有道基之異性命陽觸及上述之三處穴道時，情形可就大大的不同，即可借對方元陽之火點燃陰煞，發出所謂的「三尸極陰之火」！方紅原以爲對方即算是定力再堅，一經着了自己三尸陰火，萬無不聽從自己任意擺佈之理！

那裏知道，就在對方手掌已經抬起，待向自己身上推來之一霎，竟然却又中途停住放下！

這番舉止，大悖常情，莫怪方紅爲之怦然一驚！

杜鐵池手方放下，那耳邊女子傳聲又道：「相公趕快以雙掌，拍按妖婦之一雙『章門』穴道，即可降其盛起之陰火，可保相公暫時不爲其所害！」

事實已證明，暗中這個傳聲女子確係一位善心人，旨在維護杜鐵池安全以抗衡方紅——

聆聽之下，杜鐵池毫不猶豫，雙掌同出，猝然向方紅赤裸身上之一雙「章門穴」上按去！

方紅原就坐在杜鐵池腿上，抬手可及，加以她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對方竟然會向自己這處穴道出手，簡直連閃避的餘地都沒有。

就在她訝然一聲驚呼裏，整個身子已被杜鐵池雙掌推得跌倒滾翻出去！

休看方紅一身玄功異術，奈何被杜鐵池所擊中之處，正係所練陰煞穴口，一時之間，不禁痛得她花容失色，全身抖顫一團！

事出突然，就連杜鐵池也大出意外！

如果此刻，他果眞狠下心來，只須上前向對方出手，即不難置對方於死地！然而他却是居心忠厚，乍見此情景，非但不思向她下毒手，反倒興出一些同情，呆得一呆，簡直不知如何是好！

方紅只痛得冷汗淋淋，赤身在地上打了個滾兒，抖顫顫的由地上站起來。

她面色慘變的指向杜鐵池道：「好……你個小寃家……居然對我下這個毒手，你看我饒得了你……」

邊說邊自踉蹌後退，玉體半斜，倒坐在玉榻之上，隨着手勢微撩，赤裸的軀體上，已着好了一襲羅衫。

她兩手按向一雙「章門穴」上，又過了片刻，才似强行忍住了剖心般的痛苦。

那張原似三月桃花般艷麗的臉上，這時看上去竟似着了一層寒冰般的慘白。

「你怎麼知道我的練門在這裏？」她無限疑惑的逼問道：「是誰告……告訴……你的？」

一面說，那雙充滿了無限凌厲的眸子，遂即在室內緩緩轉着——

「莫非是……妳？」她冷笑着道：「十妹，是妳還沒走麼？」

說時玉手平伸，即由其一根纖纖玉指上，暴射出一道血色紅光。

休看那道光華不過手指般粗細，待到一出手三尺遠近，却迅即的化成了一片紅色光華，烟霧般的向整個室內散播開來。

方紅顯然在盛怒之中，她認定了，杜鐵池絕不可能悉知屬於自己隱私的陰煞練門，乃懷疑是方才來此老魔另一愛妾江月華所爲，是以乃施展「玄玉逼魂」大法，決心要迫使江月華現身而出。

也就在方紅指尖紅光方一散播開來，杜鐵池立刻就感覺出一種凌人陰森的壓迫之感。

忽然他身邊即聽見了前聞女子之聲道：「相公……請你救我一救，……快快阻止她……要不然我命休矣——」

語氣裏充滿了痛苦畏懼。

杜鐵池雖不識女子何人，但確係承她之情，逃過了多次難關，衷心對她極爲感激，這時，聞知她一旦蒙難，當然義不容辭——

當下一言不發，即向方紅身邊猛撲過去，雙掌同出，向方紅隔空劈去。

他劍術已成，可知內家功力，早已臻至極點，是時情急之下，更是勁發疾猛，整個房屋在他掌力之下，轟然一聲大震，直似要倒塌下來。

方紅意不及此，顯然一驚，當下信手一抬，收回了指尖血光，嬌軀輕幌，已閃開一旁。

「好呀，」她緊緊咬了一下牙道：「看起來，你這個小子是存心給我過不去了，我不給你點顏色瞧瞧，諒你不知道我方紅的厲害！」

話聲一落，伸手一指，倏地赤鍊一閃，紅光再現。

杜鐵池方自遲移，只覺得身上一緊，已被一根怪蛇般的繩索，高高吊起空中。

那根像似怪蛇般的繩索，其實並不是什麼繩索，只是一根看來凝形的紅色光氣，彈韌之力極强，是以垂吊着的杜鐵池，就像秋千也似的在空中擺動起來。

方紅睜大了眼睛看着他，忿忿的道：「小子，你可要想明白一點，既然你落在了姑奶奶我的手裏，想輕輕鬆鬆的一走了事，可沒有這麼容易，我看你小子火性還大的很，你就給我在上面吊一會吧。」

杜鐵池只覺得那根紅色光帶，緊緊束綑着自己上胸部位，雖是具有强韌的彈性，却是越來越緊，不掙扎尚好，越掙越緊，簡直連呼吸也感到困難。

所倖他已習會了仙家「閉息」之術，即使斷絕呼吸，十天半月也無妨害。

眼前這個方紅的用心意圖已至爲明顯，杜鐵池心中所憂慮的，是深怕爲其色情所乘，此刻把自己吊在天上，倒反而心裏塌實一些。

他旣是逃走無望，倒樂得拖一時算一時，也懶得再與她辯口，當下乾脆閉口不言，理也懶得理他。

方紅見狀更是氣惱不已，只是目睹着對方的豐神俊姿，仙風道骨，硬是惹人憐愛，心裏越愛，腦子裏越是恨惱，却越是不忍下毒手。

這時她目睹杜鐵池被吊在半空，皺眉閉目不語，只以爲心上人必是吃受不住這般痛苦，已陷萎靡不支，心中好不痛惜，只盼望着心上人能够略微鬆口，自己也就與他鬆綁——

當下嘴裏曼吟了一聲道：「寃家，你覺得怎麼了？」

杜鐵池倏地睜開眸子，正要反唇臭罵她一頓，就在這個時候，身邊上却不見了一片噹噹鐘响之聲。

那鐘聲像是距離遙遠，但聽在耳中極爲清晰，彷彿自四面八方一齊傳來，乍聞鐘响，眞不知是如何一個路數，把人嚇了一跳。

方紅聆聽之下，神色忽然變了一變，眉頭微微一皺，向着空中的杜鐵池指了一下，紅光閃得一閃，後者遂即由空中跌落下來，只是身上那根紅色光帶，却仍然緊緊束着。

「教主有急事相召——我去去就來，你先委屈一會了！」說着，他身軀微幌，遂即消逝無踪。

杜鐵池試着掙扎了一下，仍是無法解脫，心中甚是懊惱，忽然他想到了方才傳聲的那個女子，不覺心裏一動！

當下他四面打量了一下，遂即出聲道：「方才是那位道友出聲暗助，杜鐵池感激不盡。」

他雖是出聲發話，可是却難以想像那女子就藏在這間房中，心中擧棋不定，正自費解，忽然身側一般冷風襲過來，使得他猝然間打了一個寒噤。

這陣冷風來得煞是費解，險森森侵人毛髮，與傳說中的「陰風撲面」，倒有幾分相似。

杜鐵池眉頭一皺，慌不迭的把身子轉向一旁：可是身方轉過，陰風再起，依然是撲面襲到，使得他一時間汗毛倒竪，全身上下透體生凉。

「誰？」杜鐵池厲聲道：「什麼人故弄玄虛？」

話聲甫落，却聞得房子裏傳出來一陣抽搐之聲。

清晰的女子飲泣抽搐聲。

襯以透體的陰風，這陣抽搐聲聽在耳朵裏，眞是別具幽森之感。

杜鐵池怔了一下，再次喝問道：「什麼人，你……到底是人是鬼？」

那陣子動人的泣聲，忽然止住，却聞得前次發話的女子口音道：「相公不必多心，……妾身對你絕無半點惡意，只是自傷身世，一時忍不住才悲泣出聲。」

杜鐵池點頭道：「方才承妳仗義相助，杜鐵池感激不盡，旣然仙子就在左右，尚請現身一見，容小可當面拜謝才是！」

女子幽幽一嘆道：「杜相公不必客氣，妾身那有這個福份，能够當受相公的大禮……相公仙風道骨，未來前途不可限量

，小女子何德何緣，居然能與相公有此一面之緣……只求今日之後，相公不要忘懷了我這個苦命人，如能破例援手，使小女子得能還生，此生此世，將永感相公的大恩大德不敢稍忘了。」

杜鐵池心中一驚，禁不住倒抽了一口氣！

他頓了一下，點頭道：「聽妳口氣，莫非妳……是一個女鬼麼？」

「相公？」那女子悲切切的泣道：「小女子乃是一受辱冤魂……如今被方紅法力所鎮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……尚求相公體念上天好生之德，加以援手……小女子有生之年，永不忘相公大恩大德？」

說到這裏，一時忍不住又自放聲悲泣起來。

杜鐵池只覺全身汗毛一陣子發炸，但只是他到底身受道統，更具相當法力之人，略一鎮定，遂即自然。

當下他冷冷一笑道：「既然這樣，妳怎不現出身來與我當面對答，只在暗處儘自哭泣又有何用？」

那女子慢慢收住了泣聲，一面抽搐道：「小女子方才已經說過了，目前被方紅法力所束……除非假手相公召喚……不能任意外出。」

杜鐵池道：「我又怎能召喚妳呢？」

女子忍住悲傷道：「相公有所不知，小女子生靈，現被那淫婦壓在妖旛之上……相公只須運用慧眼，細看紅白兩旛，即能看出一些端倪。」

杜鐵池聆聽下，目光轉處，已看見了交叉在玉榻前的紅白二旛，心中一動，遂走了過去。

果然，就在他身子向前接近時，陰氣益盛。

杜鐵池站定脚步，打量着紅白二旛道：「妳說的可是這兩面長旛麼？」

女子微微喘道：「相公注意，這兩旛之上，共攝有男女生魂二十四具，却莫要弄錯了？」

杜鐵池一驚道：「什麼？二十四具生魂？……妳是說這兩片長旛之上竟鎮有那麼多的鬼魂。」

一面說，他運用慧目，向着紅白兩面長旛上看去，果然目光視處，但見一片黑白雲烟緊緊裹包在旗幟之外，其間更似有點點碧光閃爍不已，心中頓有所悟，斷定所說不假！

心中正自思索着如何應付這兩面妖旛，却聽得那女子聲音又道：「小女子賤名杏兒，原是崆峒門下，只為與這裏的四奶奶交好，前來有事商量，不意為方紅那個賤婦看出我尚是童女之身，是以施法力將我生魂硬與攝取，用以鎮旛……相公只請先將兩旛扶正，口呼杏兒之名，三搖白色妖旛，即可與杏兒見面了！」

杜鐵池點頭道：「我知道了？」

當下遂即走近旛前，伸手抓住了二旛長竿，他本意手到分開，那裏想到那看似輕微的兩面旗幟，却似重有萬鈞，二旛之間更像是有一股力道緊緊互吸着。

杜鐵池運用眞力，心念降魔心經，倏地力分之下，只覺得轟然一聲大响，似乎整個屋舍都為之搖動了一下，耳邊只聽得一陣子鬼聲啾啾，碧光閃爍中，紅白二旛已然分了開來。

女子喜道：「相公竟然有這般神力，是我一時糊塗，這兩面妖旛原是由二十四個男女生魂互吸而結，如無鏡光照射，得悉開啓字訣，是萬萬分不開的，想不到竟為相公神力所開，眞是不可思議了……相公只須搖動白旛三下，口呼杏兒之名，我就可現身，參拜相公了！」

杜鐵池應了一聲，打量二旛頂尖上各有一個把手，像是專為供人握持搖動之用，心中甚是稀罕。

當下不假多想，遂即手握白旛頂梢，一連搖了三下，連呼了三聲杏兒。

頓時間房舍裏起了一陣陰風，碧光閃爍裏，响起了一聲女子悲吟。

即見一蓬墨綠色的烟霧，嬝嬝自旛頂上昇起，却有一個全身赤裸，秀髮披肩的娉婷少女，猝然現身在烟霧之間，一路飄飄直起，待到與室頂相接時，却見自室頂而下，忽然閃出大片紅光。

赤身女子猝然與紅光接觸，登時發出了一聲痛呼，嬌吟聲中，才徐徐的落向地面。

杜鐵池原以為眞是生駐鬼魂，必然貌相猙獰可怖之極，却不曾想到竟然是這般活生生的一個美人胚子。

心中怔得一怔，遂即鎮定的道：「你就是杏兒麼？」

即見那赤身女子已姍姍向杜鐵池拜倒地上。

一股陰森森的鬼氣，直撲眉睫，畢竟陰陽兩個世界，在本質上是不得共存的。

杜鐵池情不自禁的向後面退了一步。

赤身女子拜得一拜。

然後冉冉跪起，却將雙一玉腕抱向胸前遮住雙乳。

她粉頸低垂，一頭秀髮烏雲也似的披散下來，遮住了她那張姣好明媚的面頰。

「崆峒教難女林杏兒參見杜相公。」

一面說着，那林杏兒却又情不自禁的飲泣起來。

杜鐵池訝然道：「杏兒，妳莫非連一件遮身的長衣都沒有麼？」

林杏兒頭垂得更為低下，羞澀的道：「難女衣衫連同色身，都為淫婦方紅鎮懾在教內『六道魔塔』之內，肉袒參見，情非得已，尚望相公恕罪！」

杜鐵池嘆息道：「這又是豈能怪妳——你我初次相見，何必這麼多禮，妳站起來，或是坐下來才好說話。」

林杏兒應了一聲遵命，這才偏過身來，姍姍站起，側身就玉榻一角坐下來。

杜鐵池嘆道：「林杏兒，方才承妳出聲示警，才免得我為方紅所乘，實在說：「我倒應該向妳敬謝才是。」

林杏兒道：「相公神仙之質，仰視彌高，即或一時為那淫婦魔法所乘，最終，也必會有所自悟，不至受害，眼前一時之困，料必不久當可脫困，自由，這是一定的。」

杜鐵池聽她這麼一說，心裏不禁甚是高興，道：「眞的麼？妳怎麼知道？」

林杏兒道：「相公自身也許尚不自知，難女却是看得甚為清楚。」

「妳看見了什麼？」

（未完）



長篇武俠故事

臥龍生・文
子成・圖

幽靈四艷

前文提要： 前文書至桑木道長奉了仙女門門主青蓮子之命，率領了風塵三俠及黃鎮山等四人，前往水月軒去殺人，他們一行五人，到達了水月軒，遇見金陵四英陶琪，侯瑜……等，桑木本來想勸四英馬上離開，免致雙方動武，但為四英所拒，於是動起手來，陶琪首先發動，暗算鐵大鵬，並以鐵作擋箭牌，任天豪迫得全力攻陶，傷陶一臂，救回鐵後，桑仍然苦勸四英離去，四英正在不決時，而五刀莊神刀五傑突然出現，挑戰桑等，桑似有難言之隱，非但不願相鬥，反而也勸告五傑與四英離開，以免造成一樁憾事……

幽靈遽出現　宅第變屠場

鐵大鵬道：「就私情上而言，咱們欠了桑木道長一份人情，但就武林大局而言，咱們却又不能因私情，傷到公義，所以，咱們應該和桑木道長坦然一說了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他如能說出內情，早就說出來了，何必隱瞞呢？」

鐵大鵬道：「他如不說，咱們又怎知道他心中什麼打算。」

任天豪道：「似乎關鍵在三眞會，這又不知道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組合了。」

鐵大鵬點點頭，道：「這一點麼？似乎有些神秘，桑木道長提到三眞會，但却又一直不肯把它解說清楚。」

任天豪道：「這一點仍是很重要，咱們要仔細的問問他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對！老二，你去和他談談，老三，咱們注意金陵四英的舉動。」

李三奇緩步行近桑木。

金陵四英沒有出手，只是靜靜的看着幾人。

任天豪，鐵大鵬，逼近了金陵四英，近到一舉手，就可以觸及到對方的要害、大穴。

李三奇却行近了桑木道長，道：「道長，目下的情勢，已十分明顯，如若咱們三兄弟倒戈，那就只有道長和黃兄兩個人了。」

桑木點點頭。

他臉上是一股焦急的神色，愁眉深鎖，像是遇上了很多思索不透的問題。

李三奇道：「兩位，能夠對付金陵四英和神刀五傑麼？」

桑木道：「除他們之外，這裏還有很多別的高手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所以，我們三個人，目下對道長十分重要。」

桑木說道：「李大俠，說出你的用心吧？」

李三奇道：「我想知道，你道長究竟是怎麼回事，我們不相信，以你道長的身份，竟然甘為人用，投效仙女門。」

桑木神情肅然，沉吟不答。

李三奇冷冷說道：「道長如是不肯據實相告，那就別怪在下等不肯合作了。」

桑木道：「唉！事情很奇怪，貧道現在也有着迷離不解之感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哦！」

桑木道：「所以，你追問貧道的事，貧道實在無法解說。」

李三奇低聲道：「三眞會，是怎麼會回事！」

桑木說道：「三眞會，我說過這句話麼？」

李三奇道：「好像說過。」

桑木歎息一聲，道：「李三俠，別再追問了，貧道只能告訴你一句話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你總不能要我們跟着你一起進入地獄中吧？」

桑木神情莊嚴的說道：「告訴鐵大鵬，要他信任貧道，不要追問什麼。至於今日之局，貧算自會應付，你們願意帮忙，那是最好不過，不願帮忙的話，袖手旁觀就是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你準備放手一戰了。」

桑木道：「情勢如此，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你很固執。」

這時，神刀五傑，又魚貫行出大廳，每人的臉上，都泛動着殺機。

黃鎮山說道：「道長，看來是難免一戰了。」

桑木點點頭。

大廳中，立刻現的危機四伏，大戰一觸即發。

鐵大鵬道：「老二，桑木怎麼說？」

李三奇道：「他什麼也不肯說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他既不把咱們三兄弟放在眼中，今日之事咱們也不用插手了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大哥作主。」

任天豪道：「大哥，咱們還要不要回仙女廟？」

鐵大鵬搖搖頭，道：「自然是不能回去了。」

一面說話，一面向一側退去。

神刀五傑却是緩緩的圍了上來。

風塵三俠的突然退開，使得神刀五傑的包圍圈縮小很多。

圈子縮小，會使這一場搏殺，更爲激烈。

侯瑜沒有阻止。

不但沒有阻止，而且，金陵四英，也在緩緩移動脚步，佈成了第二重包圍。

包圍的態勢，連風塵三俠也密蓋其中了。

神刀五傑已然亮出了兵刃。

五把銀光燦燦的長刀。

桑木神色肅然，風塵三俠的退避，既未出言喝問，也未多望三人一眼，右手緩緩握在了劍柄之上，道：「五位，在動手之前，請再聽貧道一言。」

神刀五傑中的老三，名叫張剛在對五傑扇面的包圍形態中，居中而立，也是五傑合圍刀陣的中心點。

只見他長刀連揮，冷冷說道：「道長還有什麼話說，你沾污了武當，也背叛了江湖正義，咱們殺了你之後，自會把此事告訴武當。」

桑木道：「諸位能殺了貧道，事情就好了，只怕諸位殺不了我。」

張剛冷笑一聲道：「宇文大俠，也在此地，咱們殺不了你，自然還會有別人接手。」

桑木歎息一聲道：「在刦難逃，貧道已盡了心，五位出手吧！」

張剛銀光一揮，當先出手。

一刀劈出，引發了五傑刀陣，五道寒森森的刀芒，疾如流星劃空一般，紛紛攻至。

桑木長劍出鞘了，劃起一道銀弧的劍芒，金鐵交鳴之中，劃開了兩柄近身的銀光。

黃鎮山也亮出了兵刃，那是一柄量天尺。

黃鎮山的量天尺，也擋開了那一柄近身的銀刀。

神刀五傑，一退即上，立刻又合攏過來。

人如走馬，刀似閃電，交織成一片濃密刀芒，形如刀網，把桑木和黃鎮山圍在了中間。

鐵大鵬目注搏鬥的現場，心中十分關切。

李三奇道：「老大，現在已經拚上了命，咱們應該如何呢？」

鐵大鵬道：「我在看。」

任天豪說道：「咱們要有一個措施才好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我心中很爲難了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爲難？」

鐵大鵬道：「如是桑木勝了，咱們可以裝糊塗不管事，如是桑木敗了，咱們該不該出手呢？」

李三奇道：「這要大哥決定了，因爲，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哦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只要咱們一出手，就只有兩個結果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你說說看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帮助神刀五傑，咱們就算是正式背叛了仙女門。」

鐵大鵬搖搖頭道：「咱們頂多不管，不會帮助神刀五傑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如若咱們帮助桑木道長，那就算正式和武林同道爲敵了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我正在想，生死事小，壞名事大。」

李三奇說道：「所以，這要大哥決定了。」

任天豪道：「其實，還有一件事，不知道二哥想過了沒有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任天豪道：「不論咱們是否出手，桑木道長如若死在了神刀五傑手中之後，神刀五傑回過頭，就會攻襲我們。」

李三奇點點頭。

任天豪道：「小弟默默觀查，發覺了神刀五傑仍是有意挑起這一場搏殺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嗯。」

任天豪道：「所以，他們很仇視咱們，而且，已經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了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老三，不用轉彎抹角了，有什麼事，你就乾脆說明白了。」

任天豪道：「兄弟的意思是，如若等桑木敗了，咱們再出手，何不現在就出手呢？」

鐵大鵬道：「老三，你二哥已經說得很清楚，咱們這一出手，就算和整個江湖上爲敵了。」

任天豪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這件事，如此重大，咱們怎麼能輕率從事呢？」

任天豪笑一笑，道：「大哥，如若咱們被殺了呢，誰會替咱們伸寃，誰又會替咱們主持正義呢？」

李三奇道：「對！而且，死得不明不白，整個江湖同道，還是以爲咱們投入了仙女門中，才死在了神刀五傑的刀下，丟了性命不算，聲名一樣受汚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咱們保下性命，難道聲名就不會受汚麼？」

李三奇道：「留下性命，咱們總是還有解釋的機會。」

任天豪低聲道：「大哥，最重要的是，咱們是奉命來此殺人，可是，咱們心中沒有殺機，不但咱們三兄弟沒有，就是桑木道長和黃鎮山，也一樣沒有。」

鐵大鵬點點頭。

李三奇道：「老三這一說，我倒也想起一些事情了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李三奇道：「桑木只帶了我四個人來，是不是別有用心呢？他可以帶多一些人來的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現場情形，倒是看得出來，是神刀五傑逼着桑木出手。」

任天豪道：「還有一件重要的事，那就是桑木道長提出三眞會，但是神刀五傑却是不肯有所反應，而且，殺死桑木的意志，似是更爲堅定。」

鐵大鵬說道：「對！個中多頗可疑之處。」

李三哥道：「事實，連金陵四英也對神刀五傑的燥進，有了一點懷疑，所以，侯瑜才阻止他們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這一次，他們好像不再攔阻了。」

語聲一頓，接道：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」

任天豪道：「這中間定有問題，問題出在了神刀五傑的身上。」

這時，神刀五傑的聯手刀陣，竟然被迫的只餘下了還手之力。

鐵大鵬歎口氣道：「神刀五傑，刀法精厲得很，看樣子，咱們再不出手，很可能使兩人受傷。」

任天豪點點頭，隨卽大聲喝道：「住手。」

神刀五傑不但未被這一聲喝止，五人刀法，反而更加凌厲，攻勢也更爲猛鋭。

桑木道長長劍疾起，化作一片光幕。

只聽一陣金鐵之聲，長劍封開了兩柄銀刀。

但神刀五傑巧妙的陣法變化，抵消了桑木道長劍法上威力。

但見刀光交替，又再暴張而起，似欲向外突出的劍芒，硬給圈了回去。

桑木道長似是已感受到強大的壓力，長劍上的威力，也有些逐漸的減弱。

原本，桑木道長，黃鎮山分庭抗禮，各據一方之敵。

黃鎮山首逞不支，迫的桑木道長不得不擴大劍網，連黃鎮山也是處於劍網保護之下。

這不但使得桑木道長大費眞力，而且，也使他綿密的劍網中，留下了很大的破綻。

神刀五傑如若個對個同桑木動手，每人都無法和桑木對拆十招。

但五個人合起來的力量，却使每一個人增強五倍實力。

事實上，鐵大鵬等冷眼旁觀，也發覺了神刀五傑刀陣變化之妙。

李三奇道：「老三，除非咱們出手，他們已經不會停下手了。」

任天豪道：「大哥，神刀五傑的刀陣，也似乎比過去奇妙了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受過高人指點。」

任天豪道：「對！我覺得，他們有意要殺人，而且，刀陣變化奇厲，帶着一股邪惡之氣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老三這麼說，我也有這種感覺了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他們的刀陣變化，不但受過了高人指點，而是，有很多地方，和過去完全的不同樣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哦？」

李三奇道：「神刀五傑的合揉刀陣，不是有了進步，而是重新練成了一種刀法、陣式。」

任天豪低聲道：「二哥，你的意思是說……」

李三哥接道：「意思很明顯，我想，他們是受命而來，這是新練成的一種刀陣，要憑仗這一種刀陣，殺死一些人，桑木道長，也許，還把我們也算在內，都是他們要殺的對象了。」

任天豪道：「嗯！」

李三奇道：「老大，咱們再不出手，桑木道長很快就會毀在他們的刀下了。」

鐵大鵬也看出情形不成了，神刀五傑的刀法，越來越詭異了。

黃鎮山一個閃避不及，左腿上中了一刀，血如泉湧。

李三奇大喝一聲：「住手。」突然飛身而上。

神刀五傑根本未理會李三奇的呼喝，手中刀勢，反而更加迅快起來。

隨着向前撲進的身子，一對子午離魂圈，直撞過去。

神刀五傑可以不理會李三奇的喝叫，但是他們却無法不理會李三奇的子午離魂圈。

銀光閃動，神刀五傑中，忽然有一刀反擊過來。

但聞噹的一聲金鐵之鳴，李三奇的一對子午離魂圈，竟被封擋開去。

鐵大鵬金背大砍刀出手了。

風雪刀果然非凡，大刀出手，閃起了一片凌厲刀風，呼的一聲，直捲過去。

任天豪的細刀，也隨着捲入了搏殺陣中。

風塵三俠已加入戰圈，情形立刻有了改變。

原來，鐵大鵬早已有了打算，一加入戰圈，立刻全力貫注，準備神刀五傑給分開。

神刀五傑却極力想保持刀陣的完整。

但鐵大鵬和李三奇金刀施爲，而且又是由後而出手加攻。

神刀五傑的刀陣無法復合，被風塵三俠，劃裂成兩個部份。

刀陣一分，威力立刻大減。

刀陣變化的奇妙，因陣勢的分割，而有些啣接不上。

桑木道長的劍尖陡然大勝，立刻把神州五傑中的老大，圈入了一片劍光之中。

黃鎭山也展開了反擊。

如若是一對一的動手，神州五傑，誰也不是黃鎭山的對手。

風塵三俠一出手，神刀五傑完全落在了下風。

如若桑木道長要施毒手，神刀五傑，很快會死在刀下。

這時，陡然響起了一聲斷喝道：「任手。」

神刀五傑各自疾攻了一刀，向後退了下去。

如是桑木道長眞有殺死五人之心，至少，他們會被擺倒兩個。

但桑木却劍法留情。

以個人的技藝而論，桑木道長實在高過神刀五傑很多。

桑木道長停下了手，轉頭望去。

只見一個身着長衫，留着花白長髯的老者，緩步行了進來。

只見他目光轉注，冷冷掃掠了全場一眼，道：「風塵三俠也出手了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原來是唐兄。」

長衫老者道：「想不到，堂堂風塵三俠，素以公正自任的人，竟然也作了仙女門的鷹犬。」

鐵大鵬臉色一變，說道：「唐天民，我不過是對你客氣一點，但鐵某人絕不怕你。」

唐天民淡淡一笑，道：「這麼說來，是老夫怕你了。」

任天豪突然一轉身，攔在了鐵大鵬的身前，雙手中，左手握着兩枚小巧的銀梭，右手中揑着三枚銀針。

他號稱八臂金剛，暗器工夫是十分高明。

因爲，唐天民也是用暗器的高手，而且，用的是淬毒暗器。

他姓唐，四川唐家，却是使用淬毒暗器的世家。

近五十年來，唐門規戒森嚴，門下子弟不許輕易在江湖上走動。

唐天民是用暗器的高手，而且，用的又是淬毒暗器。

但他自己從來沒有說過，自己是四川唐家的子弟。

可是，任何人心目中，都會感覺到他出身唐門世家。

任天豪雙目盯住在唐民天的雙手之上，只要唐天民手一動，任天豪就會搶先發出手中的暗器。

唐天民神情冷肅的說道：「任天豪，你眞要和我拚暗器。」

任天豪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，四川唐家的暗器，天下有何人能及，不過，在這近距離之下，就算在下手中暗器，快不過閣下，至少，在下可以有還擊的機會。」

唐天民冷哼了一聲。

任天豪道：「唐門暗器，江湖奇毒，只要中上，必死無疑，但唐門的餵毒暗器，領風氣之光，但也在江湖上造成了一股風尚。」

唐天民道：「什麼風尚？」

任天豪道：「只要會用暗器的人，都在暗器上開始淬毒。」

唐天民道：「哦！」

任天豪道：「所以，在下的暗器，也有些淬過奇毒。」

唐天民冷冷說道：「聽你的口氣，似乎是要和我一較長短了。」

任天豪道：「那倒不是，在下只是要說明一個事實。」

事實上，兩人相距不過數尺，而且，任天豪早巳把暗器扣在手中，唐天民的動作再快，就算能打出暗器，一擊中的，但他也無法避開任天豪的反擊。

因爲，八臂金剛任天豪，也是用暗器的高手。

忽然間，響起了幾聲淒厲的慘叫，傳入了大廳之中。

唐天民一皺眉頭，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沒有人回答。

但却飄過來一陣香風。

强烈的陽光，忽然被一股烏雲遮住。

天色忽然一暗。

隨着那飄過來的香風，行進來一位窈窕的少女。

長髮披肩，面目娟好，只是神情冷漠得很。

任天豪認得出來，呆了一呆，道：「四大神女。」

在任天豪的想像之中，只有在暗色迷濛之際，四大神女殺手，才會出動，想不到，這等朗朗乾坤之下，他們竟然也會出動。

只見她一擧右手，行雲流水一般，欺到了唐天民的身前。

唐天民取暗器，但他還未及發出，右腕巳被那長髮少女抓住。

耳際間，響起骨骼碎裂和唐天民的慘叫之聲。

原來，唐天民右手的腕骨，竟然被那少女生生揑碎。

那雪白的小手，纖巧的玉指，竟然比老虎鉗更爲厲害一些。

長髮少女另一隻手輕輕劈了下來，然後，放開了唐天民。

唐天民軟軟的倒了下去。

長髮少女忽然飛身而起，箭一般的衝向神刀五傑。

五聲大喝，五把長刀，離鞘而起。

刀光劃起了五道森森寒芒，交繞成一片刀幕。

但交織成的刀網，似乎是略爲慢了一步。

長髮少女巳然衝過刀網。

玉指飛彈，慘叫連聲，神刀五傑中有兩個倒了下去。

少女霍然轉身，雙手左右揮出。

又是兩聲呼叫，神刀五傑，突然倒了下去四個。

她出手兩招，殺了四個人，神刀五傑中，還有一個人，似乎是嚇呆了，忘記了再擧刀抵抗。

長髮少女一掌拍來，擊中前胸，應手吐血倒下。

她來如飄風，倏忽而至，掌指揮展，不過三五招，竟然殺了六個人。

威風八面的神刀五傑，和唐天民。

幾乎沒有看淸楚她出手的詳細情形，這六大江湖高手，竟然片刻間倒了下去。

長髮少女擧手理一理飄動的長髮，嬌媚一笑，緩步直對金陵四英行了過去。

金陵四英也是江湖走動多年的人物，見過了不少大風大浪，但却從沒有見如此凌厲的身手。

侯瑜喝道：「站住，妳究竟……」

究竟怎麼樣，他巳經無法再說下去。

因爲他的咽喉被鎖，人也倒了下去。

閃電鎖喉手，一擧間，殺死了侯瑜。

三隻手掌，帶起强厲的掌風，拍向長髮少女。

金陵四英餘下的三個人，一齊出手。

眼看合擊的掌勢，拍中了那長髮少女，但却被她輕巧的一閃，避了開去。

玉手輕揮，應手慘叫，金陵三英，又倒下了兩個。

同時揮動了長髮，劃過了另一個的臉上。

柔柔的長髮，有如利刀一般，割裂了臉上肌膚，緊接回身一掌，金陵四英全部了賬。

風塵三俠呆住了。

桑木道長，黃鎭山，也楞在了廳中。

這長髮少女挾一陣香風而來，倏忽之間，竟殺了十名高手。

那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。

她來如狂飆，去如疾飆，只見她笑一笑，擧步而去。

眨眼間，消失大廳門外。

鐵大鵬長長吁一口氣，道：「這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啊！」

李三奇道：「但它畢竟是事實。」

任天豪道：「只要她一揮手間，就殺了一個人。」

桑木道長：「貪道活了六十三歲，第一次看到如此模樣的武功，它好像是專門殺人的武功。」

黃鎭山道：「那是一雙魔手，就好像是被殺的人，故意向她的手上撞去。」

桑木道長輕輕吁一口氣，道：「她究竟是不是人？」

黃鎭山道：「對，一個人不可能有那樣的武功成就。」

桑木道：「不是人，是什麼？」

李三奇道：「四大神女。」

桑木道：「你說什麼，四大神女？」

李三奇道：「對，他只是四大神女之一，另外，還有三個。」

桑木道：「如若四大神女，個個都有如此的身手，仙女門似乎是用不着再請別的人了。」

任天豪側耳聽了一陣，道：「莫非是她們一起來了。」

黃鎭山道：「什麼一起來了？」

任天豪道：「四大神女。」

黃鎭山道：「咱們只看一個。」

任天豪道：「對，咱們只看到一個，但另外三個，在這大廳以外殺人。」

黃鎭山呆住了。

鐵大鵬道：「咱們進進去。」

擧步向廳外行去。

李三奇，任天豪、桑木道長、黃鎭山，魚貫隨在身後。

他們却有着一種奇怪的感覺，感覺到自己忽然間變得很渺小。

如若，剛才那長髮少女，對五人下手，他們也會和神刀五傑一樣，幌眼間就被殺死。

× × ×

大廳外面，一片幽靜，靜得聽不到一點聲息。

桑木道長首先看到了一具屍體，花叢中，露出來的兩隻脚。

接着，風塵三俠，黃鎭山，却看到了，這廣大的名宅中，到處都是屍體。

桑木道長帶着幾人，走遍了整座的宅院。

除了屍體之外，未發現一個活人。

這是一場驚人的大屠殺。

桑木道長歎息一聲，道：「似乎是沒有留下一個活口。」

黃鎭山道：「而且，殺他們的人，不會太多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黃兄，你怎會如此肯定呢？」

黃鎭山道：「鐵兄，如仔細看過他們死去的形態，就不難發覺個中情形了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哦！」

黃鎭山道：「第一，他們都不是死在兵刄之下，而是被掌指所擊中。」

鐵大鵬點點頭。

黃鎭山道：「看這些屍體倒臥的形狀，大部份是兵刄還未及出手，人就倒了下去，一部份是準備逃走，被人截殺，而且，死屍橫陳的地方很集中，這說明了來人並不太多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難道眞的只是那四個神女麼？」

黃鎭山道：「在下數過了，連同大廳中的十具屍體算上，一共是四十九具，如若來的只是四大神女，除了大廳中那位殺了十人之外，另外三個殺了三十九個。」

桑木道：「恐怖，貧道在江湖闖蕩一生，身經百戰，遇到了不少兇人，但像這等兇悍的殺手，倒是初次見到，他們殺人的速度，就像是對方完全放棄了抗拒，等着他們來殺一樣。」

任天豪道：「也許，這裏不止四十九人，還有些逃走的活人。」

桑木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希望有幾個目睹經過情形的人逃出去，會把這件事傳揚於江湖之上，傳到三……」

突然住口不言。

鐵大鵬回顧了一眼，道：「三眞會，道長，可否說淸楚一些。」

桑木道：「唉，諸位，暫時忍耐一些，等到時機適當的時候，貧道自然會對諸位說明。」

黃鎭山目光一掠風塵三俠，道：「也希望三位愼言，不要再提起三眞會這三個字，此事關係重大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看來，兩位還是不太信任我們。」

黃鎭山道：「李大俠，三眞會，可能

是江湖上一個希望，如若不幸，我們這一代廣滅了，三貞會就腐埋在地下的種子，它會再成長起來，這一個秘密，如若被他們發覺了，那是一切都完了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這樣嚴重麼？」

桑木略一沉吟，道：「四位神女殺手，如此厲害，看來，江湖上又可能會有一些變化了，我把話給三位大俠說清楚也好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好！咱們洗耳恭聽。」

桑木道長道：「三位，也許還不清楚，仙女門準備得很充分，充分到他們還未出現在江湖之前，已經控制了武當和少林兩大門戶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

桑木道：「不錯，不過，他們雖然控制了大部份，但却還有一少部份忠貞之人，所以，我們就奉命投入仙女門來。」

鐵大鵬明白了，這個鐵錚錚的漢子，也為之臉色大變。

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你們都是奉命行事了。」

桑木道：「鐵大俠如此去問武當掌門人，他一定會否認這件事情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我明白，目下的處境，咱們只能智取，不能力拚。」

桑木道：「論鬥智、鬥力，我們都處在絕對的劣勢之中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咱們幾人，合起來，對付一個神女殺手，就未必有用。」

桑木道長說道：「仙女門的門主，表面上是青蓮子，但眞正幕後的主持人，現在，咱們還未能發覺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不是九陰鬼母麼？」

桑木道：「創立門戶的席位，三位應該看清楚了，她坐的位置，也不過第六把交椅的身份。」

任天豪道：「那兩個老人？」

桑木道：「我不認識他們，江湖上的高人，我不認識的很少，所以，我是很懷疑。」

任天豪道：「你懷疑什麼？」

桑木道：「我懷疑，他們只是兩個代理人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什麼意思？」

桑木道：「眞正的幕後主持人，並未出現，那兩個人，只是他們隨便找兩個代理出面的，世上有這麼多人，如若隨便找上兩個，任何人，也是認不出來了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哦。」

桑木道：「到目前為止，咱們也許還沒有見過那個眞正的主持人。」

鐵大鵬說道：「想不到啊，表面上看起來如此單純的事，內情竟然是如此的複雜。」

桑木道：「不錯，千百年來，武林中有過無數的風波，但却從沒有這一次複雜萬端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唉，這就叫我老鐵想不明白了。」

黃鎭山道：「鐵兄，有什麼想不明白的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仙女門主，派咱們來這裏殺人，但人家早已在這裏設下了陷阱，本來，咱們的機會不大，老實說，咱們戰死此地的機會很大，想不到，仙女門會派出殺手來對付他們。」

桑木笑一笑，道：「這就是叫咱們上套的地方了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怎麼說。」

桑木道：「很簡單，咱們離開，天下武林同道，都會相信，這些人，是我們殺的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栽贓。」

桑木道：「這只是一部份原因，第二個原因，是讓我們心中明白，仙女門如想殺我們，只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對！事實上，四大神女，對付我們，只是輕而易舉的事。」

桑木道：「如是貧道推斷的不錯，我相信，咱們很快會接到通知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什麼通知。」

桑木道：「仙女門主的通知？」

鐵大鵬道：「通知我們幹什麼？」

「很多事。」

一個清脆動人的聲音，突然傳入了耳際。

青蓮子緩步行了過來。

桑木道長一躬身，道：「門主。」

青蓮子身後跟着兩個人，一個是紅衣佩劍少女，一個竟是岳湘。

擺擺手，青蓮子緩緩說道：「殺死了這麼多人，你們功勞不少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我們不敢掠美，這些人不是我們殺的。」

紅衣少女冷冷說道：「和門主講話，你神情要端莊一點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哦！」

青蓮子冷冷的望了鐵大鵬道：「別忘了，你們已經加入了仙女門。」

李三奇是急急地接道：「屬下們沒有忘記。」

青蓮子道：「沒有忘記就好——」

李三奇道：「多謝門主教誨。」

青蓮子冷笑一聲，道：「這些人，你們都認識麼？」

桑木道：「十之七八，都很熟識。」

青蓮子說道：「好，你們現在可以去了。」

桑木怔了一怔，道：「可以走了，門主的意思是……」

青蓮子道：「你們對加入仙女門這件事，心中一直感到不安，對麼？」

桑木道：「沒有的事。」

青蓮子道：「是否如此，你們心中明白，我既然決心放你走了，就不再留難你們。」

桑木道：「屬下等，還是不太明白門主的意思。」

青蓮子道：「我恢復你們自由之身，仙女門不再用你們作客座護法，從此，你們可以遨遊天下，無拘無束。」

任天豪道：「門主，把我們逐出門牆了？」

青蓮子道：「這說法也不算錯，但却是正如你們心願，諸位可以請了。」

任天豪還待發言，鐵大鵬已冷冷說道：「門主既已把咱們逐出門牆了，咱們還厚顏留此作甚。」

轉身向外行去。

桑木道長，黃鎭山等人，只好急步追隨。

鐵大鵬一口氣行出了十幾里，才在一處樹林邊停了下來，道：「老二，你多的好朋友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大哥是……」

鐵大鵬接道：「我說岳湘那小子，他好像死心塌地的投入仙女門了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我相信，他已經帮了咱們不少的忙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哼，我看，他不對付咱們，已經不錯了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大哥……」

桑木搖搖頭，接道：「兩位，咱們先談談大事要緊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什麼大事？」

桑木道：「仙女門費了很大勁，把咱們羅致旗下，但現在，却又輕易的把咱們逐出來？個中定有什麼機巧了。」

鐵大鵬說道：「就算有機巧，也是白費心機，咱們會把這一件事宣揚於江湖之上。」

桑木道長道：「不，鐵大俠，他們殺我們，太容易了，但却甘願我們把秘密，宣揚於江湖之上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難道他們就是要我們把這件事傳揚於江湖之上。」

桑木道：「嗯！」

李三奇道：「看來是不會錯了，大哥，咱們投入仙女門，在他們的實力上，並沒有什麼帮助，所以，他們實在用不着對咱們下很大的工夫。」

任天豪道：「但他們，却是希望借重咱們的名氣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把一些事情宣揚於江湖之上。」

桑木說道：「對！一個人練武功，能有捷徑，但一個人的聲望，却要時間去培養而成，仙女門在利用我們在江湖中的聲望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咱們不能受他們的利用，他們如是想要咱們把這件事宣揚於江湖之上，咱們就偏偏不幹，如若他們不願咱們把這件事傳揚出去，咱們偏偏就把這件事傳揚出去。」

桑木苦笑一下，道：「只怕咱們已經被利用過了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道長的意思是——」

桑木道：「咱們加入了仙女門的事，只恐已傳揚於江湖之上了，人人都知道了咱們加入了仙女門，咱們要說些什麼話才能令人相信眞相呢？」

鐵大鵬道：「想起了此事，就叫人恨意難消，當時，如若咱打個血濺仙女廟，至少，死也死個轟轟烈烈了。」

桑木道：「鐵大俠，忍辱才能負重，江湖上，有過幾次黑暗的時代，却靠一些忍辱負重的人，使江湖重光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哦！」

桑木道：「鐵大俠，貧道在江湖的聲譽，只怕不在鐵大俠之下。」

鐵大鵬點點頭。

桑木道：「但貧道犧牲了，難道我不在乎自己的數十年培養出來的聲譽，老實說，如若要貧道作一個抉擇，我寧願自己死了，也不願聲譽受損。」

鐵大鵬苦笑一下，道：「咱們，咱們應該怎麼辦呢？」

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，傳了過來，道：「整個武林，都陷入了一片洪流、狂滔之中，你們還計較什麼聲譽。」

李三奇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「我！」一個身着灰衣，滿頭白髮，手執木杖的老者，緩緩由林中行了出來。

鐵大鵬怔了一怔，說道：「你可是劍叟……」

劍叟易平。

二十年前，已經息隱江湖的高人。

這些年來，有人傳說他已物化深山，乘鶴歸去，想不到在江湖大刦之前，竟然會突然出來。

看來，這一場江湖大變，眞是驚天動地，連很多久未出山的老人，都緩緩出現了。

白髮老人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老夫正是易平。」

包括桑木道長在內，齊聲說道：「老前輩。」

白髮老人點點頭，道：「我們的時間不多，不再多禮，老夫有幾件重要的事告訴你們。」

鐵大鵬對易平的為人最是敬佩，恭恭敬敬的說道：「老前輩只管吩咐。」

易平道：「你們現在，都是仙女門中的護法了？」

桑木歎息一聲，道：「托身於幽暗之中，並非求明哲保身。」

易平道：「那你們是——」

桑木接道：「仙女門，太過神秘，除了委身以待之外，很難有別的辦法。」

易平點點頭，道：「我明白了，目下你們對仙女門知道多少？」

鐵大鵬道：「老實說，我們知道的有限得很。」

易平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你們雖然身為仙女門中護法，但是仍然無法瞭解。」

桑木道：「耳聞目睹，我相信，都是表面的事情。」

易平道：「好！說說看。」

桑木道：「青蓮子，一個美麗的少女，常着道裝，原來是仙女門主持，但現在，却作了仙女門的門主。」

易平點點頭。

桑木道：「湘西鬼王、九陰鬼母、武林男、女兩鬼，都投入了仙女門中。」

易平又點點頭。

桑木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江湖上，有些門派，似乎都已經陷入了困難之境，有些人，早被一種奇術所困。」

他雖然言語謹愼，但仍不得不透露出一些內情出來。

輕輕吁一口氣，道：「所以，江湖之上，很難找出一股反抗他們的力量。」

易平道：「所以，我們幾個老而未死的人，不得不重行出山了。」

鐵大鵬突然接道：「在下覺得，最為不可思議的，是那四個神女殺手，她們年紀不大，但武功却高明得很，一些修為，似乎已經突破了體能的極限，來去如風，飄忽莫測，她們究竟是人耶，鬼耶？」

劍叟易平輕輕吁一口氣，道：「她們不能說是神女，而應該稱謂幽靈。」

鐵大鵬道：「這麼說來，她們算是鬼了。」

（未完）

八仙鬥八魔

老叟施技封鐵扇

諸葛青雲・文

前文提要

前文書至白牡丹爲逃避魔心莊的人追擊，抱着中了九寒晶砂之毒的韓劍平，翻山越嶺，逃到一處破廟處，以爲可以暫避，然後設法替韓劍平療傷，誰知進入廟時，却發現施不施在內，想回頭走避，已來不及，只好既來則安，由於施、白兩人原有宿怨，所以相見後紛爭便起，正糾纏間，李玄不期而至，施原先曾對李許下諾言，願替李所指定的人治病，這時韓在昏迷中，李要施替韓治療，施無奈先行救醒韓，然後與李同往施家堡去取逆天神散爲韓澈底治療……

白牡丹應了一聲，這才發覺自己雙手仍然扶在韓劍平的肩上，遂慌忙拿開，站起來說道：「韓大俠，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了？」

韓劍平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很好，此刻我覺得除了渾身疲乏之外，並沒有甚麼不舒適的感覺。」

話聲微頓，目注白牡丹，關心地問道：「自從『九疑魔宮』別後，白姑娘是到那裏去了？害我們找得好苦。」

白牡丹赧然一笑，垂頭幽幽說道：「唉！說來話長，我也不知從何說起才好。」

韓劍平想了想，說道：「在幕阜山下江南鎭中，那個鍾離漢納妾之事，據說你是被『神拂魔尼』玉師太作爲禮物送給那傢伙的，但後來你所做的事，却又不似，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？」

白牡丹低聲一笑，說道：「那次的事情，說眞不眞，說假不假，其中的經過，頗爲複雜，你如果有興趣的話，不妨聽我從頭說起。」

韓劍平道：「對於那件事兒，我們豈止有興趣想知道而已，並要調查個一淸二楚，才好解決許多疑問呢！」

白牡丹「哦」了一聲，略一思忖，緩緩說道：「那『神拂魔尼』玉師太和我……」

她剛剛說到此處，突聽廟外傳來一陣脚步聲音，遂住口不言，和韓劍平一齊凝神傾聽。

祇聽脚步聲音愈走愈近，並傳來一個冷冰冰的話聲道：「攪了一個晚上，我看你們也累了，就到這廟裏歇一會再走好了。」

韓劍平乍聽這說話人的聲音，不由心頭一震！

就在話聲一落之際，但見廟牆缺口之處，已跨進三個人來。

韓劍平一見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來人正是「莫邪島主」冷威和兩個手下，不由又驚又怒，忙低聲說道：「白姑娘請注意，來人中爲首的那一位面目森冷之老者，便是『莫邪島主』冷威。」

白牡丹一聽來的便是暗算韓劍平之人，一則以驚，一則以喜，不禁嬌軀微晃，已凝功戒備地擋在韓劍平身前。

這時，冷威和兩名黑衣大漢已走進殿門，他一眼發現韓劍平端坐殿中，不禁也是一怔，脚步一頓。

韓劍平情知這時候，自己決難與冷威相抗，而白牡丹也不見得是冷威的敵手，祇得故作鎭靜地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冷島主辛苦了，不知昨宵可有所獲否……」

冷威冷冷一哼，跨進殿中，目注韓劍平道：「想不到會在這裏再遇韓大俠，你我的一筆帳，是現在了斷？抑是等你駕臨敝島之日淸算呢？」

韓劍平微笑道：「拜訪貴島之約，韓某乃應冷島主的寵邀，是以我們若有甚麼過節，自然留到那時再算，較爲洽當，冷島主以爲如何呢？」

冷威冷哼一聲，便自顧自地，選了一處較乾淨的地方，坐下歇息。

白牡丹在旁邊不知韓劍平與冷威之間，究竟攪的甚麼名堂，一時忍耐不住，嬌喝一聲，一躍過去，目注冷威喝道：「拿解藥來！」

冷威愕然道：「甚麼解藥？」

白牡丹怒道：「你裝甚麼蒜，就是……」

韓劍平一看情形，便知要糟，忙出聲叫道：「白姑娘……」

冷威是何等精靈狡猾之人，這一聽之下，立時恍然大悟，仰首發出一陣得意的冷笑，說道：「妙極！妙極！想不到出乎意料之事，竟會一齊遇上！眞是妙不可言了。」

笑聲一頓，目注白牡丹冷冷說道：「你敢情就是『美人狐』白牡丹了？是麼？」

白牡丹冷冷的「哼」了一聲，道：「是又怎樣？」

冷威冷笑一聲，又問道：「那位韓大俠，想必是中了本島主的『九寒晶砂』，是麼？」

白牡丹怒道：「不錯，快把解藥拿來！」

冷威冷笑說道：「你以爲本島主會那樣聽話麼？」

白牡丹嬌喝道：「你若不拿解藥來，便休想活着出這廟門！」

冷威「嘿嘿」一笑，道：「你這句話連三歲孩兒都嚇不倒，卻拿來恫嚇本島主，豈不可笑？」

白牡丹嬌叱一聲，羅袖微微一拂，悄然無形地射出兩根「羅刹追魂刺」。

沒料到冷威也是個專使暗器的大行家，他在對話之際，目光却始終注意着白牡丹的舉動，此刻她的羅袖拂動之勢，雖然甚微，依然逃不過冷威的目光，是以他也不管有無暗器射來，雙肩一晃，人已掠後尋丈。「叮叮」兩聲微響，那兩根「羅刹追魂刺」立時刺了個空，沒入地中。

冷威暗叫一聲：「好險」，一躍而起，冷喝道：「賤婦竟敢暗算本島主，且教你……」

冷威話聲未落，同時探手入懷中一掏，一

揚……

韓劍平大喝道：「且慢！」

冷威應聲停手，冷冷問道：「你有甚麼話說？」

韓劍平沉聲道：「她與你無怨無仇，你豈能用這麼般歹毒之物去對付她？虧你也是個成名人物，身爲一島之主，難道連一點江湖道義都不講麼？」

冷威「嘿嘿」冷笑道：「她與本島主雖然素昧平生，但她對我却有甚大用處，就是用些手段把她擒下，也不爲過。」

白牡丹怒喝道：「胡說！我對你有甚麼用處？」

冷威目注白牡丹，沉聲道：「因爲我祇要將你擒回秘魔莊中，便立成炙手甚熱的可居奇貨，不愁沒人出大價錢來買。」

這一番話兒，祇聽得白牡丹一頭霧水，愕然道：「你胡扯些甚麼？」

冷威冷笑一聲，還未開口，韓劍平已高聲道：「冷島主，她既是奇貨可居，你更不應該用『九寒晶砂』傷她，否則，有誰願出高價購買？」

冷威聽得一怔，吶吶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白牡丹這時已退回到韓劍平身邊，低聲問道：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韓劍平遂將昨日在秘魔莊中發生之事，約略說了一遍。

白牡丹聽完，星眸一轉，忽對冷威嬌笑道：「你既然想把我請到秘魔莊中，作一件可居的奇貨，那麼，我們再商量商量，談談交易如何？」

冷威又是一怔道：「甚麼交易？」

白牡丹笑道：「你如果願意把『九寒晶砂』的解藥拿來給韓大俠，我便隨你到秘魔莊去一趟，你看這筆交易划不划算？」

韓劍平大吃一驚，忙道：「白姑娘，你這個主意萬萬使不得。」

冷威「嘿」了一聲，道：「你這個主意倒不壞，但本島主不拿解藥出來，照樣也要把你擒到秘魔莊。」

白牡丹柳眉一揚，沉聲道：「你以爲我沒有和你兩敗俱傷，同歸於盡的本事？」

冷威心頭一震，暗想：萬一她眞的和我拚起命來，那可就不划算……

當下，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本島主倒不是怕你和我拚命，祇是怕你們婦人女子，說話不一定作數，萬一到頭來落個人財兩空，豈不大蝕其本？」

白牡丹冷笑道：「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你要怎樣才放心做這筆買賣？」

冷威略一沉吟，道：「祇要你願意讓我在你身上點一粒定時發作的『九寒晶砂』，我便和你成交這筆生意。」

白牡丹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，好好好，快拿解藥來。」

冷威冷然道：「隨時都可拿出來，但却要你先讓我把『九寒晶砂』點上。」

白牡丹道：「沒有那麼便宜的事，萬一你拿出來的不是解藥而是毒藥，那時，我豈不是連老本都蝕光了？」

冷威搖頭說道：「韓劍平祇要有了解藥，便立時康復過來，那時，恐怕我便雙拳難敵你們四手，這種硬要蝕本的生意誰幹？」

韓劍平低聲對白牡丹道：「姑娘何苦爲了在下，去跟隨這種小人談甚交易，何況姑娘根本不必爲在下作此重大犧牲，眼睜睜去陷那龍潭虎穴。」

白牡丹幽幽一嘆，低聲道：「祇要你能平安無恙，我便是粉身碎骨也是甘心情願的……何況……」

話尚未說完，冷威又自冷冷喝道：「你究竟作何打算，快點決定，不要多耗時間了。」

白牡丹銀牙一咬，厲聲道：「好，我就相信你一次，哼哼！祇要你敢耍半點花槍，管教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」

冷威冷笑道：「是誰死無葬身之地，目前尚難斷定，你先過來讓本島主點上『九寒晶砂』再說吧！」

白牡丹忿然走了過去，皓腕一伸，嬌喝道：「看你得意到幾時！」

冷威得意地冷笑幾聲，右手中指一挺，指尖上沾着一粒粟米大小的暗藍色「九寒晶砂」，便待朝白牡丹皓腕上點去。

那知……

他手指剛一伸出，陡聽殿外一聲大喝：「且慢！」

白牡丹陡聽殿外的喝聲，不由一怔，伸出的皓腕自然而然地爲之一縮。

冷威一指點空，不由愕然而怒，便閃目朝殿門口望去，同時，暗地蓄勁戒備，以防萬一。祇見門外人影一閃，掠進一位英俊瀟洒，背上揷着一個長形黃布包裹的藍衣書生。

白牡丹乍見之下，登時喜心翻倒地，叫道：「藍大俠！」

冷威冷哼一聲，揚手中指一彈，沾附指尖上的「九寒晶砂」，立化一點暗藍色火焰，朝來人電射過去。

這藍衣書生正是藍啓明，此際他瞥見冷威發出「九寒晶砂」襲來，因有昨夜在秘魔莊花壇霧陣中的一次經驗，遂微微一笑，施展「鳳落岐山」身法，絲毫不帶烟火氣地橫移三尺，將這粒「九寒晶砂」巧妙讓過。

那「九寒晶砂」最大的特性，便是一遇外力，立卽爆散，並緊隨所遇的外力，盤旋飛舞，得隙卽鑽，但如今藍啓明飄身橫移之際，根本未帶動絲毫風力。

因而這粒「九寒晶砂」，遂半點不發生作用地。眼看便從藍啓明身側飛過，射出殿門以外。

藍啓明掠進殿中，目注冷威，方待開口。陡聽殿外傳來一個冷峻的聲音道：「冷島主，怎地拿出看家寶貝，招待起老朋友來？」

冷威掃了藍啓明一眼，目注殿外，冷然問道：「是那位老朋友？何不一併進來？」

殿外之人冷峻地應道：「老朋友就是老朋友，難道你連老朋友的聲音都聽不出來麼？」

冷威冷哼一聲，喝道：「本島主的老朋友太多，你如果是和姓藍的一道，就乾脆進來，好讓本島主一併接待。」

祇聽殿外之人「嘿嘿」一聲冷笑，接口道：「那姓藍的小子，也配和我一道麼？你想接待我，就得到外面來。」

藍啓明此際已聽出這人乃是隱身廟外，聞言，不禁也心中有氣，便待出聲叱罵，但念頭一轉，却將溜到唇邊的話語嚥回腹中。他乃聰明絕頂之人，情知此時如果與殿外之人保持一種關係不明的局面，更可增加冷威疑惑之心，促使他們雙方直接衝突，再見機行事，才是最好策略。

那冷威果然不大相信地「哼」了一聲，冷冷喝道：「朋友這種誘敵之計，最好少在本島主面前施展。」

他話聲方歇，却聽殿外之人發出一陣極具諷刺意味的冷笑。

冷威顯然被此人笑得有一點動火，厲聲喝問道：「有甚麼好笑？這等藏頭露尾，豈是大丈夫的行徑？」

殿外之人笑聲倏止，冷冷道：「枉你爲一島之主，却蠢得這般可憐，竟連我來尋你的好意抑是惡意都分辨不出來，豈不可笑？」

冷威大喝道：「本島主根本不信你是懷着善意而來……」

殿外之人「咄」了一聲，峻聲道：「冷威，你爲了甚麼去和古玉奇打交道？又有甚麼結果？你自己難道不比我明白？」

冷威神色微變，冷笑道：「本島主與古玉奇之事，用不着旁人費神。」

話聲一頓，似乎想起了甚麼，厲聲道：「你究竟是誰？」

殿外之人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已經有點明白了吧？你若早想起時，便不會蠢得去找古玉奇了。」

冷威聽了，臉上的神色一連變了幾變，忽地「咦」了一聲，喝道：「你……你是……」

話猶未了，倏然住口，掃了藍啓明和白牡丹一眼，回顧那兩個黑衣大漢喝道：「走！」

身形展動，往殿外奔去。

藍啓明冷冷一笑，道：「冷島主不留下來多談一會了麼？」

冷威一面走，一面回頭冷笑道：「暫且留你們活着替姓韓的收屍，你們如恨不過，可到莫邪島上來算賬！」

話完，人已出了殿門，越過廟牆。

那兩名黑衣大漢，也隨後急急越出廟門而去。

白牡丹有點莫名其妙地瞧着藍啓明，問道：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廟外的那個人是誰呀？」

藍啓明搖了搖頭，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大概那人和冷威的確是老朋友……」

話聲微頓，反問道：「白姑娘，你怎會和韓四哥在這裏？那冷威的『九寒晶砂』，據說其毒無比，白姑娘怎能隨便讓他點上？」

白牡丹瞧了韓劍平一眼，幽幽說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唉！……還不都是爲了救他？」

藍啓明愕然一驚，一步掠到韓劍平的面前，急急問道：「四哥，你……你怎麼了？」

韓劍平赧然道：「我一時大意，竟中了『莫邪島主』冷威的『九寒晶砂』……」

藍啓明大驚失色道：「怎麼？四哥竟中『九寒晶砂』？是甚麼時候？在甚麼地方？」

韓劍平苦笑道：「大概是昨天晚上，在秘魔莊的花壇霧陣之中。」

藍啓明想了一想，恍然說道：「敢情就是那一片暗藍色的星光，但爲何我與李二哥却沒有……」

說至此處，他想起未見李玄，遂向韓劍平問道：「李二哥呢？」

韓劍平道：「李二哥經已隨『逆天魔醫』施不施，回轉『施家堡』取那『逆天神散』去了。」

藍啓明一頭霧水地，詫然問道：「這又是怎麼回事？施不施那魔頭怎會願意讓李二哥去取他珍逾性命的『逆天神散』？」

白牡丹「噗哧」一笑，道：「藍大俠眞是健忘，你還記得在『九疑魔宮』呼延西的愛子彌月喜筵上，巧逼施不施喝下那碗酒的事？」

藍啓明「哦」了一聲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但你們又怎會遇見施不施的呢？……」

話聲忽頓，「啊」了一聲，對韓劍平叫道：「四哥你好糊塗！」

韓劍平愕然道：「我怎地糊塗了？」

藍啓明道：「從這裏到施家堡，來回路程最少也得半個多月，那時，你……你……恐怕已經……」

白牡丹笑道：「藍大俠不要着急，韓大俠最少也可以活半個月，何況你已經來了，就更不成問題了。」

藍啓明不解地問道：「這又是怎麼回事？我有甚麼辦法使韓四哥不成問題？」

白牡丹笑道：「因爲你身上有一瓶『逆天神散』，正好拿來救治韓大俠，那不是沒有問題了麼？」

藍啓明遲疑着道：「不錯，我身上的確有一瓶從施不施懷中摸來的藥物，但又怎能確定就是『逆天神散』呢？」

白牡丹微微一笑，遂將早上在這廟中發生之事，對藍啓明說了，又道：「我想這種丟人的事情，既然他口中說出來，相信不會有假的吧！」

藍啓明連連點頭道：「白姑娘這一分析，果然十分有理，那就拿來試上一試便了……」

說時，一面伸手入懷，一面目注韓劍平笑道：「四哥是在『秘魔莊』內將白姑娘找到的麼？」

韓劍平搖頭道：「不是，我是在秘魔莊外面，碰巧將她救下來的。」

藍啓明詫道：「秘魔莊外面？難道四哥走進的那道『秘魔門』，乃是通到莊外去的？」

韓劍平苦笑一聲，道：「這個我也弄不清楚，反正我是在糊裏糊塗的情形以下，走出秘魔莊就是了。」

當下，便將昨夜走進秘魔門以後，所見到的事情，一一加以叙述。

藍啓明聽完，失聲一嘆，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我倒不佩服古玉奇的奇妙佈置，却不得不佩服『魔鈴公主』諸葛飛瓊和她的手下，確是神通廣大，魔法無邊了。」

韓劍平道：「敢情你也認爲暗中發話警告之人，不是諸葛飛瓊本人，便是她的手下？」

藍啓明道：「四哥倘若把我們這一路北上所發生之事，連貫起來，便不難明白我這個『認爲』必是千眞萬確的了。」

韓劍平點頭道：「關於這些事兒，當然我也有同感，不過我始終不大明白，諸葛飛瓊這樣做，究竟有甚麼目的？」

藍啓明失笑道：「到了現在，四哥還要裝傻麼？」

韓劍平臉上微微一熱，說道：「我裝甚麼傻？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自從她對你送袍贈簫之日，我便曾下過她對四哥青垂魔眼的斷語，難道你忘記了不成？」

韓劍平赧然道：「五弟這斷語，僅是憑空想像之詞，怎能……」

白牡丹忽然插咀問道：「你們說了半天『魔鈴公主』諸葛飛瓊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藍啓明忙對韓劍平一抛眼色，口中連聲說道：「沒有甚麼！沒有甚麼！」

但韓劍平却已把遇見諸葛飛瓊手下的「金童」、「玉女」以及送袍贈簫之事，一一說了出來。

白牡丹聽完，「哦」了一聲道：「原來韓大俠腰畔的竹簫，便是諸葛飛瓊所贈，可否借給賤妾一觀？」

藍啓明又連抛眼色，但韓劍平竟似絲毫未覺地，點頭應允，便將翠竹簫解下，遞給白牡丹觀看。

白牡丹接簫在手，反覆看了一眼，微笑讚道：「好簫！」

語畢，便遞給韓劍平。

這時，藍啓明已將那隻內裝「逆天神散」的小小黃色玉瓶取了出來，遞給韓劍平道：「韓四哥，你可知道『逆天神散』的服法麼？」

韓劍平愕然說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一語未完，轉眼望着白牡丹，又道：「白姑娘，你曾否聽施不施說過這『逆天神散』的服法？」

白牡丹歉然地搖了搖頭道：「賤妾眞是該死，竟沒有向他套問服用之法，這便如何是好呢？」

三人方自你看我，我看你地無計可施之際，陡聽殿外響起一聲「呵呵」大笑，送進來一個蒼老的聲音道：「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，想不到在這荒山古廟，又和二位大俠碰頭了。」

韓劍平聞聲愕然，舉目瞧去，祇見一個相貌奇古的長髯老叟，領着一個白衣少年，隨着笑語之聲，緩步走進殿堂。

白牡丹雖不識這老少二人，但韓劍平與藍啓明却認得這長髯老叟乃是「濁水神龍」黃戎，白衣少年便是他的師姪于洪蛟。

雙方雖曾經在一起吃喝過好幾天，但此時此地再度相逢，究竟不得不加以防備，當下，藍啓明朝白牡丹一使眼色，暗示她留心戒備，然後「哈哈」一笑，抱拳相迎，說道：「黃總舵主，一夜不見，當眞令人想煞！如今瞧你老滿面春風，莫非昨宵已大有所獲了麼？」

黃戎微笑不答，却將兩道如電眼神，在韓劍平和白牡丹的臉上掃來掃去，半晌過後，方才關懷地問道：「韓大俠神氣似乎有點不佳，莫非昨夜在莊中爲宵小所算了麼？」

藍啓明搶着道：「黃總舵主過慮了，韓四哥不過是昨宵徹夜未眠，又和古玉奇手下的『秘魔四煞』逐一較量，故而略感疲乏罷了。」

黃戎「哦」了一聲，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，當眞是老朽多慮。」

目光一轉，移注白牡丹，笑道：「這位女俠是……」

藍啓明略一遲疑，白牡丹自己嫣然一笑道：「賤妾白牡丹，綽號人稱『美人狐』，敢問老人家是在何方安窰立舵？」

黃戎聽白牡丹自道名號，不由怔了一怔，那于洪蛟已自色迷迷地搶着對白牡丹笑道：「黃老爺子乃黃河兩岸『龍門帮』總舵主，威名遠播，北道上誰不欽仰，姑娘你……」

話猶未了，黃戎已臉孔一沉，喝道：「住嘴！」

于洪蛟愕然一窒，吶吶道：「老……老爺子……我……」

黃戎沉聲道：「老夫這點微名，也值得在白姑娘面前提說嗎？還不給我站過一旁？」

于洪蛟老大沒趣地喏喏連聲，慌忙退過一旁。

黃戎這才對白牡丹拱手笑道：「久聞姑娘芳名，今日幸得一會。」

白牡丹微微一笑道：「好說，老爺子到此有何貴幹？」

黃戎「呵呵」笑道：「說來也慚愧！」

話聲微頓，眼望韓劍平與藍啓明笑道：「昨天晚上和這二位大俠，在古玉奇的莊裏鬼混了一夜，幾乎弄得灰頭土臉，不說也罷。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黃總舵主太客氣了，還有那位『青風帮』的獨孤總管和馬大堡主，怎不見與黃總舵主同來？」

黃戎微笑道：「他們脚程稍慢，隨後就到，哦！怎不見那位李大俠？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他老人家方自到廟後方便去了。」

黃戎眼珠一轉，笑道：「藍大俠技藝高強，好教老朽不由不佩服！」

藍啓明故作不解地愕然道：「在下的微末功行，有何值得黃總舵主誇讚？」

黃戎微笑道：「昨夜老朽親眼看見那位鍾離老兒差點吃蹩在古玉奇的『九天魔女艷舞迷魂』大法之下，老朽怎不佩服？」

藍啓明愕然道：「他敵不過古玉奇，又與在下何干？」

黃戎「呵呵」大笑道：「眞人面前不說假話，藍大俠何必還要謙虛呢？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黃總舵主之言，着實令在下不解。」

黃戎倏地面色一沉，說道：「老朽相信那鍾離老兒身上，如果有『辟邪玉佛』的話，情形便不至那樣狼狽，藍大俠你說對不對？」

藍啓明「咦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那尊『辟邪玉佛』，不是在他身上的嗎？」

黃戎「嘿」然一笑，目注藍啓明，沉聲道：「這就是老朽不得不佩服藍大俠的技藝高強了！」

藍啓明搖頭道：「在下仍然不甚明瞭黃總舵主的意思……」

黃戎目中精光暴射，接口說道：「老朽認爲那尊『辟邪玉佛』乃是在藍大俠的身上，這樣坦言，藍大俠總該明白了吧？」

藍啓明搖頭笑道：「你老人家愈說，在下愈覺糊塗了，那尊『辟邪玉佛』，在下分明是親手還給那鍾離漢的，怎會在我身上呢？」

黃戎目光一轉，說道：「好罷，就算老朽猜錯了，那麼，你借我的兩盒贋品，就請還給我吧！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黃總舵主是說那兩盒假的『水火明珠』和『辟邪玉佛』麼？」

黃戎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

話完，右手一伸，沉聲又道：「拿來！」

藍啓明探手入懷中一摸，「啊」了一聲，惶恐地說道：「糟糕！在下大概一時不愼，於昨晚闖出秘魔莊之時，給失落了。」

黃戎怫然道：「藍大俠休得開老朽的玩笑，天下事那有這般湊巧之理？」

藍啓明雙手一攤，歉然笑道：「黃總舵主要是不信，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，不過嘛……好在那兩樣東西並非眞品，在下另外設法，找人重行造來，還給你老人家罷！」

黃戎怒道：「那有這樣便當的事？哼哼！你若不還我東西，便休想出得這古廟。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現在我身上沒有那兩樣東西，叫我怎樣還你？」

黃戎喝道：「你敢不敢讓我搜一搜？」

藍啓明面孔一板，說道：「在下身上雜碎東西甚多，怎能由你來搜？」

黃戎怒喝道：「你若不肯讓我搜時，可不要怪老夫無禮了。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憑你們老少二人，够得上麼？」

黃戎冷冷一笑道：「你這面還不是祇有兩個？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可是你不要忘了我李二哥馬上就要回來，韓四哥這時也調息得差不多恢復原狀了。」

黃戎冷笑道：「鬼話，那李老化子倘若眞的去方便時，這許久就算是拉石頭也拉完了。至於這位韓大俠麼？嘿嘿！我看他保命都來不及，還能與人動手麼？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！黃總舵主，你那兩位同伴，這時還未到來，恐怕是在半路上睡着了罷……」

藍啓明笑容一斂，又道：「彼此都是一樣，人數相等，你打算怎樣？快劃下道來。」

黃戎怒喝道：「你敢不敢接老夫三掌？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慢說三掌，就是三十掌，又何妨？」

黃戎大喝道：「好，這是第一掌！」

喝聲中，右臂一掄，猛然一掌朝藍啓明當胸擊去，藍啓明微微一笑，功力暗凝，也自揮掌推出。

「砰」然一聲，雙方掌力一接之下，居然平分秋色，二人僅僅上肩微晃，脚下並未移動分毫。

黃戎心頭一凛，暗道：「這小子果然有點門道。」

冷威大喝道：「本島主根本不信你是懷着善意而來……」

殿外之人「咄」了一聲，峻聲道：「冷威，你爲了甚麼去和古玉奇打交道？又有甚麼結果？你自己難道不比我明白？」

冷威神色微變，冷笑道：「本島主與古玉奇之事，用不着旁人費神。」

話聲一頓，似乎想起了甚麼，厲聲道：「你究竟是誰？」

殿外之人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已經有點明白了吧？你若早想起時，便不會蠢得去找古玉奇了。」

冷威聽了，臉上的神色一連變了幾變，忽地「咦」了一聲，喝道：「你……你是……」

話猶未了，倏然住口，掃了藍啓明和白牡丹一眼，回顧那兩個黑衣大漢喝道：「走！」

身形展動，往殿外奔去。

藍啓明冷冷一笑，道：「冷島主不留下來多談一會了麼？」

冷威一面走，一面回頭冷笑道：「暫且留你們活着替姓韓的收屍，你們如恨不過，可到莫邪島上來算賬！」

話完，人已出了殿門，越過廟牆。

那兩名黑衣大漢，也隨後急急越出廟門而去。

白牡丹有點莫名其妙地瞧着藍啓明，問道：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廟外的那個人是誰呀？」

藍啓明搖了搖頭，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大概那人和冷威的確是老朋友……」

話聲微頓，反問道：「白姑娘，你怎會和韓四哥在這裏？那冷威的『九寒晶砂』，據說其毒無比，白姑娘怎能隨便讓他點上？」

白牡丹瞧了韓劍平一眼，幽幽說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唉！……豈不都是爲了救他？」

藍啓明愕然一驚，一步掠到韓劍平的面前，急急問道：「四哥，你……你怎麼了？」

韓劍平赧然道：「我一時大意，竟中了『莫邪島主』冷威的『九寒晶砂』……」

藍啓明大驚失色道：「怎麼？四哥竟中『九寒晶砂』？是甚麼時候？在甚麼地方？」

韓劍平苦笑道：「大概是昨天晚上，在秘魔莊的花壇霧陣之中。」

藍啓明想了一想，恍然說道：「敢情就是那一片暗藍色的星光，但爲何我與李二哥却沒有……」

說至此處，他想起未見李玄，遂向韓劍平問道：「李二哥呢？」

韓劍平道：「李二哥經已隨『逆天魔醫』施不施，回轉『施家堡』取那『逆天神散』去了。」

藍啓明一頭霧水地，詫然問道：「這又是怎麼回事？施不施那魔頭怎會願意讓李二哥去取他珍逾性命的『逆天神散』？」

白牡丹「噗哧」一笑，道：「藍大俠眞是健忘，你還記得在『九疑魔宮』呼延西的愛子彌月喜筵上，巧逼施不施喝下那碗酒的事？」

藍啓明「哦」了一聲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但你們又怎會遇見施不施的呢？……」

話聲忽頓，「啊」了一聲，對韓劍平叫道：「四哥你好糊塗！」

韓劍平愕然道：「我怎地糊塗了？」

藍啓明道：「從這裏到施家堡，來回路程最少也得半個多月，那時，你……你……恐怕已經……」

白牡丹笑道：「藍大俠不要着急，韓大俠最少也可以活半個月，何況你已經來了，就更不成問題了。」

藍啓明不解地問道：「這又是怎麼回事？我有甚麼辦法使韓四哥不成問題？」

白牡丹笑道：「因爲你身上有一瓶『逆天神散』，正好拿來救治韓大俠，那不是沒有問題了麼？」

藍啓明遲疑着道：「不錯，我身上的確有一瓶從施不施懷中摸來的藥物，但又怎能確定就是『逆天神散』呢？」

白牡丹微微一笑，遂將早上在這廟中發生之事，對藍啓明說了，又道：「我想這種丟人的事情，既然他口中說出來，相信不會有假的吧！」

藍啓明連連點頭道：「白姑娘這一分析，果然十分有理，那就拿來試上一試便了……」

說時，一面伸手入懷，一面目注韓劍平笑道：「四哥是在『秘魔莊』內將白姑娘找到的麼？」

韓劍平搖頭道：「不是，我是在秘魔莊外面，碰巧將她救下來的。」

藍啓明詫道：「秘魔莊外面？難道四哥走進的那道『秘魔門』，乃是通到莊外去的？」

韓劍平苦笑一聲，道：「這個我也弄不清楚，反正我是在糊裏糊塗的情形以下，走出秘魔莊就是了。」

當下，便將昨夜走進秘魔門以後，所見到的事情，一一加以敘述。

藍啓明聽完，失聲一嘆，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我倒不佩服古玉奇的奇妙佈置，却不得不佩服『魔鈴公主』諸葛飛瓊和她的手下，確是神通廣大，魔法無邊了。」

韓劍平道：「敢情你也認爲暗中發話警告之人，不是諸葛飛瓊本人，便是她的手下？」

藍啓明道：「四哥倘若把我們這一路北上所發生之事，連貫起來，便不難明白我這個『認爲』必是千眞萬確的了。」

韓劍平點頭道：「關於這些事兒，當然我也有同感，不過我始終不大明白，諸葛飛瓊這樣做，究竟有甚麼目的？」

藍啓明失笑道：「到了現在，四哥還要裝傻麼？」

韓劍平臉上微微一熱，說道：「我裝甚麼傻？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自從她對你送袍贈簫之日，我便曾下過她對四哥青垂魔眼的斷語，難道你忘記了不成？」

韓劍平赧然道：「五弟這斷語，僅是憑空想像之詞，怎能……」

白牡丹忽然插咀問道：「你們說了半天『魔鈴公主』諸葛飛瓊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藍啓明忙對韓劍平一拋眼色，口中連聲說道：「沒有甚麼！沒有甚麼！」

但韓劍平却已把遇見諸葛飛瓊手下的「金童」、「玉女」以及送袍贈簫之事，一一說了出來。

白牡丹聽完，「哦」了一聲道：「原來韓大俠腰畔的竹簫，便是諸葛飛瓊所贈，可否借給賤妾一觀？」

藍啓明又連拋眼色，但韓劍平竟似絲毫未覺地，點頭應允，便將翠竹簫解下，遞給白牡丹觀看。

白牡丹接簫在手，反覆看了一眼，微笑讚道：「好簫！」

語畢，便遞給韓劍平。

這時，藍啓明已將那隻內裝「逆天神散」的小小黃色玉瓶取了出來，遞給韓劍平道：「韓四哥，你可知道『逆天神散』的服法麼？」

韓劍平愕然說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一語未完，轉眼望着白牡丹，又道：「白姑娘，你曾否聽施不施說過這『逆天神散』的服法？」

白牡丹欷然地搖了搖頭道：「賤妾眞是該死，竟沒有向他套問服用之法，這便如何是

好呢？」

三人方自你看我，我看你地無計可施之際，陡聽殿外響起一聲「呵呵」大笑，送進來一個蒼老的聲音道：「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，想不到在這荒山古廟，又和二位大俠碰頭了。」

韓劍平聞聲愕然，舉目瞧去，祇見一個相貌奇古的長髯老叟，領着一個白衣少年，隨着笑語之聲，緩步走進殿堂。

白牡丹雖不識這老少二人，但韓劍平與藍啓明却認得這長髯老叟乃是「濁水神龍」黃戎，白衣少年便是他的師姪于洪蛟。

雙方雖曾經在一起吃喝過好幾天，但此時此地再度相逢，究竟不得不加以防備，當下，藍啓明朝白牡丹一使眼色，暗示她留心戒備，然後「哈哈」一笑，抱拳相迎，說道：「黃總舵主，一夜不見，當眞令人想煞！如今瞧你老滿面春風，莫非昨宵已大有所獲了麼？」

黃戎微笑不答，却將兩道如電眼神，在韓劍平和白牡丹的臉上掃來掃去，半晌過後，方才關懷地問道：「韓大俠神氣似乎有點不佳，莫非昨夜在莊中爲宵小所算了麼？」

藍啓明搶着道：「黃總舵主過慮了，韓四哥不過是昨宵徹夜未眠，又和古玉奇手下的『秘魔四煞』逐一較量，故而略感疲乏罷了。」

黃戎「哦」了一聲，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，當眞是老朽多慮。」

目光一轉，移注白牡丹，笑道：「這位女俠是……」

藍啓明略一遲疑，白牡丹自己嫣然一笑道：「賤妾白牡丹，綽號人稱『美人狐』，敢問老人家是在何方安窰立舵？」

黃戎聽白牡丹自道名號，不由怔了一怔，那于洪蛟已自色迷迷地搶着對白牡丹笑道：「黃老爺子乃黃河兩岸『龍門帮』總舵主，威名遠播，北道上誰不欽仰，姑娘你……」

話猶未了，黃戎已臉孔一沉，喝道：「住嘴！」

于洪蛟愕然一窒，吶吶道：「老……老爺子……我……」

黃戎沉聲道：「老夫這點微名，也值得在白姑娘面前提說嗎？還不給我站過一旁？」

于洪蛟老大沒趣地喏喏連聲，慌忙退過一旁。

黃戎這才對白牡丹拱手笑道：「久聞姑娘芳名，今日幸得一會。」

白牡丹微微一笑道：「好說，老爺子到此有何貴幹？」

黃戎「呵呵」笑道：「說來也慚愧！」

話聲微頓，眼望韓劍平與藍啓明笑道：「昨天晚上和這二位大俠，在古玉奇的莊裏鬼混了一夜，幾乎弄得灰頭土臉，不說也罷。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黃總舵主太客氣了，還有那位『青風帮』的獨孤總管和馬大堡主，怎不見與黃總舵主同來？」

黃戎微笑道：「他們脚程稍慢，隨後就到，哦！怎不見那位李大俠？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他老人家方自到廟後方便去了。」

黃戎眼珠一轉，笑道：「藍大俠技藝高強，好教老朽不由不佩服！」

藍啓明故作不解地愕然道：「在下的微末功行，有何值得黃總舵主誇讚？」

黃戎微笑道：「昨夜老朽親眼看見那位鍾離老兒差點吃鼈在古玉奇的『九天魔女艷舞迷魂』大法之下，老朽怎不佩服？」

藍啓明愕然道：「他敵不過古玉奇，又與在下何干？」

黃戎「呵呵」大笑道：「眞人面前不說假話，藍大俠何必還要謙虛呢？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黃總舵主之言，着實令在下不解。」

黃戎倏地面色一沉，說道：「老朽相信那鍾離老兒身上，如果有『辟邪玉佛』的話，情形便不至那樣狼狽，藍大俠你說對不對？」

藍啓明「咦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那尊『辟邪玉佛』，不是在他身上的嗎？」

黃戎「嘿」然一笑，目注藍啓明，沉聲道：「這就是老朽不得不佩服藍大俠的技藝高強了！」

藍啓明搖頭道：「在下仍然不甚明瞭黃總舵主的意思……」

黃戎目中精光暴射，接口說道：「老朽認爲那尊『辟邪玉佛』乃是在藍大俠的身上，這樣坦言，藍大俠總該明白了吧？」

藍啓明搖頭笑道：「你老人家愈說，在下愈覺糊塗了，那尊『辟邪玉佛』，在下分明是親手還給那鍾離漢的，怎會在我身上呢？」

黃戎目光一轉，說道：「好罷，就算老朽猜錯了，那麼，你借我的兩盒贋品，就請還給我吧！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黃總舵主是說那兩盒假的『水火明珠』和『辟邪玉佛』麼？」

黃戎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

話完，右手一伸，沉聲又道：「拿來！」

藍啓明探手入懷中一摸，「啊」了一聲，惶恐地說道：「糟糕！在下大概一時不愼，於昨晚闖出秘魔莊之時，給失落了。」

黃戎怫然道：「藍大俠休得開老朽的玩笑，天下事那有這般湊巧之理？」

藍啓明雙手一攤，歉然笑道：「黃總舵主要是不信，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，不過嘛……好在那兩樣東西並非眞品，在下另外設法，找人重行造來，還給你老人家罷！」

黃戎怒道：「那有這樣便當的事？哼哼！你若不還我東西，便休想出得這古廟。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現在我身上沒有那兩樣東西，叫我怎樣還你？」

黃戎喝道：「你敢不敢讓我搜一搜？」

藍啓明面孔一板，說道：「在下身上雜碎東西甚多，怎能由你來搜？」

黃戎怒喝道：「你若不肯讓我搜時，可不要怪老夫無禮了。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憑你們老少二人，够得上麼？」

黃戎冷冷一笑道：「你這面還不是祇有兩個？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可是你不要忘了我李二哥馬上就要回來，韓四哥這時也調息得差不多恢復原狀了。」

黃戎冷笑道：「鬼話，那李老化子倘若眞的去方便時，這許久就算是拉石頭也拉完了。至於這位韓大俠麼？嘿嘿！我看他保命都來不及，還能與人動手麼？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！黃總舵主，你那兩位同伴，這時還未到來，恐怕是在半路上睡着了罷……」

藍啓明笑容一斂，又道：「彼此都是一樣，人數相等，你打算怎樣？快劃下道來。」

黃戎怒喝道：「你敢不敢接老夫三掌？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慢說三掌，就是三十掌，又何妨？」

黃戎大喝道：「好，這是第一掌！」

喝聲中，右臂一掄，猛然一掌朝藍啓明當胸擊去，藍啓明微微一笑，功力暗凝，也自揮掌推出。

「砰」然一聲，雙方掌力一接之下，居然平分秋色，二人僅僅上肩微晃，脚下並未移動分毫。

黃戎心頭一凜，暗道：「這小子果然有點門道。」

當下，將眞力運聚到九分火候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再接一掌！」

右掌「呼」地平胸推去。

藍啓明神態一肅，右腕一翻，揮掌迎抗來勢。

雙方掌力在半途一合，登時又是「砰」然一聲巨響，狂飈亂捲之下，頓見藍啓明臉色一變，竟然踉蹌倒退了一步，黃戎上身一晃，等藍啓明脚步站穩，眞氣暴提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小子有種就接老夫最後一掌。」

喝聲中，欺身上步，右臂猛掄，用足十成眞力，揮掌朝藍啓明劈去。

藍啓明連接兩掌後，已覺臟腑間氣血浮動，腕際也有酸痛之感，才知道這個黃河兩岸的水寇總魁首，確非浪得虛名，不由暗悔自己一時疏忽輕敵，不該捨長用短，招來這番挫折。

他心念電轉之下，對黃戎攻來的第三掌，那還肯多耗氣力去硬接，遂輕聲一笑，展開「鳳落岐山」身法，巧妙地閃讓開去。

黃戎「嘿嘿」冷笑道：「黔驢之技不過如此，倒看你這小子能躲到幾時？」

嘲笑聲中，雙掌迴環迸發，掌掌用足十成眞力，恍如狂風驟雨一般，立將藍啓明圈入排山倒海的掌影之中。

藍啓明一面施展師門絕世奇奧身法，在如山掌影與雷霆萬鈞的壓力之下，從容游走，一方面却暗地運氣調息準備伺隙反擊。

這一場拚鬥，在表面看來，似乎黃戎已佔盡機先，內力上亦較深厚，逼得藍啓明僅剩了閃讓躱避的功夫，沒有出手還擊的刀了。

但，在旁盤坐的「玉笛韓湘」韓劍平，嘴角間却不時浮現出一絲滿不在乎的微笑，因爲他深知藍啓明這套「鳳落岐山」身法，奇奧絕倫。

當時曾在他的玉笛絕招與「先天太乙眞氣」密密圍攻之下，沒有落過半點下風，則這時自然不會被黃戎的掌風掃上一絲半毫，更不至於失招落敗，是以他在一旁觀戰，心中並不感到緊張。

可是，白牡丹尚不知其中玄奧，以爲藍啓明當眞無力還手，徒仗身法巧妙來閃避，如此下去，那有不敗之理，她愈看愈覺緊張，愈看愈是焦急，心中不斷盤算怎樣出手相助，才救得藍啓明脫離這險境。

另一方面，那于洪蛟却認爲這正是揚名顯萬的千載良機，祇見他晃身一躍，落在白牡丹面前，嘻嘻一笑，抱拳道：「姑娘閒立無聊，在下來陪姑娘玩玩便了。」

白牡丹沒好氣地冷哼一聲，叱道：「滾滾滾！你也配和奶奶動手？」

于洪蛟臉色一變，怒喝道：「賤婦，不敎你嚐嚐滋味，也不知你少爺的厲害。」

喝聲中，雙手一分，一上一下，屈指如鈎，閃電般向白牡丹前胸及小腹抓去。

白牡丹勃然變色，柳眉含煞，玉面罩霜地哼了一聲，冷然說道：「鼠輩找死！」

嬌軀微撤，羅袖輕輕一拂，兩根「羅刹追魂刺」悄然射去。

于洪蛟見白牡丹仰身閃避，心中方自一喜，却突然雙膝關節穴上一陣劇痛，不由大叫一聲，「卜通」跌坐在地上，慘哼不止……

黃戎方自運掌如飛，逼得藍啓明團團亂轉之際，耳中突然聽得于洪蛟的慘叫，忙閃目一看，不禁大吃一驚，立時撤掌，大喝道：「停手！」

晃身倒縱而出。

藍啓明大笑道：「誰與你停手？」

跟踪追上，雙掌驟出，猛然向黃戎背後拍去。

黃戎又急又怒，大吼一聲，一擰腰，上身一仰，雙掌一推，便接了藍啓明這淩空下擊一掌。

「砰」「砰」兩聲巨響，人影亂晃，勁風狂捲。

藍啓明偷鷄不着，幾乎蝕了一把米地，被黃戎的掌力震得去勢一窒，踉蹌倒退了兩步，眼前金星亂迸，心頭氣血翻騰，慌忙定一定神，凝立當地，暗自運功調息。

黃戎吃虧在仰身發掌，又是在倉猝之間，故此掌力不免大打折扣，竟被藍啓明的掌力震得幾乎倒坐在地上。

幸虧他功力深厚，經驗豐富，趕快眞氣一沉，將下盤穩住，也顧不得繼續去找藍啓明的晦氣，一退退到于洪蛟身旁，急聲問道：「蛟兒，你怎麼了？」

于洪蛟這時已痛得連話也說不出來，祇是哼哼連聲，用手指着膝蓋，額際的冷汗像雨一般滾將下來。

黃戎急忙將他的褲管撕開，注目之下，頓時神色大變，霍地站起身來，戟指白牡丹，厲聲喝道：「好個狠毒的賤婦，我師侄與你何怨何仇？你竟使用這般毒辣的『羅刹追魂刺』來暗算於他，哼哼！你若還不說出個道理來，老夫管敎你們死無葬身之地！」

白牡丹冷冷道：「我們是否會死無葬身之地，那是將來的事，但目前你這寶貝師侄的性命生死，握在我手中，你就得乖乖聽我的。」

黃戎厲聲道：「老夫拚着他的性命不要，也要把你們抽筋剝皮，方消心頭之恨！」

白牡丹冷笑道：「一位藍大俠你已勝不了，若再加上我時，你自己不妨算一算，能抽得了我們的筋，剝得了我們的皮麼？」

黃戎聞言，目光一陣亂轉，情知白牡丹的話實在不是恫嚇之詞，他乃老奸巨滑之徒，自然不吃這眼前虧，當下，「哼」了一聲，喝道：「也罷，老夫今日姑且饒了你們，你還不快將這兩根『羅刹追魂刺』取出來？」

白牡丹哂然道：「天下那有這樣便宜之事呀？」

黃戎大怒道：「你要想怎麼樣？」

白牡丹沉聲道：「很簡單，我要你帶了你的寶貝師侄，馬上滾回黃河老窩去！」

黃戎道：「放屁，我師侄膝上的『羅刹追魂刺』不取出來，老夫豈能輕易放過你們！」

白牡丹正色道：「你若答應了，我自會告訴你取出那兩根『羅刹追魂刺』的辦法。」

黃戎這時見于洪蛟已然快要痛昏過去，情知再要倔强，結果便不堪設想，祇好强忍怒火，咬牙答道：「好，老夫就答應你。」

白牡丹微笑點頭道：「現在你可以運聚六成純陽眞力，用截穴手法，把你這寶貝師侄的左右『陰陵穴』點了。」

黃戎遲疑了一會，終於依照白牡丹的吩咐，伸手將于洪蛟的左右「陰陵穴」點了。

白牡丹臉色一沉，說道：「現在你快點將他抱起來，滾回去歇息，一月後，我自會到你『龍門帮』去取回這兩根『羅刹追魂刺』。」

黃戎凝視着白牡丹，半晌才恨恨說道：「好，老夫就等你一個月，哼哼！那時看你怎麼死法！」

白牡丹笑道：「到時候，你要怎樣算這筆帳，悉聽尊便，請吧！」

黃戎「哼」了一聲，抱起于洪蛟，大步出廟而去。

藍啓明這時已調息得差不多，眼看黃戎去遠，遂走過來對白牡丹皺眉道：「白姑娘，你這樣做，似乎有點不妥吧？」

白牡丹吁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我們主要目的是爭取時間來救治韓大俠，所以才不與這老賊糾纏下去，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。」

韓劍平關切地問道：「白姑娘，你當眞要在一月後，到『龍門帮』去替他的師侄取出那兩根『羅刹追魂刺』麼？」

白牡丹淡然一笑道：「我們先把目前的問題解決要緊，將來的事，到時候再說吧！」話完，轉對藍啓明說道：「藍大俠，請來研究一下，這『逆天神散』到底該怎樣服用，免得夜長夢多，又生枝節。」

藍啓明點頭稱是，舉步朝韓劍平走去，那知……

他剛一移動脚步，却突然渾身一顫，打了個踉蹌，禁不住失聲叫道：「不好，我怎地渾身發冷，好像也中了『九寒……』」

話尚未完，人已「卜通」一聲，昏倒在地上。

韓劍平和白牡丹大吃一驚，急忙上前將藍啓明抱起一看，但見他雙目緊閉，皮膚已微現暗藍之色，其冷如冰，分明眞的也中了「九寒晶砂」。

白牡丹不解地目注韓劍平道：「他怎麼也中了『九寒晶砂』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韓劍平略一思索，說道：「可能是昨晚在秘魔莊中，遭遇『九寒晶砂』暗襲之際，與我同受暗算。」

白牡丹急道：「那爲何直到現在才發作的呢？」

韓劍平沉吟道：「我想……，他大概是剛才與黃戎硬拚了三掌，以致氣血浮動，『九寒晶砂』的毒性便乘機發作，這情形，正和昨晚我替姑娘解開受制的穴道之後，因眞氣損耗太甚，而促使『九寒晶砂』的毒性提早發作，完全一樣，姑娘認爲如何？」

白牡丹連連點頭道：「韓大俠這一分析甚爲合理，如今，我們該怎麼辦呢？」

韓劍平嘆了口氣道：「如今祇好聽天由命，孤注一擲地把這瓶『逆天神散』，按照普通藥物的一般服用之法，試它一試了。」

白牡丹想了想，覺得除此之外，委實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，遂從韓劍平手中接過「逆天神散」，撬開藍啓明的牙關，將「逆天神散」倒了一半進他口中。

此際，藍啓明已然氣如游絲，那一小瓶「逆天神散」停在口腔內，根本無法嚥得下腹中，白牡丹無可奈何，祇好硬着頭皮，不顧男女之嫌，伏在藍啓明身上，嘴對嘴地運聚本身一口眞氣，將「逆天神散」度下他的腹中。

一切完畢，她這才起身對韓劍平說道：「韓大俠，你是現在就服下去，抑是等藍大俠醒來以後再服？」

韓劍平神色凛然道：「五弟若有差池，我又豈能獨生，請白姑娘把『逆天神散』給我，我也照樣服用便了。」

白牡丹一面暗自禱告，一面將「逆天神散」遞了過去。

韓劍平接過「逆天神散」，毫不猶豫地倒了一小半進口內，沁出一些津液和着嚥下。

白牡丹緊緊扶住藍啓明，目不轉睛地盯着韓劍平，這時，她心中的緊張已達到了極點。

因爲，這瓶「逆天神散」萬一不是眞品，或是服用之法不對，則韓劍平與藍啓明便將飲恨終生，命喪當場！

她櫻唇不住顫抖着，心中默默禱告道：「蒼天，蒼天，你若是有靈，便千萬開恩，保佑這兩位武林奇俠，安然無恙，爲人間多保存一分正義，爲江湖多造一分福……」

時間，在她的默禱中悄悄逝去，終於……

她的禱告應驗了，她感到藍啓明冷冰冰的肌膚，竟然漸漸變得溫暖起來，再一看韓劍平，但見他的臉上，此際泛起了一層安詳喜悅的笑容，顯然這「逆天神散」已發生效力了。

又過了一會，祇聽藍啓明微微呻吟了一聲，緩緩張開眼簾，軟弱地說了一聲：「冷死我了！」

白牡丹忍住心頭的狂喜，急急問道：「藍大俠，你覺得好些了麼？」

藍啓明點了點頭道：「我現在覺得渾身軟弱無力，恍惚大病一場，白姑娘，我韓四哥怎麼樣了？」

韓劍平笑聲接道：「五弟，我很好，現時你體內的『九寒晶砂』之毒雖解，却不宜多耗精神說話，且用你本門心法，緩緩將眞氣運行全身，慢慢調息才好。」

藍啓明點頭應諾，便自閉目養神，入定調息。

韓劍平笑道：「白姑娘，在下也須入定調息，煩姑娘爲我們護法。」

白牡丹笑道：「這是賤妾份內之事，韓大俠請安心調息便了。」

言罷，便鬆開扶住藍啓明的雙手，退至大殿門口，凝神戒備。

日影緩緩西移，這座荒山破廟，也漸漸隱沒於暮靄之中

韓劍平與藍啓明這一入定，竟足足耗了三個時辰之久方才醒轉，二人但覺體內氣機和暢，眞氣已運行無阻，完全恢復如初。

二人張目相覷，大有恍如隔世之感。

藍啓明首先開口笑道：「四哥，我們這一場無妄之災，若不是遇着白姑娘這位觀世音菩薩，則我們此時相見，便必然是在陰曹地府的了。」

韓劍平喟然嘆道：「所謂一飲一啄，都莫非前定，假如我沒有將她從『七星島主』狄長青手中救下，便不會有她來救我們，可見冥冥之中，早已有了安排，絲毫不爽。」

藍啓明點頭笑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我們仍得好好謝她才可！」

說時，目光一轉，咦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四哥，她到那裏去了？」

韓劍平道：「適才我們入定調息之時，是我請她在殿外爲我們護法，這時恐怕還不知我們已經醒來了呢！」

當下，轉向殿外，高聲呼道：「白姑娘，白姑娘，請進來！我們已經完全好了。」

那知，他連叫了幾遍，竟然沒有絲毫反應，不由使他大爲詫異，與藍啓明不約而同，一躍而起，迅即縱出大殿門外，閃目四顧。

那知，他們這一看之下，竟然沒有看見白牡丹的人影。

韓劍平「咦」了一聲，騰身飛上殿頂，運目四下搜索，藍啓明則繞着這座破廟，裏裏外外地尋了一轉，却仍然都沒有發現絲毫踪跡。

這樣一來，不由二人相顧愕然，猜不透白牡丹爲何會失了踪，她究竟到那裏去了呢？

韓劍平與藍啓明在殿頂上呆立了一會，茫無頭緒地飄身落到地上，又復仔細將週圍搜尋了一遍，仍然沒有發現半點蛛絲馬跡。

藍啓明搔搔腦袋，皺眉道：「這就奇了，莫非我們入定之時，忽然來了敵人，她唯恐我們受到影響，故意將敵人引離此地不成？」

韓劍平搖頭道：「不會，不會，以她那樣聰明之人……」

韓劍平語音頓略，續道：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必然會考慮到如果將敵人引開之後，萬一又有另一撥敵人來襲，豈不是中了調虎離山之計？所以，我認爲你這判斷不大合理。」

藍啓明默然半晌，忽地一拍前額，叫道：「對了！」

韓劍平忙道：「甚麼對了？」

藍啓明目注韓劍平，笑道：「你從狄長青手中救下她的時候，她是怎樣的情形？」

韓劍平道：「那時候，她全身的穴道都被制住，根本就人事不知，直到……」

藍啓明接口道：「你猜她會不會是被狄長青所制？」

韓劍平沉吟道：「這就難說了——」

藍啓明道：「如果我們假定落在狄長青手中之時，乃是在毫無知覺的情形之下，那就不難推想出她此刻到甚麼地方去了。」

韓劍平茫然道：「我還是不大明白你的意思。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昨晚你自從救了她之後，有沒有將經過情形告訴她？」

韓劍平搖頭道：「沒有，因爲我一直都沒有和她說話的機會。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剛才你不是對我說出是從狄長青手中把她救下來的話麼，我猜她那時候還不曾離開，把你那幾句話兒聽到了。」

韓劍平悚然一驚道：「甚麼？你的意思是說她的失踪，乃是找狄長青算賬去了？」

藍啓明點頭道：「差不多。」

韓劍平搖頭道：「不會不會，我想，她既然要去找狄長青算賬，也不用這樣怱忙，甚至不告訴我們一聲吧？」

藍啓明微微一笑道：「我說四哥你眞是一根腸子通到底的老實頭，竟連女人的脾氣都摸不透，尤其是她的心意都看不出來？」

韓劍平面孔一紅，說道：「五弟休得亂吃我的豆腐。」

藍啓明正色道：「你記不記得，適才她要你把諸葛飛瓊如何送袍贈簫之事告訴她的時候，我曾經對你連施眼色，叫你不要說出來的那回事麼？」

韓劍平聽了藍啓明這一番話，也自點了點頭。

藍啓明又道：「可笑你不但將事情完全說出來，並還把那根翠竹簫拿給她看，試想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她怎能不找個機會離開你？」

韓劍平「哦」了一聲，却又連連搖頭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五弟你不要胡扯。」

藍啓明一本正經地說道：「我怎會胡扯？須知女兒家的心胸最是狹窄敏感，也最爲喜歡爭强好勝，她在你的口中，聽出了諸葛飛瓊對你頗有意思，而你的口氣，也頗爲佩服這位女魔……」

說到此處，倏然住口，傾耳靜聽了一下，伸了伸舌頭，扮了個鬼臉，才繼續說道：「同時，她又感懷本身的際遇，遂自然而然激起命不如人之感，故此當她乍聽到受制於狄長青之事，怎不想把這一口寃氣，去發洩在狄長青的身上？」

韓劍平沉吟道：「你這一番分析，倒也頗有道理，但這樣一來，我們便有兩樁事情擺在前面的，你看應該先辦那樁才好？」

藍啓明略一盤算，答道：「白姑娘去追尋那狄長青之事，根本沒有一個確實的方向可以讓我們趕去接應，所以，我認爲不如先到施家堡去接應李二哥比較妥當。」

韓劍平連連點頭道：「對，我們這就動身，如果脚程加快一些的話，也許能够在半路趕上他們，便可以省去許多麻煩了。」

當下，二人遂在暮色蒼茫之中，離開這座破廟，連夜朝鄂北與河南交界的桐柏山奔去。

沿途上，他們想到李玄已隨施不施走了這大半天，恐怕一時追趕不上，因此誰都沒有開口說話，祇顧脚下加勁，朝前飛馳……

一路翻山越嶺，飛渡流水，疾掠田野，直到天色大亮，估計已然奔行了二三百里路程。

前面便是一座大鎭甸，韓劍平、藍啓明這才脚步放慢下來，走進鎭中一打聽，方知已到了山脚下的「臨沂鎭」。

二人遂尋了間專賣早點的攤子，要了些燒餅豆漿，一面進食，一面藉此機會恢復一夜奔馳的疲勞。

韓劍平喝了一碗熱騰騰的豆漿，咬了幾口燒餅，這才目注藍啓明，含笑問道：「五弟，前晚你進了那道『秘魔門』之後，究竟遇見了些甚麼事情，又是怎樣走出了秘魔莊的呢？」

藍啓明忽地臉上一熱，尷尬地笑了笑，道：「反正都是些幻境之類的事情，以後有空再說吧。」

韓劍平目光一掃藍啓明背上的長形黃布包裹，微微一笑道：「五弟就是喜歡賣點關子，看你背上的黃布包裹，不就是那位沂山『雙龍堡』公孫大堡主的寶物麼？這樣看來，你前晚上分明頗有收穫呢！」

藍啓明目光閃動，左右掃視一眼，對韓劍平施了個眼色。

韓劍平也自有些警覺，遂住口不再多談，匆匆吃喝完畢，便與藍啓明又復動身趕路。

出了鎭甸，便是一片起伏無際的荒凉野地，藍啓明一面奔行，一面對韓劍平埋怨地說道：「四哥，你怎地這般口沒遮攔，須知前面不遠便是沂山，萬一方才的話被『雙龍堡』的人聽去了，豈不又是一場麻煩？」

韓劍平軒眉笑道：「五弟太過多慮了，試想，那『雙龍堡』的大堡主現在正失陷在秘魔莊中，而那二堡主據說已被古玉奇害死，那還怕有甚麼人來找麻煩呢？」

「嘿嘿！」

一聲刺耳的冷笑，緊接着韓劍平的話聲劃空傳來。

韓劍平與藍啓明不由愕然停步。

隨着一個蒼勁的聲音，冷冷喝道：「老夫就要找你們的麻煩！」

吆喝聲中，祇見道旁的雜樹叢裏，人影連晃，竄出了十幾個手執兵刃漢子，將去路攔住。

這一撥人，個個生得膀闊腰粗，身穿青布勁裝，横眉豎目，滿臉兇戾之容，分明都不是善良之輩。

韓劍平冷笑一聲道：「諸位是那條路的英雄？誰是爲首之人，請出來說話。」

他剛一住口，倏地從道旁的雜樹中，緩步走出一個鄉農打扮，手握一根特別長大的旱烟桿，年屆古稀的白髮老叟來。

韓劍平和藍啓明見了，都不由眉頭深皺，心中嘀咕道：「這老兒面目陌生，貌不驚人，却膽敢在大白天率衆來攔刦，究竟是甚麼來路的呢？」

二人心中方自忖度，這白髮老叟已慢慢走到他們面前，以手中旱烟桿一撑地面，「嘿嘿」冷笑道：「老夫便是爲首之人，你們還有甚麼話說？」

韓劍平微一抱拳，含笑說道：「我們與尊駕素昧平生，請問爲何將去路攔住？」

白髮老叟將旱烟鍋一指藍啓明，冷冷說道：「不爲甚麼，祇要他把背上的包裹解下來，交與老夫，老夫便可立刻放你們走路！」

藍啓明冷冷一笑道：「你是誰？與我背上的包裹有何關係？憑甚麼要把它交給你？」

白髮老叟沉聲道：「老夫是誰你不配問，你背上的包裹，乃是我師侄公孫昇之物，老夫給你面子，不追究此物如何會在你身上，哼！你還敢問我憑甚麼，嘿嘿！眞是狂妄已極！」

藍啓明笑道：「瞧你這身打扮，料也是個無名之輩，須知公孫昇乃是我的師侄孫，我也給你面子，不追究攔路刦財之罪，哈哈！還不快滾？」

這一番笑謔的話兒，祇氣得白髮老叟滿頭白髮倒豎，吹鬚瞪眼地大喝道：「小輩竟敢出言無狀，老夫若不教訓教訓你，你也不知天高地厚。」

喝聲一落，手中旱烟鍋已疾逾閃電，向藍啓明的「人中」穴點到。

藍啓明沒料到這個其貌不揚的鄉下老兒，出手竟然這般迅快狠辣，不由心中一凜，一仰頭，脚尖微滑，人已斜飄三尺，閃讓開去。

同時，韓劍平也自駢指輕輕朝旱烟鍋一點，笑聲道：「慢來慢來，有話不妨好好說！」

白髮老叟原本以爲這一烟鍋點出，乃是十拿九穩要對方當場受制，沒料到竟會點了個空，他心中方自詫然之際，旱烟鍋又被韓劍平的指力點中，那碗大烟鍋立時斜斜向下一沉。

這一來，頓令此老詫然而驚，手腕一挫，撤回旱烟桿，目光烱烱地將韓劍平、藍啓明掃視一眼，方注定韓劍平沉聲問道：「你有甚麼話說？」

韓劍平含笑道：「你這位老人家年紀也不小了，怎地火氣比年青人還大？一上來就動手，若不是我這位老弟躲得快，豈不是連午飯都吃不成了？」

白髮老叟冷冷道：「老夫向來就是這個脾氣，你的話說完了沒有？」

韓劍平神色一整，說道：「尊駕可知道公孫大堡主乃是失陷在秘魔莊之事麼？」

白髮老叟冷然點頭道：「這個，老夫當然知道。」

韓劍平又道：「尊駕既知此事，則公孫大堡主的那柄『芭蕉鐵扇』，自然是落在古玉奇手中，你認爲對麼？」

白髮老叟點頭道：「不錯。」

韓劍平莊容沉聲道：「那麼，尊駕不去找古玉奇算帳，却攔住我們索取這柄『芭蕉鐵扇』，豈不是找錯對象了？」

白髮老叟也沉聲道：「古玉奇的這筆帳，老夫自會去尋他清算，眼前老夫祇知道『芭蕉鐵扇』是在這個小輩身上，半點也錯不了。」

韓劍平仍然心平氣和地說道：「可是這柄『芭蕉鐵扇』乃是我們從古玉奇手中得來，可以說與公孫大堡主毫無關係，這一點，尊駕必須弄清楚才好。」

白髮老叟厲聲道：「老夫自然十分清楚，否則怎會對你們這般客氣。」

這時，藍啓明已經忍耐不住，對韓劍平道：「這種老胡塗蟲，四哥何必和他白費口舌？三兩下把他打發了，我們趕正事要緊。」

說完，轉對白髮老叟喝道：「我們也不管你是否冒名訛詐，反正你想要這柄『芭蕉鐵扇』，就必須拿點本錢出來，否則免談。」

白髮老叟「嘿嘿」冷笑道：「歸根結底還是這句話兒，何必囉唆半天。」

笑聲忽止，臉孔一沉，又道：「老夫這大年紀，就讓你們兩個一齊上好了。」

韓劍平劍眉雙軒，朗聲道：「就算你有千軍萬馬，我弟兄也是單打獨鬥，韓劍平先領敎尊駕這桿旱烟鍋上，有甚麼驚人絕學。」

白髮老叟乍聞韓劍平之名，目中忽地精光一閃，搖頭冷冷說道：「老夫向來不喜歡以大壓小，你們還是一齊上吧！」

韓劍平軒眉道：「尊駕不必過謙，我勝不了你時，舍弟再上也還不遲，但話要說明，我弟兄素來不與無名之輩動手，故此尊駕必須先示大名尊號，否則……」

白髮老叟連連搖頭道：「不必不必，老夫勝了你們之後，自會告訴你們。」

韓劍平「哼」了一聲，喝道：「好！就請尊駕賜招。」

雙手一垂，足下斜踏子午，目注對方，貞力暗凝，全神待敵。

誰知白髮老叟仍自不肯出手，他目光掃了韓劍平和藍啓明一眼，忽然冷笑連聲地說道：「你們這般做作，分明是想撒賴，也罷！你們不是要領敎老夫這烟鍋上的絕學麼？」

臉色倏地一沉，沉聲道：「如今老夫就在這旱烟鍋上顯露一手絕學，給你們瞧瞧，假如你們能照樣做到，老夫拍腿就走，倘若無法做到時，你們便怎樣？」

韓劍平看了藍啓明一眼，朗聲道：「尊駕隨便玩甚花樣，我弟兄祇要半點不能照樣做到，便將這柄『芭蕉鐵扇』雙手奉上。」

白髮老叟點頭冷笑道：「好，咱們一言爲定。」

隨即轉頭喝道：「拿烟袋來。」

祇見那十幾名青衣大漢當中，應聲湊過來一名手挽革囊的大漢，對白髮老叟躬身行禮道：「老太爺有甚麼吩咐？」

白髮老叟把碗大的旱烟鍋伸到這大漢面前，道：「把烟塞滿。」

大漢應了一聲，打開革囊，一手扶住旱烟桿，一手從囊中抓出大把旱烟葉子，塞進旱烟鍋裏去。

這一來，不由把韓劍平與藍啓明看得目瞪口呆，心中叫苦不迭。

因爲，他們兩人都不會吃烟，假如這白髮老叟眞要表演吃烟的絕技的話，他們便非要一敗塗地不可了。

那大漢手法俐落，片刻之間，已將碗大的旱烟鍋塞滿煙葉，收起革囊，躬身退過一旁。

白髮老叟手擎旱烟桿，眼望韓劍平和藍啓明，道「老夫這就在旱烟鍋上，顯露一手罕世絕學，來給你們瞧瞧，你們可要看清楚了。」

言罷，將旱烟袋的嘴兒含在口中，轉對那大漢道：「點火！」

那大漢應聲從懷中取出一隻火摺子，走過來，一晃點燃，擱在旱烟鍋中的烟葉上面。

白髮老叟含着烟嘴兒吸了幾口，便將旱烟鍋中的烟葉燃得通紅。

這時，韓劍平與藍啓明已然好奇之心大起，暫時將勝敗之憂擱在一邊，暗忖道：「到底要看看你這老兒，攪些甚麼鬼名堂？」

祇見白髮老叟這時已盤膝坐在地上，口含旱烟嘴兒，吸得這烟鍋中的烟葉不住「滋滋」直響。

但奇怪的是這烟鍋中的烟葉儘管燃起一陣陣熊熊火光，却不見半縷烟氣冒出，甚至白髮老叟的口裏，也不曾漏出一絲烟氣來，彷彿所有的烟氣，都被他吸到肚子裏去了。

一會兒，那烟鍋裏面的烟葉，已燃燒了一大半，就在這時候，奇事發生了。

祇見白髮老叟兩個鼻孔裏，倏地噴出兩縷手指般粗細的白烟來，筆直上昇一人多高，然後，彷彿具有靈性一般，各自在空中盤旋飛舞起來。

白髮老叟鼻孔裏的白烟不絕地繼續噴出來，但見兩縷白烟在空中上下盤旋，頃刻之間，竟形成了兩條張牙舞爪的烟龍，一左一右，虛浮在空中，儘管秋風瑟瑟，但祇吹得這兩條烟龍愈增栩栩欲活之感，却不曾吹散掉牠的一鱗半爪。

韓劍平與藍啓明不由看得目瞪口呆，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更猜不透這白髮老叟，施展的是甚麼功夫。

因爲，若是單憑一口凝練的眞氣，將烟噴出凝聚於空中而不被大風吹散，這種功夫並不稀奇，但奇就奇在這白髮老叟坐在地上，腦袋並未晃動一下，而能使這兩縷白烟，如臂之使指定在空中形成一幅畫圖，這種近乎以意馭氣的至高內家功夫，恐怕尋遍當今武林，也找不出有幾個人能夠辦得到。

不言韓劍平、藍啓明二人方自絞盡腦汁來思索這白髮老叟，施展的究竟是甚麼功夫——

中華偉人畫像

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

劉銘傳

（清宣宗道光十六年－德宗光緒二十一年，西元一八三六－一八九五）

劉銘傳，字省三，安徽合肥人。能詩，初為鹽販，後從戎伍，隸淮軍，累擢總兵，轉戰魯豫，平東西捻，著勞勳。光緒間，法人擾海疆，督辦臺灣軍務，力扼法軍。中法議和，置台灣省，首任巡撫。「且將舉一隅之設施，為全國樹之範」，「思以一島基國富强」。撫山胞，理田賦，築鐵路，造輪船，開煤礦，辦電報，設郵傳，興學校，行保甲，振工商，製軍器，籌邊防，實為奠定台灣近代建設丕基之偉人。

程光裕敬撰　連勝彥拜書

這時候，白髮老叟已將旱烟鍋裏的烟葉吸得剩了一鍋烟灰。

祇見他把烟嘴兒拿開，仰面張嘴一噴，噴出一團斗大的白烟，筆直地飛到兩條烟龍的中間，構成了一幅雙龍搶珠的畫面。

韓劍平不由大為嘆服地含笑道：「尊駕絕藝……」

陡聽藍啓明「哼」了一聲，大喝道：「好個不要臉的老兒，竟敢耍這騙……」

那知……

他們的話兒都不會說完，白髮老叟忽地又復張口一噴。

那一團停在空中的白烟，突然急遽風送殘雲，立時擴散開來，向韓劍平、藍啓明迎面捲到。

二人正在心神略分之際，驟不及防，登時被這團白烟罩住，鼻端祇嗅到一股辛辣的味道，禁不住打了個噴嚏，便雙雙昏迷過去。

直到日正當中，那溫暖的陽光照在二人身上，才將他們照得醒轉過來。

二人翻身坐起，你望我，我望你，都不禁發出一絲苦笑。藍啓明更是急忙伸手在背上一摸，果然那柄「芭蕉鐵扇」，業已不翼而飛。

不用說，他們也知道一定是被那白髮老叟拿去。

藍啓明一躍而起，手搭凉篷，四下一望，但見野地荒凉，那裏還有半個人影？不由恨聲道：「想不到三十歲老娘倒綳孩子手，竟會栽在這鄉下老兒手裏。」

他愈說愈氣，一頓足，拔腿就跑。

韓劍平跳起來將他一把揪住，問道：「你要幹甚麼？」

藍啓明氣哼哼的說道：「不到沂山雙龍堡去把這老兒找着，怎能消得心中這口惡氣？」

韓劍平笑道：「你冷靜一些好不好？別忘了我們有比這更緊的事情待辦呢！」

藍啓明道：「但這柄『芭蕉鐵扇』，不知費了我多少手脚，同時還欠下一個人的情面，才弄到手的，豈能讓那老兒輕鬆地拿走了？」

韓劍平聽得一愕，情知藍啓明在秘魔莊中的經歷，必然不太簡單，但這時也無暇多問，遂笑聲勸道：「這倒不要緊，那老兒雖然不會說出姓名，但憑着他那根奇特的旱烟桿，以及他自稱與公孫昇的關係，等我們施家堡的事情一了，祇要回頭跑一趟雙龍堡，難道還怕他躲得了麼？」

藍啓明這一躭擱下來，心頭的氣忿似乎已消了不少，又聽韓劍平這一說，祇好點頭道：「好罷，就讓那老兒多活幾天，等接應了李二哥之後，再去找他算帳便了。」

韓劍平勸得藍啓明動身上路之後，這才一面奔行，一面笑問道：「那老兒表演的一手絕技，我一點破綻也看不出來，你是怎樣把他拆穿，斥為騙局的呢？」

藍啓明「哼」了一聲道：「開頭我也被他嚇住了，直到最後他噴出那一團烟來，我才突然憶起先恩師曾經說過，江湖上有一個專靠耍弄障眼法兒唬人的門派，這門派中的人除了都擅長製造各種暗藏機關的兵刃之外，並還會利用有形無形之物，如硫磺硝烟之類，作出各種吞火吐烟的把戲來惑亂敵人然後乘機下手。」

韓劍平道：「但那老兒的功力，分明已達到以意馭氣之境，這又作何解釋？」

藍啓明撇了撇嘴，道：「他倘若眞有這本領時，也用不着費那許多手脚了，四哥以為他那旱烟鍋裏裝的眞是烟葉麼？」

韓劍平仍然不甚明白地問道：「那麼，他鼻孔裏噴出的白烟，又怎會自動凝聚成龍的形狀呢？」

藍啓明哂然笑道：「那是預先把特製的藥物，按照所需要的形狀，早就配成了，燃燒之際，那白烟就是不從他的鼻孔裏出來，而是直接從烟鍋中冒起，也會在空中自動凝聚成形。」

韓劍平嘆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但到底也可算是一種專門技術，這次我們縱然被騙，而我却認為並沒有甚麼值不得。」

藍啓明「哼」了一聲，也不開口，脚下加勁，飛馳而去。

由魯入豫，沿途上，竟然不再有意外發生，不消多日，便平平安安地到達那綿亘豫鄂交界的桐柏山。

二人尋到了施家堡的時候，天色已近黃昏，遙見那兩扇堡門，正由兩名黃衣大漢扶住，緩緩往當中關攏……

韓劍平大喝一聲道：「慢點關門！」

縱身一躍，落在門口。

兩名黃衣大漢聞聲一頓，眼見韓劍平縱落，臉上也沒有絲毫驚異之色，由那左邊的大漢冷冷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

韓劍平微抱雙拳，含笑說道：「我們要見貴堡施堡主，麻煩代為一聲通報，說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這名黃衣大漢已連連搖頭，說道：「我們大老爺不在家呢，你們改天再來好了。」

韓劍平一愕，道：「甚麼？不在家？」

這時，藍啓明已走了過來，冷冷一笑，道：「笑話，你怎知他不在家？」

黃衣大漢「咦」了一聲，沒好氣地道：「你才是笑話，我天天守在這大門口都不知道，難道你知道嗎？」

藍啓明喝道：「他明明比我們先回來，怎會不在家？你這話騙誰，快去對他說，老朋友登門拜訪來了，叫他出來迎接。」

黃衣大漢眼睛一瞪，道：「甚麼老朋友，我說不在家就不在家，少囉唆，我們還沒有吃晚飯呢！」

說着，便和另一黃衣大漢，自顧把大門關上。

藍啓明大怒，伸手一推大門，冷笑道：「你們不去叫他出來，難道我們不會自己走進去麼？」

那黃衣大漢怎禁得起藍啓明這一推，登時雙手一鬆，踉蹌倒退了幾步，差點跌坐地上，不由也大怒道：「那裏來的野小子，竟敢在施家堡門前撒野？」

喝聲中，猛撲過來，揮掌向藍啓明當胸擊去，藍啓明冷笑道：「瞎眼的奴才！不敎你吃點苦頭，也不識天高地厚。」

笑語聲中，靜待對方的拳頭遞到，倏地揚掌駢指，疾向對方手腕敲去。

那黃衣大漢的拳頭還未打着對方，手腕上已挨了一下，登時大叫一聲，捧着手，倒縱而出。

另一名黃衣大漢見同伴吃虧、受挫，不由又驚又怒，厲聲喝道：「好小子，竟敢出手傷人？」

雙掌一揚，猛擊過來，陡聽得一聲大喝道：「住手！」

一條黃衣大漢，隨聲疾掠而至。

這名黃衣大漢聞聲，登時乖乖住手，躬身肅立。

韓劍平、藍啓明閃目一看，祇見來人乃是一個年約五旬，貌相頗為端正的黃衫老者。

那手腕受傷的黃衣大漢已哭喪着臉，捧着手走到此人面前，躬身道：「啓稟總管，這兩個小子……」

黃衫老者沉聲道：「住嘴，與我滾開！」

喝退了黃衣大漢，這才對韓劍平與藍啓明抱拳笑道：「二位大俠尊姓大名？駕臨敝堡有何貴幹？」

——未完——



佢地青春長駐
全靠碧玉珠旁身

鄧碧雲黃淑儀工作忙碌，仍然容光煥發，活力充沛，因爲她們長期服用碧玉珠。碧玉珠由名醫處方，用藥名貴，補血養顏，專始婦女體弱，頭暈目眩，貧血肝鬱，產後欠補，腰痠背痛，久不受孕，崩漏帶下，月經不調，一瓶見效。年輕婦女服用，身體健康，容顏鮮艷；更年期婦女服用，精神爽俐，暗病消除。

碧玉珠
婦女之寶



註册商標

峨嵋葯廠出品
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